

沈叔世史 教正

世徑
張星娘謹呈

張譯馬哥亭羅遊記第一冊

陳垣題

自序

此稿成於民國八九年。其導言出版於今已七年矣。而此十餘年中，世界上各種學術進步，一日千里。不獨飛機飛船，環繞世界，人所共見者，足以驚眩世人也。即在考古歷史學上之進步，亦有非吾人所能臆料者。關於馬哥孛羅遊記之研究，此十年中，歐文出版者，英文中有考狄 (Cordier) 氏玉爾註孛羅遊記第三冊。搜羅最近二三十年中，各家關於孛羅遊記之零星研究。極爲詳盡。僑厲北京法國學者沙海昂 (A. J. H. Charignon) 有法文馬哥孛羅遊記三巨冊之作。沙氏能讀中國書。搜得新材料甚多。頗有新發明。本年法國地學會特獎以金牌。意大利人拜內戴拖 (Triget Posolo Benedetto) 亦有 Marco Polo in Mission 之作。搜羅古代歐文中孛羅遊記各種寫本而刊之，以便比較。對於孛羅書之歷史，亦有新發明。此三家者，特其著者也。其他零星短記，道及馬哥孛羅者，曷可勝數耶？反之吾國，鄙人所譯導言出版後，不獨原書仍無

人研究，即零星短記亦無人作。而此書之稿，收藏又七八年，無人承印。鄙人携此稿南北奔走，以求早日出版，貢獻於士林。而所謂研究院者，或則僅懸招牌，裝飾校門，用以欺罔天下之士。或則虛耗國帑，專爲結黨營私。烏知所謂學術。民國十七年秋，美國哈佛大學與北平燕京大學合辦中國國學研究所。招羅學人，整理國故。並爲國人代印不能出版之書。此書亦蒙被選。於是始得與世界學者相見。同時拙作中西交通史料亦蒙輔仁大學代印。提倡學術，端賴外人。不亦愧乎。學術無國界，無黨界。在今日之中國，幸而有外人不分畛域，爲我人之導師。又豈不幸乎。

民國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即夏曆己巳年八月望日張星烺序於北平寓舍。

馬哥孛羅遊記本書卷一第一冊目錄

章數

面數

序言

羅斯梯謝奴序文。.....一

第一章。孛羅氏兄弟二人離君士旦丁堡週遊世界。.....二

註一。年代攷。

註二。『大海』攷。索爾對亞商港。

第二章。孛羅兄弟跋越索爾對亞。.....五

註一。欽察汗都城撒雷地址及遺蹟攷。

註二。古代布爾加利城攷。

註三。東方韃靼王阿老汗。(即旭烈兀)

註四。窩爾加河畔烏克城攷。

註五。梯格利司大河攷。

馬哥孛羅遊記本書卷一目錄

第三章。越沙漠後，孛羅兄弟至不花刺城遇波斯大使。……………一六

註一。『波斯所轄不花刺城』攷。

註二。大汗之大使。

第四章。孛羅兄弟依大使之言隨至大汗朝廷。……………一八

第五章。孛羅兄弟至大汗朝廷情况。……………一八

第六章。大汗詢基督教徒及羅馬教皇情况。……………一九

註一。原文教皇二字爲 *Apostole*。雖馳名字攷。

第七章。大汗令孛羅兄弟二人充羅馬教皇宣慰使。……………二〇

註一。大汗國書。

註二。七藝。

註三。蒙古各汗對於宗教甚爲冷淡。

第八章。大汗給孛羅兄弟金牌諭旨一道。……………二三

註一。金牌諭旨。

註二。阿耶斯商港。

第九章。李羅兄弟至阿扣城，次至威尼斯。……………二五

註一。死教皇之名及使者之名。

註二。尼格羅捧達。

註三。馬哥年齡攷。李羅兄弟留家時期。

第十章。李羅兄弟復離威尼斯歸見大汗。尼古拉斯李羅携其子馬哥同行。

註一。耶蘇聖墓長明燈油。

第十一章。李羅兄弟携馬哥同行，離阿扣城。……………二九

註一。教皇格利高雷第十世。

第十二章。李羅兄弟謁見新教皇。……………三一

註一。威廉特里波里。

註二。傳教牧師之權限。

註三。彭獨開大略傳。征伐亞美尼亞事蹟。

註四。西力細亞亞美尼亞之武士團。

第十三章。尼哥孛羅孛羅，馬飛孛羅，馬哥孛羅三人行至大汗朝廷。……………三六

註。開平府忽必烈之避暑宮。

第十四章。尼哥孛羅，馬飛，馬哥三人朝見大汗。……………三七

第十五章。大汗令馬哥出使。……………三八

註一。馬哥所識四種文字。

註二。賴麥錫之增補。

註三。馬哥之使職。

第十六章。馬哥出使歸國。……………四三

第十七章。尼哥孛羅，馬飛，馬哥，請假歸國。……………四四

註一。蒙古更換君主時，外國人生命之危險。

註二。卜魯罕后。與成宗皇后同名同姓。

註三。賴麥錫之增補。

第十八章。 孛羅兄弟及馬哥辭別大汗歸國。…………… 四八

註一。蒙古皇室郵差。

註二。蒙古及英吉利國王之通信。

註三。中世紀時中國之船舶。

註四。由中國至蘇門答臘之航行。

註五。同行者之死亡。

註六。波斯史所載科克清公主事蹟。

註七。大汗之崩殞。

註八。蠻子國公主遠嫁波斯。

本書卷一第一冊目錄

第一章。 小黑梅尼亞。…………… 五七

註一。小亞美尼亞。

註二。西力細亞海岸之不適衛生。

第二章。突厥馬尼亞省，……………六〇

註一。人民之野蠻。

註二。突厥馬尼亞名字之施用。突厥馬民族。賽拔斯脫古蹟。

第三章。大黑梅尼亞。……………六五

註一。歐清干城。膠布。

註二。埃次羅姆城。

註三。倍拜脫城。

註四。阿拉臘脫山。

註五。元史上毛夕里。

註六。巴庫油井。

第四章。卓支尼亞及其國王。……………七二

註一。卓支亞諸王。中國古代史書關於卓支亞之記載。

杜環經行記苦國。新唐書苦國。攷證。元史谷兒口部。

註二。卓支亞人民。

註三。鐵門關及亞歷山德長城。

註四。堅木森林。

註五。蒼鷹。

註六。養魚奇事。

註七。蓋爾海或名岐蘭海。地名尾音有「日」字者。岐蘭省唐書岐蘭國。唐書亞俱羅。

元史寬甸吉思海。

註八。裏海之各種名稱，及其上航業。

註九。裏海之漁業。

第五章。毛夕里國。…………… 一〇〇

註一。毛夕里之阿答畢。

註二。聶思脫里及雅各派之基督教徒。

馬哥孛羅遊記本書卷一目錄

註三。毛束綾。(mosolin) 摩斯。

註四。曲兒忒人。元史曲兒忒。

註五。麥肯及馬爾丁兩地。

第六章。報達大城及其陷落情形。……………一〇八

註一。報達或名八吉打。巴黑塔惕。縛達。趙汝适諸蕃志白達國。元史郭侃傳，

報達部。劉郁西使記，報達國。八吉打城之建築。

註二。怯失島。趙汝适諸蕃志，記施國。

註三。把斯拉港。趙汝适諸蕃志弼斯囉國。汪大淵島夷志略波斯離國。

註四。巴爾達齊尼及各種絲織金錦。禽獸模樣。

註五。旭烈兀西征。中國史書關於旭烈兀西征之記載。回教著作家記旭烈兀滅報達事蹟。

註六。同上。

註七。哈里發磨斯塔錫姆死難記。

註八。佛勞撒之記載。

第七章。哈里發立意殺盡其國內基督教徒。……………一二七

註一。年代攷。

註二。"Ser Registres Et ses Causes" 句文解釋。

第八章。基督教徒聞哈里發之言皆大惶恐。……………一二九

註一。Cralantur 字解釋。

第九章。獨眼補靴工人被請代基督教徒祈禱。……………一三〇

第十章。獨眼補靴者祈禱後，山被移動情形。……………一三一

註一。移山奇事。

第十一章。討來思大城記。……………一三五

註一。討來思為塔伯利資之別稱。其地情況。明史討來思圖傳。

註二。克萊美索爾 (Crenesor) 攷證。

註三。塔伯利資商况。

註四。討來奇 (Torin) 字解釋。

註五。城市及居民情况。

第十二章。討來思邊境聖把掃馬大寺。……………一四〇

註一。把掃馬大寺。

第十三章。波斯大國及其國三王紀事。……………一四二

註一。秦漢以前，波斯與中國之交通。西史上之波斯，

註二。Kala Atish parastan 二字之解釋。

註三。三王攷。

第十四章。三王歸國情形。……………一四九

註一。撒瓦及阿瓦兩城攷。麻索提所記厲言。景教碑文。三王厲言之後代贅辭。

第十五章。波斯八國情況及其名稱。……………一五六

註一。八國攷，

註二。馬匹販運出口及其價值。

註三。波斯盜匪。

註四。波斯酒。

第十六章。野司特大城。……………一七七

註一。野司特城。

註二。野司特至起兒漫之路線。 森林。

第十七章。起兒漫國。……………一七七

註一。起兒漫省及城。 亞洲西南有兩起兒漫城。 汪大淵島夷志略，千里馬。

註二。土耳其玉。 陶宗儀輟耕錄，回回石頭註釋。

註三。溫丹尼克，或印度鋼。

註四。起兒漫之製造品。

註五。良廐。

註六。地理考證待後。

第十八章。喀馬地城及其遺蹟。 喀勞那盜匪。……………一九八

註一。熱地出產品。

註二。有峯牛及肥尾羊。

註三。馬賊。 Scalari 字解釋。

馬哥寧羅遊記本書卷一目錄

註四。喀勞那及尼古達理盜匪詳攷。

註五。柯奴沙爾米村攷。

第十九章。下至忽里模子城情形。……………二二二

註一。忽里模子古城位置。起兒漫至忽里模子沿途之地理。中國史書關於忽里模子之

記載。中國古代在波斯灣及印度洋西岸之商務航業。明史忽魯謨斯傳。攷證。

費信星槎勝覽忽魯謨斯國。西洋古代史書及回教著作家關於忽里模子之記載。

註二。漿魚食品。

註三。綫縫之船。單舵船為何可異。

註四。忽里模子之天氣酷熱。

註五。錫麥姆熱風。

註六。忽里模子之歷史。孛羅遊記之魯美達阿合馬特。

註七。忽里模子與起兒漫間之第二路線。

第二十章。渡越沙漠困苦情形。……………二七三

註一。起兒漫至科比南之路線。

註二。羅脫沙漠。

註三。地下河道。

第二十一章。科比南城及其地之製造品。……………二七七

註一。科比南城攷。

註二。吐梯亞攷。

第二十二章。八日漢中情形。……………二八四

註一。呼羅珊之沙漠。

註二。太陽樹或名乾樹攷。

第二十三章。山中老人記。……………三〇七

註一。阿薩與人或沒里奚人。

第二十四章。老人教練徒黨方法。……………三一四

註一。逸事之遠播。名人之遭暗殺者。

註二。沒里奚人之枝派。

第二十五章。老人之被殲滅。……………三二二

註一。旭烈兀殲滅沒里奚國。中國史書記沒里奚國之滅亡。回教著作家記沒里奚國之滅亡。今代其教之復興。阿剌模忒及吉兒都怯爾察。

第二十六章。薩陪甘城。……………三三九

註一。薩陪甘城及至此路線考。乾瓜。明史俺都淮。

第二十七章。巴里黑城。……………三四三

註一。巴里黑城考。西洋古史關於巴里黑之記載。中國史書關於巴里黑之記載。史

記大宛傳。大月氏傳。前漢書大月氏傳。後漢書大月氏。魏書彌噠傳。唐代之吐

火羅。西域記縛喝國。景教碑文。元史之記載。明史八剌黑。

註二。鐸汗那放。

註三。鄂格速斯河流域之多獅。

第二十八章。塔伊康及鹽山。又喀色姆省。……………三六三

註一。塔里干。亞洲西部有三塔里干。

註二。石鹽礦。

註三。人種特性。

註四。喀色姆考。

註五。刺蟻。

註六。穴居。

註七。巴達克山之新舊都城。

第二十九章。巴達哈傷省。……………三七九

註一。巴達哈傷爲古代交通要道。西域記鉢鐸創那國。元史巴達哈傷。明史八答黑

商。清四裔攸巴達克山。西域記淫薄健國及屈浪擊國。新唐書之俱蘭及劫者。

註二。巴達哈傷各種土語。土酋自稱爲亞歷山德後裔。攷辨。

註三。錫克南。新唐書識匿。西域記尸棄尼。

註四。巴達克山地名之各種拼寫法。巴拉斯紅寶石。

註五。瑠璃礦。

註六。巴達哈傷之名馬。中國史書上之記載。

註七。無殼大麥。

註八。野羊。

註九。巴達克山風景。

註十。各次戰爭所受之厄運。

註十一。婦女衣褲之大。

第三十章。拍社省。……………四〇六

註一。拍社境域攷。佛國記烏長國。魏書烏菴國。新唐書烏茶國又名烏仗那。西

域記烏仗那國。烏揚國。拍社民族。

馬哥孛羅遊記本書卷一第一冊圖畫目錄

序言

第一號行程附圖。 亞洲西部。 十三世紀末葉亞洲各國情勢略圖。

附書首。

索爾對亞堡壘圖。

附第一章。

欽察汗都城撒雷地位圖。

附第二章。

窩爾加河支流，阿克吐巴河北，查烈夫鎮附近，古撒雷城遺蹟圖。

附第二章。

古代布爾加利遺蹟圖。

附第二章。

大汗授孛羅兄弟二人金牌諭旨情形。十四世紀繪圖。

附第七章。

阿耶斯古代寨堡圖。

附第八章。

馬黎奴薩奴拖所繪一千二百九十一年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阿扣城圖。

附第九章。

教皇格利高雷第十世繪像。

附第十一章。

居庸關東面，元代六種文字刻石攝影。

附第十五章。

居庸關西面，元代六種文字刻石攝影。

附第十五章。

中國古代戰艦。

附第十八章。

本書卷一第一冊。

阿耶斯港圖。李羅稱爲拉耶斯。

附第一章面前。

海敦二世及其后之錢。

附第一章。

倍拜脫古寨壘圖。

附第三章。

中世紀卓支亞寨堡圖。

附第四章。

打耳班市景。

附第四章。

毛夕里國王巴德魯丁之錢圖。

附第五章。

塔伯利資城合贊汗之禮拜寺遺蹟。

附第十一章。

印度博物館藏克什彌爾人製之頸巾圖。

附第十七章。

柯雲及克地方古代阿述利亞峯牛刻像。

附第十八章。

哈柴臘人繪像。

附第十八章。

第二號行程附圖。起兒漫至忽里模子。

附第十九章。

拉丁人雙舵船圖。

附第十九章。

中世紀歐洲之雙舵船。

附第十九章。

乾樹及日月樹圖。

附第二十二章。

乞納兒樹。

附第二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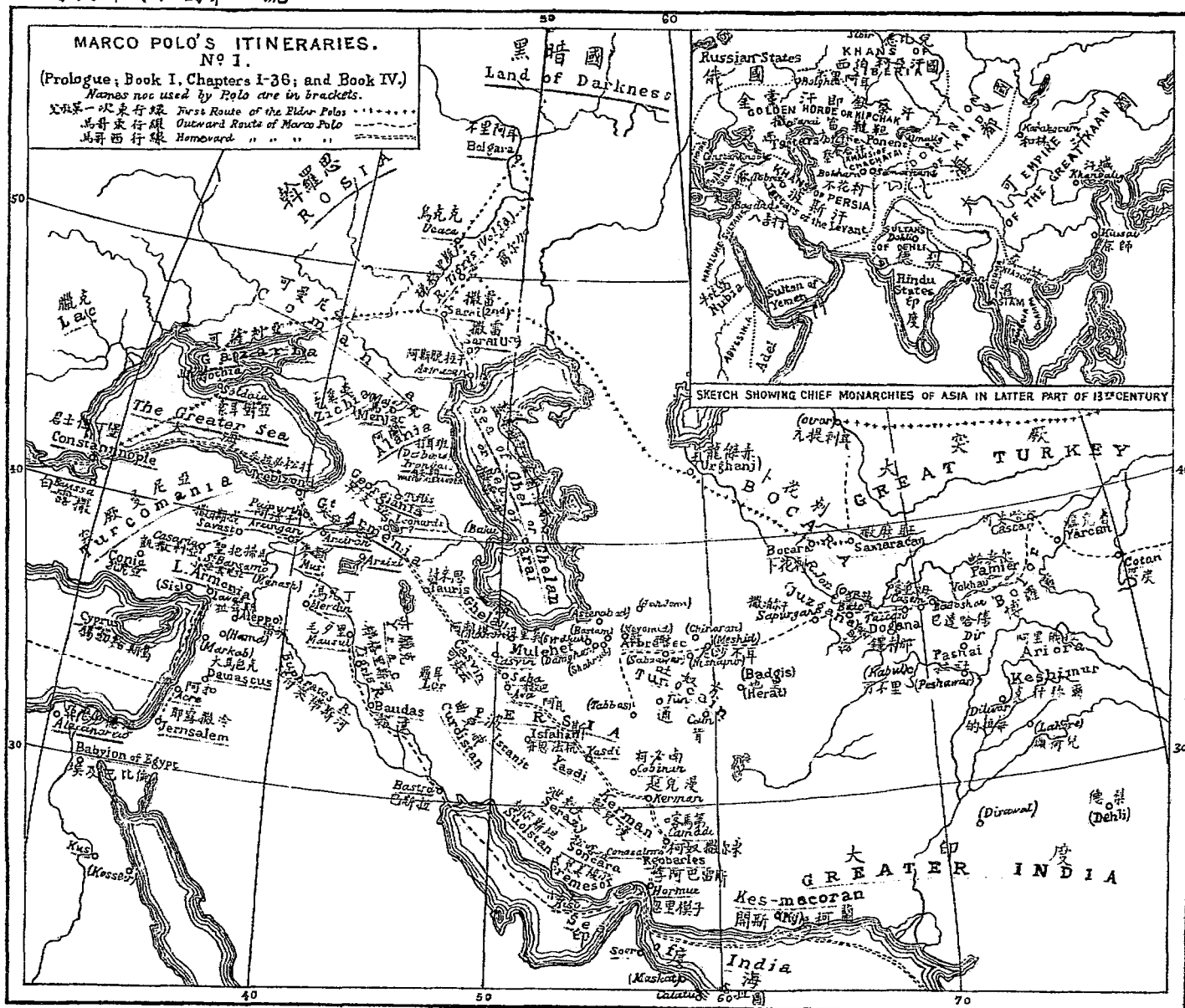
近世山中老人代表阿喀汗之像。

附第二十五章。

巴達克山某王所藏古代希臘銀奠酒碟。

附第二十九章。

馬哥孛羅行程圖第一號



馬哥孛羅遊記

英國亨利玉爾英譯兼註
 法國亨利攷狄修訂兼補註
 中國張星烺漢譯兼補註

序言

尊貴之皇帝亞國王，親重伯公爵侯爵，伯爵，勇車，議員，及各色人民，欲知世界火種與各國情形者，必須讀此書；因書中記種種奇事及次黑梅尼亞，波斯，韃靼，印度，及其餘諸國之歷史，均依實言之，蓋昔威尼斯貴人馬哥孛羅所目親者也。若非彼親見之，而得諸確實可信之人者，間亦有之。故書中將其所親見者，與所傳聞者，皆標出之，俾不致細微不實之事，害全書之真誠。讀者即可信全書內容之可恃矣。

自非特造亞當以來，迄於今日，無論其信基督之信異端，其雜類，次及印度，公家，或他國，以知世界奇事之多，遊歷地面之廣，未有如馬哥孛羅者也。曾孛羅以

爲其所親見者，及確聞者，若無書以記之，使後世之人，無彼之機會者，不得藉知一切，事誠可悲。馬哥孛羅出遊計二十六年，方得遍歷世界，探得書中各事。其後入基奴亞大獄，求同獄者，皮撒市羅斯梯謝奴君，將其事筆記之。時爲耶穌降生一千二百九十八年也。

第一章 孛羅氏兄弟二人離君士旦丁堡週遊世界。

耶穌降生一千二百六十年，包爾定帝君臨君士旦丁堡時，馬哥之父尼哥羅孛羅，及其叔馬非孛羅，自其本城威尼斯，携貨求售于君士旦丁堡。渠兄弟二人，品格極高，舉動賢明，相議渡大海，冒險營商。離君士旦丁堡時，束珍寶無數，而至索爾對亞。(Soldara)

(亨利玉爾註)年代攷 包爾定第一 (Baldwin I) 乃最後君士旦丁堡之拉了皇帝，一千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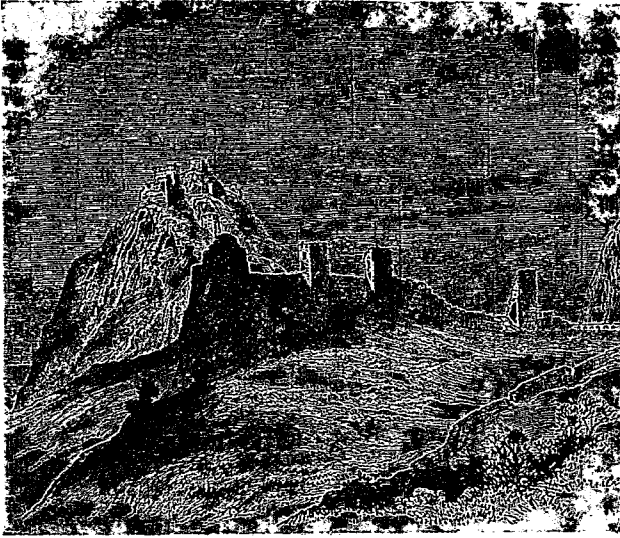
三十七年 (宋理宗嘉熙元年蒙古太宗九年) 卽位，至一千二百六十一年時，^據元世祖中統二年)

爲邁克爾拍雷羅國斯 (Michael Palaeologus) 所逐。

書中所言日期，乃尼哥羅兄弟渡黑海日期也。所有可靠各種版本馬哥李羅遊記皆書作一千二百五十年。(宋理宗淳熙十年)然此年代，定有錯誤，蓋尼哥羅兄弟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歸威尼斯時，據賴麥錫(Ramusio)所云，馬哥時年已十五矣。馬哥乃于尼哥羅等，離威尼斯後所生者。故吾輩若依賴麥錫之說，則尼哥羅兄弟，必于一千二百五十四年離威尼斯也。參觀以後尼哥羅兄弟，于一千二百六十年，至高爾加河(Volga)，則其離君士旦丁時期，必約于一千二百六十年矣。故余改從此年。尼哥羅兄弟于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倘其離威尼斯果如此之早)至一千二百六十年，六年間，在何處，雖無由考查，大約必在君士旦丁城也。

(亨利玉爾註)大海放，歐洲中世紀時，皆呼今黑海為大海。(mare Magnum, majus)黑海之名亦有用之者。阿伯爾(Alberic)謂彼之時，黑海(mare maurum v. nigrum)之名，亦甚普通行用。放據家言十世紀時，即有黑海(The Dark Sea)之名。然細攷之，當時所謂黑海乃指波羅的海而言。史家孔士但丁(Constatine Porphyrogenius)于其書中，簡稱今之黑海為波突斯。(Pontus)

索爾對亞商港 索爾對亞東方次亦謂之蘇達克(Sudak)在俄國克里米亞(Crimea)東南，克發城(Kafka)之西。前此歸希臘帝國(即東羅馬)所轄，故其處希臘人口甚多。一千二百零四年，佛蘭



索爾對亞寨堡圖

克人(Frank)征服該處後，歸脫來必從德城(Trebizond)所管。一千二百二十三年時，(元太祖十八年)蒙古人第一次攻克之。一千二百三十九年，(元太宗十一年)又第二次攻克之。當時與俄國諸境通商，來往頗繁。約當此世紀之中葉，威尼斯人設一商館于此。一千二百八十七年時，(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變為威尼斯之領事府。一千三百二十三年時，(元英宗至治三年)史載教皇約翰二十訴二世于撒雷(Saray)月祖白汗(Uzbek Khan)之前，謂該處基督教信徒，為人所逐，蘇那教堂變為回教寺。依賓拔

部他、(Ibn Batuta) 嘗言此事，又謂蘇達克爲世界四大商埠之一。一千三百六十五年時，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基烈亞人頗有索爾對亞，築壘于此。其遺跡至今仍可見之。克發城港口甚良。敏于十四世紀時，及稍後之塔那城，(Tana) 皆起而代索爾對亞，爲俄羅斯南部之商業中心點。阿剌伯之治地理學者，亦有呼阿索夫海，(Sea of Azov) 爲蘇達克海者。

一千三百六十年時，(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老馬哥 孛羅 臨終遺命，將其索爾對亞之居屋一所，贈與方濟會 (Franciscan) 僧侶，惟其子及女，得終身居其內。此房約于尼哥羅 兄弟未至該處時，已建索索托 (參觀 *Revue de l'Asie Immanable, passim; Golden Horde, 167; Mesopotamie, app. 148; l'Asie Immanable, I, 28; II, 41; Galtier, 281-282; Heyds, II, passim.*)

第二章 孛羅兄弟跋越索爾對亞。

居索爾對亞未久，見葛人，相議復前行。于是離索爾對亞至韃靼王廷。王名伯忽汗 (Barka Khan) 居撒雷及不里阿耳 (Bolgara) (名見元史西北地) 二處。以孛羅乃韃靼開國以來，諸汗中，最寬厚仁愛者也。伯忽汗見孛羅兄弟

之來，欣悅非凡，待以上賓之禮。故李羅兄弟，乃罄其所帶之珍寶獻汗。汗大喜，受其物，賞以二倍原價之金。

居此廷十二月，伯忽汗與東方（Tovant）韃靼旭烈兀汗（Artu）不和，各集大軍鬪戰。

兩軍相戰，死傷無算。西方（Ponni）韃靼王伯忽汗終爲旭烈兀汗所敗。由是兄弟二人以歸途斷絕，乃計復前行。離不里阿耳，至烏克克（Ukka）城。此城乃伯忽汗國最遠邊之^(四)城也。離烏克克後，渡梯格利司（Tigris）大河，踰越沙漠，道行十七日，途中無城鎮村落，所見者，僅韃靼人之蓬帳及其所收牛羊而已。

（亨利玉爾註一）撒雷城。伯忽汗爲成吉思汗長子朮赤（Jochi）之第三子，管理朮赤封地（Ulus）友

欽察國。（Kipchak）（俄國南部）即位于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蒙古憲宗七年）終于^(五)一千二百六

十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年）爲蒙古各汗中，信回教之第一人。其都城爲撒雷。此城乃其兄拔都



Lit. Frauenfelder, Paiermo

汗 (Akhun Khan) 所建築者。在窩爾加河之支流阿克吐巴河 (Akhuba) 兩岸。次世紀，依賓拔都他來遊，亦謂此城華麗，人口衆多，欲穿越此城，須騎行半日。居民爲蒙古人，阿速人，(Aks) 或阿蘭人 (Alans)。欽察人，撒耳柯思人，(Circassians) 俄國人，希臘人，及外來之回教商人。回教商人之居留地，另有城郭繞之。又同世紀有某回教遊歷家，謂此城並無城郭，惟汗之宮殿所在處，地勢高峻。宮上有金製之偃月形。周圍有城，城上有望樓甚多。教皇約轄三十世子。一千三百一十一年 (元英宗至治二年) 二月二十六日，割清克發城 (Kafan) 車教所管區域，謂東至撒雷，西至瓦爾那 (Varna)。

撒雷以後變爲拉干人及俄國人之大城鎮。城內有方濟各會教堂數處。一千三百九十五六年，帖木兒 (Timur) 第一次征伐欽察國時，燬其城。百年後，俄國人乃完全蕩平其城。

(亨利攷狄補註) 回教史梅撒雷克 (Mesalek al-Ausat) 謂撒雷乃皇宮義也。爲拔都汗弟伯忽 (Berke) 所建。位于有碱平原上。皇宮左右有謀樓。惟全鏡並無城牆。鎮市甚大，有市場及公共浴室。多數放牧家皆謂爲蒙古之鎖橫鎮 (Seitiranojof Gorodok) 離阿斯達拉干 (Asradhan) 七十里。

(亨利菲爾注) 阿克吐巴河西岸，有古代遺蹟甚多。皆可攷證其先爲撒雷城。有兩處尤爲彰明。其

一在察理清 (Tsaritzyn) 窩爾加河轉灣處，其二在下流賽里脫倫諾野哥羅獨克 (Selitrenoye-Gorodok) 地方。俄語確確鎮也。距離阿斯達拉干 (Astrakhan) 不遠。

上流者，距察理清不遠。遺蹟甚夥，概爲前此居民所留者。格雷哥利甫先生 (M. Gregorieff) 攷定此處，爲先前之撒雷城。格君於此，攷掘四年餘。其真正結果，余不得而知。惟其遺蹟最密處，有邱陵，城牆，居屋，水池，河隄，及無數溝洫等。計查烈夫鎮 (Tsarev) 隣近，此種遺蹟，共有七英里半之廣。惟自阿克吐巴河源隣近以下，約有六十六英里之長，周圍三百英里，其地面亦呈相似之遺蹟，然不如前此之密，蓋即都城隣近，村落之遺蹟也。約離查烈夫西北二英里半，有大遺蹟一處。周圍磚牆，形跡依然可見。大約當時皇宮所在處也。

格雷哥利甫先生專主此說。然依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麥哥羅梯 (Pegolotti) 及其餘諸人之記載，謂十四世紀初葉，都城地位，離裏海不遠。則與格氏所言之遺蹟，顯然不合。麥樓氏 (F. H. Mueller) 謂近查烈夫之遺蹟，韃靼人謂爲札尼別汗 (名見元史) 之撒雷。(Saray of Janbek Khan) (一千三百四十一年至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所最可異者，吾輩于札尼別汗時鑄造之幣面，屢見鑄造處爲新撒雷 (New Sarai) 之矣。阿拉百沙 (Arashah) 著帖木兒史亦謂自撒雷城之建築，迄于燬滅，共六十二年。惟自拔都汗初築城時，至帖木兒之燬平，最少亦必一百四十年。

或者蒙古當時先後有二京城。拔都汗之撒雷在碩積鎮。札尼別之新撒雷，在阿克旺吧河上流。爲彼所親築，或爲其父月祖伯（Uzbug 亦曰月即別見元史）暮年時所築。斐哥羅梯謂自塔那（Tana 阿索夫海）經獨至吉塔昌（Githarchan）（即今阿斯達拉甘，Astrakhan）由河道至撒雷僅須一日。由撒雷至撒拉康科（Saracnco）亦從河道，共須八日。鄙人所著契丹書（Gathaza）中嘗以撒拉康科爲札牙黑河（Zyalk）畔之撒雷乞克城（Sarachi）但此亦可爲阿克旺吧河之撒雷也。依賓拔都他於冬日，由阿斯達拉甘經沐河上，僅須三日即至撒雷。似此撒雷傲城，必不能在此三百英里外之查烈失鎮也。

與鄙人同年張撒雷有新舊二城之說者，尙有俄國俄特沙（Odessa）大學柏龍先生（Prof. Brunu）柏君放謂毛羅（Fua, Mauro）氏地圖，亦載有三撒雷。皆在阿克旺吧河畔。惟札尼別汗之撒雷，不稱新撒雷，而稱大撒雷（Great Saari）也。

蒙古人謂大爲孔克（Gosank）斐哥羅梯之撒拉康科，其下全康科二音，或爲孔克之轉。依此則撒拉康科，即毛羅之大撒雷也。柏龍先生亦謂依賓拔都他於三日之內，斷不能由阿斯達拉甘行至查烈失鎮。此意亦與鄙人相同。

（金瓶梅敘敘補注）欽察帝國創建於一千五百二十四年（宋甯宗嘉定十七年）蒙古征服俄國之後。

其版圖于俄國外，尙包有西北利亞及花刺子模 (Khwarizm) 一部份。傳至一千五百零二年時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 始亡。(參觀俄文 Gregorieff, Four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among the ruins of Sarrat;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Darstellung des Stromsystems der Wolga Von Ferd-Heinr. Muller, Berlin, 1889, 568-577. Ibn Bat. II, 447; Nûf, et Extraits X III, i 286; Pallas, Voyages, Cathay, 281, etc; Erdmann, Num Asiatic, pp. 362; Arabs. I, p. 381.)

(亨利玉爾註二) 布爾加利城 不里阿耳亦名布爾加利 (Bolgari) 爲大布爾加利 (Great Bulgaria) 阿伯爾肥達稱爲內布爾加利 Inner Bulgaria 之京城，位於北緯五十四度五十四分，在窩爾加河左岸，離喀薩 (Kasanz) 九十英里。古代阿刺伯地理學家謂爲世界可居地之極邊。其地寒冷異常，夏夜甚短。其隣近地產象牙化石，轉運至遠方販賣。此外又有皮毛，臘，蜜，榛，革，皆爲出產之大宗。其地之革，尤爲馳名，雖至今日，亞洲各處，猶羨美俄國革也。阿刺伯之遊歷家最遠所至之地，似卽爲布爾加。好奇者，(拔都他等) 常至此觀夏季短夜，猶之今代遊歷者至北極哈德福斯 (Hammeves) 地方，觀夏季全晝，不見有夜也。

俄國歷史家嘗言古代布爾加利之京城，名曰騰開莫夫。(Brakhimof) 地近喀瑪河口 (Kama)



馬哥李羅遊記

布爾加利故墟

。一千一百六十年時，爲羅斯托甫 (Kosto) 及索斯大兒 (Sosa) 兩地之大公爵安德魯 (Andrew) 所毀。此或即阿剌伯初代著作家所言之城也。言之最詳者，爲依賓福次蘭 (Ibn Fozlan) 福次蘭于耶穌紀元九百二十一年時，隨八吉打 (Babac) 朝廷大使，至布爾加。當時其國王及人民，皆信仰回教。在此以前，則信仰耶穌教。然據十四世紀時回教之著作家某君，謂北方人民反叛回教，改拜十字架已久矣。(參觀 Not. et Extrait de l'Hist. de l'Asie, t. 2, p. 270.)

蒙古人于一千二百二十五年時，元太祖即成吉思汗，滅西歐。第一次攻克不里阿耳。十五世紀初葉時，此城似已消滅。自此以後，喀藏城 (Kazak) 起而代之。今日此地，有小村莊，名布爾加利，(Bogart) 卽前此布爾加利之故址也。回教建築遺蹟，依然可見。十世紀時，布爾加王所鑄之錢，及蒙古時代在布爾加利所鑄之錢，福雷恩 (Fores) 嘗詳言之。又石碑無數。

皆自地中掘出。吾輩所知最後之錢，爲回教紀元八百十八年（即耶穌紀元一千四百十五年爲一千四百十六年）明成祖永樂十三年，一時所鑄者。十二世紀前半，城主奴曼（Yakub Ibn Noman）著布爾加利史。此書現已散佚矣。

福雷恩謂布爾加利人民，爲芬蘭，斯拉夫，土耳其三種所混合而成。格雷哥羅斯（Crispistorius Gregoras）謂地由河名而起。

（亨利狄狄補注）官萊脫膏乃寶。（Breitshneider）于其所著中世紀研究中，言布爾加利遺蹟，至今尚存。俄國學者，嘗效窺之。今喀藏省斯伯斯克（Spassk）府所轄之烏斯彭斯可野村（Uspenskoye）亦名布爾加斯可野（Bolgarskoye 即布加利），即該城故址也。此村在窩爾加河東岸四英里，去喀藏城六十英里。布爾加利一部分之居民，遷徙至巴爾幹半島，即今布爾加利國也。其餘留居本土阿桑夫（Azov）海濱一帶者，爲可薩人（Khazars）所征服。第九世紀初葉，此種人向北遷徙，至窩爾加及喀瑪河畔，建設大布爾加利王國。其都城名布爾加利（Bolgaria）在窩爾加河畔。但今日河道在其西矣。喀瑪河今亦變道。古代布爾加利城，或在二河交會處也。九百二十三年時，（後唐莊宗時）布爾加利人，變信回教。一千二百二十三年時，（元太祖十八年癸未歲）蒙古大將速不臺（Subutai）率軍征布爾加利。一千二百三十六年克之。翌年，燬其

都城，疆土併入欽察汗國。一千三百九十一年時，（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帖木兒復繼而擄加利
鐵。一千四百三十八年時，（明英宗正統五年）朮赤（非成吉思汗之長子，幼子）征帖木兒（Timur）
（Timur）之從弟，烏魯穆哈美德（Ulugh Bekh）改其地爲喀喇汗國，至洪武五
十五年時（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乃亡。金蓋汗（Golden Horde）未遷撒雷城前，或管建都于此。
玉爾所言布爾加利人信基督教一事，有齊勞烈夫斯吉（Chalchik）所引勞倫（Loren）
（Chalchik）一節，可作爲證。該更謂布爾加利城內，有俄國信基督教者，又有基督教徒墓地一
處。有布爾加利殉教者一人名厄尼堪（Nikon）脫威（Fer）及塔梯斯（Tatars）
各史皆載有此殉教者之名。

《利手爾》派賓福次爾及他著作家皆言其地冬季線長，酷冷非熱。今世天氣，似已稍改和緩矣。
依賓福次爾之言，此地常見北方曉（Aurora）而今則在此緯度，已不可復見矣。大約此種天象，
與所言嚴寒，大有關係也。或地球之磁極（Magnetic Pole）古今不同。依賓福次爾所言，
方際一節，最爲奇絕。其言如下：「日向宋落之前，遠視地平線甚赤。同時余聞空氣正層層震
有聲。仰首而望，見雲黑并，赤如火條。空際之雷，即由此而發。雲中見有人馬走動，手中持有
弓箭，矛已而復見有白雲一片，其中有騎馬兵士。二雲漸近，戰馬相犯，或交鬥。吾輩未敢

，跪地，禱天保佑。土人相顧大笑，咸譏吾輩。以爲少見多怪。吾儕仍注視二雲交鬪，驚懼不知所爲。各歸家後，雲中戰鬥，仍不息止，至夜深始已。攸忽不見。』

〔亨利玉爾註三〕阿老汗 阿老汗 (Alan) 卽蒙哥 (Mangu) (元憲宗) 與忽必烈 (Kublai) (元世祖)

二大汗之弟，旭烈兀 (Jilak) 也。旭烈兀爲波斯蒙古朝之世祖。其名讀音甚多。教皇亞力山德四世，嘗致書於旭烈兀，稱爲俄老汗 (Oiao)。海敦氏 (Hayton) 稱之爲好龍汗 (Hagolon)。依

賓拔都他稱之呼龍汗 (Hulan)。旭烈兀致某君信中，亦自稱呼龍汗。阿老汗，乃馬哥李羅稱之也。旭烈兀汗與伯忽汗之爭，波斯拉施特 (Rashidudin) 史記中，嘗詳言之。馬哥李羅於本書之末，亦言之。此戰啓於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元世祖中統三年) 之夏。至翌年始熄。共八閱月。故李羅兄弟之至伯忽汗廷，必於一千二百六十一年 (元世祖中統二年) 也。

馬哥李羅常稱波斯蒙古汗，爲東方雷萬脫 (Levanti) 主人，欽察汗爲西方波能脫 (Romen) 主人。雷萬脫 (Levanti) 之名，至今仍沿用之。

〔亨利攸狄補注〕巴克 (Robert Parke) 譯西班牙人孟多沙 (Mendoza) 所著中國史，亦用波能脫 (Romen) 字樣。書中有『中國者，乃亞洲極東之最大國也。其次向波能脫者，爲交趾等語之句。』

〔亨利玉爾註四〕烏克克 (Uacca) 亦曰烏開克 (Ukeik) 富爾加河右岸之鎮也。登撒魯城。

爾加利中間。今撒拉托甫鎮 (Saratov) 之南六英里，仍有烏維克 (Uvek) 村，即其地也。蒙古人未至之前，無此名也。大約此鎮，必爲蒙古人所建築者。烏開克蒙古語樹枝所編籬也。阿伯爾肥達謂此城爲伯忽汗國之極邊。依賓拔部他，謂地距俄人山一日程。十四世紀時，其地有方齊各僧僧寺一所。帖木兒遠征時，史嘗數言之，終爲其軍所燬。自此以後，烏開克之名，不復見矣。十六世紀俄國公牘中皆稱之爲烏維克或烏維膏。(Uvesh) 大約斯拉夫文，當作此式也。十四世紀瓦丁 (Wadding) 所輯天下寺廟目錄，已作烏開樞 (Uwech = Uvek) 矣。哈喇魯亦脫 (Tarkuyak) 任金錄 (Anthony Jenkinson) 嘗稱之爲俄維克。(Oweke) 測其地緯度，爲五十一度四十分。白羅氏 (Christopher Burrough) 名其地爲烏愛克。(Oweke) 測其緯度爲五十一度三十分。較實數多七分。(當彼之時，一千五百七十九年明神宗萬曆七年) 城邊瞭然可見。附近墓碑無數，今皆蕩然，無存者矣。自羅當時，嘗聞之土人云，居民罪惡盈滿，上帝震怒，故使全城沉入地獄，永不使復見天日也。一千七百六十九年，雷比察 (Repechin) 來遊此地，僅見土圍一座，又地類數處。土人掘古磚以應用。又見有古錢，及其他遺物甚多。此等今仍可見。福雷恩 (Fraehn) 及哀得曼 (Erdmann) 二人，嘗攷錢面鑄文，多蒙古阿刺伯字。蓋一千三百零六年，脫圖蓋汗 (Tutkugai) 此名不見元史，在烏開克所鑄者也。(參觀 Fraehn 著

die ehemalige Moug Stadt Ukek, etc., Petersburg, 1835; Golden Horde; Ten Bahta II, 414, Abulfeda in Busching V, 865; Ann. Minorum sub anno 1400; Petrus de la Croi It. 355, 388, 388; Hakluyt ed. 1809 I, 876, and 472; LePechiefTapob ugh. der Reise. etc. I, 285-288; Roehill, Rubruck, 120-121, note 2)

《韋利玉蘭註五》梯格利司大河，鮑梯氏(Pauthier)謂即窩爾加河，余意亦甚然之。一千三百三十八年，維多利(Victoria)僧人，巴斯喀爾(Pascal)亦稱窩爾加河以此名。其所以得名之故，蓋前人誤以窩爾加河為梯格利司河從地道復發現也。教會歷史家克里斯獨(Nicolonus Caucastus)謂梯格利司河發源天堂，行經裏海底，至曲兒忒斯坦(Kurdistan)復現於地面云。道行十七日僅沙漠中路程之一節而已。由烏開克至不花刺，(Bokhara)全程最少亦須時六十日也。敏賓拔都他由撒書往不花刺，須時五十八日。其末節路程，由花刺子模(Chwarizm)至不花刺中間全為沙漠，計須時十八日。

第二章 越沙漠後，李羅兄弟至不花刺遇波斯大使。

越沙漠後，李羅兄弟至不花刺城。(Pocaina)城甚大，市衢甚美。王名八刺

汗。(Pante) 亦名布哈拉。其地爲波斯最美之城。^(一)至不花刺後，前進不能，退又不可。留寓其地三年。當時，適有東方大王旭烈兀汗之大使過境，至大汗(Great Khan) 廷朝貢。大汗者，全世界韃靼種人之主也。大使見孛羅兄弟，驚喜非常。蓋彼輩於此方，從未見拉丁種人也。使者謂孛羅兄弟曰：「若從吾言，富貴可致也。」孛羅兄弟喜答曰：「其道若何？」大使曰：「大汗從未見拉丁種人。生卒以一見爲快。君若隨吾等至其廷，彼必甚喜而優待君也。若與吾輩偕行，路間全由吾輩照料，無人敢擾君也。」^(二)

(孛利玉爾註) 不花刺城：海敦(Alayton) 亦謂不花刺爲波斯所轄之城。萬百雷(Vambery) 謂

成吉斯汗克脫該處以前，不花刺，撒馬兒罕(Samarland) 巴里黑(Balkh) 等地，皆屬波斯。

不花刺蒙古第一代總督，名布加博夏，(Buka Basha)

八剌汗，即八剌汗(Borak Khan) 也。爲察合台(Chagatai) 之曾孫，治察合台封地，即位

于一千二百六十四年，(元世祖至元元年) 終于一千二百七十年。(至元七年) 孛羅兄弟之卒不

花刺，必於一千二百六十四年之前，無可疑也。惟李羅兄弟離境時，八刺汗必已即位若干時矣。
(張星烺補註)八刺汗之名，見於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察合台太子位下。

(亨利玉爾註二)大汗之大使，謂大使辭氣，似爲大汗之使，歸自波斯旭烈兀廷者。波斯史家拉施特 (Rashid) 嘗記大汗使者薩爾他克 (Sartak) 歸自波斯廷。同年旭烈兀卒。李羅兄弟同行使者，或卽此人也。攷其年期，皆爲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年)至不誤也。若果如吾人之揣度，尙有忽必烈大汗之名將伯顏，亦在內也。伯顏滅宋著功，本書以後，亦盛言之。

馬斯敦 (Marsden) 攷謂馬哥李羅，嘗慣言拉丁人，而從無道及佛蘭克人 (Franks) 者。鄙意李羅心中，拉丁人卽謂佛蘭機 (Farangi) 也。

第四章 李羅兄弟依大使言隨至大汗朝廷。

兄弟二人束裝就程，隨大使行一年，先向北，次向東北，終至大汗之廷。途間所見奇聞怪事不可甚數。吾於此處，亦不必多贅，因馬哥以後，亦行此路。於本書中言之綦詳也。

第五章 李羅兄弟至大汗朝廷情況。

兄弟二人既至大汗廷，大汗見之果大喜。優禮相待，先詢其國皇帝如何保持尊嚴，及治理全國事宜，如何而得公平及戰陣方法。又問國王親王及其餘有爵位王地者種種。

第六章 大汗詢基督教徒及羅馬教皇情況

大汗次詢教皇及教堂情況，羅馬城事情，拉丁人之風俗。孛羅兄弟二人素爲賢明之人，復能操韃靼語。大汗所詢問者，皆一一對答如流，不失禮節。

(亨利注)原文教皇二字爲 *papologie* 乃當時通行之法國文字也。

韃靼名字攷 有可注意一事，即鮑梯刊版中，東方語韃靼二字之拼寫，爲 *Tartar* 較之普通所用之 *Tartar*，爲正確也。馬修巴利 (*Mathew Paris*) 嘗於一千二百四十二年突俄 (*Kyvo of Narbonne*) 氏之書信，其中已用 *Tartar* 之字矣。

Tartar 一字，爲歐文之誤寫。普通皆行用之，且用之實已久矣。詳攷此字，其來源實非歐文，乃亞美尼亞字也。其國有達達魯斯山。 (*Tartarus*) *Tartar* 字或即源於此也，俄國著作家

有時強謂 Tartar 爲東方土其民族之一部落。攷其說之何自來，余不得而知也。李羅時代，東方著作家用 Tartar 與 Tartaria 無區別，而皆指成吉斯汗及其子孫之部下，吐拉尼安族 (Turanian) 人也。恭尼翰少將， (General Cunningham) 誤謂第九世紀阿刺伯地理家所記之韃靼里亞 (Tatarica) 錢幣，與耶蘇紀元初年，君臨阿富汗迦布羅 (Kabul) 之達達 (Tatar) 王，又名西 斯基亞 (Scythic) 者有關係。以鄙意觀之，印度邊境，耶蘇紀元初年之韃靼人 (Tatars)，乃與白萊奴斯 (Brennus) 率領之法國人，侵犯至羅馬京城者，或蘇格蘭人抗拒阿格力可拉 (Agarcola) 者，爲同一族也。

第七章 大汗令李羅兄弟二人充羅馬教皇宣慰使。

大汗名忽必烈， (Chulay) 爲全世界韃靼種之主人。管轄無數邦國。其疆土之廣，世界所未有也。聞李羅兄弟二人所言拉丁人各種情形後，大喜。令二人爲大使，往羅馬問候教皇。又命男爵擴格他爾， (Ogier) 隨之西行。李羅大悅，敬奉命，謂汗曰，「吾輩事汗，猶事吾國之王也。」擴格他爾亦奉言，



馬哥李羅遊記

大 可 汗 授 金 牌 於 李 羅 兄 弟

顯竭其能力而行。

大汗傳旨，命繕書與羅馬教皇。書用韃靼文。交與李羅兄弟及擴格他爾遞呈。書中大旨，求教皇送耶蘇信徒一百人來其國。來人皆須精北藝，善辭藻，能答辨如流者。能使拜偶像及其他信異端之人，皆知基督教規爲最善，其餘諸教均爲虛誕不經。設基督教徒能證明一切，則大汗及其臣民，均可改信基督教。爲教堂侍役。書末又令大使自耶魯撒冷送(一)聖地之長明燈取油(二)。(三)

〔聖利瑪竇註〕(一)大汗國書 (二)大汗書之形式(三)大約

如俄國官府文書保藏所存高麗紙二函。其一爲波斯阿魯汗 (Arghun Khan) 使者白斯喀雷 (Buscarel) 帶來者也。(一千二百八十九年)其二爲其子鄂爾介都汗 (Oljaitu) 一千三百零五年五月致法國腓力美王 (Philip the Fair) 者。二書皆用蒙古文。據雷麥撒 (Abel Remusat) 及其他放據家言二書皆爲畏吾兒字。(Uighur) 近代蒙古字之所由來也。本書第四卷有二書之攝影。

意大利 玉爾註 (二) 七藝 七藝者，自古代以至中世紀，爲全歐高等文藝。各大學設分科以攷試之。及格者給與學位。內分修辭學，名學，文法學，算學，天文，音樂，幾何學等。第五世紀時，喀 圖拉 (Catala) 著書七卷。各載一藝。盛用于中世紀之各學校內。(此段節譯)

高麗 玉爾註 (二) 蒙古 各汗 對於宗教甚爲冷淡。成吉思汗 子孫對於各宗教，至爲冷淡。其在遠東者，素不信回教。其在西方者，雖信回教，然不虐待基督教徒。故非回教諸汗，皆有謠言，謂其改信基督教。成吉思汗 西征時，有人謠傳其爲基督教之兵略家者。此外如察合台，旭烈兀，阿八哈 (Abaqa) 窩闊台 拜都 (Baidu) 合贊 (Ghazan) 撒里答 (Sartak) 貴由 (Kuyuk) 元定宗

蒙哥，忽必烈，及元朝在中國之二帝，皆有謠言其信基督教者。然除二人外，大抵皆偽造不可信。

第八章 大汗給孛羅兄弟金牌諭旨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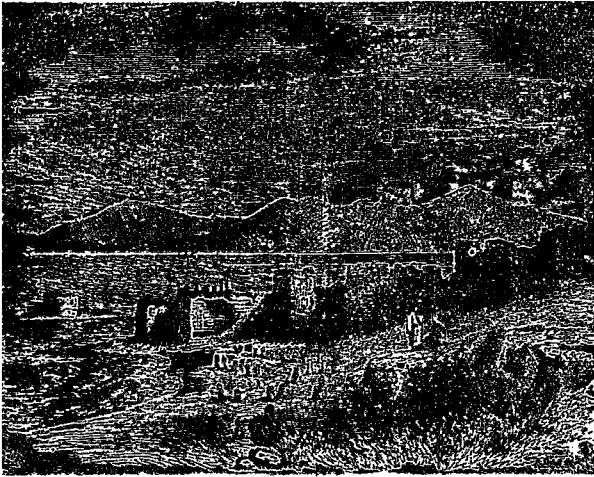
大汗命令發出後，給大使金牌諭旨一道，令經過各地，供給馬匹夫役，地方官妥爲照料。大使三人整備行裝完全後，別大汗起程。

路行多日，擴格他爾病重不能前行，止於某處。孛羅兄弟二人相議雖彼先行，倘得早日復命。路間所過各處，因有大汗金牌諭旨，無不供給一切，聽孛羅之指揮。

前行二年，而至黑海尼亞之撒耶斯城。(Tarsus)路間所以如此之久者，因時遇大雪，或大雨，或溪流阻路，故不得前行也。

(孛羅傳註一)金牌諭旨第一卷第卅章之註。

(孛羅傳註二)利波狄同註三)撒耶斯商港。拉耶斯亦名阿耶斯，(Ayas)又曰阿耶修(Ayash)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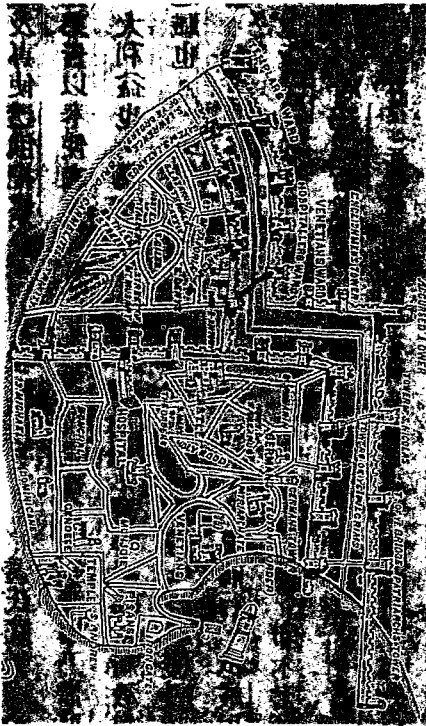
阿耶斯代古塞堡圖

二四

愛耶座(Aiazio)又曰紀耶座(Giazza)又曰格
拉柴(Glaza)又曰拉甲柴(La Jazza)在古代
愛奇城(Aegae)之故址，爲亞美尼亞(Armenia)
之大商埠。臨斯干代龍(Scanderoon)灣股。第五
世紀時，愛奇城亦爲貿易要地。吉邦(Ibbon)謂
此間有主教(Bishop)一名。十三世紀末葉，(元
世祖時)阿耶斯漸趨繁盛。亞洲之貨物，來自塔
白里次(Tabriz)以東者，皆闡集此地。意大利諸
共和國，皆有船隻來此，載運貨物。威尼斯有領
事館駐此。近代阿耶斯城狹隘非凡，僅有茅蘆十
五家，其戶六百而已。皆爲土耳其人，居舊塞

滿內。曼塞爲亞美尼亞諸王所建築，蘇丹蘇雷曼 (Suleiman) 所復修者。至今猶存。其地爲古城舊址。古代破裂石柱，歷歷可見。有古甕道，通至口內某島上。古城遺蹟，佔地面甚廣。阿耶斯地圖，見卷一首頁。

第九章 孛羅兄弟至阿扣城 (Acre)，次至威尼斯。



孛羅兄弟發拉耶斯城，來至阿扣，時爲耶穌降生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四月也。至此，彼等始認教皇冠死 (教皇名……) 仍求討哥

駐埃及專使透俄把塔。(Theobald of Placenza) 透氏頗有權勢，又甚聰慧。字羅兄弟告以奉使之故。專使聞後，驚喜過望。以此事乃信耶穌教各國之大榮譽，大利益也。謂之曰，「前教皇已死，君等必須待新教皇選定後方能完君等之職也。」字羅兄弟從其言，歸威尼斯以待，且趁機得探訪親友。乃離阿扣城，而至尼格羅棒達。(Negropont) 由此復前行，抵威尼斯。抵家里後，尼古拉斯字羅之妻已死，遺有一子，年已十五矣。即本書所言之馬哥也。^(三)兄弟二人，居威尼斯數年，以待新教皇之選定。

(亨利玉爾註一) 死教皇之名及使者之名 死教皇之名，地學會版本及鮑帝氏 (Pauthier) 諸底本，皆無之。顯然爲羅斯梯謝奴及馬哥所忘者。克羅斯喀版 (Crusca) 意大利文馬哥字羅遊記本，致誦其爲克萊夢。(Clement) 賴麥錫指爲克萊夢第四世，皆無誤也。

透俄把塔之名，現尚不知其確爲專使之名否也。各書所傳寫皆不同。地學會版作梯阿達。(Teard) 鮑梯氏諸版作西阿波，(Geabo) 以代梯阿波。(Teabo) 克羅斯喀版作鄂多阿多。(Odoardo) 理

嘉爾 (Ricardo) 版作梯把兒多斯 (Thebaldus de Vice-Comitibus de Placentia) 賴麥錫之書亦作此。多數教會歷史家稱之爲泰大兒獨斯 (Tedaicus) 亦有作梯阿兒獨斯 (Thealdus) 而其真名，據博克奇俄 (Boccaccio) 之書，爲泰大兒多 (Tedaio) 也。

(亨利玉爾註二) 尼格羅捧脫 威尼斯人被逐于君士旦丁堡後，尼格羅捧脫變爲威尼斯人在羅馬尼亞 (Romania) (即東羅馬) 勢力中心點。李羅等末次歸國時，復道經此處。蓋乃自威尼斯，至君士旦丁堡、塔那 (Tana) 脫萊比從特 (Trebizond) 路間之一商埠也。

(亨利玉爾註三) 馬哥年齡 法國地學會所刊馬哥李羅遊記，謂馬哥此時年已十一，賴麥錫細攷原文，明書十五。所有馬哥李羅遊記諸版本皆如此。鮑梯氏亦嘗檢察及此。賴麥錫本作爲十九歲。此乃強改以合一千二百五十年，其父離君士旦丁堡年期也。但此實誤，前註亦言之矣。

常傳馬哥李羅生于其父離威尼斯之後，但老法文諸原本，並未言此。

(亨利放狄補註) 李羅留家時期 李洋特 (M. le Conte Riant) 由各種時期材料攷證，李羅氏兩次逗留阿扣港，皆必在一千二百七十一年 (元世祖至元八年) 五月九日及同年十一月十八日之間也。其前日期爲英國親王愛德華 (Edward) 及泰大兒多 (Tedaio Visconti) 抵阿扣港之時期也。其後日期乃泰兒多離阿扣港之時期也。一千三百六十九年 (至元六年) 五月二十七日，

泰大兒多仍在巴黎，似於一千二百十七年（至元七年）七月二日，從國國王聖魯易（St. Louis）往吐尼斯（Tunis）之後，始離巴黎而往聖地者也。見（Itin. a Jerusalem. p. 22. 23. 24）此誌原在書後附錄中，付印時未及加入正文，今移補於此。癸誌，

第十章 孛羅兄弟復離威尼斯歸見大汗。尼古拉斯孛羅攜其子

馬哥同行。

兄弟二人，留滯威尼斯甚久。教皇久不選定，心急不復待。議即復歸大汗。由威尼斯起程，偕馬哥同行。道回阿扣城，見前專使，與之磋商事件，求其允許至耶魯撒冷取聖墓長明燈之油少許，俾帶歸大汗覆命。專使許之，乃離阿扣至耶魯撒冷，取油少許。復歸阿扣見專使，謂之曰：「舉定教皇，遙遙無期。吾輩必須歸見大汗。因留滯已久，故不能再待也。」專使答曰：「君等既欲東歸，鄙人不復強留。」乃致書大汗，証明孛羅兄弟確能奉行職使，毫不負命，惟教皇一時尙未選定，故不能完全覆命。

(摩利玉爾註一)耶蘇聖墓長明燈油 前代謁聖地者，謂當耶蘇葬時，其近頭有長明燈，燃燒晝夜不息。新編者，輒取油少許，謂可得福。另置新油其內。

(摩利玉爾補註)一千二百零九年(至元七年時) (宋徽宗大觀元年)俄國謁聖墓者，達尼耳 (Daniel) 記聖墓上，有火油燈盞，歷於其基。日夜燃燒不熄。

第十六章 哥羅兄弟攜馬哥同行，離阿扣城。

兄弟二人得專使書後，離阿扣城，歸見太汗。行至拉耶斯城時，得聞前所見之專使已被選爲教皇，改號格利高雷。(Gregory of Piacenza) 兄弟二人大喜。無幾時，專使遣人追至拉耶斯。以教皇名義，請二人急歸見教皇，不必前行。黑梅尼亞王特備專船一艘，載二人至阿扣見新教皇。

(摩利玉爾註一)教皇格利高雷第十世 教皇克萊夢第四世之死，爲一千二百六十八年(元世祖至元五年)十一月廿九號。以俗紅衣主教魏烈之故，至一千二百七十一(至元九年)魏烈始歸。始舉此國列伯 (Uige) 地方副主教泰大兒多爲教皇。諸人所以有舉之者，因誤信彼已死。

可借此復競爭神位也。

副主教泰大兒多人望甚重。因與烈日紅衣主教意見不同而往謁聖地。留聖地時，與英王愛德華第一 (Edward I) 甚相善。有數著作家如威拉尼 (Villan) 等謂泰大兒多爲叙利亚專使。然雷那爾獨斯 (Rainaldus) 等又謂並無其事。然依李羅氏所記，泰大兒多能致書與大汗，似必有要職者。

泰大兒多既即位，改號格利高雷第十世。當離阿和城前，演講教義一次，頗動聽聞。英王愛德華爲之預備行程。



教皇格利高雷第十世像

人馬加利通 (Marcellino) 爲當時人藝術家，各術皆有名也。

格利高雷在位四年。一千二百七十六年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正月十日薨于阿雷地方 (Arveno) 生平爲人，爲世所重。死後尤然。北方殉教史稱彼爲聖徒 (Saints) 之一。然在羅馬並無正式承認。至今阿雷百姓，于其生日，皆爲舉行典禮。關於彼逸話奇事甚多。其墳仍在阿雷。陵工甚華美。監工者，爲其同時

第十二章 孛羅兄弟謁見新教皇。

孛羅兄弟二人至阿扣後，以尊禮謁見教皇。教皇亦以禮相待，爲之禱禱，求上帝保佑。更命牧師二人，隨孛羅見大汗。授以全權，俾得所欲爲。此二人者，皆當時該省最有學識之牧師也。一名尼古拉斯 (Friar Nicholas of Vienne)，一名威廉 (Friar William of Tripoli) 給以證書，及回復大汗之信。又授牧師二人全權，可以任命僧正方丈，并赦免特權，臨時代教皇行事。又贈送大汗無數水晶器。既得一切，復受教皇祈禱，乃告別教皇，離阿扣至拉耶斯城。同行者有尼古拉斯孛羅之子馬哥。

至拉耶斯時，適值巴比倫蘇丹彭獨開大 (Bandocquedar 亦作 Baudukdar) 率領阿剌伯大軍征黑梅尼亞，蹂躪其地。使者幾爲所害。牧師二人見此大駭，堅不願行。乃將一切證書公文，交與孛羅兄弟，與團主 (master of the Temple) 復西歸。

(亨利玉爾註一)威廉特里波里 威廉神父阿扣城教堂之主。約于一千二百五十年時，即已受此職。約一千二百二十年，生于叙利亞，特里波里城。著書甚多。有二寫本，現存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內。又法文譯本一卷，藏於瑞士京城伯恩 (Berne) 圖書館內。又英國甘勃利奇大學圖書館，亦有抄本一卷，惜不完全。鄙人僅粗略致檢而已。英國國家博物院內所藏，附於馬哥字羅遊記之短論一篇，或即此書之一部份也。(此註節譯)

(亨利玉爾註二)傳教牧師之權限 賴麥錫馬哥字羅遊記本，所傳教皇給牧師二人之權，依余料之，恐有誇張不確之點。格利高雷以後繼任之教皇，尼古拉斯三世，(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時)及邦尼腓司八世，(Boniface VIII)(一千二百九十九年時)皆有行教遠方之使者。其委任書中，僅有赦免，黜斥誓約，解決婚姻問題，建築教堂，派定堂長，供奉神位等而已。此外無他也。

(亨利玉爾註三)彭獨開大 此方所言彭獨開大 (Bardukdar) 率師侵亞美尼亞事，(Cilician Armenia) 頗為難攷。彭獨開大于一千二百六十六年，(至元三年)嘗侵亞美尼亞。一千二百七十五年，(至元十二年)又侵之，據掠一空，焚拉耶斯及錫斯 (Sis) 京城。薩奴拖 (Martino Samio) 以及其他東方之歷史家，所載皆相同。依雷那爾獨斯 (Renardus) 之記載，教皇格利高雷于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元八年)十一月或十二月，離阿扣城。据本書此節所言，字羅等離

阿扣城，乃在教皇之先。余攷馬克利資 (Martin) 所記，最爲信實。請陳其言如左：

回教紀元六月七十年二月十二日，(即耶穌紀元一千二百七十一年) 元世祖至元八年) 九月二十號) 該獨開大忽至大馬斯克 (Damascus) 城，攻伐亦思美里人 (Ismaelians)，不久復回駐該城。三月中旬 (即教十月廿日至廿五日) 薩里人侵叙利亞北部。阿雷波 (Aleppo) 之駐軍，退向哈瑪 (Hama)。大馬斯克城震驚。蘇丹令開羅軍隊來援。至十一月九日，全軍始至大馬斯克。蘇丹進向阿雷波，復分軍向馬拉肯 (Marash 希亞美尼亞境內) 及哈蘭 (Harran) 二城。在哈蘭城之薩里人，悉被殲，餘軍在城外者，退歸。蘇丹回大馬斯克。十二月七日復離此遠征。故索羅等君子於十二月旬至阿耶斯城，聞該獨開大軍，向此進發，風聲緊急，亦意中之事。惟弁不若此方所言之甚耳。

據方老巴比倫，即埃及京城開羅。當時八帝稱開羅爲埃及之巴比倫。狄阿多羅 (Diodorus) 引克泰奧斯之書 (Ctesias) 及斯脫拉波 (Strabo) 及描甫美 (Ptolemy) 等書中，皆習用之。羅馬全盛時與古波斯大帝，嘗令羅馬軍隊駐防於此。老開羅城相近處，有巴布爾城 (Babylon) 即前此巴比倫之轉訛也。

該獨開大 (Manik Dahir Ruknuddin Bihār Bandukdar) 欽察國人也。嘗在大馬斯克爲人醫

賣爲奴，價值八百狄雷姆 (Dinar)。約合英金十八鎊)，因有過，被賣者退向，復爲總督彭檮開天所買，因襲其名。後爲部下擁戴，是爲埃及第四代馬賈劉克朝 (Mamehke) 之蘇丹。卽位於一千二百五十九年 (蒙古憲宗九年己未歲)，終於一千二百七十六年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其終身最大之二政策，爲擊退韃靼人，與驅逐基督教徒於敘利亞之外也。故當其時，戰爭最多，運動極烈。本書所言之特利波里牧師威廉，於其所著書中，嘗謂本讀囑咐 (Bandoar 卽彭檮開天) 用兵不下該撒 (Julius Caesar)，暴虐亦不下尼羅 (Nero)。然威廉亦謂蘇丹爲人，公平方正，待其臣民，甚寬厚。卽其信基督教之臣民，亦善待之。馬克利賓 (Martin) 嘗謂彼爲回教徒諸帝中之最仁厚者。阿刺伯書史中，亦皆讚美之。威廉牧師所言之第一句，亦頗爲可信。彭檮開天實善惡兼爲者也。爲人活潑非凡。常於一禮拜內，在大馬斯克開羅二處各爲網球之戲，觀其致特里波里及安鐵阿克二城主貝蒙 (Boehond) 親王之書，言攻破安鐵阿克城 (Antioch 卽安都城) 事，卽可知其人之大概矣。書中起始卽用譏嘲之語，改其親王名稱爲伯爵。復自述其蹂躪特利波里以攻破安鐵阿克城事蹟如下：『吾等於九月四日，星期六第四點鐘時，持刀破城。君可想見君之勇士，踰於吾軍馬蹄之下！君之宮殿，爲吾軍毀門而入，搜查人物！君之珍寶，悉爲吾軍所有！君之美女，盡被我軍姦淫！卽用君之珍寶，以相買賣。美女四人，僅值一納兒 (Dinar) 君之教堂

十字架等，皆爲我軍毀作泥粉！君之聖像，拍賣于烈日之下！君之貴族坟墓，悉爲我軍所掘，白骨暴露！君之仇人回教徒，踐踏君之聖地！君之僧侶神父，皆駢首就戮于神壇之前！富人財產，分散於窮人！王族發配爲奴！君可想見君之堂室，爲火所焚！君之人民死屍，皆投于火，永成灰燼！君又可想見保羅 (Paul) 及科斯麻士 (Cosmas) 二大教堂，皆爲祝融所吞！君當時呼救于上帝曰：吾成灰燼乎！……因圍城居民無一能逃出告君者，故余不憚煩，書此以告君也。

稍後，彭獨開太遣使與貝蒙議和。改裝徵服，與使人同行，以覬特利波里防守虛實。議條約時，諸使者皆稱貝蒙爲伯爵，不用王號，依其前書所云也。貝蒙等力爭。彭獨開大不能待。稍舉手，諸人大驚。彭獨開大以足勦太使墨修可 (Mehmetin)，使將此條讓步。和議乃成。及歸，蘇丹大笑。幾入虎口，而敵人不覺也。因曰「使地面所有伯爵親王入地獄也」。 (參觀 Quatremere's Makrizi, II. 92-101, 190, J. As. ser. I, tom. XI. p. 89; Dohsson, III. 459-474; Marino Samio in Bongars', 294-326)

(亨利五爾亨利攷狄向註四) 亞美尼亞武臣團，團主名貝拉特。(Thomas Beard) (一千七百五十七年)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 當時東方職僧事蹟，記載甚少。然在亞美尼亞財產頗多者且頗有權勢。觀于馬克利資斯言，即可知各職僧于地方上勢力也。(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時，繼彭獨開次者，

爲曼肅 (Gansur) 蘇丹。蘭馬克布 (Mankab) 寨堡時，亞美尼亞國國王錫斯王之命，來至軍營，與蘇丹議和。錫斯王即小亞美尼亞王里恩第三 (Leon III) 也。即位於一千三百六十八年，卒於一千三百八十九年。王乃稱海敦第一者也。海敦 (Haton) 即位於一千三百二十四年，卒於一千二百六十八年。又隨帶王之禮物，及圍主之禮物，贈給蘇丹。當時圍主，織貝拉特者，名威廉。(William de Beaujeu) 自一千二百七十二年，至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十三章 尼哥孛羅，馬飛孛羅，馬哥孛羅三人，行至大汗之廷。

孛羅氏三人，起身前行，寒暑數易，終至大汗之廷。大汗適駐開平府。(Kienin) 其地甚富庶。途間所經歷各事，本書以後言之甚詳，此時不贅述也。計孛羅兄弟回大汗廷，須三年半之久，因途間時遇風雨大雪故也。當大汗聞尼哥孛羅及馬飛二人歸時，欣悅非凡。特遣人遠迎之於四十日路程之外。途間地方官吏皆優待之。供給所需，與前此去時相同也。

（亨利五爾註一）南平府忽必烈之避暑宮（法文寫本作克雷麥府，（Clement）類麥錫本（Cle-

ment）潘溪（Pucci）抄本始引吾輩達正名，改作開門府。（Chement）即開門府之訛音也。波斯

歷史家拉施特特作爲開明府。（Ka-Minfu）（由此觀之，馬哥李羅常沿用波斯名字，善城建乎善）

惜五十六年，宋理宗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忽必烈大汗登位前四年也。在中國長城之北，

與長城相去不遠。忽必烈大汗每年避暑于此。一千二百六十四年時，（元世祖至元元年）改名上都

○白錫耳（Qashghai）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時，（清同治十一年）遊訪上都。謂由北京經張家口至

上都，路程共一千一百零三里。（英里三百六十七）今多倫諾耳（Doolnuur）在上都故蹟東南二

半英英里。據吉勃脫（Kieper）之亞洲地圖，以直線計之，該地距北京爲一百八十英里。參觀

Klaproth; I. As. XI, 365; Gaubil, p. 115; Cathay, p. 260; J. R. G. S. (Vol. XIII)

第十二回章 尼哥羅，馬飛，馬哥二人，朝見大汗。

兄弟三人及烏哥至上都時，入宮朝見大汗。見大汗左右，環列寶篋無數。學

羅等屈膝跪于大汗之前，以表尊敬。汗命起立，待以優禮，欣悅非凡。問

途間一切情形，又問起居安否。李羅等答以平安無事。又謂見大汗聖躬康健，心中甚爲欣慰。已而呈上敎皇所給之證書及信。大汗大喜。李羅又奉上聖慕長明燈之油。大汗益喜，賞賜甚多。已而大汗睨視馬哥，年方髻少。問之爲誰。尼哥羅曰，「此乃臣之子，携以待從陛下者。」汗曰「亦歡迎優待之」。宮中歡欣之狀，固不待言也。李羅等所至，皆蒙優禮。以其爲大汗所癖幸也。

李羅等與其餘貴爵，皆列仕於朝。

第十五章 大汗令馬哥出使。

尼哥羅之子馬哥少而聰慧。居韃靼廷未久，即能閑熟韃靼風俗，語言文字，及戰鬥方法。又未久，即能通數種語，識四國文。舉動謹慎。皇帝頗爲器重。知其明哲，不致辱命，故令其奉使遠國〔哈喇章〕。其地離都，約六_(三)月程。馬哥果能執行不誤。大汗各使，歸自遠方者甚多。然大抵皆僅知其使命而

已，其餘各事，皆不在其計中也。大汗最喜聞遠方異國之風俗習尚。各使歸時，皆一一垂詢及之，然鮮能稱旨者。故汗嘗詈彼等爲蠢魯，與泥人無異。馬哥知此，故善揣汗意，每至一國，輒詳詢風問俗，歸以報告大汗，故得常稱汗意。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同註) 此處皇帝二字原文爲 *Seigneur*。

馬哥所識四種文字 究爲何四種。至今論者不一。

高比爾(Gaubil)所譯蒙古皇帝本紀一書，內言蒙古帝國所行之文字，爲畏吾兒文，(Uighur)波斯文，阿剌伯文，喇嘛文，(西藏文)金朝所造之女真文，契丹文，及八思巴文。(Pashpa)八思巴文，爲喇嘛八思巴忽必烈帝命，依藏文及梵文而造成者。其文爲多音字母所構成。一千二百六十九年時，(至元六年)帝頒令使爲蒙古帝國之官文。自一千三百零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至一千三百五十四年，(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所鑄之錢，鑄有八思巴文者，今仍甚夥也。女真文及契丹文，皆倣中國文而作，然爲多音文。契丹文今所見知於世者，僅有碑文一節而已。然無

解釋。契丹文有大字小字之別。有契丹文及他國文字典一本，爲夏德博士(Hirth)所發現者，現藏于柏林皇家圖書館內。

(張星烺補註)今北京陶然亭，尙存有遼時刻碑，此方所言之契丹文，不知是否即指陶然亭之碑也。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同註)成吉思汗及其初繼位數汗，皆用畏吾兒文，有時亦用中國文。畏吾兒文樣式，可見本書卷四。其源爲敘利亞文。蓋爲第八或第九世紀時，前輩景教神父(Nestorians)等，所傳至東土爾其斯坦者也。此文最古之樣式，爲一千零六十九年時教科所用之畏吾兒文詩一首，名庫達庫比力克。(Kudatku Bilik)一千八百七十年時，萬不雷先生(Prof. Vambery)曾將此詩發刊於世。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時，俄國拉特洛夫(Radloff)先生又復刊其書於聖彼得堡。萬不雷書中，有畏吾兒文，自敘利亞文發生各級之樣式一節。最有興味。萬不雷嘗遇烏魯米亞(Urumsia)景教僧人，遊玩匈牙利京城白斯脫(Pesth)者，其人貧乏爲丐。示以庫達庫比力克詩，彼等能全讀之，然頗訝不解一字也。畏吾兒文即今蒙古文，滿洲文之肇始也。(參觀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p. 286, 268.)

(張星烺補註)唐時回紇，即元代畏吾兒，西文通稱之曰(Uighur)。初無文字。後敘利亞景教

居庸關東面元代六種文字刻石撮影



古忒字也。德又揭示甘肅涼州大雲寺石碑搨文，及碑背漢字譯文。該碑文，亦唐古忒文也。德維利謂唐古忒王，借用九百二十年時，契丹人籍中國文所造之字也。白錫耳亦嘗研究此文。爲是特發表所得二次。一千三十六年時，夏王元昊收用其文，爲此事改元大慶。德維利及白錫耳所譯西夏文甚少，亦不幸事也。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同註）大汗命令，常用六國文字，以傳布之。六國文者，蒙古文，阿刺伯文，波斯文，又略阿刺伯文，波斯文，唐古忒文（西夏文）及漢文也。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同註）波斯合贊汗，（Gh'azan Khan）能解蒙古文，阿刺伯文，波斯文，又略解克什彌爾文，（Kashmiri）西藏文，漢文，佛蘭克語。（或即法文）明史記永樂五年十一月，詔設四驛館。專爲外交翻譯而設。所應讀之文，爲女真文，蒙古文，西藏文，梵文，布哈拉文，（波斯文歟）。畏吾兒文，緬甸文，及暹羅文等。清朝加以西南方邊境土語，巴北（Babai）及白衣（Behin）二種。一千三百八十二年（明洪武十五年）以來，政府專備舌人，翻譯蒙古文。人皆選自專家，歸翰林院管轄。元朝或亦有此機關，然吾輩不得詳知也。蒙古朝縱有此機關，亦必不稱之爲四驛館也。永樂時之四驛館，有女真文一科，惟無滿洲文。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同註）鮑梯謂馬哥所悉之四文，爲八思巴蒙古文，阿刺伯文，畏吾兒文，及

居庸關西面元代六種文字刻石攝影



中國文。以鄙意觀之，須將中國文棄去。亨利玉爾謂吾輩毫無理由，可信馬哥字羅知中國文，或中國語也。觀以後本書馬哥謂蘇州爲地，京師爲天，即知其全不解中國語言文字也。

亨利攷狄補注：本書言馬哥字羅，嘗受忽汗任命，爲揚州長官三年。以余度之，馬哥字羅當知中國語，何能治理揚州三年。揚州居中國腹心，亦其入印至爲中國人也。鮑師所言其餘之三種文，則頗可信。其第四文或爲西藏文。此外馬哥或稍知波斯文與阿刺伯文。此三文者皆與實字頗同，而羅

馬哥強分爲三種也。
張羅補注：馬哥字羅之在揚州，其官爲道憲使，掌軍務諸地。非親民之官也。駐紮軍隊，悉爲蒙古人。不通漢語漢文，無妨於職守。統觀全書，吾亦與玉爾同見，馬哥字羅全不解中國語言文字也。

（亨利攷狄注）此處所言馬哥出使之國，即今雲南也。
亨利玉爾注：馬哥之使職，依此處文字觀之，馬哥之職使，甚爲尊榮，無可疑也。但以鄙意觀之，大使不如委員二字之爲公也。委員甚多，而大使古代無之也。據拉施特所言，各城兩官有一月

之官，其官名曰（*Magh*）
馬哥出使歸回

第十六章 馬哥出使歸回

馬哥字羅遊記

馬哥出使歸後，朝覲皇帝，具陳一切，報告成績。已而復告大汗，途間奇聞怪事，爲彼所聞所見者。言之僂僂，犬汗及左右，皆驚愕曰：「此子長成，必爲可用之材。」自此以後，人皆稱爲馬哥李羅先生 (Mogor Nigolovitch)。吾書稱之亦若是也。

自此以後，馬哥列仕于大汗廷者十七年。時時出使遠方。〔有時得大汗允許遠行，全爲一己私事者〕。馬哥知大汗所好，故每出必悉心探訪其他一切風土人備，歸而極盡奏之。大汗甚愛幸之，因此每有最遠之行，最重要之舉，皆委之馬哥。馬哥皆謹慎從事，執行不誤。汗愈愛之。待之甚優，引爲最近之人。貴族中人，有嫉忌之者。馬哥李羅先生，藉此周知各國，親歷其境，眼界之高，世莫能及。然則馬哥亦有心人哉。

第十七章

尼哥羅，馬飛，及馬哥請假歸國。

兄弟二人，及馬哥居大汗廷多年，

〔所獲金寶甚多〕

漸思歸國。

〔路途遙

遠，風塵僕僕，猶其次也，大汗春秋已高，百歲後，恐無復歸國之期矣。故諸人歸心益決。時乞汗命，准其回國。然汗倚任之實深，喜其常侍左右，終不許其請也。

時適東方韃靼王阿魯汗 (Arghon) 之皇后，博爾加那氏 (Bolgana) 崩。臨終遺命，以繼其後為阿魯汗之皇后者，必須擇其本族中，有才色者。他姓無論如何，大必不許以當選也。博爾加那氏族，遠在契丹境內。故阿魯汗遣賈族烏拉太 (Oratai) 命阿勃斯加 (Apsuga) 及科耶 (Koy) 三人為大使，至大汗廷求婚。同行者甚眾。及至國之國界，而其中以烏拉太想至其妻。始其請至使至大汗廷。秦國國書，言明來意。汗得禮優渥，遂選出博爾加那族女科勃清 (Kochin) 以應其請。時科勃清年方十四，其貌俱優。至汗廷拜見。至使皆為稱意。自諸事贖備，屢德甚衆。禮敬阿魯大皇親，無所不周。至使留別處，由海道啟程。經時八月。韃靼諸王，互相攻伐，道路梗塞，乃中途

折回，重返大汗之廷。」

此時馬哥適亦歸自印度使役，奏明大汗，途間所見，及所涉諸海。三使見尼可羅，馬飛，馬哥三人，不獨爲拉下之種，且極聰慧。故意中欲使之同往。且由陸路歸波斯，則風塵勞苦，非弱女所能堪。故立意改由海道。三使見李羅三人，於印度洋及諸國之閱歷最深，而其中以馬哥足跡所至尤多。故奏請大汗施恩，令三拉下人伴之同行，俾路途間，藉以襄贊一切。

大汗素深愛重三人。見此奏後，心甚不悅，面有難色。三使固請，汗不得已，乃使之隨三使，及科克清公主西行。

（章利玉爾註）（一）麥哥羅模（Megallu）於其所著通商指南中，嘗告外國人在中國者，當君意應時，種種危况。（See Outing, III P. 187-171）

（章利玉爾註二）下魯罕后 波斯蒙古朝史中，有后妃數人，皆名下魯罕。（Bulghana）博爾加那之正音。此章所言之后，最爲多才且美。波斯呼之爲下魯罕大可敦。（Great Khānu）可敦蒙古

語皇后也。從蒙古俗相繼爲阿八哈汗 (Abaka) 及其子阿魯汗 (Arghun 本書此方作 Argon) 之后

。一汗一清以十六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四月七號，卒於卓支亞之苦爾河畔。(Kai) 后爲

蒙古伯岳吾 (Boke) 部人，旭烈兀秘書古格 (Gug) 之女也。

(張渾煥補注) 阿魯汗 (名見元史卷一百七) 宗室世系表旭烈兀 (拔都) 與元成宗爲從兄

弟。經死名氏，亦與成宗皇后卜魯罕伯岳吾氏相同。糾克清公主孫伯岳吾氏。此以關係如何，無

史可效。駁辨錄卷上。蒙古七十六種氏族。有伯要歹。元朝秘史卷一「朵薛蔑兒干，問他你是什

麼人？」其人說我漢語阿哩黑伯牙兒該人底言。蓋伯岳吾，伯要歹，與滿代所從死使漢語

之巴爾特皆同爲 Arghun 之轉音也。

陽拉法 (Arghun) 糾那三名於蒙古使中，常見之給拉施特使記，亦言有阿勃斯加者，爲蒙古編

爾脫部 (Arghun) 以爲蒙古使中，數次受命，意或即次此三使中之第一，以令帶

利脫請入廷，專略見後。

(皇朝通志) 類聚錄版中此節，吾火可信而不疑也。

第十八章 索羅兄弟及馬哥孛羅別大汗歸國。

大汗見索羅兄弟及馬哥孛羅預備起程，即召見三人，賜以金牌詔書二道，諭所屬之國，准其行過，沿途保護，供給三人及其扈從諸員，一切所需。又令帶詔書給法蘭西，英吉利，西班牙，及其他信基督教諸國之王。又令預備四桅十二帆之大船十三艘。余不難將一切詳情，盡告君等。然於此方記之，不免贅述多言。以後正記中，且細言之也。所預備之船舶，最少亦有四五艘，可載水手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人。

船已預備，三使及公主，索羅兄弟二人偕馬哥等，拜別大汗，登舟。隨役甚衆。大汗命各船預備二年食糧。航海南行三月，至爪哇島。島上奇事珍物甚多。以後吾將詳述之。離此島，又航印度洋，八月，抵阿魯汗廷。途間有甚多奇事怪聞，其詳待後。

彼等既至，則阿魯汗已崩。乃將公主交與其子哈贊（Qazan）汗。

有此事，鄙人必須逃於諸君者，即當船之初由中國動身也，水手之數，則共有隨員六百餘人，既至，從人死，僅餘百人而已。

彼等至時，即在君位者，爲凱嘉圖（Kraachun）彼等即將公主委托之，交謝一

擁領李羅等既謝職，將大汗任命之事，一一如命行後，告別西歸。行前，凱

嘉圖交與金幣論旨，隨道，每其適皆鑄有英鷹，又上鑄有獅，其其第四驛則有鑄，或

。空應發，既經過地方，官吏皆須待三人，以待彼自己之尊禮，供給馬匹，飲食

，及其餘，其兩應時之物，途間所過，則皆如令，迎候，備極恭敬，隨有地，

自其德，給西百騎，兵以保衛之者，此等護衛，向死不可缺，因凱嘉圖非正當承

繼之主，三人，民奉服，西易於暴動，反抗也，其尼哥羅，馬飛，馬哥三人，于西歸

途，將夜間，美深，崩，起，乃將所有，回策，希望，斷絕，也，三人，向格，黃，其，本，原

，其，事，工，遠，勿，表示，太，便，三人，臨，格，如何，亦，不可，逃，之，也，何，英，洋，因，三人，樸，實，耶

，侍，受，故，將，穆，克，清，皇，后，及，種，語，國，畫，之，受，故，掩，送，於，東，方，韓，羅，主，應，阿，高，派，三人

既受托，視二婦如己女，沿途照料。慕爲謹慎小心，待至交與其主人之手時始已。二婦亦視三人如父，言聽計從。其人格之高，亦可謂至矣。余深合贊，及科克清皇后感三人之德，亦禮遇之極，極爲優隆。三人所欲者，無不應之也。三人辭皇后西歸時，皇后爲之揮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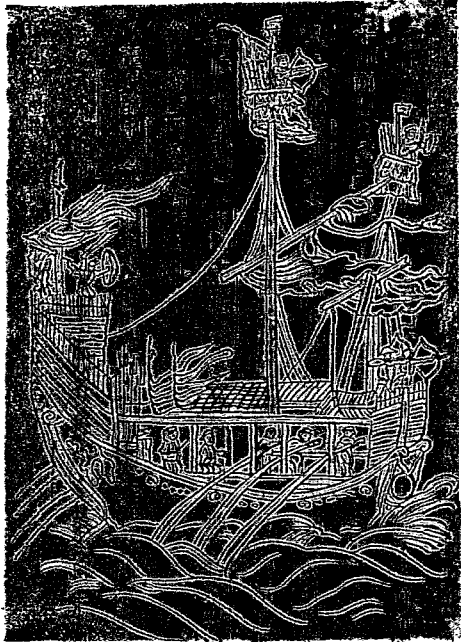
此外復有何可述乎？別凱嘉圖後，三人日向西行，至脫萊比從特港。(Nagapound)渡海回至威尼斯。(Venice)由此至君士但亦堡，更至尼格羅捧脫港。(Nagapound)渡海回至威尼斯。時爲耶穌降生一千五百九十五年也。

至此，鄙人將序言記畢，即錄馬哥李羅先生親口所述其生平遊歷各國所印見或耳聞之事也。

對拿利士爾註：查盛康譯言，見卷之二第卅章附注。

譯(拿利士爾註)：蒙哥及英吉利國王之通信，異國國王之謎及，初見于鮑梯氏本。英國之王曾否接汗大王之書，當言蒙哥得知趙欽然史書所載以前及本年以後，自惟有波斯蒙古汗遣使至英國求治政

埃及國蘇丹之記載。可以尋見之國書，則有一千二百七十七年，（至元十四年）阿八哈汗之使，
 一千二百八十九年，（至元二十六年）及一千三百九十九年，（至元五十六年）阿魯汗之使，
 一千三百零二年，（天德六年）合贊汗之使，一千三百零七年，（天德十一年）鄂爾蘇都之使，（參
 觀 Rémusat in mémoires de l'acad. VII）



中國古代戰艦圖

亨利王爾注云：中世紀時中國之船，類麥錫本謂有九帆，馬斯敦謂即類麥錫之小數，已為誤讀，因中國船從無頂上帆也。然鄭意放之，為民所言，實為不確。蓋中國船亦有三頂上帆也，其帆都為棉布所製。中世紀時，中國船所用帆數之多，西方外國人見之者，無不驚駭，誠為不可掩之事。

實也。高僧覺大奴斯 (Ghar Jordanus) 于麻羅拔 (Malabar) 地方，見甲國船順風時，有用三帆者。依實拔都他 (Zonhabida) 謂客表船中，有用三帆至十帆者。印度人約有未 (Coco) 見十五世紀中國航行印度之船，甚大，時用三帆。搖船水手，不可勝數。此種船之圖形，以後于第三卷之初，將詳言之也。

(亨利玉爾注四) 由中國至蘇門答臘之航行，此方所言之爪哇島，乃合蘇門答臘島也。謝啟証揭註於後。于今之時，設有十四隻帆船，並備旂幟，常不離散，航行此路，亦須時三月也。由國謀商人，行商新加坡多年，常用帆船。嘗至念，彼有時亦須行六十日。然普通所計，僅須亦公道或三十日而已。(參觀 Logan in the Archipelago, 609)

(亨利玉爾注五) 同行者之死亡，頗多。此處之譯文，大有不同，然頗可信也。由上船員，以至抵波斯時，水手及隨員死者，共六百八人。三使者之僅遺科耶一人。其餘工役，皆半途而死。及女役，僅死一人而已。

有一事，亦可注意者，即合羅汪數年後，遣使至契丹亦由海路歸波斯。二使之領袖及亞爾汰使，亦皆死于路間。彼等所費時日，亦與索羅等相若。詳離波斯共七年。在中國僅四國，而行程已費三年矣。(參觀 Wassaf in Hujwiz, III: 247)

（享利註廣注六）波斯使斯戴爾脫請公注專饋羅麥錫之譯致，請彼羅蘭國攝汗之册，為威當牙忽
里德爾汗（Sultan）在位時，厄爾曼德報知凱嘉圖使節，厄爾曼德與凱嘉圖命將於庄，與合費。合費當
時適羅蘭國威當牙忽羅蘭國為合利和德德，俄國國，如海地國，境納於羅蘭邊界。使節被輪船載歸
凱嘉圖，居其廷，厄爾曼德即地舉會，亦謂合費，羅蘭知彼羅蘭部人于羅麥錫之譯文，毫無疑議。其為馬
斯摩羅以後，斯戴爾脫感依其命而指入者，可斷言也。

阿爾斯力德于二千三百九十二年，元世祖降詔，二十九年，三月，汗與其弟凱嘉圖代之，即阿翰此明
三十三期即位。汗新二面，汗五年，以元成宗元貞元年，五月，三十四期被殺，一千二百八十八年。
哈模底（*Hamud*）所著《伊兒汗史》（*History of the Ilkhanate*）謂阿翰之子哈模底為羅蘭省防邊使，探路歸利
於（*Hamud*）見其叔凱嘉圖，甚敬之。遇其使于阿翰耳，人合利和德德訪。欲使羅蘭使使斷
口往本汗廷，求婚于卜魯罕皇后之宗族者也。此使帶回科克清公主及大汗禮物。行婚時，禮節甚
盛，阿翰與哈模底同族云（*Hamud*）之西書。

鄙人雖查哈模底處，非錄自凱嘉圖，亦不為其子，或賦於拉施特之書。然鄙人亦不能確言其地
乃由伊兒汗使節所指明，期觀之，哈模底必遇其親婁哥一千二百九十二年，（*Hamud*）之子，亦賦
汗一千二百九十四年之初，哈模底使節，亦載此奧丹之美女，阿翰使汗使節，為羅蘭皇后，

罕 (Bulghan) 之族人，代守圖吉第可敦 (Tukiti Khatum) 之鄂爾多。科克清皇后，即恰爾汗。據守回教紀元六百九十五年八月，即耶穌紀元一千二百九十六年 (元成宗元貞二年) 六月也。上敬批依羅運不佳，在皇后位，并不久也。忽必烈大汗太子，真金 (Chingiskhan) 之妃，亦名科克清。但此科克清 (元史) 后妃表作伯蓋也怯赤 (爲宏吉喇部人 (Kumurat) 也。 (參觀 Deguignes IV: 179)

(張星烺補注七) 大汗之崩殞 賴婆錫鉢，謂李羅氏兄弟父子三人，由波斯西歸，途間聞大汗崩殞，因放棄所有回東方之希望。與序言第十七章，李羅氏時慷慨思歸故鄉，專相守窟如又遊記卷第二章第二節，李羅口述遊記時，似仍未知大汗崩殞，故言至今歲基督降生一千二百九十八年，以藏宗大德二年，大汗在位已四十二年。春秋已八十五也。然賴婆錫鉢所言之年代，則又確實不誤也。元史載元世祖崩於陸監廿一年，春正月，葬於明，癸酉，即西歷一千二百九十四年二月底也。崩殞消息，得達波斯西境，約須時四五個月。是時李羅氏三人，正在途間西行也。

(李羅氏補注八) 鐵哥國公主遠嫁波斯 鐵哥國，或南中國公主，陪嫁波斯一擗，雖現于他學僧版疏魯斯略之本中，亦亦據其說而載之。但擗人查恰贊時之短髮，並無此人也。手記百兆廿六年，對陸朝掠被陷時，所有皇族之族，悉送北原，忽必烈斃後，察必 (Güyük) 亦

待之甚優。此方所言蠻子國王之女，必即被擒宋朝公主，長養于汗八里（Khanbalik）即北京之
廷中者。

馬哥孛羅遊記

馬哥孛羅遊記卷一

英國 亨利五世 傳 譯 兼 註

法國 亨利 致 狄 修 訂 兼 補 註

中國 張 星 煥 漢 譯 兼 補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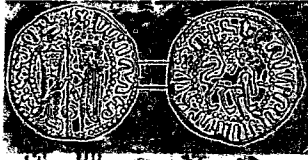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小黑梅尼亞 (Lesser Armenia)

黑梅尼亞者大小三部。小黑梅尼亞臣服韃靼。自有王治理其境。其地甚賢明。紀綱嚴肅。國內有無數城邑村落。物產豐富。衣食諸料。無不具足。飛禽走獸。水陸滿林野。且射獵。其境不洽衛生。古時其地貴族。皆極勇敢。常相戰爭。以公則豪落無依。並才學俱無。終日除豪飲豐食之外。發金無他技也。然臨海有拉耶斯大城。商賈聚集。其所有內地來之香料。絲衣金銀宮殿其他貴重

貨物，皆匯聚于此。威尼斯，基奴亞，及其餘諸國之商人，亦皆來此出售貨物，以有賜無不商賈遊客，欲旅行東方內地者，皆必須經是地也。余既居君小黑海尼亞國，次當述突厥馬尼亞省。(Turochana)

(亨利玉簡註) 小亞美尼亞 中世紀之小黑海尼亞，(Petite-Hermene) 與古代地理學家之小亞美尼亞 (Armenia Minor) 甚不同。小亞美尼亞之名，乃指亞美尼亞西境，由去萊赫斯河 (Euphrates) 以西，克拍獨西亞 (Cappadocia) 北帶而言。

一千零七十九年至一千零八十年間，古代(宋神宗元豐二三年時)，亞美尼亞帝國解紐。勃格拉 (Bakratid) 王朝之族人羅素，(Rupan) 率領其國人，奔陶魯斯山 (Taurus)。繼其後者，皆稱巴倫。(Barons) 此號蓋得之十字軍者。至亞美尼亞仍有此名號。羅素之孫聖恩 (Leon) 一千一百九十八年時，(宋甯宗慶元四年) 稱王，歸教皇及西羅馬管轄。其國運最盛之時，為海敦世。(Hethum 或 Hethyon) 在位之期也。海敦者，里恩之女撒背兒 (Isabel) (一千二百二十四年至一千二百六十九年) 之婿也。其人甚能見機，投降蒙古最早。奉命勤謹，故其地常受埃及



蘇丹兵禍。當其全盛時，疆土包有西力細亞（Ostia）亞全境，敘利亞，古代伊

海，亞美尼亞，赫羅利亞，亞美尼亞及克拍姆西亞之大多數鐵道。一千三百四十

年，羅素男統絕，國歸錫伯羅斯（Cyprius）薩利約蘭

及魯錫南（John de Lusignan）所有。一千三百七十五年時，明太祖洪武八

年，為埃及蘇丹所滅。舊王里恩第六据弗拉撒（Fossart）所言，頗知地理學

常受英王力查第二（Richard II.）養老金，每年一千磅。一千三百九十八

年，明澤武三十九年，蘇拉巴黎。

此外國現今最著之遺蹟，即錫斯城（Sis）中，亞美尼亞天主教堂，其地以前為王宮也。至今仍

有亞美尼亞遺族，居於深山，及平原上。其居山者，頗有獨立性，政甚勤儉。今仍用不正當亞美

尼亞之語。

字羅同時者，馬黎奴撒奴拖（Marino Sauntio）嘗比盡忠教皇之亞美尼亞人，如人在四猛獸之齒間

者。四猛獸者，獅，豹，狼，蛇也。四國皆強，獅，豹，狼，蛇之

而亞美尼亞人處強強之中，亦誠難矣。（參觀Durantier, Hist. AS. Ser. V. Tom. I.

MM. St. Martin, Armenie, Mar. San p. 32; Froissart, Bk. II. ch. XXII Sped

Langlois, V. en Cilicie, 1861, p. 19.)

(亨利玉爾註二)西力細亞海岸之不適衛生。馬黎奴撒奴甚反對小亞美尼亞爲十字軍遠征隊登岸之地之說。因其地不合於衛生也。郎勞野 (Langlois) 嘗謂西力細亞平原，古代爲當庶之區，於今則成水沼荆棘之地。且多瘴癘之氣。地方居民，日見其少，無可救濟，終必全歸漸滅也。該地禽獸豐茂，適於圍獵。至今英國海軍兵官，常至其地狩獵。阿耶斯城產蠶甚富，著名於四方。

第二章。突厥馬尼亞省 (Turcomania)

突厥馬尼亞居民有二種。一爲突厥馬人，(Turcomans) 崇拜摩訶末。人極粗野。語言甚奇而難明瞭。居山谷中。地多水草，以遊牧爲業。產突關 (Turgu-nis) 名馬。(馮種名) 又有騾，每匹價值甚昂。其他二種人，爲亞美尼亞人及希臘人。與突厥馬人雜居於城邑村落中，以經商手藝爲業。所織絨氈，繡美難數。馳名四海。如亞美絲糖，各色皆備。最大之城，爲乳尼亞 (Erzeroum) 撒瓦斯脫 (Sivas) 及喀沙利亞 (Kassaba) 撒瓦斯脫城，聖徒雷爾斯

(St. Basil) 殉義處也。此外名城大邑，及僧正駐劄之地甚多，難以枚舉。因恐太煩清聽，故今不贅述，且俟之後。所有各種人，皆臣服東方諸國，尊之爲諸君。吾今將論此省而言太亞美尼亞矣。

〔高利羅傳註一〕以民之野蠻，山字漢同時亞依脫羅斯 (Montecroce) 人李科德 (Nicola) 嘗稱突厥

鷹獸爲實類禽獸。公畢爾斯傲曰：希塔塔之遊某突厥馬人村庄。其記中亦有「此村之犬，最

爲殘虐，其居民移矣。」僅優人節而色。其等語。此境居民慈惠聲名遠播四方。由來向矣。葉羅馬

奧家 孔子 孔子 (Constantine I. orphyragenus) 嘗引希臘人輕視克拍德斜亞，克里馬底 (Creta)

，西力細亞三城之諺語一節。

〔亨利玉爾註二〕突厥馬尼亞名字之施用，馬哥字羅之突厥馬尼亞，包括小亞細亞之強半。衰敗後

去之塞爾柱克國 (Seljuk) 全境，俱在其內。亞洲人常稱之爲魯迷 (Rum) 國。一名見明史

。其地與希臘國亦稱是名也。其京城名亦可扭姆 (Iconium)，亦名可尼亞 (Cunyah)。即書

坤之 亞尼亞 (Cunyah) 亦稱羅倫 (Cunyah) 書中之孔內城 (Cunyah) 也。城實險固，地稱其空境爲突厥與

民爲突厥馬人。李科德所記亦然。(Thurchia and Thurchimann) 海敦所記此方各絕以瘞與孛羅所言，大致相同。

(亨利攷狄補註) 民族 突厥馬人由土耳其斯坦遷徙至小亞細亞。攷其時，實在塞爾柱克 (Seljukid Turks) 突厥族來至之前。可內 (Cune) 所著亞洲突厥 (Turquie D'Asie) 第二本，七百六十七頁，曾記此種人之村庄。其特異者，即其房屋之構造，全爲土型所成。蓋其國風俗，造屋必以土或石膏粉之。其名曰哲斯 (Djes)。

(亨利攷狄補註) 此境現今仍有遊牧之突厥馬人，逐水草而居。但其地之大部分，爲曲兒忒種人 (Kurdi) 所奪。風俗與突厥馬人相同。今其地已無製絨氈及絲質矣。孛羅所言之良馬，今亦無之。蓋細攷之，此種馬必克拍獨斜亞所產良馬之種也。

(亨利攷狄補註) 但余所攷，孔尼亞城，今仍有造絨氈，及條紋棉布，名曰阿拉加。(Alagia)

(亨利攷狄補註) 小亞美尼亞王里恩第二，一千二百八十八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諭旨，許基奴亞人特權，由阿耶斯城運馬騾出口，征以一定之稅。今亞細亞突厥名馬，咸來自
黑海以東。小亞細亞爲前此產良馬之名區，今則土耳其帝國各省中，馬之缺乏，未有如小亞細亞
者也。(見 *Sporeg's Quart. p. 471, 473,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Reip, Jannensis, II. 184; Tchihatcheff, As. Min. 2 de partie, 681)

〔亨利攷狄補注〕亦可扭姆或魯迷之塞爾杜克算端國，乃蘇雷曼 (Suleiman) 奪自東羅馬後所建設者。〔蘇雷曼〕即位於一千零七十四年即宋神宗熙寧四年薨於一千零八十一年即神宗元豐四年，與馬哥孛羅同時之朝，終末三主，名凱擴斯羅第三，(Ghiath ed-din kaikhosru III) 即位於一千二百六十七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卒於一千二百八十三年。(至元二十年)，馬蘇特第二，(Ghiath ed-din Mas'ud II)，即位於一千二百八十三年卒於一千二百九十四年。(至元三十一年) 凱可拔特第三 (Aia ed-din kaikobad III)，即位於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卒於一千三百零八。(元武宗至大元年)，後爲波斯之蒙古人所滅。凱擴斯羅第一 (Ghiath ed-din Kaikhosru I)，(薨於一千二百十一年即宋甯宗嘉定四年)，及其子凱攷思 (Tzz ed-din kaikans)，(一千二百十一年至一千二百二十年嘉定十三年)，凱可拔特第一 (Aia ed-din Kaikobad I)，(一千二百二十一年至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即宋理宗嘉熙元年)，三朝皆有優賜威尼斯人特權之事。今僅有一千二百二十年之諭旨，尙保存，誠不幸之事也。(見 Heyd, I. P. 302)

〔亨利玉爾註〕上方所引諸家，似乎並未分明土耳其人，與突厥馬人之別。然細攷之，十二世紀時，固已有分別言之者。『土耳其人推尊一君，戰勝他國，在歷史上佔榮譽之地位。其同族之突厥

馬人，仍守其古代之蠻風，獠獠狂猛，與禽獸無異也。』(William of Tyre, J. 7.)

喀沙利亞即今開沙黎牙城，(Kasariya) 亦即古代克拍獨斜亞省內，希撒利亞 (Caesarea) 城也。地近阿格幼斯 (Aregus) 大山之麓。撒瓦斯脫 (Savas) 乃亞美尼亞之名 (即賽拔斯脫 Sebaste) 今錫瓦斯城 (Sivas) 也。亦可扭姆，希撒利亞，及賽拔斯脫三大城，皆有僧正駐謁，統歸錫斯城天主教大教堂管轄。

(亨利放狄補註) 賽拔斯脫古蹟 賽拔斯脫遺蹟在今錫瓦斯城 (Sivas) 東約六英里，克錫歐馬克 (Kizil Irnak) 河畔，近格夫拉斯 (Gavraz) 村。十一世紀時，亞美尼亞王賽奈威立姆 (Senecherim) 建都於賽拔斯脫。後歸塞爾柱克突厥人。一千三百九十七年時，巴牙察特 (Bayezid Ilderim) 攻克之。同時被陷者，有脫克特，(Tokat) 克斯湯波羅，(Gastanbe) 及錫怒拍 (Sinope) 三城。

錫瓦斯城中最老之教堂，為聖佐治 (St. George)。前為希臘人所佔，後為亞美尼亞人所有。其地址在城之中央，名黑士。帖木兒攻破此城時，有謂其即於此處，將全城防軍屠殺者。雖聖佐治稍北數武，即聖伯拉秀斯 (St. Blasius) 教堂也。今為亞美尼亞天主教徒所佔。聖伯拉秀斯之墓，在城內近礮臺處。其傍有塞爾柱克種先前之坟墓遺蹟，頗為華美。

吾人所不可不知者，即塞爾柱克突厥人盛時，錫瓦斯有葬地四處，大學校一所，與阿馬錫亞（Amassia）大學齊名。帖木兒入城時，有手持可蘭經之幼童一千人，全為馬蹄踏死，埋於黑土之下。防城兵四千人，悉被活坑。

聖伯拉秀斯乃賽波斯脫教師也。耶穌紀元三百十六年（君士坦丁建興四年）幼奢丕斯皇帝贊諾（Zenon），為克伯獨斜亞及小亞美尼亞總督阿格力可拉（Agathangela）所殺。拉丁教堂於二月三日，錫瓦斯教堂於二月十一日，祝祭之。今為達耳馬西亞（Dalmatia）拉克撒（Ragusa）共和國之守護神，又為法國理羊毛業者之保護神。

近錫瓦斯城之呼魯克魯克（Huljukuk）村，為麥克他（Melchitar）之故里。祇葬於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清康熙十五年）為亞美尼亞僧派之創始者。此派今有教堂，在威尼斯，維也納及聖里亞斯（Trieste）三處。

第二章 大亞美尼亞（Greater Armenia）

大亞美尼亞乃大國也。其疆界起自阿清格（Arzanga）城。此城居民所製膠布

，馳名四海。又籍天然泉水之便，沐浴最爲得宜⁽¹⁾。其居民皆亞美尼亞人也。臣服於韃靼人。國內城鎮村落甚多。最美之城，莫如阿清格。城內有總主教一人駐焉。其次則以阿齊龍 (Arziron) 及阿齊齊⁽¹⁾ (Arzizi) 二城爲美。

此國頗爲強大。每屆夏季，水草豐茂之時，東方韃靼人悉驅其牛羊來此遊牧。冬際嚴寒，過於他處。韃靼人離此而至溫和處，另尋水草豐茂之地，以便畜牧。〔由脫萊比從特港 (Trebizond) 至討來思城 (Tauris) 途中經陪拍脫 (Paiputh) 寨，其處有極佳銀鑛⁽²⁾一處。

君必須知亞美尼亞國，乃上古洪水時代，奴亞 (Noah) 大船棲止山頂之處也。〔其頂積雪，終年不化。無人能至其境⁽⁴⁾。舊雪不溶，新雪日增，愈積愈多。其底雪溶下流，使水草暢茂。每至夏季，四方來牧者，絡繹不絕，從無失望。雪溶後，山間行路，泥濘非凡，至爲不便也。〕

此國之南鄰爲毛夕里國⁽⁵⁾ (Mosul)。其居民皆崇信雅谷 (Jacobite) 及景教

(Nestorian) 一派。嗣後余將另詳以告君也。其北鄰爲卓支亞國。(Georgi-
an) 余亦將另詳言之。與卓支亞交界處有油泉。油自地中湧出。每次用大船
百艘，載之不竭。此油不能用爲食料，然可供燃燭及點燈之用。駱駝生疥癬
者，用此油塗之即愈。距離甚遠之民，亦皆來此取油，因鄰近各地，無他種
油也。^(六)

此節既言大黑美尼亞，吾即將告以卓支尼亞。

(亨利攷狄補註) 歐清干城 (Erzinjan) 一名歐清格，(Erzinga) 或名愛利差 (Eriza)
，在埃次羅姆 (Erzurum) 省中。嘗爲地震所毀。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時，(清乾隆四十九年) 復再
造之。依賓拔都他謂阿村昌 (Arzendjan) 有市場，其構造甚美麗。所製貨物，亦爲精美。人常
卽以其地之名名之。一千二百四十四年(宋理宗淳和四年) 歐清洋大戰後，塞爾柱克突厥爲蒙古人
所征服。

(亨利玉爾註) 現今遊歷家無言此方有熱泉者。但拉撒里 (Lazari) 嘗言亞美尼亞人告彼，其地

有熱泉，李羅所經過之路線，沿途熱泉甚多，如近埃及羅姆之奕離亞 (Ithia) 及哈桑克拉 (Hassan Kal'a) 等處皆是也。

膠布 阿清格之膠布，(Buckrams) 裴哥羅梯 (約一千三百四十年) 及 烏譯奴 (Giov. d. Uzzano) (一千四百四十二年) 二人，皆言及之，然究爲何物耶？

膠布者，在今爲粗棉麻布。浸之以膠，用以使衣服強硬。唯此必非中世紀之解說也。且中世紀之解說，亦不易使之劃一。馬胥 (March) 謂此字，或爲二字所結成。米切爾 (Fr. Michel) 謂此字先用於輕棉布，後用於竹布。但鄙人不知其說之何所據也。

馬胥又引證諺語，謂此字乃白字之義。因是謂此爲漂白布有光彩者。

吾人可確信，此字斷非專指竹布。維拉尼 (Giovanni Villani) 嘗見某筆記中，載弗羅倫斯 (Florence) 城居民，使其兵隊賽跑。獎賞諸物中，有棉膠布。李羅於其書中第三卷第三十四章，亦嘗言之。當其用同此一字，以表泰拿格那 (Telinana) 海濱所製造之細物時，吾人可決定其必指棉紗布而言，可無疑也。膠布有時亦爲貴重物之義，但不盡然也。李羅於其書第二卷第四十五章，嘗謂膠布，爲西藏東部貧民作衣料之用。

勃拉奴喀皮尼 (Piano Carpini) 謂韃靼人之鎧衣，或爲膠布，鵝絨，或爲包特斤 (Baudek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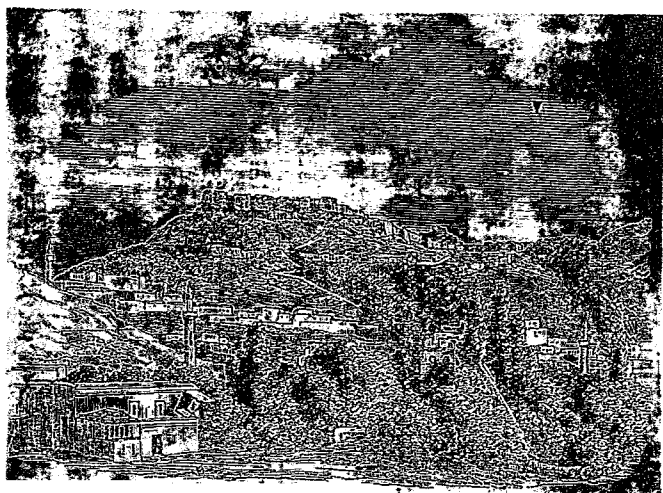
黃金所製。當山中老人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之大使。欲威嚇聖魯易 (St. Lewis) 時，其一人獻劍一箱，以示挑戰，又一人取膠布備作甲以護身。(Joinville, p. 136)

當暗波雷因 (Anne Boleyn) 全盛時，嘗用膠布，以鑲長衣外袍及被褥之用。不僅用以使衣服強硬，蓋膠布之色，與作衣之布相同也。

(亨利攷狄補注) 白克拉姆膠布 (Buckram) 乃從布哈拉 (Bokhara) 國轉音而來。(此注節譯)
(亨利玉爾註二) 埃及羅姆 阿齊龍即今埃及羅姆。(Erzurum) 當吐納福 (Tournafort) 時代，法蘭克人仍稱之爲埃及龍。(Erzeron)

(亨利攷狄補注) 阿齊龍初名格林，(Gariné) 後爲尊崇梯俄多秀斯大帝 (Theodosius) 之故，改名曰梯俄多秀斯城 (Theodosiopolis) 今名乃塞爾柱克突厥人所命者，其義猶羅馬國 (Roman Country) 也。成吉斯汗及帖木兒二人，皆嘗攻克之，然未能久守也。鄂多立克遊記謂此城氣候至寒。吐納福東方紀行中，亦載其地溫度甚低云云。阿齊齊或阿齊齊。(Arzish) 在萬 (Van) 境內。十九世紀中葉，完全廢毀。其地在萬與埃及羅姆途間。阿齊齊 克拉 (Arzish Kalai) 乃古代亞美尼亞國都之一。托格路爾一世 (Toghrul I) 攻克後，遂爲其都城。

(亨利玉爾註) 阿齊齊乃古代之阿息薩 (Arsissa) 也。萬湖 (Lake Van) 有時亦以此爲名者，蓋



倍拜脫古寨壘圖

由其城也。今其地僅餘破壞塞壘，有一小村在其內。

孔尼亞，(Kuniyah) 開沙黎牙，(Kaisariya) 錫瓦斯 (Sivas) 阿察阿魯迷，(Arzanar-Rumi) 阿察剛，(Arzangan) 及阿齊魯，(Arjish) 等城事略，皆可於李羅氏同時人，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所著書中見之。

(亨利玉爾註三) 倍拜脫 倍拍脫，(Paipur) 或倍拜脫，(Baipur) 在脫萊比從特 (Trebizond) 與埃及羅姆中間大道之旁。諾爾曼 (Neuman) 謂第一世紀時為亞美尼亞之寨壘。李脫 (Ritter) 謂倍拜脫 (Baiberdon) 寨壘為東羅馬皇帝哲斯丁尼 (Justinia) 所築。其城位於半島高山上，有克羅克河 (R.)

Charok) 繞圍之。依賴麥錫之譯，倍拜脫乃由脫萊比從特至討來思 (Tauris) 中間第三站。行旅者必經之道也。一千八百二十九年 (禮道光九年) 俄羅斯人退兵時，轟燬其寨之大半。近代書所記附近銀鑛，在古密須康奈 (Gumish-Khara) 地方。古密須康奈，猶言銀房也。距倍拜脫西北三十五英里。實則此等鑛乃鉛鑛，富於銀而已。前此已開採，所產甚旺。十四世紀時，回教馬薩拉克史記 (Masalak-al-ahsar) 嘗載此外，本省尚有礦兩處。其一近巴佑脫 (Bajert) 克脫萊海爾 (Quatremere) 謂此宜讀爲巴倍脫 (Bahert) 或倍拜脫 (Baiburt) 也。

(亨利玉爾註四) 阿拉臘脫山 齊賽佛斯 (J osephus) 尙記謂時人仍信諾亞避洪水之大舟，存於世間，船之碎漆，用作呪符。

阿拉臘脫山，(Ararat) 高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英尺。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九月時，排羅德教授 (Parlo) 最先登之。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八月，斯巴士吉奧拖奴莫夫 (Spaski-Antonovoff) 亦登之。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拜倫斯 (Behrens) 又登之。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阿畢樞 (Abich) 又登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時，西摩 (Seymour) 又登之。一千八百五十年八月，郭慈科 (Khanodzko) 康尼闊甫 (Khanikoff) 及其他諸人，亦嘗登之，作測量及各種科學研究。

(張星煊註五) 毛夕里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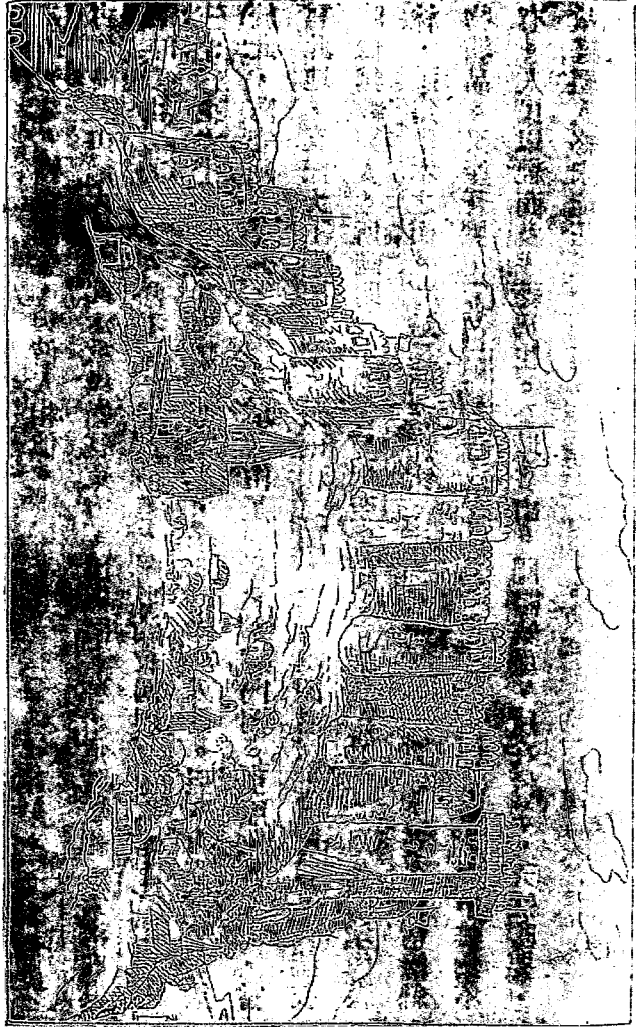
(亨利玉爾註六) 巴庫油井 康尼闊甫記梯富利斯 (Titlis) 鄰近產地臘 (Naphtha) 甚旺。遊記本書謂用船載運。賴麥錫本換作以駝載運。此或爲編纂人所改作也。所產甚旺。其指裏海巴庫半島之石油井明矣。李科德 (Ricold) 謂所產之油，供給全境之用，卽八吉打城附境，亦來販運。○巴羅 (Barbaro) 記居民用油漆抹駱駝。一千八百十九年，巴庫附近各油井所產石油，總計約二十四萬一千普特。(Pood 約四千噸) 其大半皆販運至波斯國。

(亨利攷狄補注) 由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一千九百年間，巴庫各油井，產油非常增加，觀於官府統計表，即可知矣。一千九百年所產者，爲六萬萬一百萬普特，卽約九百五十萬噸也。

(張星煥補注) 巴庫油區產額之富，在世界僅次於美國。據一千九百十年之統計，達於七千三十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四桶。(Barrels) 以後尙逐年增加也。

第四章 卓支尼亞 (Georgiana) 及其國王。

卓支尼亞國王名大關勉力，(David Melio) 猶言大關王也。(國分二部。其一臣屬韃靼，他部則以有關塞之險，故伊然隸於大關王之治下。) 古代國王



中 世 紀 卓 文 亞 樂 堡
馬 哥 李 羅 遊 記 卅 三

，其右肩有鷹徽，以示標別。人民美好，勇武善戰。尤精於射。信仰希臘派之基督教。頭頂削髮，與僧人相似。

古代亞歷山德大王至此，欲越嶺往東方，因關隘甚狹，危險峻絕。大海在其左，高山居其右。人馬不通，乃止前進。關隘約長四哩。(Teagres) (約合三十二至六十一華里) 少數軍士守之，舉世莫能攻入也。亞歷山德建築堅堡於此，防守關外野人，侵擾其境。由是而得名為鐵門關。亞歷山德史記，嘗言此地，又記大王幽閉韃靼人於兩山之間。其所幽閉者，非真韃靼人，蓋彼時尚無韃靼人。所幽閉者，乃可曼尼亞(Comania)種諸族也。(三)〔此省境內森林，悉爲堅木之樹。〕城邑村落甚衆。產絲甚旺，紡織金衣，及各種精緻絲物繡品。又產蒼鷹，〔名曰阿維基。〕(五)〔(Avigt)〕良秀爲世界之最。國中無物不有。人民以經商及手藝爲生。全境多山。關隘寨堡，所在皆是。天然險要，故韃靼人終未能征服全境也。

此國境內，有聖劉那德 (St. Leonard) 尼庵。其附近有一奇事，余不可不言。庵旁有大湖，据山麓之下。〔湖之四周，約四日程。〕全年之中，自大齋 (Lent) 至復活祭日之夕，(Easter Eve) 僅四十日，產魚甚多。其味之美，世界無比。過此則終年不得見一大小魚。至次年大齋初日，魚又復來。每年如此，循環不已。誠未有之奇聞也。〔此省境內，有梯富力斯城。(Tribes) 市衢華美。四境寨堡甚多。村莊連屬，皆有圍牆繞之。居民爲基督教徒，亞美尼亞人，卓支亞人；又有薩拉森人，猶太人，惟其數不衆耳。〕

上節所言大海，距叢山不遠，名爲蓋爾海 (Sea of Ghel) 或名岐蘭海 (Sea of Ghelan)。周圍約七百邁耳。(Mile) 距他海皆有十一日程。油付萊梯斯大河 (Euphrates) 及其他甚多川水，皆流入其內。四周環山。晚近基奴亞商人，始造船其上，經營航業。由海旁某國，運來蓋雷 (Ghelle) 名絲。〔此海產魚甚多，尤以鱈魚爲美。油付萊梯斯大河之口，產鮭魚及其他大魚，難以數計。〕

（亨利玉爾註）卓支亞諸王 此章附屬卓支亞之中世紀塞堡圖，乃自拍樓模市立圖書館，所藏卓支亞逸史，繪畫寫本叢書中取出者。此圖爲拍樓模市人克斯代理（P. Cristoforo di Castell）於十七世紀初半所繪者。克是時，充梯阿丁（Theatine）教會牧師，駐卓支亞。

地學會本謂國王常名大關。卓支亞巴格拉梯第朝（Bagratidae）之王，皆爲古代大關王之子，項母拍脫（Shampath）之苗裔。項母拍脫爲奈布克內撒（Nebuchadnezzar）大王遣至北方，留居該地。卓支亞之公牘中，亦皆有此記載，可互證也。帖木兒之史（Institutes）中，嘗記卓支亞王贈其鎧甲一襲，爲古代聖經詩歌所傳大關王親手鑄造者。卓支亞國史中，歷代諸王以大關爲名者，累見之也。

（亨利攷狄補注）巴格拉梯第朝太祖名阿雪德。（Astod）建國於西歷七百八十六年。（唐德宗貞元二年，）綿延至一千八百零一年，（前清嘉慶六年）國爲俄羅斯所吞併，乃始滅亡。自始至終，共有九王，皆名大關。十三世紀後半，（元初）諸王之名，爲大關第四世那林，（Davidh）Davidh IV Narin）（一千二百四十七年至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大關第五世，（一千二百四十三年至一千二百七十二年）狄密脫里第二世，陶代達布里（Dimitri II Thawdadabuli）（一千二百七十

二年至一千二百八十九年) 瓦剌唐第二世, (Wakhang, D.) (一千二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二百九十二年) 年), 大關第六世。(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至一千三百零八年),

(亨利亞爾註) 一千二百四十六年時, (蒙古定宗元年) 卓支亞同時有二王, 皆名大關。爭國位, 求蒙古大汗判決。大汗命二人分國而治。其一入至一千二百六十九年 (元世祖至元六年) 始至。若蒙羅遊記此章之大關王, 或指此人而言也。卓支亞最後一王, 亦名大關。一千八百零五年, 國爲俄國所併, 將以有權利, 讓渡俄人。馬斯致 (Marsden) 謂馬哥李羅書中, 載卓支亞國王之名, 常曰大關者, 或由於誤會遂甸安 (Darian) 之稱號也。据察爾丁 (Charain) 及克斯爾代理 (Kasir) (Scherin) 二人之說, 明萊理 (Mingrelia) 王, 或闊里吉思 (Golconda) 王之王, 當號遂甸安。故

馬斯致之說, 或近於理也。察爾丁謂此字與波斯字達德 (Dad) 同源, 爲奉之義也。高支亞亦名伊伯烈亞 (Iberia) 克斯爾代理曾於亞歷山德之繪像後, 附以下方註記, 「擁有大關寶刀, 上天所使。東方及世界第一王, 兼以色列國王」 (With The Sceptre) of David, King of Israel 其後亞歷山德王之稱號, 曰蘇然矣。克氏又言, 傳說其肩有十字標識, 及 Patriarch patriarchs Super shunpau 等字, 又傳說其身肋骨王皆皆片所成, 并非無分節云。於他處克氏後記云

某日王有疾，氏親侍之。好奇之心甚熾，乃問王各種傳說確否。王顧而言他。（見 *Kagan* -
koffi; Jour. As. IX. 570, XI. 291; Tim. Institute; p. 148; Castelli MSS.)

（亨利攷狄補注）一千八百七十年（前清同治九年）時，卓支亞前王後裔某君，遊居俄京聖彼得堡，
。身衣俄國軍服，稱號爲巴格拉梯俄痕親王（Prince Bagration）——（*Mukransky* 所告知）

（張星煊補注）中國古代史書關於卓支亞之記載，

杜環經行記。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黍穀殊賤。有大川東流，
入亞俱羅。商客羅此羅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有國五節度，有兵
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又曰，拂黎國在苦國西，
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大食傳。大食之西，有苦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
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又同卷，拂黎國，古大秦
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薩部。……

經行記及唐書之苦國，地位爲卓支亞，可無疑也。攷之西史，唐時亞洲西南獨立國，新興之阿刺
伯，東羅馬帝國，與卓支亞三國而已。其證一也。當時之突厥可薩部（*Khazars*）其地約略東起

真海東北角，西至多腦河口，包窩爾加河 (Volga) 及頓河 (Don) 下流一帶地。(參觀本書卷四第二十七章可薩利亞 Gazaria 附注) 高加索山系以北皆是也。拂菻即古大秦，東西洋學者皆認爲東羅馬帝國。唐初阿剌伯國疆域，已掩有波斯全境。苦國在大食之西，拂菻國東，突厥可薩爾南。其位置爲卓支亞，已如日月之明，毫無疑竇。其證二也。亞洲西南川河惟達渴水 (Tigris) 及油付萊梯斯 (Euphrates) 二河，向東南流入波斯灣外，別無他水東流。唯卓支亞境內，有窟兒河 (Kur River) 與阿來格塞斯河 (Araxes River) 東流入裏海。下游二河合流。唐書之亞俱羅即裏海。(參觀本章岐蘭海 Sea of Ghel or Ghelan 附注) 其證三也。中古時代，裏海東南角之脫萊比從特港 (Trebizond) 商務最爲繁盛。亞洲西南部商賈往來貿易者，例必經卓支亞南境。馬部字羅書中所稱之大黑梅尼亞國是也。其證四也。經行記及唐書之苦，僅取卓支亞三字之首音。

元太祖時，卓支亞已爲蒙古人征服。其事蹟見於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帝遣使趣西伯 (Chebe) 疾馳，以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 (Kurd) 失記 海沙 (Shan of Shifan) 等城，悉降。至谷兒只部 (Kurd) 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而降。又招降黑魯麻。進擊羅思於鐵兒山克之。又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夏，分遷議正於各所，別寇於曲兒忒地。

。寫惠麥里傳之谷兒只部，憲宗本紀之曲兒只地，皆指卓支亞也。阿刺伯人及他回教徒，皆稱卓支亞爲 Kurdi。谷兒只即其譯音也。阿刺伯地理家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書中，悉稱卓支亞人爲谷兒只。(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1. P. 299, Note 780)

波斯拉施特 (Rashid-uddin) 史記，載蒙古人征服波斯北境及卓支亞國情形，可與元史曷思麥里傳互證。吾特譯揭於下，以備參攷。

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年時，(元太祖十五年庚辰歲，)成吉思汗遣速不台 (Subutai)、哲伯 (Chabe) 二將，率蒙古軍二隊，追花刺子模國王摩哈美德。 (Mohammed Shah) 抄掠伊拉克阿哲母 (Irak Adem) 及馬察代蘭 (Mazanderan) 二省。摩哈美德既慘死，而蒙古之軍仍不罷。侵伐波斯北境。萊夷， (Ray) 庫母， (Kum) 哈瑪丹， (Hamadan) 可疾不， (Kazvin) 魯摩， (Zendjan) 諸城相繼淪陷。二將進軍，至阿錯貝獎 (Azerbaidjan) 省塔塔里資。 (Tabriz) 此省爲突厥王月祖白阿塔畢 (Atabeg Buzbeg) 所治理。突厥王重賂二將，請止侵擾。乃自其地撤兵，至裏海濱莫干 (Mogan) 平原度冬。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初，進軍至卓支亞境內塔布魯里斯城。 (Tbriz) 擊敗卓支亞之兵。復回至塔伯里資城，又掠其財物。次復攻馬拉加城 (Malaga)。

哈瑪丹城之居民，於此時，殺蒙古所置官吏。乃進軍至其地，夷其城，而屠其民。復回軍向北，陷爾代必城 (Erdébil)。第三次至塔伯里實城。月祖自王奔那黑沙完 (Nakhshewan) 之諒非 城後，蒙古人乃集軍，攻卓支亞，戮其軍三萬人。卓支亞既平定，旋軍向失兒海 (Sairwan) 陷其都城沙賓喀 (Shamakh)。其國王稱號曰「沙」 (Shah)，名拉施特 (Rashid)。王奔打里班 (Derband)，蒙古軍得城甚易，然終未能攻下其堡壘。移軍北向，欲渡高加索山，而山險峻，極不易行。乃強迫拉施特之使者為引導，得過山。山之北，有阿爾人，又名阿速人，諳斯其代 (Lesgis) 撒耳柯思人 (Circassians) 之欽察人 (Kipchaks)，皆聯合以抗蒙古人。兩軍激戰，無勝負。蒙古人用計，離間欽察人，使棄其舊同盟。蒙古軍乃復攻諸部，悉克之。既陷脫爾高城 (Tark)，再進軍侵欽察國。欽察部衆，不戰而潰。其人多遷至俄羅斯國。蒙古人盡得其土地。進軍至克里米亞 (Crimea) 半島東南海濱蘇塔克城 (Sutak)。城甚高峻。中世紀時代，爲黑海沿岸重要商埠。當時亦爲欽察領土。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元太祖十八年) 蒙古軍征俄羅斯，俄國人與欽察人合軍拒之。蒙古人用計，先退兵十二日。俄國與欽察之聯軍，尾隨追之。蒙古伏軍四起，圍擊之。血戰數日，俄羅斯與欽察之聯軍大敗，全軍覆滅。蒙古軍既勝，侵入俄國諸部，屠殺極慘。此即世界上有名之喀爾喀 (Kalka) 河畔大戰也。元史卷一百二十七，述不台傳之

阿里吉河，卽喀爾喀之訛音。（參觀 D'ohssen, *Histoire des mongols* T. P. 324, 444 又 B.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T. P. 294-5）

（亨利玉爾註二）卓支亞八民 卓支亞人頭頂削髮，與僧人相似，巴巴羅（Barbaro）及察爾丁（Charlin）二人書中，亦詳言之。察爾丁尤極讚賞卓支亞地方男女，皆爲美觀。戴拉瓦爾（Della Valle）之書，以及今代諸遊歷家之記載，悉衆口一辭，同意於察。

（亨利玉爾註三）鐵門關及亞歷山德長城 此章所記之鐵門關，卽打耳班（Derbend）關也。（名見元史地理志）北地附緣，又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古代地理家施雷美（Ptolemy）書中，稱之爲撒馬的克關（Sarmatic Gates）。塔斯突斯（Tactus）書中，稱之爲真海關（Chastira Caspiorum）。阿剌伯地理家稱之爲巴伯烏爾阿伯瓦伯（Bab-ul-abwab），譯言衆關之關（Gate of Gates）也。今代土耳其人稱之爲代密耳喀皮（Demir Kapı），譯言鐵門關也。由打耳班塞堡，沿高加索山系，向西之古長城，東方人稱之爲撒德伊亦斯堪德耳（Sadd-i-Iskandere），譯言亞歷山德長城也。巴佑（Bayer）謂此城或爲亞歷山德龍將安梯俄克（Antiochus）後裔所建築，後代波斯薩贊朝（Sassanid Dynasty）舍居印多王（Kobad），（名見魏書波斯傳）或其子蘇西旺（Kaosiwan）所復修者。阿伯爾肥達（Ahrifena）謂爲蘇西旺所築。塔斯突斯

馬哥李羅遊記

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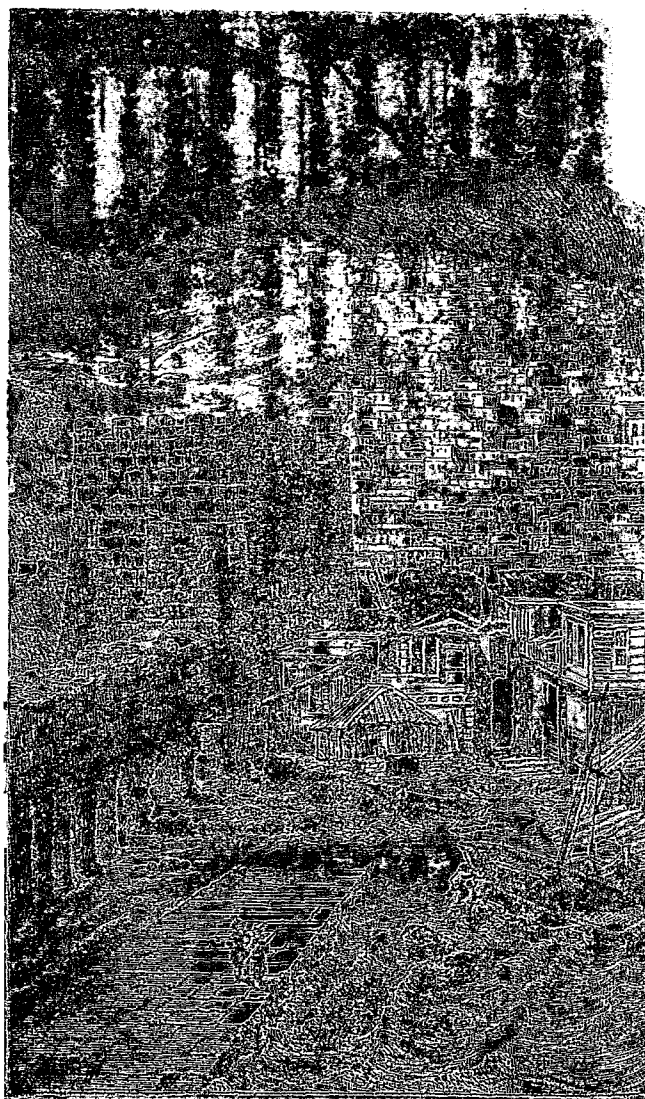
耳

斑

市

景

八三



拉勃羅德 (Klaproth) 之攷證，打耳班志 (Derbend namak) 中某節，嘗記厥西旺於西曆五百四十二年，(梁武帝大同八年) 將打耳班塞堡工程，完全竣工。父子二人共築望樓三層於其所於高加索長城之上。東起於海，西抵阿蘭關 (Gate of the Alans)，又名達利耳關 (Darter pass)。麻素提 (Mas'uti) 謂高加索長城，沿山依谷，高高下下，共長四百巴拉散云。(Petersen) (土耳其，波斯所用丈量之名，每一巴拉散合華里十三里二，共五百二十八里)。山峯高者，幾不可達。而谷之下者，又極低窪。工程之鉅，可以想知。今代俄羅斯人必已知此城之存在，遺蹟之長袤若何。然余竟未得見。今代人之確實調查報告也。據萊內格所著高加索山記 (Reinegar's Kaukasus 1. 120) 此書余惜未能讀之。(長城遺蹟，尙有多里可以尋見之。有數處其高達一百二十英尺。牟內 (Moynet) 於其所著世界旅行記 (Tour du Monde 1. 122) 謂彼嘗親訪遺蹟。由打耳班西行二十七俄里，(Versts 一約六十華里)，沿途皆可見之。牟內書中，不將親見之事，據實書之，乃引用杜馬氏 (Alex. Dumas) 之記載，謂爲完全可恃云云。以如是有興味之踏查，竟無詳細記載，寔至可惜。

(亨利攷狄補注) 『打耳班城址絕巖，高峙海面。岩下有塞堡，名曰那林薩雷 (Nalin Sarai) 自此以西，長城依山谷之高下，蜿蜒而前。有時下落至溪澗之中，有時築於山坡，登臨之，則途徑

上，每隔數百武，必有大樓一所，用以遠望敵人。土人云，古代長城，貫連裏海，黑海，與高加索山系相齊。城上望樓密布，遠望如蠟毛，實天險也。而今則無軍事上價值之可言。土人所語，雖不盡實，而打耳班左右，高加索山麓之東部平原，在昔古代，嘗受此城之翼護，可無庸疑。蓋自打耳班以西三十啓羅米突 (Kilometer)，其遺跡至今尚依然存在也。(Reclus, *Asie Russe*, p. 160) 自一千八百十三年 (前清嘉慶十八年) 以來，此城隸屬俄國版籍。歐洲最先遊歷家記載此域者，爲班哲明士代拉 (Benjamin of Tudela)。

俄國白萊脫膏乃資 (Bretschneider, II, p. 117) 謂亨利玉爾先生註馬哥亭羅遊記訴言打耳班城西，高加索山上，歷史有名之長城，竟未得見。今代人之確實調查報告，頗堪惜云。白氏指出雷科畢托甫 (Legkobyrov) 所著高加索山南俄國領土測量報告 (Survey of The Russian Dominions beyond The Caucasus, 1836, Vol. IV, pp. 158-161 俄文)，及哥德菲羅 (Dupois de Montpeireux) 所著高加索山遊記 (Voyage Amour-du-Caucase, 1840, Vol. IV, pp. 291-298 法文)，皆有詳細記載，且俱有興味。白氏譯成英文如下：

「打耳班城在黑海濱高加索山坡上。三面有城環之。南城與北城皆甚長約七俄里 (Verset)，聯
出海南城西面有牆障人城牆由下而上，高有一千餘尺。與那林喀雷 (Narin Kate) 峯堡相接

。』(白氏原案此即蒙古人所不能下者。)

「世界宣傳之達格巴利」(Dagh bury)長城，起於打耳班城西南四俄里哲爾干村(Djolegan)。前世紀開幕時，長城遺跡直至打耳班城南門乃止。古城向西延長，至塔拔賽蘭(Tabasseran)高嶺乃止。(原案，似即麻素提書中之Tabaristan)初段已多毀壞。向西山上森林較密之處，城牆尙多保留無損。牆外面所用磚石，皆砍切整齊。每塊方形，面積皆達三尺半，而厚達一尺。牆之中央，爲小石砌成。雖末加斧削，然配置嚴密。城之高處，有達二十餘尺者。其寬皆在七尺以外。城上多處，大樹叢生，以致牆被樹根破裂傾墜者，所見皆是。每距離一千尺至一千四百尺之處，有望樓及稜堡，用以備敵。打耳班西三十六俄里李家里(Tadiri)村，有城門，尙可見。形狀頗佳，尙無損毀。更向西，城上有古代砲壘一所，名克家里喀拉。(Kedjeli Kala)高二十八尺，長八十四尺，寬二十四尺。長城西段，直至喀集庫蜜克區(Kazikunyk)之麻格爾庫山塔克村(Maghal Kushandaga)乃止。中間城牆，斷續不齊。由此東至打耳班，凡八十俄里。相傳長城貫連裏海與黑海，與高加索山系相齊者，誤也。高加索山險峻非凡。其多半已成天塹，人馬不通。僅須於山峽處築關，即足以防範山北野人，侵犯邊境。以此之故，高加索山北坡，高谷之上，古城遺跡甚多，尤以中部喀賽拜克山(Kandek)附近爲最。孟德排羅書中，舉有下方諸處

古城遺跡，尙皆可見。

喀賓拜克山東北，達利爾山峽 (Dartiel) 內。

達利爾山峽東北三十五俄里，瓦皮拉 (Vaplia) 村附近，阿賽河 (Assai) 畔平原上。

喀賓拜克山西北十五俄里，克乞爾河 (Kizil) 畔平原上。

稍西，費亞格河 (Fiaq) 又名博格河 (Pog) 平原上，鷹克賓 (Lacz) 與克拉克 (Khliaak) 二

村之間。

由此再西二十五俄里，瓦拉吉爾區 (Valaghir) 內，阿萊東河 (Arredon) 畔平原上。

高加索山系上，最西段之長城，至今仍保存無損。攷其初意，或欲閉封黑海濱喀格里 (Cagari) 油

峽也。(類案，亨利攷狄節取白氏原譯，今補全。)

(博利玉爾註) 裏海東南角，有長城，亦名撒德伊亦斯堪德耳 (Sadder Iskander)。蓋其古語

(Yambert) 嘗訪探其城。由西南向東北，沿其遺跡，行四十英里，所至皆得見之。有詳細記載，

傳布於世。(見 Yambert, *Travels in Central-Asia*. P. 64. In Julius Braun, *Russische Reise*

22, of 1869.)

俄國白龍教授 (Prof. Brun) 函告余以下方記載，余甚感謝之。此記摘自哀希瓦爾德 (Eich-

Walt) 所著裏海概論 (Forstman des Kamp, M. J. 128)。至有興味。

『打耳班城築堡盡端，山峯極頂，二城匯合處，有一單城。自此起始，其建造形式，與餘二城相同，惟望之不若前城之爲一直線也。此城依山勢而變，忽向北，忽向南。初段已大半破壞，僅略留遺跡，數堆磚石，望樓故址而已。然攷其總方向，大抵不外自東而西也。……跋涉高山，自打耳班西行四俄里，城始呈繼續不斷之狀。沿城前行，道路崎嶇，隨山勢，忽登高，忽下降，所過村落，悉爲韃靼山居之民。城時屈折，每四分之一俄里，則有望樓高聳，與普通市邑城上望樓，全無分別。樓有窻眼無數。有數所至今尙存留，無大變更。其餘則多傾頽，與城牆同被侵蝕，僅餘些微遺跡耳。』

『哀希瓦爾德沿城探訪，約有十八俄里（合十二英里）之遠。不敢復前進，乃折回。後代道路修平，旅遊者必甚衆。然白龍竟未能獲有最新之記載也』。

『徐樓 (Eugene Schuyler) 來函告余，打耳班及其附近，獲得古代碑文，內有西曆四百六十五年（劉林明帝泰始元年）之庫非英文 (Cufic)，斐爾維文 (Pehlvi)，又上古時代之楔狀文字 (Cuneiform)。沙爾撒拔賓 (Shahrabaz) 城南之鐵門關，(裏海東南者) 亦名喀魯加，(Kalin-san) 又名科魯加 (Kolingah)。徐樓謂喀魯加何所取義，彼亦不知。莫斯科都城西南有地方

，亦名喀魯加，不知與亞州之喀魯加，有何關係。俄國有通行之歌二句：打耳班打耳班，喀魯加，打耳班我之外寶物。"ah Derband, Derband, Kaluga, Derband, my little Treasure."

以後余嘗詳敘喀魯加 (Koluga)，乃蒙古字，柵門之義也。中國北方張城有二門，中國人稱之爲張家口，蒙古人及俄國人，皆稱之爲喀爾干 (Kalgan)。其他爲由中國往恰克圖 (Kiakhta) 商埠必經之道。俄國丁闊斯吉 (Tinkovskii, I, 288) 謂喀爾干之義，與喀魯加相同。

馬哥李羅遊記此章，所記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幽閉蠻人於山間之事，見於中世紀亞歷山德逸話，及僞撰之喀力斯梯尼 (Pseudo-Callisthenes) 書中。本王追逐食人蠻族數部於叢山間。斬天神，將諸部永遠閉之山間，不使外奔擾人。驛畢，山果於大王面前數試之地，忽然閉塞。大王乃築關，以銅鐵之門，鎖之。總計被幽閉者，凡二十二部。各部酋長皆與其列焉，部名如下：

亞特部 (Goth)，馬葛脫部 (Magoth)，阿奴基部 (Anugi)，優格司部 (Gres)，優格賽納克部 (Exenach) 等。戈得佛雷維太波 (Godfrey of Viterbo) 嘗有詩數篇記之。(詩略譯)
相傳猶太人欲探試摩哈美德，是否爲先知先覺之聖人，乃設間題多種，以放驗之。其間題如下：
【葛格 (Gog) 與馬葛格 (Magog) 究爲何人歟。其往處何在。楚爾喀年 (Zurkhan) 阿別伯人稱亞歷山德以是名於其境域及臥類間，所築長城，狀況若何？亞圖教阿蘭 (Koran) 聖經

中，(Chapt. XVIII. The Cavern)。吾人得見有下方之記載：『呵，摩哈美德，彼等將設問以汝試汝也。其所問者爲楚爾喀年之事蹟。汝須回答云，吾將告汝以其歷史也。』此節之下，有建築雅玉基 (Yaiji) 及馬玉基 (Maui) 長城逸話。阿刺伯人稱葛格及馬葛格，爲雅玉基及馬玉基也。又第二十一章，預言二部蠻族，將來自山間奔逸之事。惟此預言，在可蘭經以前，已久有他書言之。第四世紀時，有愛梯科斯 (Aethicus) 所著之宇宙誌，(Cosmography) 前此人多誤以爲聖哲羅姆 (St. Jerome) 有節錄本者，已記葛格與馬葛格種之突厥族人，淫猥鄙陋，嗜食人肉，及各種污穢物品。自出胎後，永不洗濯。不飲酒，不食鹽麥。將於反對基督之日，自裏海關門後，幽禁之域，突關而出，大亂世界。韃靼兵犯歐洲時，歐人於驚惶之餘，皆謂爲古代預言實驗之期也。自耳曼皇帝佛烈大力第二世 (Frederick II)，致書於英吉利國王云，『傳說韃靼人，即以前違棄摩西誡訓十部族之裔也。其人崇拜金犢。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嘗幽禁之於裏海邊山嶺之間者也。』

原案，參觀佛烈大力皇帝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六月二十日，致羅馬元老院之書牒 (Brevelles) 〇回教著作家生存於蒙古戎馬間者，皆謂世界滅亡之預兆，於此見矣。(見 Elliots Historians

(亨利攷狄補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巴黎發行之保羅馬佑 (Paul Meyer) 所著法國文學中之亞歷山大王 (Alexandre le Grand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葛格與馬葛格民族篇 (Gog et Magog dans le roman en Alexandrins) 內，有詩數首，記此事。極有興味，可參觀也。(詩免譯)

(亨利玉爾註) 據數史家之記載，東羅馬皇帝希拉克流斯 (Heraclius) 嘗釋放幽禁諸部落，利用之以抗波斯人。然無良好結果，帝軍大敗，憂憤而死。

因以韃靼人為即古代葛格與馬葛格民族之後裔，于是中世紀時代歐洲人士，誤會亞歷山大德長城與中國北方長城為一地方者，(參觀本卷原文第五十九章) 頗不乏人也。中世紀加塔蘭古地圖，置亞歷山大德長城于亞洲極東，即其一例也。

亞歷山大德大王幽禁野人于山間逸話，中世紀遊歷家言之者甚多。拉皮胡哲明 (Rabbi Benjamin ben Jonah) 海敦 (Hayton) 盧白魯克 (Rubricus) 李科德 (Ricold) 馬修比利 (Matthew Paris) 及其他諸人書中，皆有記載。喬塞福斯 (Josephus) 書中，亦載打耳班關，亞歷山大德大王嘗鑄鐵門以嚴守之。惟喬塞福斯言此關隸屬希爾康尼國 (Hyrcania) 王，則似指波斯北境，希爾康尼亞關，或稱百雷所記之哥墨齊他帕 (Comushtapan) 長城而言也。

李科德譚被亞歷山德所幽禁之韃靼人與猶太人之關係約略如下：(一)韃靼人恨開亞歷山德之名

。(二)韃靼之文字，與迦爾底 (Chaldean) 文最相似。所謂迦爾底者，似指敘利亞也。

(參觀本書序言第十五章註一) 李科德指明韃靼人與猶太人，無相似之點，且不知宗教職訓也。

阿刺伯地理家愛德利美 (Edrisi) 記哈里發瓦塔克 (Kalif Wathek) 遣譯官沙雷姆，(Sa-

lem) 探訪古代葛格與馬葛格長城，路經梯富力斯城 (Tiflis)，阿蘭國，北撈九德國，(Bash-

kirds)，而至極北，轉向東北諸國，經撒馬兒罕而同。惟其報告書，則全為怪誕寓言也。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時，拜羅博士 (Dr. Bellew) 在康達哈城 (Kandahar) 時，得見阿富汗士人

多名，皆尙信有上方之寓言也。

益謀萊西亞 (Imeretia) 省之蓋臘脫城 (Gelath) 有鐵門一副，相傳為卓支亞國王 大關 (David)

徽號復興王者 (The Restorer)，(一千零八十九年至一千一百三十年) 自打耳班城 帶歸

為戰利品者。法國白洛賽脫 (M. Brosset) 致謂此門實為鋼迦 (Ganja) 地方之門，一千一

百三十九年時，移至蓋臘脫。(參觀 Bayer in *Comment Petropol.* I. 401 Seqq.)

Pando—Callach, by Muller, p. 188; Gott. Viterb. in *Fislori Mikani Scriptis, Germ.*

II. 298; *Alexandriade*, pp. 310-311; *Peræg.* IV. p. 118; *Acou. des Ins.*

Divers Savans, II. 483; Edrisi, II. 416-420; Etc.)

(亨利王爾註西之堅木森林) 阿伯喀西亞 (Abkhasia) 地方森林所產堅木 (box) (wood) 自中世紀以來即有名。所產甚旺。販運四方。其販至之商販各入口 Chao de Bux (Cavo di Bussi)。運至色克羅姆喀拉 (Siklaim Karai) 西北，邦波爾 (Bambor)。海邊，再散之四方。其地木材貿易甚盛。阿伯爾肥達 (Aburteada) 書中，亦記黑海濱堅木森林。(Sakar ul-buk) 由此運至世界各處。雅河伯爾肥達書中所紀地點，不免有誤。(參觀 Reinhardt's Aburteada 1: 289)

今代黑海兩岸，產堅木甚多。每年有多量木材，由萊賓脫 (Resht) 運至黑俄國(渡黑海)由高爾加河運至察理清鐵道(Transcaucasian)。由察理清鐵道運至頓河 (Don) 畔。再由此河下至黑海。復由羅海，而運至英國。(註爾遺海)。(參觀 V. Hjalms *Quintess. Plantae*, editio 2da by J. S. Sturbrass, London, 1891, The Book Tree, pp. 176-179; 亨利效漢譯)

(亨利王爾註五之查麻) 克爾 (Jerome Cardan) 謂暹羅之查麻，皆來自亞美尼亞。卓亞亞亞高加幾土地，時皆包容於亞美尼亞。華羅遊記之阿維其谷辭，或與阿甫齊 (Aric Falco Montanus) 相同。聖約翰 (St. John) 之佐告余云，今波斯國通用之查麻，名泰爾蘭 (Terlan)，仍皆來自高加幾山也。(參觀 Cardan, de Her. Varietate, VII. 86)

（亨利玉爾註六）養魚奇事。瓦倫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未死之前，釐馬斯敦所刊馬哥李羅遊記，而遺書於友人，謂班白雷（Banbury）地方養魚人，戒之不使置尖槍於池內。因曰，汝須置魚池內，任其自然。至懺悔星期二日時，則魚自產卵，而他魚不得混入其內矣。（見Romanes *Travel*, T. p. 265）偉白（Edward Webbe）遊記，言「敘利亞國有河。河中魚甚多，皆鱸鱖魚。猶太人捕之，不能獲一魚。而基督教徒及土耳其人捕捉甚多，且獲得甚多。豈不奇乎？」塔維尼爾（Tavernier）及白蘭脫（Brant），皆言萬湖（Lake Van）內，春季捕魚，僅可於有限時期（因獲），他時則不能得也。

法國鮑梯前已指出維理白蘭德（Willbrand of Oldenburg）之書，說明西力細亞（Cilicia）塔陶魯斯山（Taurus）麓，那維撒（Naversa）地方（古之阿那察白斯 Anazarbas）附近，軍士放齊會所轄阿達摩打那（Adamodana）案堡旁，小河中，每年捕魚情形，恰與李羅遊記此章所言者，相同也。康尼闊甫（Khanikoff）言，卓文亞西部，阿喀頓齊克（Akhatzike）地方某湖捕魚情形，亦與此相同。康尼闊甫解說其理由，謂每年山頂積雪，至春季融解。湖內水面，因之增高。彼其時月，皆在四月大齋後也。摩爾克羅甫脫（Moorcroft）遊記由迦希遜（Kashan）至巴羅（Bamian），二城途間，錫爾克察齊瑪（Sir-i-Chashma）地方附近，有聖池。池中不許捕魚。

惟每年春分之日，池魚多游泳至溪中。溪貫流山谷。至是時，則漁者四集，官不禁止。

世界湖沼多矣。苟有相同原由，皆可若是。李羅之聖劉那德尼庵，地點何在，余至今尚不能指出。

法國地學會本作聖黎那德。(San Lennard) 劉那德似為亞美尼亞國聖徒之名。此庵之女屋主

，或為聖尼那 (Saint Nina)。尼那在亞美尼亞國教會中，頗負名望。嘗發鴻願，施恩建庵寺甚

多。其墳墓仍存。每年祭日，四方人士，往參禮者，不可勝數。余嘗詳察俄國大地圖，見愛利萬

(Elivan) 地方東北，賽萬湖 (Lake Sevan) 濱，有小村名曰愛倫奴甫察。(Elenovka) 或者

此庵之原主，即名聖尼那 (St. Helena) 也。蘇麥錫本有一湖之四周，約四日程之語。因此

余深信李羅遊記，此章所言之大湖，即賽萬湖無疑也。孟太斯 (Monteith) 遊記，謂此湖長四十

七英里，寬二十一英里。孟氏共行三日長程，始克繞行一周。湖濱寺庵教堂，不可枚舉。湖中有

島，島上有寺。攷其時代，蓋甚古矣。湖內產魚極旺，尤以鱒魚為倍。(參觀 Havern Book III

Ch. III, J. R. G. S. X. 897; Peneg. Qutai. p. 179; Khankoff, 15; Noorikov, II, 882

J. R. G. S. XI, 400, Sedg.)

(李利玉爾註) 七) 塞爾海文公陵湖海 馬哥李羅遊記此章所用裏海之名，

Mer der Gharra-
Gharra 或 Gharra el ah 之注釋家多為疑惑，不知其由來。然余意中，則毫無疑竇。鄙人上方

譯文之解釋，全無誤也。以余意度之，馬哥字羅口中所述者，必爲「La Mer de Ghel ou (de) Ghelan 海。蓋爾海或名岐爾海。」蓋爾或岐爾，乃裏海西南角，古地方之名。其地名蓋里 (Gelaë)。又名岐爾 (Gii) 或岐爾 (Gian)。亞洲各處，一地而有數名者，屢見不一。余嘗攷其源來，蓋皆由部落種族之名，改化爲地方之名也。例如拉耳 (Lar)，拉爾 (Laran)；庫脫爾 (Khuti)，庫脫爾 (Khuttian)；巴達克西 (Badakshi)，巴達克山 (Badakshan)；瓦西 (Wachi)，瓦漢 (Wakhan)；錫克尼 (Shakni)，錫克南 (Shagan)；密干 (Mung-an)；察罕難 (Chaghanian)；巴緬 (Bannian)，及其他諸字，皆是也。以種族複數之名，改爲地方之名，相沿襲用，至今不改者，攷之地理學歷史，各國皆有成例。古代印度地方名目表，儲存於普拉那斯 (Puranas) 地方者，及羅馬博學家白里內 (Pliny) 所錄梅格斯梯尼 (Megasthenes) 之地名，大抵皆種族之名，而非地方之名。甚至有爲真確地方之名，而強棄不用，喜以種族之名代乏者，指不勝屈也。例如吐火羅 (Tochari) 之改爲吐火羅斯坦 (Tokharistan)；索格剌 (Sogadi) 之改爲蘇格德 (Sugd)；威尼第 (Veneti) 之改爲威尼斯 (Venice)；陶利尼 (Taurini) 之改爲吐林 (Turin)；萊迷 (Remi) 之改爲萊姆斯 (Rheims)；巴黎西 (Parisii) 之改爲巴黎 (Paris)；東薩格森 (East-Saxons) 之改爲愛薩格司 (Essex)；南薩格森 (South-

Saxons) 之改爲塞賽格司 (Sussex)。其他如英國各地之名，其末尾有 *ings* 者，不可勝數，蓋皆記其爲古代薩特森民族各部落之居留地也。

阿刺伯地理家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所記此地之情形，其言語口吻，蓋與馬里亞納島相同。阿伯爾肥達曰：「此地之名，宜稱爲開爾俄歧蘭 (Kilwa)」。然阿刺伯人皆誤稱之爲高爾俄

吉蘭 (Gilan) 也。泰格西拉 (Tehena) 記波斯人稱其地爲達利亞歧蘭尼 (Dalyan) (Gilan) 不亦參觀 Abulfeda in Busching, V. 829)

(亨那坎狄補油) 歧蘭省 (Gilan) 又名歧蘭省 (Gilan)，亦於山海之間，居阿拉伯與 (Azerbajan) 及聯黎代蘭 (Azandjan) 二省之中間。由其地名而得絲名蓋語 (Ghelle)。

自古馳名四海。麥羅遊記本章之末，亦已言之。今代其地，絲仍舊名。麥哥羅德 (Petroli) 通商指南，有蓋拉威 (Sera Ghella) 之名。烏澤奴 (Uzzano) 書中亦見之。烏氏書中誤將蓋拉之

名，倒寫爲也蓋 (Sera Less)。其下又有馬察特羅尼絲 (Sera Masandroni)，來自馬察威蘭省。西班牙文，稱勝絲者爲「蓋刀寶」(Gels) 考據家多不能解說其源由。以余觀之，似與

此方所言之蓋語絲，有相連之關係也。(參觀 Dozy and Engelmann, 2nd ed. p. 215) 我力及教授 (Prof. Eads Hippel Viaggio in Persia rel. 1862, Milan, 1865) 謂歧蘭省絲與

，今代仍爲全省最要之出產品。(pp. 295-296)

(亨利玉爾註)李羅遊記本章所記裏海道里，共七百英里。若其專指海面之長，則甚確實。惟地學會本謂此數乃周圍之里數也。賴麥錫本又謂周圍二千八百英里。以余度之，原文或爲一千七百里。唯此數仍爲太多也。

(張厚煇補註)岐蘭國 岐蘭省之名見於新唐書卷四十二地理志，貞元宰相賈耽廣州通海夷道紀行中。岐蘭國西至大食國，兩月行，南至涅滿國二十日行，北至海五日行。文卷二百二十一下，大食國傳後，載岐蘭之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昧，(Amoi)東南距陀拔斯 (Tabbas) 十五日行，南沙蘭 (Saras) 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唐你訶温多城。(Nehwend) 宜馬羊，俗柔寬。故大食常牧于此。

亞俱羅 又新書唐大食傳後，苦國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查亞俱羅之原音，即阿刺伯人之開爾俄岐蘭 (Kin-o-Kilan 或 Jio-Jiak) 末尾二字。開爾 (Kin) 及阿刺伯語海也。元史稱裏海爲寬甸吉思海。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癸未，速不台上奏，請許欽察。許之。遂引兵繞寬甸吉思海，展轉至太稱嶺，(Caucasus) 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克，方聚於泰租河。縱兵奮擊，其衆潰走。突厥人稱海爲『甸吉思 (Tenchiz)，畏吾兒及突厥

語，皆稱湖爲『寬』(Kuan)。然寬字或爲中國文寬廣之義，亦未可知。蒙古人蓋襲用突厥語也。

(亨利玉爾註) 裏海之各種名稱 文森波維 (Vincent of Beauvais) 稱裏海爲賽魯尼克母海，

(Ware, Seruanicum) 又名失兒灣海。(Sea of Shirvan) 馬黎奴薩奴拖 (Martino Samufi) 稱爲

撒爾海尼克母海。Mofar (Samarqand) 中世紀法蘭克人稱之爲巴庫海。(Sea of Bacu)

賴麥錫本字羅遊記，岐爾海改作巴庫海。又油付萊梯斯河入裏海之文，亦改正。此或爲賴麥錫自

己所改，而非字羅氏原文也。本書序言第二章，注五，紀言中世紀人皆認以高爾加河流經地下，

再出而爲油付萊梯斯河矣。馬哥李羅心中，或亦存此謬觀。李羅遊記卷四第二十五章，又稱裏海

爲撒雷海。(Sea of Sara) 後代加塔蘭大地圖 (Carta Catalana) 亦沿用此名。

(亨利攷狄補注) 高僧鄂多立克 (Odoric) 遊記稱裏海爲巴庫克海，(Sea of Bacu) 又名巴斯康

海。(Sea of Bascon) 巴斯康爲阿倫斯康 (Arenska) 地方訛音。阿伯斯庫在裏海東南角。

小市甯。其旁有島，亦名阿伯斯康，距阿晉拉達 (Ashradat) 不遠。

(張其成補注) 中國歷代史書中，裏海之名，亦有四五。見拙作中西交通史料第一冊第四寸節

書說勒傳注文中。茲不贅述。

(亨利玉爾註) 裏海上航業 基奴亞人裏海止航業，吾人所得知之記載甚少。惟止芳所言，一千三

百七十五年時（明太祖洪武八年）製繪之加塔蘭大地圖上，裏海四周地名，多基奴亞人之名。其航業之盛，可想而知。又鄙人所著契丹（Cathay）書中第五十頁，（第一版）詳記當時裏海卜基奴亞海盜事，亦可讀也。阿刺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嘗記第九世初葉，（五代時）有俄羅斯人船船五百艘，忽由窩爾加河駛出，渡海，劫掠裏海南岸西岸諸宮庶城邑。其地居民，或營商，或業漁。習於太平，不關干戈。而忽得此意外擾擾，皆大驚惶，駭怖不可言狀。（見麻素提 II, 13. 241）

（亨利攷狄補注九）裏海之漁業，裏海內各種魚皆多，難以量計。攷其原由，實因海之北部近岸處，植物類食料富裕故也。尤以窩爾加河口為最。據萊克路斯（Reclus）之統計，裏海上漁業，每年獲利，達英金三百萬至四百萬鎊之鉅也。

第五章 毛夕里國 (Maugun)

亞美尼亞國邊境東南為毛夕里國。幅員甚廣。居民種類，複雜不一。吾於下方，將詳記之。

第一種爲阿剌伯族 (Arabi)。其人崇拜摩訶末。第二種爲聶思脫里 (Nestorian) 及雅谷 (Jacobite) 派基督教徒。其人自有教務大總管 (Patriarch)，稱號爲雅多力克 (Jatolic)。大總管委任總主教 (Archbishops)，方丈 (Abbots) 主教 (Bishops)，及各級僧人。派遣至世界各處，印度，報達，契丹諸國。與羅馬教皇在拉丁諸國，職權相同。君必須知諸國基督教徒雖衆，然皆爲雅各及聶思脫里派徒。其人固信基督，崇奉之，虔拜之，然其所守教規，多有缺點，與羅馬教皇所令行者不同。

有金製絲織布疋，名曰毛束綏 (Mosulins)，皆產自此國。又大販商，稱號爲毛束綏，販賣大宗香料，珍珠，金製絲織布疋，亦皆來自此國。

其國境內，又有山居民族一種，曰曲兒忒人。(Curd) 有信基督教者，亦有奉回教者。其人性性甚惡，喜劫掠商旅。

近此國有海麥斯 (Sims) 及麥爾丁 (Martindale) 二省，甚產棉花。由此製成膠

(五) 布及各種布匹甚多。民業工藝商賈。皆臣屬於韃靼王。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谷註) 毛夕里之阿答畢 馬哥李羅稱毛夕里為大國，可謂謬甚。李羅遊記書中類此者，不可撻指，蓋其惡習慣也。毛夕里國王巴德魯丁陸盧，(Badruddin Jalil) 為會璣朝代 (Zenghi) 最後之阿答畢 (Atabeg)。 (類纂阿答畢乃塞爾柱克突厥國之大將稱號。封於各地，形同國王。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有換四千阿答畢) 年當九十六歲時，降於蒙古宗王旭烈兀。(Sutaku) 頗得王之寵愛。其子馬力沙理 (Malik Salih) 叛蒙古。一千二百六十一年，



巴魯德丁之錢圖

(元世祖中統二年) 得蒙古人赦免之承諾，乃復降，依蒙古舊例，受慘刑死。自此毛夕里國乃全滅亡。巴德魯丁在位時，所鑄之錢，今尚有存。其幕有蒙哥大汗之御名，及各種稱號。巴德魯丁王，及其他各阿答畢，皆酷嗜希臘美術，誠意權倖。參觀 Quat. Rash. p. 389 Jour AS. IV. VI

(註)

(亨利攷狄補注) 十四世紀之末，(明太祖末年) 毛夕里城為帖木兒之軍擄掠一空。十五世紀時，為突厥馬人所陷。十六世紀時，為波斯國王伊斯美爾 (Isma'il) 所陷。

〔亨利攷狄補注〕今代毛夕里城人口共六萬一千人。回教徒四萬八千人，各派之基督教徒一萬人，猶太人三千人。

〔海峽殖民地補注〕毛夕里之名，見於江使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不賽因國內。又見經世大典西地地圖，在不賽因國極西。

〔亨利攷狄補注〕聶思脫里乃雅各派之基督教徒。聶思脫里派教實，於此時及前數世紀，播布亞洲各處，極爲廣漫。西自耶魯撒冷聖城，東至中國北京，沿途各地，皆有其主教 (Bishop) 及總主教 (Metropolitan) 之駐所。與旺之況，爲世人所未想及。此派創始於君士坦丁堡樞密務大總管 (Patriarch) 聶思脫里。其人於西曆四百三十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 愛佛迷斯 (Ephesus) 地方會議後，強迫被黜。其教規中最大缺點，即謂耶穌一身，而兼人神二性。神居肉身，猶居寺院。神人相合，猶火與鐵也。馬哥李羅所用之聶思脫林 (Nestorian) 名辭，與阿刺伯人之那斯吐林 (Nasturim) 音最近。鄙人所著梁冊及往契丹路途 (Cathay) 書中，有聶思脫里派主教駐在地名表附圖，讀者可以參觀 (Cathay, III. p. 22-4)

〔續案〕聶思脫里派歷史詳情，可閱拙作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一冊第二冊及第四冊。茲不贅述。
〔李羅遊記此章之雜修功克，(Iraolic 見地學讀本) 即雅大力克。(Catalik) 白爾沙德 (Fr

Burchard) 及李科德 (Ricod) 二人書，作雅囊力克。 (Jasalic) 其原字爲希臘文 $\kappa\alpha\theta\omicron$ Alikos。以余意觀之，其最初或爲 (Gathalik)。其後之讀音，爲阿刺伯人所改者也。聶思脫里派教徒用以稱其教務大總管。雅各派教徒用以稱其總主教，或馬甫倫 (Matrian) 也。聶思脫里派教務大總管，李羅時代，駐八吉打城。(參觀 Assemani Vol III, pt. 2, Peri. Quart. 91; 127 又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冊第九十三四兩節)

雅各派教徒，中世紀著作家亦多稱之爲雅各賓。(Jacobins) 阿刺伯人稱爲曼伯吉。(Yanb-ki) 其創始人曰雅各巴拉狄斯，(Jacob Baradaeus) 或曰哲姆斯當則雷。(James Zanzale) 爲愛代沙 (Adessa) 地方主教。第六世紀時，其說最盛。阿刺伯地理家麻素提謂其創始人所以名巴拉狄斯者，原其善製巴爾達脫，(Bardat) 譯言馬鞍布也。

〔亨利狄攷補注〕五百四十一年至五百七十八年間，雅各與正教脫離關係，改信猶提凱斯 (Bardach) 之說。稍後，雅各派教徒，自組織教會。風行東方各地，約至錫斯坦 (Sistan) 而止。錫斯坦地方有其主教駐焉。受波斯薩贊王朝之保護。其教說之最重要者，即耶穌爲神人二性合一之身。其說適與聶思脫里派相反。此外兩派主義不同之處，尙甚多。毛夕里，(Mosul) 台克里脫，(Tekrit) 雅乞拉 (Azirah) 諸地，皆爲雅各派教徒最盛之處。其派教務大總管，當李羅時

代，駐毛夕里附近聖瑪竇大寺。(Monastery of St. Matthew) 此後以至今代，皆駐馬爾丁 (Martini) 地方。此派現今有大總管二人。一駐八吉打城附近柴發蘭大寺 (Monastery of Zapharan) 一駐麥乞迷津 (Eichmiadzin)。亞美尼亞，闊勃的克 (Coptic) 國，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及麻羅拔 (Malabar) 各地教會，所主持之教說，皆有與雅各派相同者。然亞美尼亞友闊勃的克，又各自有教務大總管也。(參觀 Assemani, Vol. II Le Quin, II 1596; Mas'udi, II 329-330; Per. Quat, 124-129)

(亨利玉爾註三) 毛束綾 据李羅遊記此節之文觀之，毛束綾 (Mosolin Muslin) 之原義，與現今字義，大不同矣。馬斯教營引伊維斯 (Ives) 書一節，表示此字，在前世紀申葉時，施之於毛夕里地方所製之堅固棉布。多齊 (Dozy) 謂阿刺伯人稱棉紗為毛夕里。(Mancini) 並引天方夜譚中某節為證。

(亨利攷補注) 摩斯 (自萊脫膏乃竇 (Med. Res. II, p. 122) 謂長春真人，於一千二百二十一年西遊喇，經撒馬兒罕，見其地下級社會及僧侶，皆用白摩斯盤頭。白謂中國遊歷家所稱之摩斯，其原料與歐洲人所稱之毛束綾必相同也。

(亨利玉爾註) 馬哥李羅稱販賣金裂絲織布之商賈，亦為毛束綾，余猶無從放證。惟一千五百四

十四年，教皇英奴森德四世，(Innocent IV.) 致拍萊斯丁地方多米尼根 (Dominicans) 教徒之書，標別東方基督教徒各派。其中一派，爲毛束綾 (Mosolini)。教皇書中諸派如下：(一) 羅派，(二) 羅思脫里派，(三) 卓支亞派，(四) 希臘派，(五) 亞美尼亞派，(六) 馬羅尼脫派 (Maronitae)，(七) 毛束綾派。(參觀 Le Quien) III, 1842)

(亨利玉爾註四) 曲兒忒人 李科德 (Ricold) 謂『曲兒忒人 (Curds) 性情之惡，爲世界諸蠻族之最。……族名曲兒忒，非因身軀短小，而且可憎之故。波斯人謂狼爲曲兒忒。其族之名，蓋由於此。殺人，劫掠，詐騙，三種奸惡。曲兒忒人無不兼而有之，誠世界最賤之種也。』有謂曲兒忒人今已進化，性情亦較改良。李科德謂其族名，由於波斯文 狼字而來，恐非確事。突厥人稱狼爲曲兒忒 (Kurti)，波斯人稱之爲古兒格 (Gure)。余詳攷曲兒忒族人之居是地，有此名號，遠在突厥人未遷至之先。法國 克脫萊梅爾 (Quatremere) 謂曲兒忒族名，由於波斯字古兒忒 (Gurd) 而來。其義猶云『強健勇武之英雄』也。李羅謂曲兒忒人，亦有信基督教者。查阿喇伯 地理家 麻素提亦記毛夕里與猶的山 (Mt. Judi) 諸境內曲兒忒人，有崇奉雅各及他派基督教者。(參觀 Not. et Ext. XIII, 1:304)

(亨利攷狄補注) 毛夕里之曲兒忒人，至今尚有遊牧者，號稱闊乞爾人 (Kocherons)。然其本皆

邑故爲居農，種植五穀，棉花，烟草，及水菓等。古代曲兒忒斯坦 (Kurdistān) 以歐里座爾城 (Shahrizor) 爲其首都。

(張星烺補注)元史曲兒忒 曲兒忒之名，見於元史卷一百二十一穆恩麥里博。穆帝命葛思麥里招諭 曲兒忒 (Curd)，失兒海沙 (Shah of Shirvan) 等城，悉降。至谷兒只部 (Kurd)，及阿塞 部 (Asi)，以兵拒敵，皆戰敗而降。』赫波斯拉施特 (Rashiduddin) 及他回教著作家之記載 (D. Onsson, I. 327)，突厥馬人 (Turkomans) 及曲兒忒人 (Kurds)，皆甚早即投降蒙古，編入其軍隊內。蒙古人進攻卓支亞時，突厥馬人及曲兒忒人，皆充先鋒。(參觀 Dani Brecken-elder, Med. Res. I. p. 298, Note 728)

(亨利生爾註五) 賴麥錫本此節，及他處皆用，『Boppassini』(膠布)字，而他本皆用，『Bucher anni』攷賴氏本所用之字，今已久廢。余嘗見帕代速斯 (Pardessus)，引胡基奴亞市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元順帝至元五年)財政條令一節，中有 Bochayrani 及 Bochashri 二字。(見 Lois Maritimes IV, 456)

麥管及馬爾丁 麥管 (Mash) 及馬爾丁 (Martin) 二地，各在異境。然距離僅約一百二十英里。○古代或歸薩長官統治。○麥管城居民，全爲亞美尼亞人。雖有巴夏 (Pasha) (猶之滿俄總督) 駐

節，然極貧困。馬爾丁城在美素拍達米亞平原盡端高山之坡。哈模 (Hammer) 伊兒汗史記『

孫尼派徒 (Sunni)、十葉派徒 (Shia)、(以上皆回教枝派) 加特力派 (Catholic) 之亞美尼亞

人，分離派 (Schismatic) 之亞美尼亞人，雅各派徒，聶思脫里派徒，迦爾底派徒，(以上皆

基督教枝派) 太魯教徒，拜火者，拜牛者，拜鬼者，皆雜居一處。』(見 *Takam*, 1. 191)

第六章 報達大城及其陷落情形

報達 (Bardas) 大城嘗爲世界薩拉森人合里發 (Calli) 之都城，猶之羅馬

京城爲基督教徒教皇之宮廷也。城中有大河貫流之。由此可乘船下至印度洋

。河上商賈貨物，往來不絕。由報達下行十八日，抵怯失城。(Kish) 至此即

入印度洋。⁽¹¹⁾由報達至怯失，途間河畔，有大城名把斯脫拉。(Bastara) 四周皆

深林，產佳棗，馳名世界。⁽¹²⁾報達城織製各種絲貨花緞，例如納石朱 (Zagan)

，納克 (Nac)，及克拉模希 (Cramoisly)。又他種織造品，上有鳥獸之形

，皆極精美。此城誠此方最大最美之城也。⁽¹³⁾基督降生一千二百五十五年

蒙古憲宗五年（當今大汗之胞弟，東方韃靼王旭烈兀，(七五)）集聚大軍，來攻報達，遂陷之。(五)誠壯舉也。報達城內，有騎兵十萬人，復有步兵若干人。旭烈兀既陷城，進至城中，尋獲合里發有塔一所。塔內儲藏金銀各種珍物，難以數記。蓋世界古今，聚集一處之珍寶，未有若是多者也。(七〇)旭烈兀見之，大驚。呼合里發至其前，謂之曰，「合里發，汝可告余，爲何集聚珍寶如是之多乎？汝將用作何爲？汝不知余集聚大軍，來取汝之產業乎？汝知余爲汝之敵人乎？汝何不用汝之財貨，付與汝之勇士兵卒，博彼等歡心，爲汝守城兼保護汝乎？」

合里發不知所答，口中竟無一字可言。旭烈兀大王乃又曰，「合里發，余知汝愛金銀珍寶最甚，故余將使汝食之也。」王乃幽閉合里發於塔內。囑喻他人，不許進給飲食。而謂之曰，「合里發，汝既愛財貨，吾將使汝食之，多矣。隨汝所欲。吾亦給汝他食物也。」

合里發囚閉塔內四日，終乃如犬而死。合里發苟能將其財貨，散之于其家士人民，博其歡心，固可爲盡死力，捍衛其國。何致被擒幽閉而死乎？自此以後，報達及他處，遂永無合里發矣。

余將告君報達城一奇事，乃上帝立意保佑基督教徒也。

（亨利玉菊註一）報達或名八吉打 八吉打城 (Baghdad)，中世紀法蘭克人 (Franks) 稱之爲報達 (Barras)，（末尾 S 字母之音，法語不讀也。）中國史家（見 Pauthier; Gauhil）稱之爲報達。音最相近，誠爲奇事，或由蒙古人喜略去喉音 (H) 之故也。（見序言第二章註三）

（亨利攷狄補注）十三世紀中國遊歷家常德寫使記，稱八吉打城爲報達國。

（亨利攷狄補注）八吉打城于一千二百五十八年，（蒙古憲宗八年）二月，五日，被陷。合里發於二月十日，降於旭烈兀。

（張星煇補註）八吉打見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不賽因國內。經世大典地理圖缺。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及劉郁西使記皆作報達。元朝秘史卷十三作巴黑塔揚。新唐書卷四十

三下，地理志，貞元宰相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作縛達城。宋趙汝适諸蕃志，作白達國。

趙汝适諸蕃志卷上。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一都會。自麻羅放國約陸行一百三十七餘程，過五十七餘州

乃到。國極強大，軍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羅勿直下子孫，相襲傳位。至今二十九代，經六七百年。

年。大食諸國，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張帛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太金

月，空闊如星，雖遠可見。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寶物，珍段，少米魚菜。人食餅肉酥酪。產

金、銀、珊瑚、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相尚以好雪布纏頭，及為衣服。七日一次削

髮，藏瓜中。一日五次禮拜天。遊太食教度。以佛之子孫，故諸國歸敬焉。

記。亦言誦經禮佛。每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室拜佛。凡為教主受人禮拜者，趙汝适悉稱之為佛。

麻羅勿即摩訶末。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旃旃傳。又至俄達部。此西戎大國。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世。一世制勝兵

數十萬。旃兵至，破其兵七萬。屠其西城，又破東城。東城殿宇皆構以沉香木，舉火焚之。香

聞百里。得七布三弦琵琶，五尺珊瑚燈架。兩城間有天河。旃填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梁會里

法摩羅登舟。觀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請軍門降。其將紂答爾遁去。旃追之。至暮，諸軍欲啜，會

不聽，又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明日獲紂答爾斬之。拔三百餘城

馬哥寺羅遊記

元劉郡西使記○七年丁巳歲，收報達國。南北三千里。其王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既陷，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桐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沈檀爲木，陰與爲之。壁皆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后妃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大歲彈。關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值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里法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里法不悅酒，以糟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弦。初合里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俗人作新琵琶，七十二弦，聽之立解。其八相傳報達諸國之祖，故諸國皆臣服。

八吉打城之建築 阿刺伯阿拔斯(Abbaside)朝合里法，初居安巴城(Ambak)，距八吉打西千四拉散(Barasang) (二百三十三里) 位于油夫萊梯斯河畔。至第二代合里法阿蒲萊拂(Abu Jafar Almansur) 於唐代宗廣德二年，(西歷七百六十四年) 營八吉打城。城初在特格里斯河(Tigris) 西岸。後數年，復經營東岸。八吉打遂爲名城。歷代合里法都之。初經營之西岸，名隆西(Langsh)，及成附郭。今僅存在。

報達爲中世紀法蘭克 (Franks) 族人之名。唐貞元宰相賈耽紀行中所用之縛達，亦即由此。貞元時，距代宗廣德僅五十年而已。如此之早，中國人即用法蘭克之名，甚有興味。

參亨利玉爾註三。怯失島 馬哥李羅此節所言者，似僅據傳聞，而非由親見。或因所聞太略，故誤以梯格萊斯河流至怯失始入海也。而其確實情形，則波斯灣全身四分之一，皆在河口與怯失鎖之間也。怯失鎖今名開哥 (Kish)，又名開斯 (Kais)，居島上。島亦名開哥，距灣口約二百英里。古代嘗爲通商大埠。與印度及東方貿易甚盛，而今則衰矣。此島即古代阿利奈 (Arabia)之贈理書所記之喀梯島 (Cateia)也。今名蓋斯 (Ghas) 或名開哥 (Kish)。爲波斯灣各海中最佳之島。島上樹木叢密，風景優雅。淡水無缺乏之憂。據英國寇仁礦師 (Hort & Quizon) 之踏查，此島之北境，有古城遺跡，爲昔時之哈利拉城 (Harrila)也。波斯史家瓦薩甫 (Wassaf)記古代波斯灣北岸大商埠西拉甫城 (Saraf)，有貧婦早失夫。猶有王子，名曰開斯 (Kais)。十世紀時，嘗商印度，遂成巨富。將所得貴金，建築城市於島北。四方商賈，皆爭趨之。因名其城曰開斯。轉音而爲怯失也。見 Hammeter's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Zowad in the Arabian Sea (1873), p. 25.

馬哥李羅遊記

李羅時代，在大陸上，卽西拉甫港也。巴哲引證拔都他 (Ibn Batuta II, 24) 遊記。拔都他當親至其地，謂『開斯城又名西拉甫。』馬哥孛羅於本章，及卷三第四十章，皆未言怯失城在島上也。拔都他遊記不言西拉甫爲商埠。惟馬哥孛羅同時之波斯史家瓦薩甫，嘗仕於開斯島王甲馬魯丁。(Janatuddin al-Thabiri) 其史中嘗記馬匹販運出口至印度事。有『開斯爲島』之語。(見 Eliot, III, 84) 參觀李羅遊記本卷第十五章，及卷三。第十七章，馬匹出口記事。

(張星烺補注) 記施國。趙汝适諸蕃志記施國。記施國在海嶼中。望見大食半日可到。管州不多。王出入騎馬，張皂傘，從者百餘人。國人白淨，身長八尺。披髮打纏。纏長八尺。半纏于頭，半垂于背，衣番衫綴漫布繡紅皮鞋。用金銀錢。食麵餅，羊魚，千年棗。不食米飯。吐薩珍味好馬。大食歲遣駱駝負蕃薇水，梔子花，水銀，白銅，生銀，朱砂，紫草，紉布等，下船至本國。販於他國。

(亨利玉爾註三) 把斯脫拉城，在各種寫本中，皆作把斯克拉。(Basara) 余查全書各章，凡字誤寫作字者，不可勝數，此必其一也。故今改正。把斯拉港 (Basra) 四周，今仍產佳棗，馳名四方。『由油付萊梯斯河及梯格萊斯河會合處起，直至海，有三十哩 (Cassinese II 約三百六十里) 之程，沿途盡皆聚樹。』(見 Tav. B. 1. 1. Chap. III)

(張星烺補註) 波斯羅國。趙汝适諸蕃志波斯羅國。波斯羅國，地主出入，騎從千餘人，盡帶鐵甲，將宿帶連環鎖甲，聽白達節制。人食燒麵餅，羊肉。天時寒暑稍正，但無朔望。達路駝羊，千年裘。每歲記施，盡羅國，常至其國販。

(張星烺補註) 波斯羅國。把斯拉港，卽汪大淵島夷志略之波斯離也。大淵所記如下：一境與西夏聯屬。地方五千餘里。關市之間，民比居如魚鱗。田宜麥禾。氣候常冷。風俗侈麗。男女長身，編髮，穿駝褐，毛衫，以軟錦爲茵褥。燒羊爲食。濱海爲鹽。有會長。地產琥珀，軟錦，獸毛，脂，腦，膾，沒藥，萬年裘。貿易之貨用氈毯，五色緞，雲南葉金，白銀，倭鐵，大楓子，牙梳，鐵器。達刺斯離香之屬。

類案，汪大淵江西人也。其書中地方之讀音，必多爲江西土語。鴻煥志略書中，凡九十九國。視於沉使者，固亦不少，然多半則無之也。全體攷證，頗不易也。吾國近代學人沈曾植，有瀟煥志略廣證三卷之作，刊於古學彙刊之中。對於諸地名多半未能攷證。沈氏謂波斯離卽波斯之誤。

汪大淵言波斯離與西夏聯屬，或指言由陸道可至西夏也。濱海爲鹽，是其濱海也。燒羊爲食，奉回教故也。地產萬年裘，與馬哥孛羅及近代遊歷家之記載相同。波斯名乘，現知於中國，已自隋唐始。新唐書卷二回鹘傳，波斯國西南，度嶺，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臥食，磨鄰，波斯。

麥，波斯聚也。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七卷金粟條，謂泉州萬年聚，番中名爲苦魯麻。明史卷三
百二十六，忽魯謨斯傳，土產中，有萬年聚，又稱波斯聚。本草綱目謂萬年聚，波斯人稱爲苦魯
麻。鶴壽及苦魯麻，皆由波斯語 *Kaumra* 譯音也。

(亨利五爾註四) 巴爾達齊尼及各種絲織金錦。拉丁文稱絲織金錦，爲巴爾達齊尼 (*Baldachini*)，
英文稱之爲包代京 (*Bauderkins*)，皆由報達 (*Bandas*) 或巴爾達克 (*Baldac*) 而來。報達即八
吉打。(令人多譯作巴格達德) 意大利貴族喜用絲織金錦，華蓋雜傘。因而唐人，稱華蓋爲巴爾
達克奴 (*Baldachino*)，即至建築物之圓頂蓋者，亦稱之如是也。

(亨利攸狄補註) 巴爾達克奴 (*Baldackino, Baldachino*) 最初全爲絲織成，後代乃參雜棉
或絲也。(Sartium Mixtum) 旭烈兀克八吉打城，其進貢大汗之物，守卽爲此。海峽德
Herold, H. P. 697 謂以後阿瓦資省 (*Ahwaz*) 各處，達馬色城 (*Damas*) 錫勃落斯島 (*Cyprus*)
等地，皆能織製之。法國、英國，亦有仿製者。俄國白萊脫省 乃寶 (*Breitschneider, Mel. 129*)
第 3. 122 指出，十四世紀時代著成之元朝秘史，載窩闊台 大汗時，巴黑塔傷 (即八吉打) 城
進貢物品中，有納克胡脫 (*Nachidut*)，(金錦之類) 納乞壯脫 (*Nachidut*)，(金絲織品) 達爾太斯
(*Daratas*) (金鑲織之織物) 等。白謂納克胡脫，納乞壯脫，乃蒙 姑文納克 (*Nachidut*)，與納乞 梯

(Nacchetti) 二字之複數也。元史卷七十八，與服籍，有納石失之名。漢文註解，謂爲金錦也。(《續纂漢文元朝秘史不見此三字。)

(亨利王爾註) 馬哥李羅於下方第五十九章，復記納石失 (Naccheti) 及納克 (Nak) 三字。據李羅之記載，三物皆備絲金所製者而已。披都他 (Don Barata) 遊記，納克之名，亦數見之。納石失 (Nasit) 之名，曾一見之。攷其解說，亦與馬哥李羅相同。高僧盧魯魯克 (Ruhunqu) 絕行，亦有納石失 (Nasit) 之名，在大汗廷時，他人贈彼者也。裴哥羅梯 (Pegoroti) 之通商指南，載納克 (Nacchi) 及納乞梯 (Nacchetti) 三字，皆絲金所製成者也。納乞梯，即納石失也。十四世紀時代英法兩國之賬目及財產目錄中，皆得見有納克 (Nac) · 納克斯 (Nacques) 納乞資 (Nacchi) · 納錫資 (Naciz) 納錫斯 (Nacis) 等字也。(見 *Recherches sur l'Asie. II. 139. Dictionnaire de l'Argenterie des Rois de France. etc. 324.*) 安阿克巴利 (Akbari) 書中，不見納克或納石失二字之解說。可見十六世紀時，二字已廢不用矣。

(《新編廣雅補註》參觀海峽德之東方雜誌、*Com. des Langues*, II p. 4688) 納科 (Nacchi) 或 (Nacchi) 由阿刺伯字納克 (Nakh || nek) 而來，納錫脫 (Nasit || Nasich) 由阿刺伯字奈

錫基 (Necidi) 而來。

(亨利玉爾註) 克拉模希 (Cranoisy || Querhesis) 乃由櫟樹 (Quercus Coccifera) 中之虫，名克爾邁斯 (Kermes) 者而來。阿剌伯人稱此虫爲開爾查資。(Kirmitz) 今代已棄不用，而另用麝脂虫也。此物當初爲紫紅色之鵝絨，與中世紀之拍勃拉 (Purpura) 布相同。後乃不指顏色，而專用於織造品。米歇爾 (Fr. Michel) 指出，有朱色克拉模希絨，紫色絨，藍色克拉模希絨，各色之拍勃拉布。惜終未待見有白色之拍勃拉也。雖然，余可指出高僧勃拉奴克斐尼 (P. P. O. Carpini) 之紀行書，載喀喇和林朝廷諸臣，皆衣白色之拍勃拉也。

十五世紀初葉，倫敦市上之克拉模希 (Chermisi) 與巴爾達克奴 (Baldacchini) 價值表，見於烏澤奴 (Uzzano) 之書中，惟甚不易攷證也。

後代八吉打城，可以代表古代巴比倫，蓋自古即以織製各色布馳名四方也。古代哲里科 (Jiree-ho) 之王阿昌 (Achan) 最喜用巴比倫衣服。覺摩佛斯 (Josephus) 記羅馬皇帝佛突羅斯 (Titus) 東征，凱旋時，戰利品中，巴比倫杼機所造布甚多。其上織鳥獸形跡，光輝奪目，巧妙不可以言喻。又記寺廟所用之羅帳，織造精緻。顏色繁確，賞心悅目。亦巴比倫產也。羅馬家博魯白里因 (Paius) 記阿塔塔斯 (Atrius) 王爲創造金布合織之人。惟紡織各色棉布，以巴比

倫爲最巧妙，故其出產品，亦名巴比倫尼 (Babylonian)云。

馬哥字羅所言錦緞、繡織金鳥獸形跡，今印度班那萊斯城 (Benares) 仍專製之。其種殆爲錫隆格 (Sarkargah)，獵地義也。此與中世紀阿刺伯人稱獸獵爲塔特瓦 (Tardawsh) 蓋亦同義矣。拍老突斯 (Pantus) 記埃及及亞薩山德港，亦製與此同形之地毯。阿魯奴斯 (Athenais) 嘗記安祿俄克 (Antiochus Epiphanes) 設大宴，招請衆賓，其房室內，所供地毯，華美異常，皆波斯國製品。又記亞歷山德大王在波斯設宴，所用帷帳，皆金繡鳥獸形跡，價值連城。第四世紀時，邊察斯省 (Pontus) 阿馬西亞 (Amasia) 地方之主教阿斯泰流斯 (Asterius)，深賞製地毯，督教徒，奢華是尚，衣此昂貴服式。『衣服之上，織獅、豹、熊、虎、獵人、森林、樹木、高山，各種天然現象，無一不全。深信宗教者，皆於衣上織基督及諸大弟子，又基督顯聖諸奇事』。(詩一節免譯)

今代克什米爾地方織製花毯，於下方第十七章，有繪形，可參觀也。(參觀 D'Alvarez, p. 524; Pegolotti in Cathay, III, 187—171; l. B. II, 809, 888, 422; III, 87; Della Decima, INZU 125—126; Fr. Michel, Recherches, etc, II, 10—161 204—206; Joseph, Bell. Ind. VII, 5; 7; and V 5 4; Pliny, VII, 741 or 48); Piantus Pseudolus 1 2; Yonge's

Athanasius, V. 26 & XII, 54; M'nges in M'ent. Acad. IV. 275. 276)

〔亨利攷狄補註五〕旭烈兀西征 俄國白萊脫胥乃竇曰。『旭烈兀于一千二百五十三年，五月，二日，雖喀喇琳大汗廷幕，歸其鄂爾多，組織軍隊。同年，十月，十九日，諸事皆備，起身向西。』一千二百五十五年，九月，抵撒馬兒罕。攷證馬哥李羅遊記此章，及以下諸章，須讀白萊脫胥乃竇所著中世紀中央及西部亞細亞研究，第一本，一百二十二頁至一百五十六頁常德西使記譯文。又一百十二頁至百二十二頁，回教著作家關於旭烈兀遠征亞洲西部記。

〔張星煊補註〕中國史書，關於旭烈兀遠征亞洲西部之記載，本章註一，已舉元史郭侃傳常德西使記矣。此外吾人于元史卷三，憲宗本紀，復有下方之簡略記載：『憲宗三年，壬子，春正月，遣乞都不花（又作怯的不花）攻末來吉兒都怯寨（Ghirdkuh of the Mulahida）』秋，七月，命乞都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Callit），八哈塔（Bagdad）等國。』七年，丁巳，春，乞都不花討末來吉兒都怯寨之。』八年，諸王旭烈兀，討回哈里發之。禽其王，遣使來獻捷。』此外，元史無他記載矣。俄國白萊脫胥乃竇摘錄回教著作家關於旭烈兀西征記。其第二段，公言打 哈里發平定事略，吾特揭譯之于下，備參攷也。

回教著作家記旭烈兀滅沒里奚國，居可疾云城 (Kazvin)。不久，進向哈馬丹城 (Hamadan) 預備軍隊，攻八吉打城之哈里發魯斯塔錫姆 (Rustam)。磨斯格錫姆即位于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宋理宗淳和二年。阿刺伯阿巴希特 (Abasides) 朝最後之哈里發也。一千二百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旭烈兀遣使至八吉打，諭令哈里發將其國都城遷往，並令其親身入覲，哈里發回書甚慢。旭烈兀乃決意進攻。令駐魯迷國 (Rum) 蒙古大將巴珠 (Baiju)，率軍東行，與大軍會合，爲右翼軍。巴珠至毛夕里 (Mashu)，渡梯格萊斯河，抵八吉打西郊。布哈帖木兒 (Bukhatmur)，蘇公爵克 (Sugundiac) 二將，博爾加 (Boila) 屬格爾 (Turar)，苦里 (Kuli) 三王，皆率軍來會。蒙古右翼軍進攻八吉打西郊。乞部不花 (Kubuk) 領左翼軍，攻盧里斯坦 (Luristan)。(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羅耳。) 旭烈兀自將中軍，難哈馬丹城。經伊拉克 (Iraq) 二平原中間雪山中，進向瓜吉打城，掠乞里茫沙杭 (Kermanshah)。(名見元史地理志) 城。十二月，十八日，抵霍爾廷河 (Hojwan)，酌阿刺河 (Diala) 之東支也。屯軍十三日。大將庫喀亦爾喀 (Kuka) 與俄魯克 (Oruk) 二人皆隨行。哈里發軍之統帥，爲蘇列曼國帥佛謂此人即元史之郭侃。) 與俄魯克圍 (Oruk) 二人皆隨行。哈里發軍之統帥，爲蘇列曼沙 (Soliman Shah)。其國副相 (Little Devadar) 白萊脫智乃資謂此人即郭侃傳之村答爾也。

○) 愛拜克 (Aibek) 及將軍肥脫愛丁 (Feth-eddin Tbn. Corer) 受命率軍，迎擊旭烈兀於霍爾汪河。蒙古右翼軍行近八吉打城時，副相之軍，復回渡梯格萊斯河，擊蒙古軍先鋒於安巴城 (Andar)。蒙古軍稍失利，退至多哲爾河畔，與大軍合。多哲爾河者，連貫梯格萊斯河與油付萊梯斯河之運道也。副相不知地利，率軍追隨敵軍。蒙古人於夜間決堤，河水淹副相軍之屯地。哈里發軍多遭沒頂之災。蒙古人乘機擊之。肥脫愛丁及果拉新葛爾 (Cora Sinker) 二將皆死之。副相率數騎，遁歸八吉打城。閱數日，蒙古右翼軍，行進至八吉打西郊附郭，梯格萊斯河之西岸。乞都不花既掠盧里斯坦省，亦旋軍而至哈里發之國都。一千二百五十八年，元月，十八日，旭烈兀駐營於城之東郊。八吉打大城，乃四面受圍矣。是月三十日，起始各方攻擊。某門之城樓，被擊破。二月一日，全樓破燬。蒙古軍肉薄登城。東面城牆，悉為所佔。副相率軍二萬人，欲沿河下流而遁。蒙古軍已扼河，擊敗之。復回城內。哈里發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遣使者數人，往蒙古軍議和。旭烈兀命將蘇烈曼沙及副相二人，交出與之。二人既至，旭烈兀命歸。率領全軍來降。後乃斬二人。二月十日，哈里發率其三子，親至旭烈兀大營投降，交給全城。旭烈兀下令犬掠七日，屠殺市民。一千二百五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旭烈兀以城中屍屍腐臭，遂遣人，乃離八吉打城，幸如喀甫 (Kahuf) 城，二月二十日，斬哈里發及其長子於其地。旭烈兀留瓦喀甫

，至三月以日，乃至俄院迷亞 (Omia) 湖濱。令於湖中塔拉島上，(Talar) 建築堡，備藏八吉
市戰所獲財貨。其大部份，則已送至其兄蒙哥大汗之廷矣。庫喀亦爾喀及哈喇不花 (Karatata)

一將，統三千人，留鎮八吉打城。旭烈兀之妹，亦哈帖木兒 (Bakhtimur)，受令率軍取旣勿
的 (Vasat)，苦法 (Kuta) (二地名皆見旣使地總編) 此地附隸。諸城。四月廿七相持旭烈兀

回輪博丹城。俄魯克圖諾延 (Orokta Novan) 經久戰，乃得陷愛耳畢城 (Bairin) 占代之 (Ar
Bela)。一千二百五十八年，八月，初旬，旭烈兀駐蹕馬拉加城 (Maraqat)，受毛沙里國王之朝

貢。居此不久，即進向塔伯陞賓城。(Tairin) 經營其地，遂建都焉。法耳斯國 (Fars) 及魯迷國
塞爾柱克突厥蘇丹二人，皆來朝焉。突厥蘇丹二人，是時勢均力敵，互爭大位也。同年，迄都丞

能平定盧理斯國全境，禽獲其王。一千二百五十九年，旭烈兀親征敵利亞。一千二百六十年，
元世祖統元年) 陷回雷波城 (Alento)，擄散埃及國蘇丹之兵。(元史) 謂流傳之密昔爾國 (密

拔波) (見回 Brestschneider, Med. Res. I. p. 118-121)
為等利欲欲補註云：「旭烈兀至俄院迷亞 (Omia) 湖濱，令於湖中塔拉島上，建築堡，以備儲藏

及高利城所獲財貨。其大總領，則亞達望蒙哥大汗之廷矣。」(The History of the Brestschneider
Med. Res. I. p. 120) 常德西使記有「哈里法宮殿，皆以洗檀烏木降真爲之。壁皆黑白玉爲之。

金珠珍貝，不可勝計。』(Si Shi Ki p. 159)

(亨利玉爾註七) 哈里發摩斯塔錫姆死難記 (詩一節免譯) 中世紀遊歷家海敦(Hayton)，李科德(Ricold)，柏乞美爾斯(Pachymeres)，及哲痕維(Joinville) 等之書，所記阿巴希特朝最後哈里發摩斯塔錫姆(Mostasim Billah) 死時情況，大概相同。哲痕維謂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彼在西頓城(Sidon) 時，得遇往法國國王魯易(Lewis) 朝廷之商人數名。告以摩斯塔錫姆死事云云。哲痕維之語，或由於年老，記憶力已弱故也。蓋詳攷八吉打城之陷落，尚在彼居西頓城之時，較遲五年也。馬黎奴薩奴拖(Marino Sanuto) 書中，記蒙古人取融化液、黃金，灌入哈里發口內，因致死也。薩奴拖蓋誤會古代羅馬大將克拉達斯(Crassus)，被帕提亞人(Parthians) 擒捕被殺之事，移作哈里發之事也。同時亞美尼亞之歷史家，又多記謂旭烈兀親手斬之也。

拉施特(Rashiduddin) 史記所載如下：『六百五十六年，(回教紀元) 二月，十四日，星期三之夕，(耶蘇紀元) 一千二百五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哈里發及其長子，并太監五人，自昔奉侍，無時或離者，皆被斬於瓦路甫村。』拉施特之記載，僅此而已。後代著作家謂哈里發被包毯內，爲馬所踏死也。

(亨利攷狄補註) 參觀斯塔蘭治(G. le Strange) 所譯阿剌伯人依賓福拉脫(Ibn al Banna) 所

著阿巴希特朝最後之哈里發死難記。(The Story of the death of the Last Abbanide Caliph, from the Vatican MS. of Ibn al Firad) 福拉脫·埃及國開羅人，生於一千三百三十五年。所著之書，有抄本，藏於羅馬教皇宮內，卽斯塔蘭治之譯文底本也。(見 Jour. R. As. Soc., April, 1900, pp. 298—300). 其言如下：

「旭烈兀令將哈里發幽閉，不供飲食。哈里發大饑，求食物。旭烈兀令授金一盤，銀一盤，置在「盤。役人持至哈里發之前，請食之。哈里發曰，「此不可食也」。旭烈兀曰「汝既深知食物之不可食，爲何儲藏之乎？汝可用汝所藏者之半，與吾等議和；他半，汝可用之招兵，衛護汝，抗拒吾之軍也」。旭烈兀既乃下令，將哈里發及其子，縛置二大囊內，置之空野廣場中，使其上以足蹂躪之，至死乃已。上帝誠愛之矣！」

(亨利玉爾註) 八吉打城哈里發死難逸話，在基督教諸國，傳布甚廣。尼克比 (Nikob) 及波隆康特 (Mirchond) 二人書中，皆詳載之。多森 (Dohsen) 著蒙古史，嘗引用之矣。哈里發既降，旭烈兀命置金一盤於其前，使食之。哈里發曰「此不可食之物也」。旭烈兀曰「爾既知食物之藏之乎？爲何不用以供給軍隊乎？爲何不來見余於鄂格速斯河 (Oxus) 上乎？」哈里發始不能答，董孫曰，「天命而已」。旭烈兀曰「汝今之運，亦天命也。」

瓦薩甫之記載，甚有興味。其言曰：『哈里發被擒後二日，晨起，祈禱，頌可蘭經中聖詩 (Korna II, 13) 曰，『上帝者，乃此方之主也。上帝所欲者，始得治理此方。上帝所惡者，必被罷黜。』上帝所悅者高陞，受榮賞。上帝所惡者，下降受辱罰。』一行禮既畢，仍祈禱不已。涕泗交流，哀求憐惜。旁觀者見而憐之，報告伊兒汗 (Ikhan) (旭烈兀之稱號) 哈里發之哀狀。伊兒汗與哈理發二貴人，此時此景，誠合於聖經所言矣。以後事情，相傳不同。一說謂伊兒汗不許進給哈理發食物。待其飢時求食，命賜金一盤與之。最後旭烈兀大王與羣臣議決，斬哈里發。或告曰，磨斯塔錫姆 (Mostasim) 賤人也。狗頭不足以污寶刀。乃命置毯內，捲轉不已，待其肢體皆裂，死而後止。』

哈里發爲人貪祿愛財，幾成諺語。蒙古軍圍迷阿法拉肯 (Mifarakan) 城時，城長勉力說囑耳 (Mali Kanat) 謂其民曰：『敬禱上帝，吾非磨斯塔錫姆，崇拜金銀之人也。』命將所有私財，悉數入倉庫者。(參觀 Hayton in Ram, Ch. XXVI; Per. Quart. 121; Pachym. Mfc. Palagol. II. 24. Journalle, p. 132. Soudo. p. 298. J. GAS. 1904. Vo. Tom. XI. 400 and XXV. 294. Prolpsega. H. 224. Hanyer. Wassaf. 275-76. Quart. Rishid. 26057)

《蒙古源流》(Mongol Source) 書中，謂哈里發被擒後三日，平定，乃再復興之。其稱號曰

第七章 哈里發立意殺盡其國內基督教徒。

余將告君一太奇事，發現於報達及毛夕里一地之間者也。

基督降生後⁽¹⁾年，報達有某哈里發者，深恨基督教徒。日夜思籌善策，

使其國內基督教徒，改信回教。苟其不然，如何設法，將境內異教者之殺戮

盡也。哈里發每日與回教僧侶信徒⁽²⁾，計議此事。蓋諸人皆恨基督教徒也。不

獨此也，全世界之薩拉森人，皆極恨全體基督教徒也。基督教聖經中某節，

載基督教徒帶有信心，如芥子時，令山移動，亦可成事。哈里發及諸巧猾

回教僧人，得見此節記載，乃大喜，謂可制基督教徒之死命，或藉此而強逼基

督教徒改信回教，或悉殺戮之也。哈里發招集國內所有基督教徒至其前，

數甚衆。既至，示以耶蘇聖經，令讀此節。衆人既讀完，哈里發問之曰：書

中所言確乎？基督教徒皆答曰：「經中所言，確實無疑也。」哈里發曰：

「爾衆人悉答言確實，吾將使爾衆自擇門津也。爾衆中，必不乏有信心，大如芥子者。」手指其附近某山而言曰，「爾衆必須將此山移動，或受刑而死也。爾衆苟不願死，須皆變爲回教徒，守吾聖教規則。吾給汝十日時期。滿期而山仍未移，皆須受死，或改信回教也。」言畢，哈里發使基督教信徒散歸，自思如何處置難題也。

〔亨利玉爾註一〕年代攷 地學會及鮑諾諸本，皆書作一千二百七十五年。其爲謬誤，可無疑也。
。賴麥錫本作一千二百二十五年。

〔亨利攷狄補註〕一千二百二十五年時，哈里發有二人。阿伯爾可攷斯，(Abu'l Abbas Ahmad VII, en—Nasir idini'llah) 即位於一千一百八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 崩於一千二百一十五年。年。(宋理宗寶慶元年，元太祖二十年乙酉歲) 阿布那色爾，(Abu Nasr Mohammed IX, ed-Dhahir bi'temri'llah) 即位於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崩於一千二百三十六年。

〔亨利玉爾註二〕解句攷 地學會本此句原文，作 *Gum sez registers-et-Gum sez Casses?*

。其前半常見於字羅之書。鄙意其乃指宗教各派信徒而言，無分於信基督者，或異端者。其末尾 Castases 一字，鄙意當當初，本爲阿拉伯文 Kastish，乃指基督教司祭者而言。惟舊時遊歷家，及撒爾遜人 Kastis, Castix 皆用以稱回教牧師也。（見 Geography, p. 568）此字或亦可爲 Kastis 也。

鮑德氏本，此句僅作 Castes prestres de la Loi。

第八章 基督教徒聞哈里發之言皆大惶恐。

基督教徒聞哈里發之言，皆大惶恐，不知所爲。所希望者，所倚賴者，僅在帝而已。是帝者，其創造主也，危急時當救之也。基督教徒之明哲者，以汲衆能教僧侶等，以皆來聚議，共籌良策。然舍倚望上帝以外，無策可施也。世間善事，悉源於是帝。祈求之，必可免哈里發之毒手也。

於是招集衆人，男女悉至，共相祈禱，凡日八夜，求上帝之助。果有靈應，天使羅夢於某主教，其人道德高尚，崇信基督。天使謂須求某獨眼補靴工人

使禱上帝，則上帝必應其求也。補靴者，亦基督教徒，而有聖靈者也。

吾必告君。此補靴者，究爲何如人乎。其人一生正直貞亮。終年齋戒，以免罪惡。無恙至教堂，參預祭禱。每日必助給上帝以所得勞金若干。其人所以獨眼者，蓋以卅方之故也。一日有一婦人，美姿容，至其處，請作鞋一雙。婦人示以足，俾其量得尺寸。某婦腿足，皆至美觀。靴工見之，下時動心，偶起妄想。既而悔之。嘗聞諸聖教福音云，汝眼得罪，須抉而棄之，不可使終懷罪。美婦既去，乃取日甬縫補之，雖刺入眼內，毀之。由是遂失其一眼。君可想知其人之賢聖，公正忠義無疵也。

(亨利玉爾註一) 解字 地學會本用一奇字 "Or te vais a tel Cralanur" 此字以後，不再見。而另用 Chabrier (Saverier) 字以代之。此字似爲東方某國之字，爲李羅借用者。余實不能解說其字，究爲何義也。

第九章 獨眼補靴工人被請代基督教徒祈禱。

達教數次懷夢，乃將全事告之衆人。衆皆允許，招請補靴者。既至，衆皆告以欲使之祈禱，及上帝允許須彼乃成事之意。補靴者聞之，多方推辭。自言卑鄙，無善足述。衆咸請之，并言非彼則不能免難。于是承諾，依衆人之請，不復踟躕。

第十章 獨眼補靴者祈禱後山被移動情形。

約期既至，所有基督教徒，男女老少，尊卑貴賤，衆過千萬，皆早起至教堂，親聆祭禱。禱歌唱畢，羣衆排隊至山前廣場中。其前有十字架，衆皆沿途高唱號哭。既抵山前，衆見哈哩發及薩拉森人，皆手執重械，謂不敢信回教，將悉遭殺戮也。薩拉森人皆不信上帝給與基督教徒，以如是惡譽也。基督教徒亦皆佇立，惶恐無措，心中懷疑。然始終希冀依賴其上帝耶穌基督也。補靴者受主教之祝福後，乃跪于十字架前，雙手高昇，向天禱曰，「多福之萬能上帝，謹禱上帝，大發慈悲，施賜憐意，救此千萬之羣衆，使徒死可刃兵

，不使上帝教規被黜，或被輕侮，或被嘲笑。余誠不才，且多罪惡，不足以祈上帝。然爲汝威權及鴻恩之故，余求上帝，略聆余禱也。」

補靴者向上帝，聖父，及造物主禱畢，哈里發及薩拉森人，皆矚視高山，漸離原位，而移至哈里發所指地點。哈里發及薩拉森人觀此，皆大驚訝。上帝顯示靈異，保佑基督教徒也。因此薩拉森人，多有改信基督教者。哈里發亦秘密受洗，信基督教。崇奉天父天子及聖神也。哈里發死，衆回教徒獲見其頸，係有小十字架，故薩拉森人不使與他哈里發同葬一處，而別置他所焉。

基督教徒見上帝顯示靈異，保佑其教，皆雀躍大喜，舞蹈歸家，拜謝造物主之所爲也。(一) 聶思脫里及雅谷派之基督教徒，皆自此將顯示靈異之日，作爲祭日。并於其夕，大齋戒焉。(二)

君已得聞此大靈異之如何發現矣。君亦不必訝異薩拉森人之恨基督教徒也。蓋其教主摩訶末創惡法，使盡其能力，毒害他人，尤以基督教徒爲其所最

恨。不守其教者，則剝掠其貨物，設各種詭計，以害之。君可知其人，詩何惡教，順何劣法。然全世界之薩拉森人，皆依之而行也。

吾已告君報達城事情少許矣。吾亦可爲君言其地情況，及其人民風俗也。惟此不免過於冗長，蓋余於此書內，尙將告君大事奇聞，不知其多少也。

吾今將告君以討來思 (Tarsis) 大城。

(亨利玉爾註) 移山奇事 馬哥李羅口述移山事前，僅三年 (一千二百九十五年) 羅萊拖 (Loreto) 之茅舍，嘗三次移動。末後移至之地，即今地基也。羅萊拖茅舍移動之傳說，可與李羅移山之逸話，相并傳也。

老拉丁文本數書，謂移山之地，在討來思城。余詳攷十六世紀某種教師，亦有是言。其言曰：該

山在討來思與那克西汪 (Nakshivan) 之間，名曰曼胡克 (Manhuc) 云。』(見 *Gravina* 該

Christiania nell' Armenia etc, Roma 1605 p. 91.)

據利意雷 (Gregory Chamauruz) 嘗有移山奇能。同教徒中，移山奇說

馬哥李羅遊記

二三

，傳布極廣。俄國康尼闊甫 (Khanikoff) 謂『據余所知，至少有十餘山，同教徒皆言自麥加城 (Mecca) 附近，移來者也。』荷林 (F. Coring) 嘗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五日，六日，及八日之瑞士國 祖立希城 新報，(Neue Züricher-Zeitung) 貢獻三篇論說，皆關於馬哥季羅 者。其言曰『余在埃及 國時，聞得一事，為馬哥季羅 移至八吉打城 者也。余將揭載於此。復有他事，亦為余在埃及 國所聞者，將并載於此。』

『多年前，尼羅河 畔巴比倫城，(參觀第三卷第三十六章附注) 有哈里發 者，為人傲慢。嘗以重稅及徭役，虐待基督教徒。一日猶太講法先生察昌巴西 (Khakam Chacham Bashi) 謂哈里發 曰，『基督教徒 稱言其聖經中某節，載基督教徒，雖飲食毒物，亦無害也。余今備製毒物一杯，請基督教徒 一人，試嘗之。其有不頃刻死者，余將不復名察昌巴西 矣。』哈里發 即時遣人招請巴比倫 教務大總管，來至其宮，命飲之。大總管舉杯略吹其面，一飲而盡。良久，竟無恙。大總管亦請察昌巴西 為祝哈里發 康健萬歲，須自飲一杯。哈里發 亦願請察昌巴西，理應對陪一杯。大總管手持杯，先自嘗之，然後交與察昌巴西，使飲之。察昌巴西 方舉杯至唇，已昏倒於地，死矣。上帝雖時保佑基督教徒。然以後回教徒 及猶太人，依然痛恨基督教徒，欲飲其血而甘心也。巴比倫 附近，有莫克塔尼山，(Mokkatani) 漸鬆，勢將傾覆壓城。乃委於基督教徒，使止之。大

總管於困難之中，獲夢，謂須請素來聖潔之補靴者爲之。（其詳情與此章所記相同）補靴者，聯
講山並崩，故至今尙屹立峨峨也。此五事，蘭羅人至今尙能傳述之。埃及國臣尼倫城附近之山，
前嘗欲傾覆者，土耳其人稱之爲都謝塔格。（Our Dagh）「摩留山」之義也。奇林三說：聞
自何人，未明言也。（見 T. C. April, 1878）（玉爾先生遺註。）

第十一章 討來思大城記。（Tauris）

討來思城大而華麗，居伊拉克（Yrak）省境內。全省城市村落甚多，然討來
思最爲華麗繁盛，故吾舉以告君也。

討來思城居民以經商及工藝爲生。紡織各種金絲物品，精美可貴。其城所處
地極甚佳，故印度，報達，克萊美（Cremator）及其他各境之貨物，
皆輻輳於此。故諸國商人，皆來購買貨物，或經營他項事業。諸國之車
尤以基奴亞太爲盛。此城爲寶石之大市場，故商賈來者尤多。商賈之盛，地
其意顯大獲利也。

其城居民皆貧賤已極。人種至爲複雜。亞美尼亞人，聶恩脫里派教徒，雅谷派徒，卓支亞人，波斯人，及本城土人，皆齎居於此。土人崇奉摩訶末。生性甚惡，故人稱之爲討來奇。^(四)環城皆花園，內植奇卉異花。菓樹皆備，味美非凡。見之者樂可奪魂忘返也。^(五)

吾將舍討來思，而述波斯大國。〔由討來思至波斯，行程十二日。〕

(亨利玉爾註一) 塔伯利資城。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謂塔伯利資城，(Tabriz) 俗稱爲討來

思。(Tauriz) 中世紀法蘭克人亦費用之。裴哥羅梯 (Pegolotti) 通商指南上，撰作拖利奇。

(Tauris)

塔伯利資城普通皆謂隸屬亞美尼亞。海敦王之史，即其一也。而其實則阿錯貝斃省 (Azerbai-

jan) 之首城也。向未割入伊拉克 (Irak)。拔都他 (Ibn Batuta) 遊記嘗稱蒙古波斯伊兒汗爲

薩黑伯 (Sahib) 或馬力烏爾伊拉克 (Malik ul-Irak) 猶言伊拉克之王也。討來奇則資城爲

伊兒汗之國都。馬哥孛羅謬誤之由來，可以知矣。

(亨利攷狄補註) 八吉打城爲旭烈兀破壞後，塔伯利資城遂爲亞洲商業及政治中心點。印度貨物運往歐洲之道，乃改由地中海而至黑海矣。由此往波斯灣諸港，須經柯傷 (Kashan)，(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哥爾德 (Yezd)，起兒漫 (Kerman) 等地。往地中海者，須經拉雅座 (Lajazzo)。後又改經阿雷波城 (Aleppo)。往黑海者，須經特萊比松德港 (Trebizond)。亞美尼亞王國傾覆後，歐洲人往討來思之商道，乃全閉絕矣。

(張星短補注) 明史討來思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倭佛。婦人主家柄。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宜稔麥無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明年，命中官李貴齎靈書獎勞，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

煇案，明史討來思之記載，至爲簡略。所言俗倭佛，不免於該地情形有相反者。然詳查明史亞洲西部同教諸國，此類記載，數見不一。德國希爾脫博士 (Dr. Hirth) 所著中國及羅馬東邊地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284) 嘗引證中國古代某書，誤稱回教可爾經 (Koran) 爲佛經矣。又宋趙汝适諸蕃記一，亦載大秦國拜佛矣。宋史拂菻國傳，亦言其國拜佛矣。西班牙國奉使帖木兒廷大使克拉維局 (Clavijo)，於一千四百零四年 (明成祖永樂二年) 至塔伯利資城。其紀行書載城居二山間平原上。其左之山，距城最近。頗炎熱。山亦不蕪歛。

一千四百零四年，帖木兒任其子米蘭沙 (M. Miran Shah) 爲阿錯貝獎省總督。帖木兒死後，不數年，此省卽爲突厥馬人 (Turkians) 所奪。

(亨利玉爾註二) 克萊美索爾 巴爾德理 (Baldelli) 指出克萊美索爾 (Caeceor) 卽格爾姆錫爾 (Gamsir) 之訛音，其原義乃熱地也。波斯國境內，以此爲名者，甚多也，尤以波斯灣東北諸國，忽里模子 (Hormuz) 及附近諸港，多有是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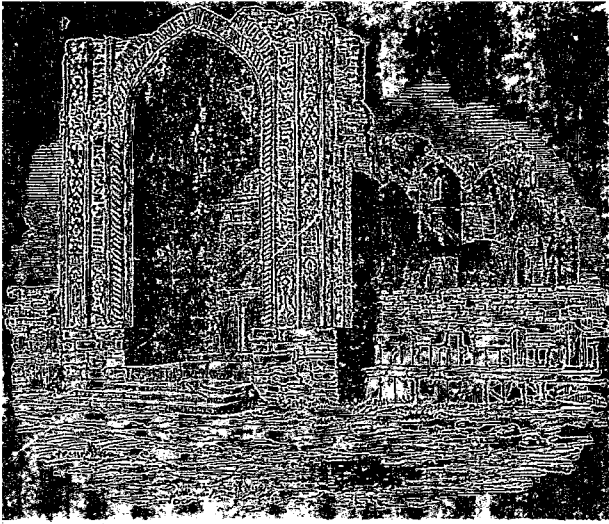
(亨利及狄補註三) 塔伯利資商況 中世紀意大利人僑寓塔伯利資城者，最先爲威尼斯人彼得羅維格連尼。(Pietro Viglioni) 氏有造命文，今仍存在。文爲一千二百六十四年(元世祖至元年)十一月十日書立者也。(見 Archiv. Venet. XXVI. pp. 161-105; *History of Venetian* Eds. II. p. 110)

(亨利玉爾註) 稍後，一千三百四十一年時，(元順帝至正元年) 基奴亞人在塔伯利資城，有商館二所；領事官一人，治理事務，輔以商會。會爲商人二十四員所組成。一千三百五十年時，(元仁宗延祐七年) 威尼斯人亦有租界在其地，尙可攷也。(見 *Etie de la Prim. Reg. Howard* II. 83)

波斯喀施特史記，載塔伯利資城內，回教國王治下，萃集各教各派之哲學家，突設家問家

，歷史家，契丹國人，（中國北部人）蠻子國人，（Machin）（中國南部人）印度人，克什彌爾人，圖伯特人，畏吾兒人，突厥諸部人，阿剌伯人，法蘭克人。『皆羣居而州處也。依賓拔郡地（Tabaristan）遊記載：『今遊珠寶市，見各種寶石陳列，光華四耀，兩月為眩。男女奴隸，衣服美麗，腰繫金帶，持寶石以示寵。蓋纏髻婦人，為其大買客也。』高僧鄂多立諾（Odoric）遊記亦言：『塔伯利資城商務繁盛。十七世紀時，（清初）塔伯利資人口尚衆，願高僧。奈爾可（Charukh）之書，可為證也。今代已大衰落，惟其地仍當要衝也。（Quat. Ras-Ind. p. 331 T. B. II. 180）

（亨利重繪註四）討來奇，（Touzi）余意此必誤寫。地學會本載：『le peuple de la Citadelle surn. appeles Tauriz』。拉丁文本及賴麥錫本，亦皆拼寫為討來奇。字羅所欲言者，僅與他人民，稱號為塔伯利奇（Talpurizis）而已。非有深奧新聞於內。特遊歷家好用此等句法而已。例如本卷第二章，謂黑美尼亞（Hermenia）地方居民稱號為黑民。（Hermenia）又他處，謂圖伯特人民，稱號為圖伯特（Tabet）也。因此海敦（Hudon）謂契丹（Caran）亦稱號為契丹尼（Carani）花刺子模（Cossmia）人，為花刺子民（Gorssinia），波斯諸城皆為波斯安。（Persians）皆與字羅之例，相合也。



塔伯利資城合贊汗之禮拜寺遺蹟

(亨利玉爾註五) 城市及居民情況 毛斯陶非 (Hamd Allah Mastaufi) 地理家也，生於李羅後不遠。關於塔伯利資城亦有記載。巴比爾 (Barbier de Meynard) 著波斯辭典，(Diet. de la Perse, p. 182.) 嘗引用之。毛斯陶非亦記環塔伯利資城，花園衆多，水菓豐裕，而價極廉也。居民尙誇，情多詭詐，不知禮義。附圖爲波斯蒙古朝代，在塔伯利資城遺蹟之一也。

第十二章 討來思邊境

聖把掃馬 (St Barsamo)

大寺。

討來思邊境，有把掃馬大寺。追念昔日聖教信徒把掃馬而名者也。寺有方丈僧人甚多。寺內習慣，與喀邁里派徒（Ormalites）相同。欲免除懺悔，故使僧人時常織絨帶。禮拜時，則將織成之帶，置於聖把掃馬之靈壇。諸僧出門求募時，（與聖靈派徒同俗）則贈給友人及紳士。其帶可免除身軀一切痛苦，故人皆爭得之也。

（亨利玉爾註一）把掃馬大寺，把掃馬，（Barsauma = The Son of Fasting）（齋戒之子義也）

○（薩摩撒地（Samosata）地方人也。嘗元亞細亞教堂（Asiatic Church）之總主教，反對耶穌

思脫里教說，惟以後傳布耶蘇神人二性合一之邪說，（Monophysite Heresy）與正教更相乖離

。四百五十二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察爾賽東（Chalcedon）地方會議，罷黜之。卒於西

百五十六年。○（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把掃馬為雅各派（Jacobite）及亞美尼亞派徒中，有名之聖

徒。有數寺，皆取其名而建。其最大最著者，為馬拉梯亞（Malatta）地方之寺。李羅遊記

此章所記者，亦必為此，可無疑也。同教徒中，此寺亦必甚有名。巴桂（Bakui）如著之地理辭典

(*Geog. Dictionary*) 會記其名。(Dir-Barsuna, see *Not. et Esquisse*, II, 515) 此寺藏有把權馬及聖彼得 (St. Peter) 之遺物。雅各派教務大總管，有時駐節焉。牧帥會議，有時亦取其地。

文森波維 (Vincent of Beauvais) 嘗記此寺一奇事，較之馬哥孛羅此章所言者，更為奇矣。文森曰，『亞美尼亞國有聖把拉薩末斯 (St. Brassamus) 地方。其地有寺。寺內有僧三百人。相傳敵人來攻此寺，則寺牆行動，將箭彈射回敵陣，無須人守也。』

(參觀 *Assenahi* in Vol. II, *passim*; *Tournefort*, III, 260; *Vin. Bell Spée, Historiæ*; *Lath*

XXX. C. Cxlii.; see Also *Mar. Sanut*, III, Xic, 16.)

第十二章 波斯大國及其國二王紀事。

(1)

波斯者大國也。古代尤為強盛赫奕，然今則為韃靼人毀壞，成荒蕪廢地矣。

波斯國有撒瓦城，(Sava) 昔時其地有二賢王，(Mab) 遠行瞻拜耶穌基督。

二王陵墓皆在此城，相並而立，宏大華麗。陵上有方室。居民憫為保守，其室遺骸，至今未腐，鬚髮皆全。第一位王名嘉斯捐，(Jaspas) 其後三位

名美爾僑兒，(Melchior) 第二位名巴爾塔沙爾。(Balthasar) 馬哥 宰羅 先生嘗向此城居民，訪問三王故事，竟無一人知者，惟謂古代三王葬此而已。然距抵城三日程某地，有人知之。馬哥 宰羅 得親聞之。其言如下方所述。其地名喀拉阿塔配利斯坦 (Cala Ataportan) 譯義猶云拜火者之寨堡也。地方取名，頗爲適合。蓋其地居民皆拜火，吾將述其故也。

其地土人言，古代其國有三王，聞有聖人生，往拜之。三人所持禮拜之物各不同。一持黃金，一持乳香，一持沒藥。蓋欲探試聖人究爲上帝，或塵世之王；或醫士也。其意謂聖人若取黃金，則爲塵世之王；若取乳香，則爲上帝；若取沒藥，則爲醫士也。

三王既抵聖人誕地。年最幼者先入拜之。見新生童子，正與己年相同。王出大驚。中年者次入，所見與王相同。童子之年，亦與之相同。王出亦大驚。末後至最長者入拜之，所見所歷，皆與前二王相同。山前默然深思。三王聚

談，各告所見。乃更驚異。於是相約同入，以覘其異。既至，童子乃示真年，生僅十三日而已。三人拜之，獻呈黃金乳香沒藥。童子悉取三者，而返給三人封閉小盒一只。三王持之歸國。

(張星烺補注) 秦漢以前波斯與中國之交通 波斯在甚早時代，即與中國有交通。秦漢以前，

波斯史家已記賈王甲姆錫特，(Jamshid) 娶馬秦國 (Machin || great China) 王麻韓 (Mahang

|| Mahank) 之女爲妃，生二女。馬秦者，波斯人中國之稱號也。其義猶云大秦也。說者謂西曆

紀元前一千零一年至九百四十六年，中國有周穆王者，君臨東方。於西曆前九百八十五年，王嘗西遊，見西王母。波斯史之麻韓，或即穆王二字之轉音也。然事無真確記載，吾人亦無從探究其是非也。中國與波斯正式交通見於正史者，起始於漢武帝。漢書安息國，即波斯也。

波斯之名，始見于魏書。文成帝和平二年。波斯來朝。獻文帝天安元年，復來朝。孝明帝神龜元

年，波斯王居和多 (Kobad) 遣使通好。後居和多之子，庫思老第一世 (Chu-Sra I) 又名腦帝

旺 (Naoshirwan) 者又有拼作柯斯魯 (Khosru) 者，復來獻方物。周武帝天和二年，突厥沙掠

波斯邊境。庫恩老一世，通好于周，（見周書）約攻突厥。（見 Yule, Cathay, I. 96）波斯古史沙那美記腦希旺在位時，中國可汗之兵，侵阿母河北地，擊敗海特雷汗（Haitaleh）軍於那黑沙不地，似即爲救波斯之軍也。

西史上之波斯。波斯史料，散在希臘拉丁諸語書中。吾人依之，可分波斯之歷史如下：

第一期 藩屬時代，西歷前第八世紀，至前五五八年。

第二期 阿克梅奈斯朝時代，西歷前五五八至三三一年。

第三期 賽留柯斯朝時代，西歷前三三一年至二四一年。

第四期 安息朝時代西歷前二四一至降生後二二四年。

第五期 薩珊朝時代，西歷二二四年至六四〇年。

第六期 回教時代，西歷六四〇至現今。

第一期內，阿述利亞國（Assyria）據達邊（Tigris）河畔。西紀前七二二至七〇五年間，烏薩薩甘王（Sargon）及其他武勇之君主出，征服西方，奄有亞洲西部地。波斯爲其藩屬多年。蘇的亞國（Media）之亞爾伯凱斯王（Arpakes）興，耀武於達邊河流域。波斯隸其統治權下者蓋升代（二百七十五年）。墨八名開洛斯（Myros），著，率乘破米的亞，得波斯之獨立。是爲阿克梅奈斯

(Achemenes) 朝。其始祖名阿克梅奈斯，至開洛斯基七代，乃始奮發，稱大王。(西紀前五五八至五三〇)，周靈王十四年至景王十五年) 開洛斯基後凡十二代，君臨波斯二百四十七年。歷代皆英武。第二代爲甘畢賽斯主(Kambyses) (在位西紀前五三〇至五二二) 第三代大流士王(Darius) (在位西紀前五二二至四八六) 第四代賽格塞斯王，(Xerxes) (在位西紀前四八六至四六五) 相繼征服四鄰諸國，發揚國威，造成波斯之新文明，增築波賽力斯(Persopolis) 及蘇薩(Susa) 二都之宮殿，集美術之粹。至賽格塞斯王時，波斯之勢力，及於地中海東岸。腓尼基國(Phoenicia) 等，皆受其支配。小亞細亞之希臘殖民地不服，屢生交涉。賽格塞斯王乃親統大軍，攻希臘本國，蹂躪雅典。(Athens) 波斯海軍與希臘軍戰於薩拉密斯(Salamis) 海上，波斯軍敗北，王不復能攻希臘。

馬期頓亞歷山大王，率兵東征，威服西方亞細亞。大王死後，其版圖爲部將所分割。有賽流柯斯(Selukos) 者，佔有歷山大王之亞洲領土。自西歷前三百十一年來(周赧王四年)，波斯受賽流柯斯朝之支配，達七十年。後勢力漸衰，拔克脫利亞(Bactria) (即漢書西域傳之大夏) 人乘之，叛於東部，帕提亞(Partia) 人叛於西部，據裏海之南。當時帕提亞人之主將阿薩凱斯(Arsakes) 波斯古語·Arsaka) 戰不利，歿於陣。其弟梯利達鐵斯一世(Tridates) 代統

其兵，破賽流柯斯朝之兵，以西歷紀元前二百四十一年，（秦始皇帝六年）四月宣稱獨立國，建都於曼海爾·柴達拉·喀他城（Zadrakartan之Asterabad）是爲阿薩斯朝，即漢僞之安息。（譯波斯古語，Artakha者）蓋倣中國本國之例，以朝代爲國名也。帕提亞之國號，出自 Parthava，卽「邊境之任民」之義也。其人本爲粗野遊牧之民，次第開化文明。密脫拉達鐵斯王（Mithridates）（在西紀前一七四至一三六卽我國漢文帝即位第六年至武帝建元五年）之時，安息朝威勢大張。遷都於克泰錫封城。（Ktesiphon）（或云卽中國史之斯賓城。）與羅馬帝國交通。安息朝，君臨波斯，凡四百七十六年。至西歷二百二十八年（卽我國三國時代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漢後主建興六年）乃亡。

薩珊朝（Sasan）之高祖薩珊治民，恩威並行。雖漸強大，然至笈，未能征服波斯全圖。至薩珊之孫，阿爾戴細爾王（Ardashir）（在西歷二二四至二四一卽魏文帝黃初五年至魏廢帝正始三年）滅安息朝，代之。始奄有波斯全圖，爲薩珊朝之太祖。第二代，沙普兒一世（Shapur I）（在西歷二四二至二七二卽魏廢帝正始二年，至晉武帝泰始八年凡三十二年）增進國力。第九代沙普兒二世，以索羅阿斯德教（Zoroaster）爲國教，排斥基督教及佛教。大鑿廟文學。索羅阿斯德教經典之普及，然與東羅馬帝國交通，有密接之關係。第十九代居和多一世（Kavadh I）文

作 Obad 1 (名見魏書) 與中國之後魏交通。第二十一代庫思老一世，(Chuska I) 以西歷五百五十七年(陳武帝永定元年是年西魏亡) 嗣薩珊朝之位。外振武，東逐嚙囉種族。(Epithan) 獎勵帕拉伊文學。公刊阿維斯塔 (Avesta) 經典，助索羅阿斯德教之傳播。為波斯文學及宗教之黃金時代。先時歐洲之宗教界，對於聶思脫里派 (Neotor) (即唐時之景教徒) 不正之學說，生基督教界之評論。西曆五百二十九年，(即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雅典府之學士院被廢，希臘之學者多遁入波斯。波斯之君臣歡迎之，講希臘之哲學。當時之波斯，實包含東西之思想，學術上中心之國土也。

其後經年月，庫思老王之盛業漸衰。至第七世紀，(即唐初) 有回教徒之侵入。薩珊朝未幾諸王，對抗之。久經苦鬥，卒為所滅。

(亨利玉爾註二) 喀拉阿梯胥拍拉斯坦 (Kala Atishparastan) 之義，與馬哥李羅所言者，正相同也。(馬斯敦)

(亨利玉爾註三) 三王考 据拜德 (Bede) 所著之叢書，(Collectanea) 美爾喬兒 (Melchior) 為班白老翁。巴薩塔沙爾 (Balthazar) 年方壯，已留鬚。喀斯拍 (Casper) 年幼無鬚。(見 Trichter, *Zwei Mägi' Bismarcks, Romae, 1689*)

第十四章 三王歸國情形。

三王騎行歸國。途間多日，乃相謂曰「曷不敢盒，一觀童子所給者，究爲何物乎？」既啟盒，僅見一小石。互相凝視，奇異不知其何意。然攷其意，不過如下而已。三王既獻諸物，而童子悉取三者。三王退歸相謂，童子實真上帝，眞王，眞醫士也。童子還給小石之命意，不過欲三王經經然堅守所信如石而已。蓋童子已知三王心中所思者爲何矣。然三王皆不知給石之命意，故投之於井。忽有火自天而降入井中，燃燒不已。

三王觀此靈異，驚惶不已，大悔將石投棄也。至此，始悉給石，乃藏深微聖意。於是取火，携之歸國，謹置教堂中。堂富而壯麗。其地居民，恭肅守護，不使或熄。拜之如神。獻祭諸物，悉取此火而焚燒之。偶有不慎，火熄滅時，則必遠赴他城，求同宗派者給火，携歸故堂。其地居民拜火，蓋以此也。居民時常有遠行至十日程外，方得此火也。

此乃逸事，乃該寨居民告馬哥李羅先生者也。居民謂之曰「此乃真實歷史也」。三王中一王爲撒瓦城 (Saba) 人，其二王爲阿瓦城 (Ava) 人，其三王爲本寨人。東地居民皆拜火。附近之人亦皆然也。

等吾既告君此逸事，將告君波斯各省及諸地特別奇事也。

(寧利証補註) 一、撒瓦及阿瓦二城故。撒巴 (Saba) 又名撒瓦 (Sava) 今仍存。距波斯京城德海蘭 (Tehran) 西逾五十英里。英國領事官阿博脫 (Abbot) 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清道光二十九年) 嘗訪其地，舊記載流傳。謂此城破壞情況。爲其身平經歷諸地最甚者。居

民有一千家。據毛斯陶菲 (Hamd Allah Mastauti) 之記載，謂其地人相傳。古代城臨湖濱。

教主靡訶末生時，湖忽乾涸。又相傳撒瓦城古代有大圖書館。藏書之富。爲東方諸地之冠。蒙古

人第一次侵波斯時，始消滅也。撒瓦城及阿瓦城二名，皆見於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之書中。

日巴爾 (Jibal) 省之城也。二城時相反對。撒瓦城信孫尼派 (Sunni) 回教，而阿瓦城信卡葉派

(Shi'a) 也。

(張星娘補注) 撒瓦之名，見於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亨利玉爾註〕阿博脫謂今有村落，在阿瓦城 (Avah) 故墟。距撒瓦城東南十六英里。阿博脫亦親造其地，然嘗攷定其地位矣。土人告之云，其地有丘陵一所，昔時有火教 (Cherap) 徒塞堡在其上焉。在撒瓦城時，阿博脫攷訪馬哥李羅所傳逸話，然卒不得其門也。察爾丁 (Charles) 時，撒瓦城尙未十分頹壞。嘗記距城四哩，(Leagues) 相傳有薩默爾 (Samuel) 之墓在焉。〔托斯圖非之書，亦有相同之記載。〕

約翰斯敦 (Keith Johnston) 及開勃脫 (Kiepert) 二人圖中，置阿瓦於撒瓦西北六十英里，可疾安 (Kazvin) 與哈馬丹 (Hamadan) 二城中間途上，似有大誤也。

〔亨利玉爾亨利攷狄合註〕高僧鄂多力克 (Odoric) 遊記謂三王逸事，在柯傷厥。〔Cassan) 續麥錫譯本，及拍拉士寫本，(Palatine MS) 皆改在撒瓦城。然此或爲翻譯人所改者也。

喀拉阿梯胥拍拉斯坦，(Kala Atishparastan) 故蹟何在，今實無從攷查也。舊哥李羅之得蘭毗逸事，或在自東方歸同時也。其書中似已明言，離撒瓦後，行三日，始抵此寨。故嘗於撒瓦設阿八哈耳 (Aher) (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 二地中間求之也。波斯國境內，古地遺蹟，殊多有之。喀拉亦桂伯爾 (Kila-i-Gabr) 三字者，甚衆也。其義猶火教徒之寨也。

麻素徒所記風言。馬哥李羅所述遊事，參雜基督教及巴西 (Parsi) 拜火教之事，頗可異也。李羅前三百五十年，阿刺伯地埋家麻素提 (Masudi) 亦已言之矣。『法爾斯省 (Fars) 居民傳說，其地有火井。井附近有寺一所。彌施訶 (Messiah) (名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生時，戈萊胥王 (King Koresn) 遣三使者往拜之。一人持香一袋，一人持沒藥一袋，一人持黃金一袋。王告三使，須望星而行。既抵叙利亞，得見彌施訶及聖母馬利。(Mary) 三使之事，基督教徒亦盛傳之，頗多誇辭也，回教聖經中亦得見之。其言云，基督生時，戈萊胥王見星耀。星隨使者，人行則行，人止則止。聖史記此事最詳，翻譯火教徒 (Guebés) 及基督教徒盛傳之逸話也。聖母馬利給王使三人圓麵包一塊。經閱各種險事後，三人藏麵包於法爾斯省某山下。麵包入地不見，鑿地成井以尋之。井成，有火燄二，起於井上，焚燃炎炎。總而言之，口碑所傳，其詳皆見於吾聖史也』。解釋家謂麻素提誤以阿錯貝獎省錫斯城 (Sinz) 爲泄刺失城。(Sinz) 故移波斯國事，爲法爾斯之事也。阿刺伯嬰孩福音 (Gospel of the Infancy) 書亦略記此事。據云，聖母馬利給三王小兒襪布一條。既歸，三王投入於所拜聖火中。四周皆火，然布終未傷也。基督教徒歷世相傳，謂星耀墜入於耶路撒冷聖城及耶穌誕地白脫雷海姆 (Bethlehem) 之間，某井中也。格利高雷 (Gregory of Tours) 請白脫雷海姆有井，聖母馬利嘗自取水。遠方信徒，

來謁聖地時，審察井中，尙時能見星白井之一邊，行至他邊也。然非人人得見，惟賢者能之。云云。

(參觀 Abbot. in J. R. G. S. XXV, 4-6; Assenani, III. pt. 2, 750; Chardin, II, 407;

Not. et Extraits, II, 435; *Dict. de la Perse*, 2, 56, 298; *Ce kay*, p. 51 Mas'udi, IV, 802

Greg Turon, *Tabl. Merg-Culorum*, Paris, 1858, I, 8)

(張星烜補注)景教碑文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載「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

同人出代。神天旨慶，室女誕聖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籙以來貢。」

景教碑此節所記，即麻素提所述者也。

(亨利玉爾註)三王傳言之後代飾辭 此逸事引起幻想數種，皆關於聖馬修 (St. Matthew) 地

方賢王者。例如謂諸使，皆爲王族也。地點有時謂在阿剌伯者，有時謂在波斯撒瓦城者。海敦 (

Hayton) 及加塔蘭地圖 (Catalan Map) 又皆置其地于他西亞 (Tarsia) (譯吾兒) 或名東土耳其斯

坦。又有謂三使中一人，爲非洲黑人者。諸如此類，頗難屈指數也。考其由來，大抵皆因妄引

舊約諸章故也。舊約 (Ps. LXVIII, 81) 載 Verient Legati ex Aegypto, Aethiopia

Praeventi Manus Eius Deo。由此句而誤會三人之一爲黑人也。舊約 (LXXIII, 10) 又載

Reges Tharsis et Insulae Munera offerent; Reges Arabum et Saba dona adducent。由此句而誤以三人爲玉。其屬所爲他西亞，(Tharsia) 阿刺伯 (Arabia) 撒瓦 (Sava) 也。舊約 (IS. LX. 6) 載 Mundayor Camelorum Operiet te, dromedarii Madian et Ephra: omnes de Saba Venient Aurum et thus deferentes et laudem Domino Annuntiantes。由此句阿瓦與撒瓦二名，乃相並稱。黃金及乳香亦并舉也。

教會口碑相傳，三人皆葬於阿刺伯賽撒尼亞阿特魯美施 (Sessania adrumetorum in Hadhran'ah) 地方。海雷那 (Helena) 皇后，由其處將屍身移至君士旦丁堡也。

(亨利攷狄補注) 馬牛耳 (Manuel Comnenus) 皇帝在位時，三人骸骨，復移至意大利米蘭城。(Milia) 一千一百六十二年，米蘭城陷落後，日耳曼皇帝佛烈大力巴巴羅沙 (Frederick Barbarossa) 以之賜給達塞爾 (Dassel) 地方總主教雷那德。(Rainald) 主教於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宋孝宗隆興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携歸德國科龍城。(Colone) (頗昔魯遊科龍城，惜未探訪此事。不悉該城今仍有遺蹟否。)

(亨利玉爾註) 馬哥亨羅此章所言三人之名，美爾儒兒 (Mechior)，格斯拍 (Gaspar)，及巴爾塔沙爾 (Balthasar) 羅馬天主教會於甚早時代，已採用之矣。然三人之名，固皆言各不同

也。海特 (Hyde) 引敘利亞某著作家，謂其名為阿路封、(Aruphon) 胡爾蒙、(Hurmon) 塔克歇普。(Tachshesh) 此著作家又稱他人亦有謂三人為古德福自斯、(Gudphobus) 阿爾塔克歇普脫、(Artachshast) 及拉布多 (Labudo) 者。波斯人稱之為阿馬特、(Amad) 阿馬特 * (Zad. Amad) 德德期脫阿馬特。(Drest-Amad) 其義即拉丁文 Venit cfo 'Venit' 及 Sincerus Venit 也。希臘文稱之為阿爾流斯、(Aphelios) 阿美魯斯、(Ametus) 及薩馬斯、(Samas) 也。希臘文稱之為馬格羅脫、(Magaloch) 格爾格羅脫、(Gargaloch) 及薩拉西亞 (Saracia) 也。又名阿施爾、(Aser) 薩施爾、(Sator) 及拜塔施羅斯 (Patoros) 也。亞美尼亞教會所用之名，與羅馬相同。惟迦爾底 (Chaldee) 教會，則稱之為喀克巴、(Kag-har) 巴達的爾馬、(Badatima) 巴達達克利打 (Badada Kharida) 也。(見 Hyde, *Pal. Trav. Pers.* 382-383; Inchofer, ut Supra; J. A.S. Ser. VI, IX, 160)

(亨利攷狄補注) 此書將付印之前，得讀薩克斯大賦 (Major Sykes) 所著波斯國誌 (Persia) 薩克羅斯信馬哥李羅營至八吉理據。據彼之意，李羅氏於塔伯利查 (Tabriz) 上進波斯國時，曾與馬哥李羅 (Sarkis) 柯倫、(Korshar) 謝司佛、(Sofar) 穆及安等起而殺其 (Korshar) 及魯摩模子 (Rummod) 余遂將兩部國誌全書譯出。討論之也。

第十五章 波斯八國情況及其名稱。

君必須知波斯乃大國也。其國境內，復有八國。余將悉告君其名稱也。

入波斯國境，第一國爲可疾云，(Cassiri) 第二稍向南者，爲曲兒忒斯坦；(Curdistan) 第三爲羅耳，(Lor) 第四爲蘇爾斯坦，(Sulstani) 第五爲亦思丹尼脫，(Isfah) 第六爲泄刺失，(Seraz) 第七爲松喀拉，(Sondara) 第八爲圖奴康，(Tumocain) 在波斯他端之極邊。所有各國，皆在南方，惟圖奴康在東方，與太陽樹國 (Arbre Sol) 境相鄰。

波斯國產駿馬甚多。販運至印度出售，取價甚昂。每匹約值吐爾奴里費 (Tivres Tournois) 一百。尙有較此貴者，亦有較此廉者，皆依等級而定價。世界最良之驢，亦產此國。每匹值銀幣二十馬克。(Marke) 驢皆碩大，行走極速，善聽號令。

販商携馬至印度洋濱怯失 (Kia) 及忽里橫子 (Gurmosa) 一城。於此遇商人

，轉運至印度出售。

此國人性狼虐。以劫掠爲生，日嗜殺人。若無東方韃靼政府嚴加剷除，其人將有大害於商旅。卽有政府嚴令，尙時得爲害。不善自警衛，則必有殺身之禍，或財貨悉被劫掠。警衛不周而全隊遭殺者，亦屢見之也。其人皆薩拉森人，崇奉摩訶末教規。^(三)

諸城居民，皆商賈工人，倚工藝爲生。紡織金布及各種絲疋。其國甚產棉花，麥，大麥，稷，稗酒，及各種水菓。

〔或有問曰，「薩拉森人不飲酒，蓋其教規禁之也。」吾答之曰，「其人煮酒至沸，蒸散若干，所餘者味甘，飲之則不犯教規。蒸散後，則不復稱酒。依其味而名亦輒更。其人解釋教經如此，故不以爲犯禁也。」^(四)〕

〔亨利玉爾註〕八國考 下方諸地，似卽爲馬哥李羅之八國。

〔一〕可疾云。(Kazvin) 當時爲繁盛之城；然余不知其爲何稱之爲國也。波斯國所轄伊拉克。

(raz) 或其北境，似即馬哥李羅所指者。旭烈兀 (Hulaku) 征伐波斯之前，可疾云城似歸亦斯

美里人 (Ismailites 或 Assassins 即沒里峯國) 管轄。

(張星娘補注) 可疾云城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二) 曲兒忒斯坦。 (Kurdistan)

(亨利玉爾註) 馬斯敦謂攷證曲兒忒斯坦頗不易。因曰李羅書中曲兒忒斯坦非今曲兒忒斯坦而實爲他地也。拉索里 (Lazari) 及鮑梯 (Pauthier) 二人，皆從馬斯敦之說。然余實不解馬斯敦所謂不易之點，究何在也。据哈姆德 (Hamd Allah) 之記載，曲兒忒斯坦邊界爲阿剌伯伊拉克， (Arabian Irak) 庫奇斯坦， (Khuzistan) 波斯伊拉克， (Persian Irak) 阿錫貝獎， (Azerbajan) 及的雅貝克。 (Diabekr) (見 Dict. de la Perse, 480) (再參觀冠仁之波斯志 Curzon, Persia) 古代波斯曲兒忒斯坦之邊界，與今代相同。皆南越乞里茫沙梳 (Kermanshah) 城，抵馬哥李羅所記之第三國，羅耳境。

(三) 羅耳 (Lur) 或盧里斯坦。 (Luristan)

(亨利攷狄補注) 麥觀冠仁 (Curzon) 所著波斯志 (Persia) 第十本，二百七十五頁至三百三頁盧里斯坦，又二百七十八頁，羅耳之肥里 (Felli) 王朝。

(亨利玉爾註)羅耳省分二部，曰大羅耳及小羅耳。其區劃至今尚存在。大羅耳爲法斯路耶(Has-luyah)朝阿答畢治理。此朝開始於一千一百五十五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至一千四百二十四年(明成祖永樂乃二十二年)乃亡。

(亨利攷狄補注)法斯路耶朝，于一千四百二十四年爲帖木兒之後裔所滅。其朝爲曲兒忒(Kurd)人。開國始祖名愛麥脫愛丁阿布塔黑。(Emad ed-din Abu Thaher)即位于一千一百六十年，(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崩于一千二百二十八年。(宋理宗紹定元年)最後之阿答畢，名吉耶斯愛丁，(Ghiyas eddin)卒于一千四百二十四年。一千二百五十八年時，(蒙古憲宗八年)蒙古將官乞都不花，(Kitubuka)(名見元史憲宗本紀)平定羅耳諸地，擄其阿答畢泰格里。(Arabeg Teghele) (參觀 Hulagu's Expedition to Persia, Bretschneider, *Med. Res.* 1. p. 121)

(亨利玉爾註)羅耳省境域，在亦思法杭(Tspahan)(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西。介於山嶽之間，至的次福爾河(Dizul)爲止。更西即小羅耳。二地以河爲界。阿答畢都城在孟格答脫(Mungash)山中。地極險峻。樹山(Shushan)之南山中，特愛海基，(Aiche)或名馬耳阿迷耳城，(Mal-Amir)亦有駐蹕之所。一千三百二十七年，(元泰定帝四年)，依賓拔都他嘗於其地謁見國王。勞林森先生(Sir Henry Rawlinson)有孟格答脫城遊記。拉耶德(

Layard) 及博德男爵 (Baron de Bode) 皆嘗訪其他處。然此國至今見知於外人者。仍甚少也。小羅耳在的次福爾河西。疆域至巴比倫平原而止。其國朝代名庫爾錫德。(Kursnid)

(亨利考狄補注) 庫爾錫德朝建國於一千一百八十四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 始祖名曲兒威

罕加愛丁庫爾錫德。(Kurd Shodja ed-din Khurshid) 傳至一千五百九十三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 沙威爾對 (Shah-Werdy) 時始亡。

(張星烺補注) 羅耳之名，見於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亨利玉爾註) 羅耳人民，與曲兒威同種。言語相同，惟音有輕重之別。波斯境內遊牧之民，蓋皆類是，非突厥種也。中世紀時，其人最巧於爲盜。小羅耳境內諸部落，不拜摩訶末，不素可蘭經，僅拜其國聖人巴巴則格。(Baba Buzurg) 復有信徒，以聖人代表天神，稍示敬心而已。(參觀 *Itakon* I, 70. Segd; Rawlinson in *J. R. G. S.* IX; Layard in *Do.* XVI, 75, 94. I & II)

Strongford in *J. R. A. S.* XX 64 N. & *E. X.* III, i, 330. I, B, II, 21; D'Ohsson, IV 17-172)

(四) 錫維斯坦。(Shulistan)

(亨利玉爾註) 錫維本名蘇爾斯坦。(Suolistan) 老法文本作薛爾斯坦。(Cielstan Shelstan)

樹爾人 (Sard) 又名紹爾人，(Sauts) 前居盧里斯坦。十二世紀時，爲羅耳人所逐，遷居於泄

刺失及庫奇斯坦二地之間。其中心地點爲腦班章 (Naobanian) 及喀拉薩佛德 (Kaala Sa'edy)。一城。喀拉薩佛德譯言白塞也。樹羅斯坦，其國號也。裴雷大佐 (Col. Peiry) 攷證李代馬麻賽尼 (Mamasani) 族，即古代樹爾人之裔也。依賓拔都他遊記，載由泄刺失至可咱隆，(Kazerun) (名見元史地理志) 第一日廡樹爾人國，『爲波斯沙漠中一部落，頗有忠信之人。』(參觀 R. p. 385; *N. & E. XIII, i. 382-383*; *Jch. I. 71*; *J. R. G. S. XIII, Map; I. B. II, 88*)

〔亨利考狄補注〕，苦蓋陸斯 (Kuhsehus) 東鄰，即馬麻賽尼羅耳人之帳幕也。其居地今仍稱爲樹羅斯坦。疆界東至法爾斯，(Fars) 東南抵可咱隆平原。其人尙誇稱先世來自賽基斯坦，(Sakistan) 爲魯斯坦姆 (Rustam) 之直接後裔。至今馬麻賽尼部落中，尙有一族，姓魯斯坦姆。(參 *Curtzon, Persia, II, 318.*)

〔張星燾補注〕，据白蒸脫膏乃寶 (Ebnul Breitschneider) 攷證，元史地理志之設刺子，亦見於經世大典西北地瀾，其地位在泄刺失 (Shiraz) 及可咱隆 (Kazerun) 二地之間。故設刺子即樹羅斯坦也。(見 *Met. Res II, p. 127*)

劉郁西使記與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皆作石羅子。

元史卷百四十九郭侃傳。師上，西南至石羅子。敵人來拒，侃直出掠陣，一鼓敗之。換四千阿答畢算歸降。

劉郁西使記。其石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奧思阿塔畢。其西南海也。採珠，盛以草囊，止露兩手。腰纏石墜入海。取蚌並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蟲，以醋噴之即去。既得蚌滿囊，撼紐，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

(五)亦思法杭。(Ispahan)

亨利玉爾註、賴麥錫本作西班牙。(Spain)可知賴麥錫或更在其前，已有人作此攷證。S. 二字連寫時，在諸本中，時有誤作 St 者。故李羅遊記此章之亦思坦，(Istan) 必爲亦思法杭母(Istan) 之誤寫。然余實不解其爲何作亦思丹尼脫 (Istanit) 也。

(張星烺補注)亦思法杭之名，見於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見經世大典西北地圖。明史作亦思弗罕。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亦思弗罕，他近俺的干。(Andekan) 永樂十四年，使俺都准 (Andhui) 撒馬兒罕者，道經其他。賜其會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隣國失刺思，其貢獅，豹，西馬。麥白金鉉幣。使臣辭遠，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兒罕共貢

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諸物。賜賚有加。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兒阿力朝貢。或云即亦思弗罕。

(六) 泄刺失。(Shiraz)

(亨利王爾註) 泄刺失在古代已久為波斯法爾斯省，(Fars) 或波斯本部之首都。

(亨利攷狄補注) 泄刺，(Sini) 波斯文乳或獅子也。此城建築於西曆六百九十四年，(唐武后延載元年) 在阿刺伯人征服波斯之後。經營此城者為玉素甫克開費 (Musuf Kokki) 之子，摩哈美德 (Mohammed) 也。

(亨利王爾註) 法爾斯省最後之朝代，為薩爾勾，(Salar) 之阿答畢。建國於十五世紀中葉。阿希巴克爾 (Abubakar) 在位時，(自一千二百二十六年至一千二百六十年) 國勢頗強。疆域包有法爾斯 (Fars) 起兒漫 (Kerman) 波斯灣內諸島，阿刺伯濱海諸地。泄刺失文學工藝皆極一時之盛。阿希巴克爾復為薩的 (Saadi) 之保護人。一千二百六十二年，(元世祖中統三年) 薩爾勾朝公主嫁於旭烈兀之子。然其阿答畢不過僅擁虛號，而法爾斯全省，則悉歸蒙古皇統治權下也。(見亨利王爾註)

(張羣補注) 泄刺失名見元史地理志。北地隨錄，又見經世文編。北地隨。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失刺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哈實哈兒等，入國，隨白阿兒忒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刺金，(Ibrahim) 遣使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沙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遣使貢馬。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宮。厚賜，遣還京師。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賞。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歸國，與隣境野七克力酋結婚。失刺思酋忿其貧，偕旁國亦不刺因之酋，率其平章鎮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議之。厚賜陝巴，并賜三國及其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並遣使貢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襪，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卻量予之。自是貢使亦不至。

(七)夏汪喀拉，(Shawankara) 或名夏班喀拉。(Shabankara)

(金平利玉爾註) 通學會本作蘇喀拉。(Suarara) 克羅斯喀拉。(Crusca) 作松克拉，(Konsara)

音近確情。爲夏汪喀部族 (Shawankars) 之國。中世紀波斯史中，此族之名，與樹爾人 (Shuis) 及羅耳人 (Luis) 時常並見。皆曲兒忒種也。回教徒未征服此地之先，法斯路耶 (Faslyah) 朝代最有勢力。蒙古朝代統治波斯時，此族人民始大顯名。

(亨利攷狄補注) 西曆第十世紀時，布益德 (Buyid) 朝代統治波斯國大部份。一千零五十七年時 (宋仁宗嘉祐元年) 有發資依賓哈散 (Fazi Ibn Hassan) 者，始奪夏汪喀拉而自有之。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元順帝至正十五年) 阿爾戴細爾 (Ardeshir) 時莫德哈肥利亞 (Madaqshera) 朝，起而逐之。夏班喀拉省亦爲所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元順帝至元年) 蒙古伊兒汗阿魯賽德 (Arusaid) (元史作亦賽因) 崩，波斯各地叛亂紛起，羣雄乘機割據。莫德哈肥利亞朝代亦建設於此時，統治伊拉克，(Irk) 法爾斯，(Fars) 及起兒漫 (Kerman) 三省。傳至一千三百九十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 爲帖木兒所滅。

(亨利孟爾註) 夏汪喀拉在淮刺失東，大鹽湖之南。尼力資，(Nisai) 達拉伯歇德，(Darabjerd) 法撒，(Fasa) 佛爾格，(Ferg) 塔盧姆 (Tarrum) 諸地，皆在其境內。首府名益格 (Yeg) 或益基，(Yeg) 又名益萊基，(Yeg) 在達拉伯歇 (Darab) 西北二十英里。有火山巖，性以爲固。一千二百五十九年時，(蒙古憲宗九年) 旭烈兀攻陷之，設蒙古官治理之。而舊王則仍擁虛號。

一千三百十一年，(元武宗至大四年)王謀亂，蒙古人廢之，朝代亦亡。同世紀中葉時，(元順帝至正十年左右)前朝後裔，圖謀恢復，不能遂願。回教紀元八百零七年，(耶蘇紀元一千四百零四年，明成祖永樂二年，)阿伯竇拉柴克 (Abdurrazak) 之沙魯哈史 (*History of Shah Rukh*) 載有夏汪喀拉之名，以後不得再見。惟裴雷大佐函告余，夏汪喀拉之名，今代尚用於(一)班贊阿拔斯 (Bandar Abbas) 附近盧尼資 (Runiz) 及高里斯坦 (Gauristan) 二城周圍諸境域。(二)又用以稱夏汪喀部族舊壤，梅曼 (Maiman) 城附近某村莊。(三)又用以稱距泄刺失西，三十八法撒 (Farsakhs) (道里量名) 某部落，及達雀梯斯坦 (Dasthistan) 境域。本書內松喀拉 (Soncara) 之拼寫法。不足奇異。余嘗於法國克脫萊梅 (Quatremer) 翻譯之馬撒拉克阿爾阿伯撒 (*Masalah al-Abrar*) 回教史中，見有二節，夏汪喀拉之名皆拼作喀拉 (Shankara)

(見 *Q. R.* pp. 380, 440 seqq; *N. et E. XIII Tab. I.* 71 Passim; *Onseley's Travels* II. 158. seqq.)

(八) 通俄管 (Tun-o-Kain) 庫希斯坦 (Kutistan) 之東部，波斯國多山境也。通城 (Tund) 及青城 (Qain) 二地最要。東方諸國，取二地之名，連合以成新名者，其例甚多，不可枚舉。如

經遊記書中他處，如利俄拉克什彌爾 (Ariora-Keshemur) 及開斯麥可蘭 (Kes-Macorán)，兩名，亦其例也。印度之役兵 (Sepoys) 稱上欣都，(Upper Sind) 爲羅里拔克哈，(Rori-Bakhar) 由於印度斯河 (Indus) 畔羅里及拔克哈兩地名而得。下欣都，(Lower Sind) 古代多稱之爲的由爾欣都 (Dial-Sind)。哈刺曼尼克波爾，(Katta-Manikpur) 烏樞麥爾敦，(Je-h-Multan) 孔度斯拔格蘭 (Kundur-Baghlan) 諸地，皆其例也。

瓊案，此例在中國亦甚多，如甘肅取甘州肅州兩城而名，安徽取安慶徽州兩城而名，江蘇取運甯蘇州兩城而名也。

巴伯爾 (Baber) 史記中用通俄肯名以稱此省，蓋得其確情矣。哈模 (Hammer) 引用數書，似亦已用通俄肯爲省名。

《參觀 Baber, pp. 201, 204; *Tek.* II. 1907. I. 95, 104. and *Etat de l'Ordre des Assassins*, p. 245)

《亨利致狄補注》由馬克格萊格爾 (Sir. C. Macgregor) 所著呼羅珊紀行，(*Journey through Khorassan*) 吾人得知古代肯省 (Ghain il Kain) 之境域，今代稱爲陀拔思俄通。(Tabastho-Fun) 亦相類之名也。馬克格萊格爾會詳記通肯一省情形。(I. p. 127, 147, 161)

亨利玉爾註最初證實蘇爾斯坦 (Sueistia) 者，為克脫萊梅 (Quatremere) (*N. et E. XIII, i. c. ca. p. 832*) 見最初證實松喀拉 (Soncara) 者，為戴佛萊梅里 (Defremery) (見 *J. As. Soc. IV. tom. XI, p. 441*) 最先證實圖奴康 (Tunocain) 者，為馬泰白龍 α (Mathe-Brun) (見 *N. Ann. des. V. XVIII. p. 261.*) 余不可不言者，的迷失吉 (Shihabuddin Dimishki) 所著之馬撒拉克阿爾阿伯撒 (*Masalah - al - Ahsar*) 同教史，有三篇相續，皆詳述羅耳人、樹爾人、Shuis 及夏班喀拉人 (Shabankaras) 此史證明馬哥孛羅遊記之地理，頗不淺鮮。(見 *N. et E. XIII, i. 380-383; Curtzon. Persia, II, pp. 248 & 251*)

(亨利玉爾註) 馬匹販運出口及其價值 此節所言駿馬，販運至印度，或與今代販運至印度之「阿刺伯灣」(“ Gulf Arabs ”) 名馬相同。李羅遊記以後，尙有多章言及之也。惟波斯突厥馬人之駿馬，尤可寶貴，最能耐久。金納 (Kinnair) 記某馬於十一日內，能行九百英里。(合二千九百七十華里) 費利爾 (Fertier) 又記親見某馬由德海蘭 (Dhuran) 往塔伯利資、(Tabriz) 於十二日內，往還兩次。其間復休息二日。總計行程共一千一百英里。(合三千六百三十華里) 事更奇矣。

每一枚吐爾奴里費、(Livre Pounois) 當李羅時代，約值今代法國銀幣十八佛郎。(Francs)

古代銀與金之比例，爲一比十二，(1:12) 今代爲一比十六。(1:16) 故欲將此數化爲今代價值，須加三分之一也。每一枚吐爾奴里費之今代金幣價值，略少於英金一鎊。(普通華幣十元) 駿馬一匹之價值，共合一百九十三鎊。

原案，大英百科辭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錢幣篇，(“Money”) 載此時吐爾奴里費，每枚值十八佛郎零十七仙。 *Notes and Queries* 書中，載法王聖魯易 (St. Lewis) 及腓力第三世 (Philip III) 時，吐爾奴里費每枚值十八佛郎二十四仙。腓力第四世 (Philip IV) 時值十七佛郎九十五仙。余友托瑪斯 (St. Thomas) 在大英帝國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攷驗聖魯易 (一千二百二十六年至一千二百七十年) 及腓力第四世 (一千二百八十五年至一千三百十四年) 時代所鑄之索耳幣，(Sol) 銀之成分，皆甚純淨。聖魯易時代所鑄者，每枚重六十三格萊恩。(Grain) 腓力第四世時代之索耳，每枚重六十一零半格萊恩。每里費 (Livre) 值二十索耳。依上方之攷驗，里費每枚當值十八佛郎零十四仙，及十七佛郎零七十仙也。

賴脫 (Wright) 嘗引證法國腓力第三世 (一千二百七十年至一千二百八十五年) 敕令一條，指定乘馬每匹價值最高爲六十吐爾奴里費。紳士馱馬，每匹爲二十里費云。然哲痕維 (John Hume) 嘗記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時，(蒙古憲宗四年) 克魯尼方丈 (Abbot of Cluny) 馱馬一對於法王聖

魯易。哲痕維謂當其著書時，(一千三百零九年)此二馬之價值，爲五百里費云。由上方諸記載觀之，李羅遊記所載印度運入馬匹之普通價值，近於歐洲最上級之馬矣。(見 *Hist. of Dnn. Manners*, p. 317; Joinville, p. 205)

一千八百五十年時，(清道光三十年)印度孟買市所賣之阿刺伯駿馬，每匹價值爲英金六十鎊。更有較此爲廉者，然至今代，其價已大漲矣。

據塔維尼爾(Tavernier)之記載，波斯商人所乘之佳驢，皆來自阿刺伯。馬克銀幣，約等於英國銀幣四十四先令。古代金價甚低，依上方推算之法，三十馬克，約等於今代英國金幣八十八鎊。怯失城，(Kisik Kisa) 已見前。Cirmosa 即忽里模子。下方尚有專章記之。羅斯梯謝奴(Rusticiano) 爲皮撒市(Pisa)人。其地C字之讀音，與H字相同。十六世紀初葉，約翰登波里(Giovanni d'Empoli) 亦土斯肯底省(Tuscany)人，稱忽里模子爲Cortus。(見 *Archiv. Stor. Ital. Append. II.*, 81.)

李利王衛註(三)波斯盜匪 馬哥李羅時代，波斯之遊牧民族及半遊牧民族，如曲兒忒人，(Kirites) 羅耳八(Lurs) 樹爾人，(Shuls) 喀勞那人(Karauhahs) 等，其性質狼惡，或誠如馬哥李羅所言。迨至今代依然未改。勞林森先生(Sir H. Rawlinson) 盧里斯坦拔克鐵利(Babak)

此民族記，可作證也。其言曰，『以個人言之，其人不惟爲勇武丈夫，然亦僅爲狠毒野蠻之勇武而已。凶險好殺，最喜格鬥，不死不已。波斯國諺語謂拔克鐵利族人皆被迫誦說法梯哈。』(Fakhri) 法梯哈乃代死者祈禱之聖經也。蓋不若是，則其人將無事可爲也。其人又皆巧於爲盜，妨害行旅。』(見 J. R. G. S. IX. 107)

(亨利玉爾註四) 波斯酒 波斯人，對於戒酒一節，自來不甚嚴謹。

掘阿塔紐斯 (Athenaeus) 言，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嘗有飲酒論 (Symposium on Drinking)。(余意此書似已失落) 之作。書中某節言『酒稍養之則不易醉人。』東方有數種甘酒，製時，其汁亦嘗煮沸之。惟余意此在東方諸地非普通例也。巴伯爾 (Barber) 史記謂此事爲印度苦斯山麓之客非爾族 (Kafirs) 特別奇事。然塔維尼爾 (Tavernier) 嘗言，泄刺失城產名酒外，復製養酒一種，通用於貧窮社會及旅行者。塔維尼爾所記之養酒必爲該地著名之桂厥伯酒 (Dushab) 可無庸疑。戴拉瓦雷 (Delta Valle) 謂與意大利之摩斯拖科地酒 (Mostorcho) 相同，惟質體較佳，清潔非凡，且無惡味也。(1. 689) (見 Yonge's Athen. X. 345; Barber's D. 145; Tavernier, Bk. V. Ch. XXXI.)

第十六章 賢司特大城 (Maadi)。

馬哥李羅遊記

野司特城亦在波斯本部。城市華麗，人口富庶，商業隆盛，織製野司特(Ya-sa)絲貨甚多。商人運販四方。人民崇奉摩訶末。

離此城前行，有大平原，騎行七日可過。僅有三處可停留。途間森林甚多。〔俱產棗〕，騎行其中甚易。林中可打獵放鷹。鷓鴣，鵲，飛禽，走獸，不可勝數。商旅經其中者，隨意畋獵，行樂之方甚多。又有野驢，身軀美麗。騎行七日既終，過平原，至一佳境，曰起兒漫。(Kerman)

(亨利玉爾註一)野司特城(Yezd)古城也。當維爾(D'Anville)謂即古代拖雷美(Protemy)

地理書中之意撒鐵其城(Isatichae)。馬哥字羅遊記書中，喜稱各城市爲國。野司特城可加以國之稱號，而馬哥反不稱其爲國，誠奇事也。野司特城之阿答畢，開始于十一世紀中葉。蒙古時代，蒙古人允許其存留。至十三世紀之末，合贊汗(Ghazan Khan)(一千二百九十五年至一千三百零四年，即元成宗元貞元年至大德八年)始全廢之，行政權移交蒙古總督。

回教以前，野司特城爲火教(Gueber)中心地點，今爲狂信回教之地。然其地古代教派尚有存者

，爲東方不可多見之地。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時（清咸豐九年）之統計，野司特城及附近村落，有火教徒八百五十家，惟其數日見退減也。

（亨利考狄補注）海德（Heyd）言野司特城居民，織製絲貨，其精美爲陀拔斯單（Taberostan）全境之最。（見 *Com. du Levant*, II, p. 109）

（亨利玉爾註）絲業製造，至今不衰。此業及他紡織業，佔其地人口甚衆。字羅所記野司特物品，在波斯字典中，亦得見之。賽拜羅（D'Herbelot）謂 *Kum ash-i-Yezdi* 者，野司特貨也。

（亨利攷狄補注）『那的爾沙（Nadir Shah）賜不花剌國阿伯爾非齊汗（Abulfiez Khan）之首相兼大使，哈克姆阿塔力克（Hakem Atalek）印度斯坦金幣一千莫活（Mohuts）（幣名）野司特絲錦（Yezdy）二十五疋，錦衣一襲，馬一匹，并銀鐘一具。』……（見 *Memoirs of Khoja. Abdulkareem, a Cashmerian of distinction*……trans. from the Original Persian, by Francis Gladwin……Calcutta, 1788, 8vo, p. 86）

（亨利玉爾註）今代之野司特，在齋養士，仍爲重要地點，與印度貿易尤盛。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之末，（蒲同治四年）有遊客至其地，留記載曰，『野司特之外國商務甚盛。其商人皆富於濶取』

之氣，爲波斯全國商界中最才能勇猛者。其經理人於晚近不獨至孟買市，即毛里修斯，(Mauritius) 爪哇，支那等處，亦莫不有其踪跡也。』(參觀 *Izd. 1. 67-68 St. Khanikoff, Mem. p. 201; Report by Major R. W. Smith, R. E.*) 高僧鄂多力克 (Udoric) 嘗至野司特，謂爲波斯皇帝之第三作城。其遊記復曰，『各種食物，及吾人所能知各種作品，應有盡有，尤以無花菓及乾葡萄二物最豐。乾葡萄甚小，而色青如草。世界他地，無如其多。』

(亨利攷狄補註) 賴麥錫之小本鄂多力克遊記譯文，復載距野司特城一日程之沙漠中行路困苦情形。

(亨利玉爾註二) 野司特至起兒漫之路線 載拉瓦雷言遊歷波斯，『行程俱在平原，兩面皆山。』。其言確鑿，余深信之。

(亨利攷狄補註) 參觀馬克格萊格爾之書。(1. 354) 其言曰，『道途情形，余實不能筆述。波斯各路，大概皆相同。路途所經，皆爲荒野。舉目一視，遠近皆爲叢山。所過皆無水可飲，不見人民房屋也。』

(亨利玉爾註) 據俄國康尼闊甫 (Khanikoff) 之測量，由野司特至起兒漫，共程三百十四啓羅米突，或約一百九千英里。(合六百四十三華里半) 賴麥錫本有須行八日之語，此或近於真情。

每日所行，約爲二十四英里餘也。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維斯頓格特，

Wesferward）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康尼闊甫皆行十日乃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同治四年）郭爾特斯米德（Goldsmitz）大佐及斯密司（Smith）少佐，行十二日乃至。

（亨利攷狄補註）『現今野司特至起兒漫大路，長二百二十九英里。駱駝商隊，普通僅用九日可至。

遊客欲沿途眺覽者，十二日可至。有急事者，僅七日即可至。』（見 *Houtum-Gehindler* 1

c. pp. 430-431）

（亨利玉爾註）康尼闊甫謂『馬哥李羅此章言野司特平原多森林，騎行通過甚爲易事，頗可滿意也。今代其地由西北至東南，誠有平原，頗爲廣長，惟甚狹隘且不毛。吾僅得見村落若干處，樹與中有二處爲駱駝商人之寄宿場所。居民飲水，皆取自地下暗渠。渠之來源甚遠，此或即爲其地去乾燥之因。今代沿途無一樹可見也。』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英國領事官阿博脫（Abbott）由野司特至起兒漫，取

道巴甫克城。（Balk）此道在通行大道之東，與康尼闊甫所行者，成平行線。阿博脫踏察之情形

，與馬哥李羅之記載，頗相合也。未抵巴甫克之前，阿博脫記曰『其平原南北甚廣，夫樹竟約五十

英里。巴甫克城在中途，佔據地面甚廣。四周甚產叢。』又言『野草傑樹茂生，又樹叢密樹。』

Chez Tree 皆叢生』也。途間聞有野驢，惜未得見。阿博脫報告英國外交部之書，關於馬哥李羅之記載，論曰『其言今仍確實。沿途森林茂處，野驢及他種禽獸甚多也。』其驢在動物學上，爲 Asinus Onager 種。波斯人稱爲葛兒克兒，(Gor Khar) 韃靼人呼爲苦蘭。(Kulan) (參觀 Khanikoff, Mem., p. 200; Id. Sur Marco Polo, P 21; J. R. G. S. XXXV 20-29; Mr. Abbott's Me. Report in Foreign Office)

(亨利攷狄補注) 康尼閣甫及阿博脫二人踏查結論，引起馬哥李羅行程疑難。霍吞新德樓將軍 (General Houtum-Schindler) 於亞洲學雜誌上，登有論文一篇，極有價值。解決此疑難問題。其言曰『馬哥李羅由野司特至起兒漫，實取道巴甫克城。其遊記所載路途情形，經平原七日，停留三處，皆爲確實之語也。途間產棗森林即巴甫克城附近之林也。(巴甫克普通皆稱爲巴甫脫。Bart) 鷓鴣，鵝鶉，今仍繁盛。西路余僅見野驢數匹。然余聞巴甫克路上野驢之多，幾不可勝數。今代旅行者，及駱駝商隊，皆由東路，經阿納爾，(Anar) 巴拉馬拔德(Bahramabad) 而至起兒漫。賽法維 (Safavids) 時代，(西歷一千五百年前，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前)用阿納爾路者甚少。旅行家皆取道巴甫克城。賽法維時代以前，由野司特至阿納爾之間，九十七英里之地域，似全無人民居住。一千三百四十年時，(元順帝至正元年)吏載阿納爾爲起兒漫國北方邊城

，鄰於野可特沙漠。阿拔斯沙 (Shah Abbas) 於野可特及阿納爾二地之間，築駱駝商隊寄宿所三處，而東路始見廢。三處寄宿所者，一在靈烏丁 (Zein U'd-din) 一在乞里沙 (Kerman-Shahan) 一在商姆膏 (Shamsh) 也。』(見 *Jour. Roy. As. Soc. N. S.* XIII Octhoer 1881 p. 490 major Sykes' *Persia*, ch. XXiii)

第十七章 起兒漫國。(Kerman)

起兒漫國亦在波斯本部。以前其國君主世相傳襲。韃靼人征服其國後，廢其君主，而由韃靼人任命長官以治理之。^(一)此國甚產土耳其玉。^(二) (Caracora) 玉生山中，由璞石提出。^(三)銅鐵礦苗，及溫丹尼克 (Ondanique) 亦極富饒。人民善製鎧甲，鞍韉，靴戟，刀劍，弓箭，以及各種戰具。無不依法鑄造精良。良家貴婦閨女，製造各種彩色錦緞，刺繡禽獸，花木，各種模型，俱臻美備。貴人所用之帷帳，枕褥，毛墊，以及各種用具，皆巧妙奪目，見者無不交口頌美。^(四)

起兒漫山中，產世界最良之鷹。較海東青鷹身軀略小。頸腹及兩股間，皆紅色。飛翔迅速。捕逐諸鳥，百不失一。^(五)

離城騎行，向前七日，城邑村落，比居連屬。山莊別墅，宏壯華麗，誠快遊一。沿途亦可畋獵放鷹，爲各種消遣，其樂非凡。騎行七日，既過平原，抵大山。有關隘在山頂。登頂遠眺，見下行山坡，須走二日。沿途水菓，種類甚繁，豐裕可食。昔時途間居民甚多，鷄鳴犬吠相聞。而今成荒陬曠野，雖見者僅寥寥牧人，監視其牛羊而已。由起兒漫城至此山坡，冬時寒冽異常所也衣重裘，猶難禦寒。

(亨利玉爾註一) 起兒漫省及城 起兒漫之名，已見古代拖雷美 (Ptolemy) 及阿迷亞紐斯 (Ammianus) 二人之書中。作 Carmania。鮑梯 (M. Pauthier) 謂馬哥李羅時代，起兒漫國都城爲錫耳章城。 (Sirtan) 誤。 (見 N. et E. XIV 208, 290) 馬哥李羅之起兒漫城，今仍存在，名稱未改。土人讀音作庫瓦錫爾。 (Kuwashir) (見 Reinand, Mem. Sur. l. Indes, 171;

Also Sprenger *P. und R.*, R. 77) 據康尼闕市之測量，其地高出海面五千五百三十五英尺。

(張星烜補注) 兩起兒漫城，亞洲西南地方，以起兒漫 (Kerman) 爲名者，共有兩處。其一在撒馬兒罕及不花刺之間，見於小亞美尼亞王海敦入朝蒙古憲宗紀程。西遼耶律大石卽皇帝位之處也。其地今名起兒米內。 (Kermian) 第二處卽馬哥季羅遊記此章所記者。在波斯灣北岸。德國帕拉脫 (Plahn) 著亞洲東部史， (Geschichte Ost Asiens) 謂波斯灣北岸之起兒漫，爲耶律大石卽位之處。然似爲不實也。中國遼史僅言大石駐軍尋思干 (Semschant II Samarkand) 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尋思干卽撒馬兒罕。由尋思干至起兒漫，中間不載他地之名，可見其近撒馬兒罕也。若如帕拉脫之言，大石之軍，必更經過甚多地方，始得至波斯灣。遼史豈有不載之理。又西遼建國，回教著作家記之者亦甚多。無侵犯波斯，通過其地之語。此亦可證明遼史之起兒漫在中央亞細亞，不在波斯南境也。(見 E. Bretschneider, *Man*

Res. I. 208-225)

千里馬 汪大淵島夷志略，千里馬。北與大齋出截界。溪水護市，四時澄澈。形勢寬容，田疇數少。氣候乍熱，俗淳，男女斷髮，身繫絲布。裘海爲鹽，釀桂屑爲酒。有會長。地產翠羽，百合

馬哥季羅遊記

，羅預。貿易之貨，月鐵條，粗碗，蘇木，鉛針，之屬。

〔亨利玉爾註〕十一世紀中葉，白尼布雅 (Beni Bura) 朝代傾覆後，起兒漫歸塞爾柱克突厥某族所有，後轉歸花刺子模國王轄治，再乃入蒙古版藉。一千二百二十六年，(元太祖二十一年丙戌歲) 西遼人阿米爾波拉克 (Amir Borak) 充花刺子模國王札蘭丁 (Zalal-uddin) 之總管，治理此邦。後獨立，自稱庫脫魯格算端。 (Kutluugh Sultan) 崩於一千二百三十四年。(蒙古太宗六年甲午歲) 蒙古人允許其子孫，擁舊號，王舊地。李羅氏歸自中國時，此族之代表，為貴婦拍的沙可敦。(Padeshah Khatun) 先為阿八哈 (Abaha) 大王之妃，復為凱嘉圖之后，即位於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可敦為人，雄才多智，手段惡辣。其弟西由爾古脫米齊 (Siyurgutnish) 與爭位，可敦殺之，自專大權。凱嘉圖死後，於一千二百九十四年，(至元三十一年) 為其弟之孀婦及姪女所殺。此朝以後，雖無實權，然名號直至伊兒汗可達班打 (Ilkhan Khodabanda) 時，(一千三百零四年至一千三百十三年，元成宗大德八年至仁宗皇慶二年) 始滅也。(參觀 Ma'or Sykes' *Persia*, Chaps. V. & XXXIII)

起兒漫城有品思脫里派主教駐節，歸法爾斯省 (Fars) 總主教統轄。(見 *Not Passim*; Weil, III 454; Lequien, II 1256)

(亨利放狻補注) 起兒漫城。『關於起兒漫國名，及城名，頗有混亂不清之事。余故於下方略注數語焉。』起兒漫，(Kerman) 庫瓦錫爾，(Kuwashir) 及巴爾德錫爾，(Bardshir) 三名可互用。余意當初全境稱起兒漫。古代之喀拉曼尼亞 (Karamania) 是也。古代史載有庫萊伊阿爾戴細爾 (Kureh-i-Ardeshir) 省，後代其音縮為庫瓦錫爾。波斯薩珊朝太祖阿爾戴細爾 (Ardeshir Babekan) 嘗駐蹕於此故也。庫萊伊阿爾戴細爾之一部，名巴爾德錫爾，(Bardshir) 或巴爾德伊阿爾戴細爾。(Bard-i-Ardoshir) 今代又有稱爲巴爾德細爾 (Bardsir) 者。現今起兒漫城乃在巴爾德錫爾之東北隅。中世紀時，起兒漫城稱爲巴爾德錫爾。回教紀元四百六十二年時，(宋神宗元豐七年) 起兒漫王喀拉阿爾斯蘭 (Qara Arslan Beg) 所鑄之錢，據普爾 (Stanley Lane Poole) 之攷證，其幕有雅賓達細爾 (Yazdashir) 字樣，不見巴爾德錫爾也。麥德利奚 (Al Idrisi) 書中之雅賓達細爾，余遍查諸史，不得見也。巴爾德錫爾古代爲鑄錢重要地點。雅賓達細爾若果確有其地，亦必爲極小之市也。余意此或爲誤寫。波斯文句，無辨別之術，書寫時，二字實相同也。(懷案，漢文缺點，亦與波斯文相同。正史外國傳中，人名地名之譯音，往往不可句讀，不知究爲何名也。) 後代城名，變作起兒漫，(Kerman) 其西南縣名巴兒德細爾。縣內大城，名馬錫賓。(Masin) 自古歷今，又時稱爲巴兒德細爾。縣內復有錫賓章城。

(Sirjan) 亦古城也。昔時繁盛，過於巴爾德錫爾。嘗稱號爲起兒漫、(Kerman) 巴爾德錫爾、(Bardshir) 及撒爾德細爾 (Sardsir) 三地之首府。因此而時與巴爾德錫爾混亂。今代巴爾德錫爾爲縣名，首府名賽達拔德。(Saidabad) 阿格特爾俄拉 (Aghul-Ola) 之起兒漫史、巴明言起兒漫之都城，爲巴爾德錫爾。由其記載觀之，其爲今代起兒漫城，毫無疑竇。馬哥李羅未記城名，頗堪注意。阿賽曼尼 (Assemann) 之東方大辭典·(Bibliotheca Orientalis) 記庫瓦錫爾 (Kuwashir) 及巴爾德錫爾 (Bardashir) 不同一城。巴爾德錫爾或即古代之馬錫齊城。(Mas-hiz) 同教紀元五百八十二年時，(耶穌紀元一千一百八十六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 起兒漫國史，載此城爲重要市場，起兒漫省聃思脫里派主教忽里模子城、(Hormuz) 歸法爾斯省總主教節制。』(見 Houtum-Schindler, L. C. pp, 491-492)

巴爾德錫爾城即今代之起兒漫城，可無庸疑。(見 The Cities of Kerman in the time of Hamd-Allah Mas'umi and Marco Polo, by Guy le Strange, Jour. R. AS. Soc. April, 1901, pp. 281, 290) 哈姆德阿拉 (Hamd-Allah) 著著天地學一書，題名爲奴魯哈脫阿爾庫路伯、(Nuzhat-al-Kulub) 猶聖心之樂 (Hearts Delight) 也。(參觀 Major Sykes' Persia, Chap. XVI, and the Geographical for Fezwanq, 1902, p. 166)

〔張星烺補注〕明史卷三百三十二。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來貢，惟獸皮鳥羽屬褥。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虫。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

〔亨利玉爾註二〕土耳其玉 吳賽雷 (Onseley) 嘗引用寫本寶石指南一書，謂起兒漫國歇巴維克 (Shebavek) 地方，有產土耳其玉之礦在焉。此或即為今代之歇耳依巴拜克 (Shahr-i-Bahak) 地方。在起兒漫城西一百英里，距拍萊資 (Pars) 不遠。阿博脫記其地有土耳其玉礦，現已廢棄。康尼闊甫之同伴，苟拜耳 (Goebel) 於野司特城 (Yezd) 附近，塔孚脫 (Taf) 地方，嘗得有土耳其玉礦焉。(見 Onseley's *Travels*, I. 211; J. R. G. S. XXVI. 42-66; Khanikoff's *Mem.* 208)

〔亨利攷狄補注〕起兒漫省今代仍甚產土耳其玉。拍萊資 (Parsiz || Pars) 縣之玉礦，在哲門伊磨阿斯盤 (Chemen-i-mo-Aspan) 地方，距拍萊資十六英里，巴拉馬拔德 (Barha'mabad) 之大道旁。與葛德阿墨爾 (Gad-i-Ahmer) 村相對。數年前，礦尚開辦。所產之土耳其玉，皆淡藍色。又今代之巴爾德錫爾平原，亦有土耳其玉礦，距馬錫資不遠。在哲黑爾唐 (Cher-eh-Tar) 山坡。與熊山 (Bear Hill) 相對。歇耳依巴拜克之玉礦，在喀力克 (Karak) 小村，距梅特維爾 (Medkhar-i-Bala) 市一英里，歇耳依巴拜克市北十英里。礦中有駝坑 (Shatt) 一處，達巷近

爲地震所閉。二十年前，此礦尙開辦。又距歌耳依巴拜克十二英里，亦有玉礦。有舊時堅坑七所，今已久廢棄矣。二礦所產之玉，亦爲淡藍色，無大價值也。』（見 Houtum-Schindler, l.c. 1881, 491）最佳之土耳其玉，皆來自呼羅珊。（Khorasan）礦近馬敦，（Madden）距乃沙不耳城（Nishapur）（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卷一太祖本紀又作匿察兀兒）北約四十八英里。（見 Heyd, com. du Levant, II. p. 658; Ritter, Asie, pp. 325-330）

馬哥李羅此章不記起兒漫省之藍錠，頗堪注意。

（張星烺補注）元末中國之學問家陶宗儀，著有輟耕錄一書其中有回回石頭一條，頗有興味。與西人所記者，可互闡明。特爲注釋如下：

輟耕錄第七卷回回石頭。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嘗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二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於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淡紅色嬌。）

避著達（深紅色。石薄方嬌。）

黃刺泥（黑紅色。）

古木蘭（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抵掌爲）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撒下泥 (下等石帶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 (上有巨孔。)

青亞姑 (上等深青色。)

屋樸你藍 (下等，如水樣，帶不渾青色。)

黃亞姑

貓睛

貓睛 (中含活光二線。)

甸子

你給下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荊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註釋) 刺者，波斯語 Tale 之釋音，用以稱巴拉斯紅玉礦石。(Bakas Ruby) 此指深抵碧色

馬哥寧羅遊記

如紅玫瑰。(見 *Koferstein's Mineralogia Polyglotta*, 1849, p. 20; *Emanuel's History of Persians Soanes*, 1867, p. 220)

避者達，波斯語 *bidjade* 之譯音，用以稱印度所產紅寶石。(見 *Koferstein*, p. 23)
昔刻泥，錫蘭之轉音。錫蘭島產各種寶石，自昔馳名。明史錫蘭山國傳，亦已載之。

古木蘭，馬雷語 *Kuntala* 之譯音，最美寶石也。今代歐語之俄拍爾 *Opal* 或即此也。(見 *Koferstein*, p. 68) 助把避，阿刺伯語 *dsobah* 之譯音。原爲綠翼蠅。阿刺伯人用以稱最上等深綠玉。波斯人亦沿用之。(見 *Koferstein*, p. 48)

助木刺，波斯及阿刺伯語 *Zmerud* || *Samurod* 之譯音，綠色寶石之普通名稱也。

撒下泥，波斯語 *Sabuni* 之譯音，劣等淡綠色寶石也。鴉鶻，阿刺伯及波斯語 *Yakut* 之譯

音。今歐人所稱之魯貝 (*Ruby*) 及科倫德姆，(*Corundum*) 波斯人及阿刺伯人皆稱爲鴉鶻也。

回教著作家多區別爲紅藍黃白四種。鴉鶻，明史錫蘭山傳作亞姑。(見 *Koferstein*, pp. 11, 2)

8) 馬思良底，開肥斯丹 (*Koferstein*) 之鑽石字典書中，不見有相當之音也。

你藍，*Nilan* 爲之譯音，欣都斯坦 (*Hindustan*) 地方人稱藍寶石以是名。
屋模你藍，屋模二字，開肥斯丹之鑽石字典書中，不見有相當之音。然今西人之 *Opal* 名辭

，古代希臘人羅馬人法蘭克人，皆已用之矣。

貓睛寶石。今代西人亦有貓睛 (Cat's eye) 之名。此類寶石對光視之，與縮小貓睛相同，故中西皆有是名。

走水石，即西名克里梭拜利爾 (Chrysoberyl)，又名錫摩風。(Cymophane) 希臘語「浮光」(Floating light) 之義。其義亦與中國之『走水』相類也。

甸子二字，不知何解。或爲譯音，指土耳其玉而言。

你捨下的，即乃沙不耳 (Nishapur) 之轉音。其地所產之玉也。馳名四海，已詳見前注。

乞里馬泥，即起兒漫之轉音。明史作乞力麻兒。其末尾之兒字，讀音或同於倪字。古代二字音相同。一千五百年時，(明武宗正德五年) 巴波撒 (Barbosa) 亦稱起兒漫爲乞里馬泥。(Chiriman) 乃沙不耳爲你捨捨爾。(Nixer) (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176) 178-176)

亨利玉爾註三) 溫丹尼克或印度鋼 阿刺伯地理家愛德利奚 (Idrisi) 記最佳之鐵，產於記魯甫脫 (Iruft) 西北『冷山』間，(Cold Mountains) 即國都之南方也。突厥大地誌 (Jinn. Mantak) 載起兒漫邊境泥力資 (Niriz) 地方之鐵礦，馳名四海。泰格西拉 (Texeira) 書中亦有記載。

聖約翰 (St. John) 少佐告余，鐵礦在泥力資東面山間。(參觀 Edrissi, vol. I, p. 430; Hammer, *Mém sur la Pensée*, p. 275; Teixeira, *Relações*, p. 278。參觀本書李羅遊記附圖第二號。)

(亨利攷欣補注)『馬哥李羅所言之鋼礦或即起兒漫與泄刺矢間道旁拍爾拍 (Parpa) 地方之鐵礦。今代仍稱爲馬敦伊福臘脫，(W'aden-i-rulad) 土語鋼礦也。現今已不開辦。起兒漫古代之兵器，刀劍，馬鎗，皆以鋼製成。誠爲美觀，不愧馬哥李羅之讚賞也。』(見 Houtum-Schindler, I. c. p. 491)

(亨利玉爾註)地學會本之溫丹尼克，(Ondanique) 鮑梯氏本作安旦，(Andaine) 拉丁文本作安旦尼克姆。(Andanicum) 攷此字自賴麥錫後，無人復有解說之者。賴麥錫嘗屢訪問波斯商人，來至威尼那市貿易者，其所得諸說，皆謂爲最良最精之鋼也。古代人得安旦尼克 (Andanic) 製成之鏡或劍，皆視如珍寶。余意賴麥錫所得之解說，甚爲眞確，可以無疑。余取地學會本之拼寫法，蓋最近原字洪德瓦尼(Hundwaniy)之音也。洪德瓦尼者譯言印度鋼也。(見 Johnson's *Dict. and De Saoy's Christianische Arabie*, II. 148) 一千七百零年時，(宋寧宗慶元六年)著成亞拉伯字典 (Vocabulário Árabe, Florence, 1871, p. 211) 載洪德瓦 (Hindu-

va'n) 者印度鐵也。吳樓斯(Vullers)解謂洪德萬(Hundwan)者，『印度特產物，尤多指刀劍而言。』又引費杜西(Fr. d'asi)之「康嘉爾伊洪德萬」，(Khanjar-i-Hundwan)以作證據。其譯義猶云印度之鑿鋒鋼刀也。

原案，友人某君，甚爲博學，反對約翰生(Johnson)字典上洪德瓦尼即印度鋼之解說，謂太武斷。然余詳察李羅遊記此章及第二十一章，第四十二章，溫丹尼克(Ordnique)輒與鋼並稱，其意爲鋼鐵，可無疑也。

愛德利奚書中，有欣的雅(Hindhah)一字。其解說亦與上方所言者相同。後代西班牙文中之阿爾欣德，(Alhinde) 阿爾費因德，(Alfindc) 阿林德，(Alinde)三字皆由之轉音而來。最初爲鋼之義，次乃變爲鋼鏡之義，又次變爲玻璃鏡上附屬鋼鐵片之義。(見 *Dozy and Engelmann*, 2nd. ed. pp. 144-145.) 拜耳拜耳(Berber)地方人亦稱鋼爲欣德、(Hint) 或阿爾欣德。(Al-hint) (見 *J. R. A. S.* IX. 255)

古代印度刀劍，在東方頗播盛名。据可恃考古家之言，印度之鋼，晚近尙輸入波斯。盛名之起始，上古已然。克泰夏斯(Ctesias)記波斯國王及太后，賜彼良劍二，皆印度產也。又古史記馬理·(Maell)及鄂格特拉西(Oxydrace)二人，贈亞歷山德大王淨鐵(Ferrum Candidum)一百擔

(Talents wt.)以作禮物。其物質與印度鋼相類也。

原案，肯力克 (Kenrick) 謂耶穌教聖經愛塞基爾篇 (Basil ch. XX vii. 19) 載推羅城 (Tyre)

商貨中有白鐵一物，與桂樹及省藤並舉。其爲印度鋼，已瞭然矣。

希臘文排理 (Peripplus) 書已記印度鋼鐵二物爲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n) 諸港埠，輸入貨之一矣。羅馬皇帝馬克斯與萊流斯 (Marcus Aurelius) (即漢書之大秦王安敦也) 及科摩度斯 (Commodus) 時，所制定之律令中，規定印度鐵 (Ferrum Indicum) 輸入羅馬國境，須納入口稅。撒爾瑪修斯 (Salmasius) 攷證當時遺留之古代希臘文化學書，已有『鍛煉印度鋼方法』之篇。愛德利奚記『印度人最善製鋼，取諸物混合而熔之，得軟鋼一種，普通稱之曰印度鋼。(Hindian) 其人又有坊廠，專鑄刀劍，馳名世界。……他國所製刀劍，其鋒利無有過於印度者也。(al-hadid al-hindi)』

阿刺伯學問家著成之書，言印度刀劍者，難以數計。佛萊塔格 (Freytag) 所譯哈麻撒 (Hamasa) 之阿刺伯文古詩集中，已數言之。古代注釋家某嘗用拉丁文解說其詩一節。(Ut Optimos Gladios significet……Indicos esse dixit) 詳查此節 Indicos 之阿刺伯原文，即洪德瓦尼雅。(Hundwanian) 曼香爾 (Manger) 所譯阿拉伯沙 (Arabshah) 之帖木兒傳 (Tamerlan)

ans) 中，亦數次言印度鋼也。(拉丁文詩一句免譯) 回教徒征服印度史中，記印度人不奉回教者，輒用洗淨之印度刀劍，送還至日漢南 (Jhannam) 地方。(痕案，其義猶云用印度刃殺之送還冥間也) 有時亦輒稱印度劍爲『高貴印度人』也。後代察爾丁 (Chardin) 謂波斯之鋼，『乃混合印度鋼而成。印度之鋼，較爲柔軟，……且甚可貴也。』十九世紀初葉，杜勃雷 (Dupre) 謂『余初信鑄造波斯劍之鋼，皆來自呼羅珊 (Khorasan) 省某礦。以後余時訪問之，得悉呼羅珊省全無銅礦。鑄造波斯劍之鋼，皆來自印度臘和爾 (Lahore) 城。運至波斯時，皆爲盤形塊也。』博丁歐 (Portinger) 記印度輸入起兒漫省貨品中，鋼亦其一。愛爾菲恩斯敦 (Ephraïm) 於其所著之『坎博爾』(Cambul) 書中言，『阿富汗人最珍貴印度鋼爲原料。惟最良之劍，則皆鑄自波斯及敘利亞二國也。』愛爾菲恩斯敦又於其所著之『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 中言，『古代印度鋼，馳名四海，人爭求之。古代波斯詩歌中，讚美之辭，屢見不絕。雖在今日，呼羅珊及大馬斯克 (Damascus) 二地所鑄之偃月刀，其原料仍皆來自印度。』愛爾菲恩斯敦二書之記載，可證明杜勃雷之言也。

原案，李加德森 (Richardson) 修訂之約翰生 (Johnson) 所著波斯字典，(Pers. Dict.) 載有『羅漢』或『羅漢那』(Rohan, Rohana) 二字。其解說爲『最佳之印度鋼，用鑄最良之劍者也。』

又印度鑄成之劍，亦稱此名。』

法國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所著之亞洲各國辭典 (Asia Polytica) 載俄粟特人 (Sassan) 稱劍為安洞 (Andun) 俄錦阿克人 (Kofak) 稱劍為安旦 (Andan) 余意此二字之來源，或與洪德瓦尼 (Hundwariy) 及阿爾欣德 (Alind) 相同，皆指印度為其來源地也。

〔亨利攷狄補注〕耶穌紀元一千二百年時，(宋寶曆元年六年) 阿布獸哈美德 (Abu Nuhan) ad bin Yusuf bin Nu, Ayyidi-i-Nizamud-Din) 著成之阿剌伯文亞歷山德大王紀傳 (Sikandar Namah, e Buzurjistanisari) 英國克拉格大尉 (Cairns H. Wilberforce Clarke) 曾有英文譯本。 (London, 1881, Large 8vo) 其書中關於劍之記載甚多。 (見 *Qs* no. XIX. 257, p. 202; XX. 12, p. 211; XLV. 38, p. 567; LVIII. 32, p. 692, 4 2; pp. 697, 62, 68, pp. 699; dix. 28, p. 70.)

〔亨利玉爾註〕羅香倍康 (Roger Bacon) 著阿維森那 (Avicenna) 於其所著之鐵河泥德 (De Almagis) 書，第五卷，鐵器 有三種。『第一種，最耐錘打之鐵。火燒紅後，即用錘打成各種模型，惟不能用以製造鐵切器具。鐵錘，鐵鉗，皆用此鑄成，此種之鐵，即普通所稱之鐵。第二種，較為純淨，內含熱亦多。製造各種器具邊口，最為合宜。所有鐵切器具，皆用此鑄成。惟不

耐捶打。此種之鐵，即吾人所稱之鋼也。第三種名曰安代那。(Andena) 拉丁民族諸國知之者頗少。其鐵質與銀相類，至為特別。燒熱不高，即可捶打，引伸性頗大。其他性質，皆亦於鋼鐵之物之間。見 Fr. de Bacon's Opera, n. tit. 1850, p. 282-288。又參波羅維(Vahenit of Bhanvats) 亦嘗引用此節之文。惟字句頗有不同。見 Speculum Naturale, VI: Ch. 12, 13, and 14. Speer's Doctrinale, XV. ch. 12, 13, 14。又參波羅維(Andena) 國維維那原書，並未得觀。其所稱之安代那，是否即維維那底本之安代，(Ardaine) 此章之溫丹尼克，(Ondaniche) 頗可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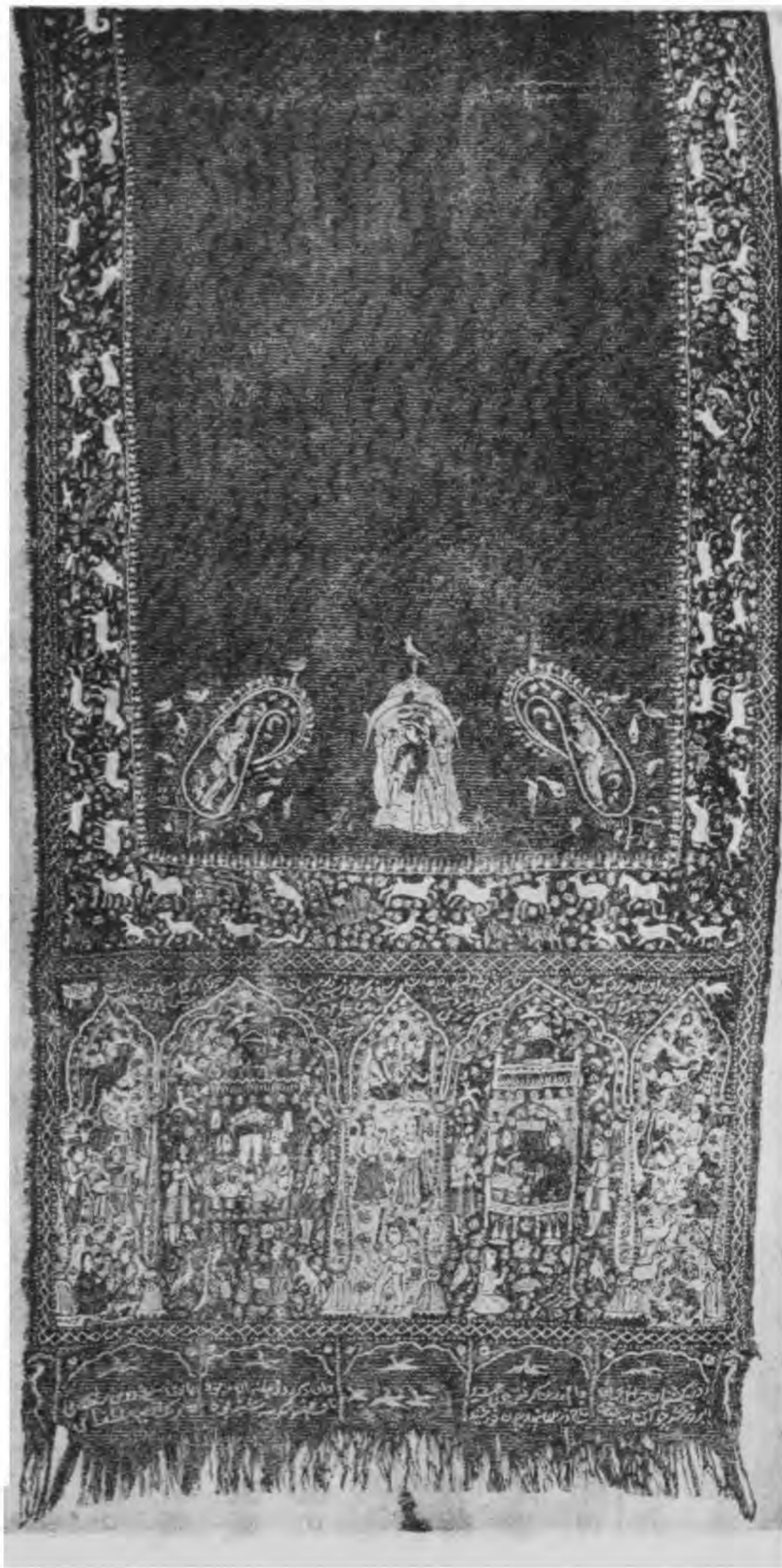
中世紀時代之普通一班觀念，皆以鋼與鐵，不同一原質。鋼有鋼礦，而鐵有鐵礦，遂不相同。此種觀念，雖至今代，據余所及，東方諸國，依然流布不熄也。印度至高武官某君曾有印度本土友人，一日與之談論煉鋼方法。謂可由鐵製成。其友大驚，以為妄說。高武曰：『有是感？君豈不縱余信投贖於爐，變為馬乎？』印度之鋼，似皆以為與普通之鋼，不同類也。其製煉之法，奇且簡單。礦苗取出後，直接煉成生鐵。與有泡鐵(Bessemer steel)不同，不經中間各種手續。昔時印度鋼初運至英國化驗時，化學家即嘗言此種鋼，乃自礦苗直接煉成。馬哥李羅遊記所載之溫丹尼克(Andaniche) 為一種最良之鋼，類於印度鋼，可無疑也。參觀 Muller's Orients, p. 80;

Quintus, IX, 24; *Muller's Geog. Gr. Min.* I, 262; *Digest Novum*, Lugd. 1551, Lib. XXX. X. Tit. 4; *Salmica. Ess. Pagan.* II, 763; *Edrisi*, I, 65-66; *J. R. S. A.* A. 287 seqq.; *Hamasce Cernitua*, I, 526; *Elliot*, II, 209, 394; *Reynolds's Athi*, p. 216)

(亨利玉爾註四)起兒漫之製造品。十六世紀時，保羅哲維斯 (Paulus Jovius) 言，起兒漫之鋼，馳名四海，最合鑄造刀劍戈戟之用。突厥人用高價購入之。起兒漫之刀劍，僅須一擊，即可斷歐羅巴之甲冑，不待回轉刀鋒也。哲維斯果据何書而言，余不得知。惟詳查馬哥李羅同時人印度德黎城 (Delhi) 主柯斯魯 (Amir Khusrū) 之詩集中，亦見有『起兒漫尼刀』之名。(見 P. *Jov. Hist. of his own Time*, Bk. XIV; *Elliot*, III, 587)

博丁歐 (Pottinger) 之時代，起兒漫國尙甚製造火繩銃，而玫瑰水，肩掛，地毯，則爲其地之重要商品。馬哥李羅遊記不載肩掛之製造。然据愛德利奚書，巴某 (Bamm) 城附近，已有製造肩掛者矣。馬哥李羅之帷帳，或即指地毯而言。余嘗於友人福萊爾 (Sir Eartle Fere) 之家，得見一真正起兒漫地毯，毛皆甚短，平坦而緊密，而繪花瓶，飛禽，及花卉，大類波斯寫本畫師之裝飾。

起兒漫之肩掛，較之克什彌爾產，柔軟略為不及，惟其結構及繪花，皆可與之並駕齊驅。一千八百



克什彌爾人製之頸巾圖

馬哥孛羅遊記

一九五

五十年時，(前清道光三十年)起兒漫肩掛最高之市價，未越三十拖曼(Toman) (合英金十四鎊華銀一百四十元)。其地共有織機二千二百具，專製此物。起兒漫所產克歐喀(Karkak)羊毛甚多。織掛織阿波斯(Bandar Abbasi)及喀拉齊(Karachi)二地，運至爾姆利差(Amritsar)市。與西察之羊毛混合，織線肩掛。本章所記諸物，大抵皆在肩掛廠中製成者也。馬哥李羅所載絲織之肩掛，與刺繡品混誤乎。余誠百思而不解也。康尼闊甫(Khanikoff)謂馬哥李羅所載絲織刺繡品，現今起兒漫仍多製之，極為巧妙。此方附圖，為克什彌爾人製成之頸巾，上織人物走獸。前第六章詳四，已言及之矣。

前世紀之末，起兒漫國火教徒(Creder)拘極多，今則日漸減少。底尼闊甫謂起兒漫國之回教徒皆為發發主義之掙紮。國所產酒。聖經雖禁，然豪飲者，則所見皆是也。波斯國他處旅館之牆壁上，輒見書寫古代聖經之絕言道訓，可謂聖經之規戒，或詰責地方官吏之語。由起兒漫至爾姆利差，特途間所見者，惟讚賞美酒之詩歌而已。

(參閱) *Poringer's Travels; Khanikoff's Mem.* 186 seq. and *Notices*, p. 217; *Ma'or Smith's Report; Anstott's MS. Report in P. O. Notes* by *Ma'or O. St. John*, (p. 51)

(亨利玉爾註五) 拍萊資 (Parez) 地方今代仍豐產鷹。其附近阿克他爾 (Aktar) 及錫耳章 (Srijan) 二邑，亦皆以產鷹馳名。英國領事官阿博脫 (Abbot) 及陸軍少佐斯密斯 (Major Smith) 二人皆嘗爲波斯國富人延請，在此方放鷹遊樂。已故聖約翰先生 (Sir O. St. John) 證明此章所言之鷹，土名夏聲 (Shar' hin = Falcor Peregrinator)。夏聲之別種，名法爾希 (Fars) 今代波斯南部章山中，仍多有之也。土人現今用此鷹者頗少。有脫爾關 (Seran) 蒼鷹，最爲寶貴。被獲者甚少，皆運售于俄邊 (Orissa) 省之阿刺伯人池。(參觀 *J. R. G. S. XXXV. 502* and *Major St. John's Notes*)

(亨利狄狄補註) 『良鷹有紅腹及飛翔迅速者，皆來自拍萊資。(Paris)。惟此種之鷹頗覺稀鮮。每年僅捕獲二三頭而已。精練之拍萊資鷹，每頭價值三十至五十拖曼 (Taman) (合英金十二鎊至二十鎊) 其價每頭幾與良馬一匹相埒也。』(見 *Houlton-Schmitter, I. c. 491*) 陸軍少佐薛克斯 (Ma'or Sykes) 所著之波斯國誌 (Persia) 第二十三章記，『馬哥李羅必爲奸賊獵之人。其所記夏聲鷹之情況，最爲真確。』起兒漫省某汗家，畜鷹七頭，黑白皆有。某汗嘗開列名單，詳細說明，贈于薛克斯少佐。夏聲鷹二眼皆黃色，身體大小，在七鷹之中，位爲第三。

(高制玉爾註六) 此章之地理考證，且待遊歷家至忽里模子 (Hormuz) 城時再詳論也。

第十八章 喀馬地城 (Camadi) 及其遺蹟。喀勞那 (Carana) 盜

匪。

騎行下山坡二日，抵一大平原。最初至者。名喀馬地城。昔時城市甚大，烟戶繁盛，今已衰落。蓋韃靼人征伐此地時，嘗數次抄掠之也。余所言之大平原，天氣炎熱。吾今將述之省，名流俄巴雷斯。(Reobars)

其境之水果有棗，阿月渾子，(Pistachios) 天堂蘋果，(Apples of Paradise) 以及其他各種水菓。我國天氣寒冷諸地，所不見者也。「水菓豐茂，故全境斑鳩之多，幾于不可勝數。然薩拉森人決不捕捉，蓋皆厭惡之也。」此平原上有鷓鴣一種，異于他國之鷓鴣。顏色則黑白參錯，嘴足皆紅如硃砂。

其地野獸亦甚奇特。第一，余將告君其境之牛。身軀碩大，白如霜雪。毛甚短而平滑，蓋因其境天氣熾熱之故也。角皆短而厚，其端不銳。肩間有肉峯一，高約六七寸。世界動物，美麗無過于此。載運貨物時，則跪地，與駱駝

相同。貨既加身乃起立。力甚強健，所載甚重。又有綿羊，其大如驢。尾大而肥。一尾之重，達三十鎊。肥壯非凡，其肉味美^(三)

此平原上，村落城邑無數。皆有高峻土城，以爲保障，防備馬賊。賊衆甚多^(三)

，名曰喀勞那 (Caranans)。母爲印度種，父爲韃靼人，故有是名。君必須知喀勞那人善妖術。能使白晝忽然黑暗，不辨寸路。同伴者雖騎行在傍，猶不得知。黑暗境域，達七日路程之遙。每欲劫掠，則先行妖術。其人曉悉境內山川地理。並騎而行，陣伍緊密。數達萬人，或多或少，時有不同。行陣甚長，布滿全境。城邑村落之外，郊野生物，悉被擒捕。男女走獸，無能幸免。被捕老人，皆遭殺戮。壯年男女，販至他國，鬻爲奴隸。以是之故，全境荒廢零落，幾等沙漠。

惡賊之王，名曰奴哥打爾 (Nogotai)。奴哥打爾管率其騎士一萬人，至察合台之廷，與之同居。察合台著，大汗之弟，奴哥打爾之叔也。居察合台之廷

時，奴哥打爾行一最勇敢之事業，余將告君究爲何事也。其叔在大亞美尼亞時，奴哥打爾帥大隊騎士，慘忍不逞之徒，離其叔遠遁。先經巴達哈傷（Badashan），次至拍社的爾省（Pashai-Dar），又次至阿理俄拉克什彌爾省（Ariora-Kashemur）。山路崎嶇危絕，故抵此時，喪失人馬無算，卒得征服上方所述諸省。後由達理華（Dalyar）省邊鄙，侵入印度境內。達理華隸屬阿賽丁算端。（Asedin Soldan）王有威有財，奴哥打爾竟克之，建庭幕于其城。擁強兵，不畏他人。與鄰近之韃靼^四人時相攻戰。

余已告君，此等無賴漢及其歷史矣。余復必須告君，馬哥孛羅先生亦嘗于黑暗之中，幾爲其衆所捕。幸上帝保佑，逃藏于附近柯奴沙爾米（Gonosalmi）村內，得免于難。然同伴多人，皆被擒捕，有爲鬻賣者，有被殺者。僅馬哥孛羅及其他七人得逃耳。^五

（亨利玉爾註一）熱地出產品

賴麥錫本天堂蘋果，作亞當蘋果（Adam's Apple）。林德（Lind）

157) 謂此菓究爲何物，頗不易攷。余意其乃柑橘之一種也。嘉克斯(Jacquas de Virry)謂爲橘
樣菓之一種。人齒嚙咬痕迹，顯然可見。(見 *Note to Volger Errors*, II, 211; *Bongars*, I, 1099.) 阿
博脫謂『此境爲起兒漫南方，土人稱之爲荷姆西爾(Ghemser)熱國之義也。冬季天氣，與陽春
無異。棕，橘，檸檬等樹，皆盛開花。』(見 *Ms. Repert*; See also *J. R. G. S. XXV. 56*)

(亨利攷狄補注)『馬哥李羅之天堂蘋菓，或爲孔那(Konar)樹菓也。此境無車前樹。(Plantains)
斑鳩之多，古今相同。土人絕不捕之，蓋以爲不良之食品也。馬哥李羅遊記載土人不食斑鳩，其
故可以知矣。』(見 *Houtum-Schindler*, I, c. pp. 492-498.)

(亨利玉爾註)此章所記之鷓鴣，陸軍少佐斯密斯(Smith)告余，即波斯人所稱之達拉基鳥。(Dar-
ci)英國獵人稱爲黑鷓鴣，(Black Partridge)有時亦謂之紅腿鷓鴣。埃及國有數地，亦產達拉基
鳥。鳴聲甚爲奇異。土人戲譯之爲阿刺伯文曰，『穀種嘉，上帝悅。』(Bacon)記印度黑
鷓鴣之鳴，土人譯爲(Shir darum Shakrak)『我已得牛乳及糖矣。』此鳥似即阿丹牛斯(Athen-
aegis)之 Attaras。埃及與里底亞(Lydia)二國所產之鳥，『身體斑黑，與鷓鴣相同，惟較大
耳。』希臘人譯其鳴音爲(Tpis Tois KakovpoisKaka)即『作惡者，三惡之。』(Finkefold hills
for the ill-doers)各國人之譯文，以希臘文爲最佳。余在印度時，得聞此鳥之鳴，其音亦實與

希臘人之譯文相近也。

〔亨利攷狄補注〕此鳥名 Tetrao Francolinus

〔參觀 Chrestomathie Arabe, II. 205; Baker, 320; Tongo's Album, IX. 59.〕

〔亨利玉爾註二〕有峯牛及肥尾羊 阿博脫 (Abott) 亦記波斯此境之牛有肉峯，惟甚小耳。鄰近

諸地，有教牛跪以受物者。古代麻素提 (Mas'udi III. 27) 嘗於萊夷城 (Rai) (近今波斯國都德海

蘭) 見之，頗為奇異也。安阿克巴里 (Ain Akbari) (書名) 記謂此為孟加拉之佳牛種。動物學教

科書稱印度有峯牛為賽布。 (Zebu) 詳查此名，創自白芬。 (Buffon) 而白芬又得之於法國博

覽會之賽牛者。前此無是名，或為賽牛者，任意造作之辭也。古代阿述利亞國 (Assyria) 有

此牛刻像，遺留於柯雲及克 (Konyunjik) 地方。可見古代亞洲此部，已有此種之牛矣。(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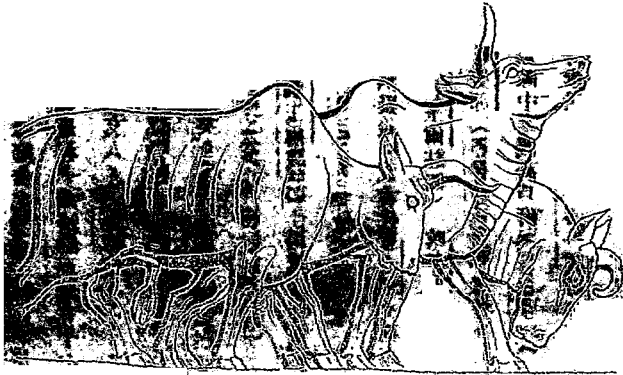
圖)

阿格錫斯 (Agassiz) 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之孟加拉亞洲學會雜誌 (Proc. As. Soc. Bengal, 1

86) 上，登有通函一件，報告『賽布』 (Zebu) 峯牛，謂其種甚小。大者亦偶有之，野種則無

也。

〔亨利攷狄補注〕『今代起兒漫及班賓阿伯斯 (Bendar-Abbas) 之間，白牛肩間有峯，兩角短厚者



圖牛峯亞利述阿代古方地克及雲柁

，已甚稀少。惟卑魯支斯坦 (Baluchistan) 及梅克蘭 (Mekran) 等地仍產之。受物時則跪地，與駱駝無異。余所見之羊尾，皆大而美麗，惟未聞有重至三十鎊者。

(見 Fortnum-Schindler, . 1.86. P. 398.)

(亨利亞爾註) 亞洲非洲各處肥尾羊，皆甚馳名。古代克泰夏斯 (Ctesias) 及義良 (Xenophon) 之人書中，皆有記載。克泰夏斯言牧羊者，時以刃割羊尾，以取羊油。

取畢復以線縫之，羊亦傷也。支那之白里肉 (Pashmak) 。

古代羅馬盛時著名之博學家 (馬端臨亦有相同之記載。

馬哥學羅所記羊之大小，與康姆費 (Kamibar) 羊，

可互相證。康氏曰：「其大遠過於普通之羊，高與驢齊者

，亦頗衆也。普通皆高踰三尺，其尾之重太，有時達四

十鎊。余之所言，似覺駭人聽聞，難以取信，然皆實語

，非謊言也。」陸軍大尉赫頓 (Hutton) 在阿富汗時

，有牧羊師告之云，羊羣內，尾重至十二塔伯利資曼（Tabriz Mans）者，頗不鮮也。十二曼，合英最七十六鎊餘。（五十七斤）阿富汗人用其油，作瀉藥。每次吞食，達四鎊以至六鎊云。赫頓之友人，又謂哈烈（Harrat）北方，泰牟尼（Taimunis）族人有時專用荷重以載羊尾者。諸語可證明此古而難信之厲言，發生地點何在。巴巴羅（Josafat Barbaro）謂彼嘗見此羊，惟地名已忘矣。（參觀 *Aelian Nat. An. III. 3. IV 82; Amsen. Emptores, Ferrier H. Of Afgans; p. 294; J. A. S. B. XV. 206.*）

（亨利玉爾註三）馬賊 此節馬賊（Banditti）二字原文，鮑梯之底本，作 Carans，地學會本作 Caranes，拉丁文本作 “a scaranis et malandrins”。拉丁文本之原文，最爲真確，可無疑義。蓋古代意大利文稱馬賊爲歇拉尼（Scherani）也。（見 *Callway, p. 287, note.*）（亨利玉爾註四）喀勞那及尼古達理盜匪攷 此爲極複雜之問題，須長註方能闡明之也。

喀勞那（Karannans）之名，屢見于蒙古時代之波斯史中。初爲蒙古部族，有衆萬人，編入蒙古軍隊中，置萬戶府（Tuman）（元史兵制，萬戶府西人皆譯作此名。）以統之。（玉爾原案，馬哥亭羅心中，實存一喀勞那萬戶府，故書中每言及之必以一萬人計之也。）以後則見爲勇敢野蠻之盜匪，盤据波斯東鄙，擾擾各省。喀勞那族之發源地，在中國長城北，叢山中，地名喀勞恩（記

東，(Karann Jidun) 又名開東 (Khidun)。戰爭時，最善使用地氈火箭。(Naphtha Fire) 拉施特史記載喀勞奴脫人，(Karant) 爲蒙古宏吉喇部 (Kansarats) (類案蒙古歷代皇后多出此部) 之別枝。詳攷宏吉喇部實在中國長城北附近處。喀勞那人或卽宏吉喇部人，似可信也。拉施特又記喀勞那萬戶府爲波斯阿魯汗 (Arghun Khan) (名見元史) 之衛軍。(Argus's court him)

瓦薩甫 (Wassaf) 記喀勞那人『實非人類，乃惡魔也。蒙古部族中，最勇敢者也。』史家米爾康德 (Mirhond) 亦有同類之記載。

孟買市白爾德博士 (Dr. Bird) 嘗見古代印度西提亞 (Indo-Scythic) (即大月底) 種人之錢，面鑄國王之名，有曰柯拉奴 (Kurano) 者。博士遂謂此爲喀勞那族名之起始。『其人爲彭甲伯 (Pang jab) 省之盜匪，希臘印度西提亞種也。』(Graeco-Indo-Scythic) 馬哥李羅遊記亦嘗詳載之也。『白爾德博士之說，甚爲草率，而法國鮑梯未加審察，乃竟信之也。』克脫萊梅爾 (Quatremere) 詳攷蒙古人未侵波斯以前，不見有喀勞那人之名。先生謂此一端，已足破諸說，謂喀勞那人以前卽居波斯境內也。拉斯開 (Reske) 關於本問題，亦有論說。引證第十世紀時，亦思法梳之著作家哈姆柴 (Hamza) 之記載，已有喀勞那軍隊之名云。余意哈姆柴之原文讀音，必爲喀柴維那

* (Kazawinah) 可疾云城 (Kazvin) 人之義也。(見 Raiske's *Constant Porphy of Born ed* II. 674; Gottwald's *Hanza Expedition*, p. 161; and Quiremore in *J. A. ser. V* ton, XV. 178.) 依賓拔部也。遊記中喀勞那之名，僅一見之。謂「德梨城王吐格拉克 (Tughlak Shah of Delhi) 突厥喀勞那人 (Karana) 也。此族居於身毒 (Sind) 及土耳其斯坦間之義山中。」史家哈模 (Hammer) 謂今代英文喀賓 (Caraine) 一字，即來自喀拉維那。(Kara winah) 十六世紀時，喀賓字義，爲無規律之騎兵，正與喀勞那相同。哈模氏之說，似近於真相矣。

(參觀 *Gold. Howds*, 214; *Tsch. I.* 17, 544, etc; Erdmann, 168, 199, etc; *J. A. S. B. X.* 96; *Q. R.* 180; *Nov. et. Ind. XIV.* 282; *I. B.* III. 201; Ed. Webbé, *Les Tyrannides*, v. 17, 1730; Reprint'd 1868.)

馬哥李羅遊記載喀勞那盜匪之起源，頗有謬誤，然不足異也。俄國康尼閣甫謂馬哥或誤以卑魯支人 (Biluchis) 爲喀勞那也。卑魯支人 (尤以恒拉虎人 Pranis 爲最) 血統上以突厥爲最盛。其人爲雜種及印度人之雜種也。印度人今代稱歐羅巴父及印度母所傳之雜種，爲喀拉尼。(Khalani) 俗語爲 (Grahamy) 烏斯敦謂古代梵文喀拉那 (Karana) 卽此義。然於察意梵文喀拉那，最勦僅用

於某雜種，其職業專爲人書記賬房也。喀拉那之原義，乃聰慧恰巧也。後乃施之於司書記者。敏渥他遊記載航海船上之書記官爲喀拉尼。(Karani) 又安阿克巴利書，(Ain Akbari) 亦有同等之記載。書記職司，爲東印度人最高尚之職業。故他地人稱東印度人爲喀拉尼，乃由其職業，非由其血統混雜故也。讀字羅遊記下文，尙有阿爾貢(Arghun) 一字，亦爲韃靼文，專用之於蒙古母及白人父所傳之子女。此種子女，面貌多白哲美觀。或者韃靼文中，尙有他字，類於喀勞恩(Karun) 者，由哈喇(Kara) 而來，專用之於蒙古父及黑人母所生之黑色子女。馬哥孛羅由此字，而生幻說，謂喀勞那人之母爲印度種，父爲韃靼人也。

(亨利攷狄補注) 陸軍少佐薛克斯(Sykes) 所著之波斯國誌(Persia, ch. XXIV) 有專章記旅行喀爾灣(Karwan) 事。薛克斯言，『馬哥孛羅之喀勞那人，或爲喀爾灣人(Karwanis) 歟。其人與鄰近之卑魯支人(Baluchis) 不同，不納租稅者也。』

奴哥爾爾(Nogodar) 又爲何人乎？與喀勞那人同時者，有尼古達理人，(Nigudaris) 亦蓋匪他。史書輒與喀勞那人並稱。性情殘忍相同，然似有別也。其根据地，在囊基斯坦。(Sincistan) 脫萊梅爾先生似謂其族實爲本土固有之種。哈模(Hanner) 謂爲察哈台之孫，尼古達兒(Nigudar) 之軍隊，其軍爲蒙古人，突厥馬人，曲兒噠人，樹爾人，(Shuts) 及其他各種人所混成

，毫無紀律之軍隊也。一千三百十九年（元仁宗延六年）祐以前，史書屢記其叛亂反抗政府之舉。同時，米爾康德（Mirchond）亦記四年之內，與官軍激戰二十一次。一千三百三十六年，（元順帝至元二年）尼古達理人据有哈烈（Herat）城附近諸地。巴伯爾（Baber）時代，其人佔据迦布邏（Kabul）西之喀爾奴特（Karnud）及古爾（Ghur）兩邑。皆在叢山中。與哈柴臘人（Hazaras）同居。哈柴臘人今仍存在，性情蠻橫，與古時無異。巴伯爾記『兩族中皆有善操蒙古語者』身毒史記（History of Sind）中哈柴臘及奴克達理（Nukdaris）兩名，亦並見。（Blüch., I., 303-304.）

（亨利攷狄補注）征服尼古達理會長帖木兒（Timur of Tumen）事蹟，為一千三百八十八年至八十四年（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至十七年）之時也。會善用兵。其詳細記載，可參觀 Major David Price's Malomedan History, London, 1821, Vol. iii, pp. 47-49

（亨利王爾注）十七世紀時，杭的斯（Hodius）及白落夫（Blauw）二人所製之圖，迦布邏北叢山，有名諾克塔里察里（Nochdarizari）民族者，由其名觀之，必為尼古達兒及哈柴臘（Nikudarizari）二名所混合。今代哈柴臘人，面貌與蒙古人大相同。故其全部或一部分，必為古代喀勞那人或尼古達理人之後裔，或為二族之混雜種也。古代舊說，謂喀勞那人及尼古達理人為蒙古



哈柴臘人繪像

布邏附近遊牧民族中，有尼古達理人。(Nurdaris) 又記哈柴臘人為察合台汗國之軍隊。蒙古
 大汗嘗遣尼古達兒鄂格蘭(Nigudar Ogulan)統之，助旭烈兀西征者也。參觀 *Nord. Asia*

人西征時，所遺留之部族，頗為有理。今代哈柴臘人之語言，為古代波斯方言。然阿富汗西部有部族，至今保守蒙古人之名字。據陸軍少佐黎吹(Lecoq)所刊字典觀之，其語言七分之二皆為蒙古語也。黎吹亦言吉爾察人(Ghizais)稱哈柴臘人為蒙兀兒人。(Moghais)阿伯兒法察爾(Abul Fazl)記

XIV. 284; *Ich. I.* 284, 309, etc; *Baker*, 134, 136, 140; *J. As. Soc.* IV. Tom. IX. 98; *Ayren Akbery*, II. 192-198.)

据上方之考證，僅喀勞那人與尼古達理人之關係如何，及喀勞那人之起始若何，尙有可疑之點，而其餘大綱，皆與馬哥李羅所記者相同也。李羅遊記所載喀勞那人侵犯印度事蹟，及其所言察合台之侄奴哥打爾，頗不易攷也。据史書觀之，似有二人皆名奴哥打爾。其事蹟混合而成馬哥李羅之記載也。

据哈模 (Hammer) 及多森 (D. Ohsson) 二人史記之記載，伯忽汗 (Barika Khan) 與旭烈兀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元世祖中統三年) 之戰爭，其原因即朮赤後裔三王，率其本部軍士，從旭烈兀征波斯時，遇暴死。伯忽汗疑旭烈兀之故，是以啓釁。戰端既開，伯忽汗舊部軍士，皆叛旭烈兀。其一部由羅耳班歸欽察，又一大部，爲尼古達兒 (Nigudar) 及恩古家 (Ongka) 二人所率，奔呼羅珊。旭烈兀之軍追之，後東邁，攻克哥疾寧城 (Ghazni) 及印度邊境諸邑，據之。

察合台之孫，朮赤 (察合台之子，非前欽察國始祖朮赤也。) 之子，尼古達兒阿骨爾 (Nigudar Aghul) 又名鄂格蘭，(Oghlan) 於旭烈兀征波斯時率察合台汗國之軍隊助戰。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元世祖至元六年) 察合台國八剌汗 (Borrak Khan) 將與其同族波斯阿八哈汗 (Abaka)

禱兵時，鄂格蘭尙在波斯。八剌汗遣大使至阿八哈之廷，密告尼古達兒王不可助察合台後裔之仇人。尼古達兒乃托詞至卓支亞本部軍營，而實即欲由打耳班達八剌汗之軍也。阿八哈知之，遣兵中途邀擊。尼古達兒之軍，死傷頗衆，尼古達兒率一千騎，避難于卓支亞。卓支亞人不納。在邊境爲阿八哈之軍所禽。其從官屬吏，皆被殺。軍隊改編入阿八哈之軍。阿八哈赦尼古達兒，惟監禁之而已。尼古達兒以後之命運如何，史無詳文。哈模謂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時，（元世祖至元卅五年，）尼古達兒已死，其軍隊散爲盜賊，卽尼古達理人也。哈模氏果何所據，余不得而知。

阿伯兒法察爾（Abul Fazi）所記之尼古達兒，卽察合台之孫，尼古達兒也。俄國康尼闊甫謂一千二百六十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康尼闊甫之年代不殆太早，）侵犯印度之尼古達兒，爲察合台之孫也。康尼闊甫蓋未知第二段史事，故謬誤也。

第一段史事，載尼古達兒率衆攻克哥疾寧及印度邊境諸邑。第二段史事，載察合台之後裔，尼古達兒率衆由大亞美尼亞邊境本營，逃奔打耳班。波斯史家之記載若爲確實，馬哥字羅顯然將一事，誤爲一事也。

尙有下方史事數節，足以闡明其事者。巴彼爾（Barbier de Meynard）所譯哈烈史記載一千二百七十八年時，（河成宗天德二年，）哈烈王法克魯丁（Fakhruddin）輕諷阿米爾（Amir）（意

長稱號)尼古達兒與其徒衆三百人，居城內。其衆皆亦獵克(Sak)地方無賴子弟也。既居城，猶屢出抄掠庫黑斯坦，(Kuhistan)錫基斯坦，(Sijistan)法拉(Farrak)諸處。搔擾劫殺，民不堪命。合贊汗(Ghazan Khan)之弟柯達班打(Khodabanda)受命來自馬燦代蘭省，(Mazan deran)要求將其徒衆，即時交出懲治。云。又史載察合台汗國柯脫落沙親王(Prince Kothogh Shah)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元成宗大德三年)大舉侵波斯東境，南境時，其部下將官，有名尼古達兒巴哈禿兒(Nigudar Bahadur)者。(參觀 *Gold. Horde*, 147, 157, 164; D'Olsson, IV. 878 seqq.; 438 399q.; 1513 seqq.; *Ich. I.* 216, 261, 284; *II.* 104; *J. As. Soc.* V. Tom. XVII. 45 5-456, 507; *Kham. Notices*, 31.)

奴哥打兒王犯印度時，所經道途，尙有待攷者。巴達哈傷今仍舊名，無須贅述。拍社的爾(Pashai-Dir)乃雙名也。巴社以後尙有攷證。其地爲今印度苦斯山(Hindu Kush)及迦布邏河(Kabul River)中間地也。法國鮑梯巴指出的爾(Dir)爲榜基柯拉省(Panjikora)之首府，在白沙瓦爾省(Peshawar)北方叢山境內。阿理俄拉克什彌爾亦雙名也。克什彌爾今仍舊名，無須贅述。阿理俄拉之攷證，頗爲疑難。余將舉余所最信之說於下。又第二說，爲攷古家恭尼翰少將(A. Cunningham)所提出者。(一)克什彌爾爲印度北派佛教之聖地。印度人稱之爲阿理

亞瓦爾他、(Aryavartha) 誌聖迹也。蒙古人改作阿理俄拉。蒙古語稱境域爲『俄籠，』(Oron) 印度梵語稱爲『瓦爾他』。(Vartha) 蒙古人改瓦爾他爲俄籠。因之其地遂爲阿理俄籠。(Aryoron) 馬哥字羅又訛作阿理俄拉 (Ariora) 也。(二) 恭尼翰少將曰，『阿理俄拉爲梵語哈爾哈拉 (Harhaura) 之訛音，其地爲彭甲伯西部 (Western Panjab) 也。印度古代劃國爲九州，號爲拿瓦康大。(Nava-Khanda) 而哈爾哈拉最在西北。古史載其西爲身毒掃維拉 (Sindhur-Sauvara) ，北爲馬塔拉 (Madra) 馬塔拉即彭甲伯東部也。其他至今尙稱馬塔爾代斯 (Madar-Des) 今代哈羅河 (Haro River) 之名，似即古代哈爾哈拉之蛻化體也。身毒薩戈爾多阿伯 (Sagdor Doab) 爲克什彌爾國境內之一縣名。其他雙名詞，如身毒掃維拉等，亦皆僅指一地而言也。上方所言印度國九州之名，見于第六世紀初葉，(梁武帝時) 著名天文家瓦拉哈米黑拉 (Varaha Mihira) 之書中。後代阿翰伯地理家阿爾比魯尼 (Al Biruni) 之書中，亦有錄記。(見 Rehaud, Mem. Sur l'Inde, p. 116.) 恭尼翰少將之解說，似頗有理，然亦有困難之點也。蓋阿爾比魯尼之書，已言當彼之時，(西歷一千零三十年即宋仁宗天聖八年，) 所錄九州之名，已久廢不用矣。

字羅遊記之阿婆十算端。(Asidin Soltan) 俄國康尼闊甫 (Khanikof) 已有攷證，最爲精確。

，毫無疑竇。康尼闊甫曰『阿養子算端即格牙蘇丁巴爾班，(Chaisrudin Balban) 印度德烈之算端也。即位於一千二百六十六年(元世祖至元三年)崩於一千二百八十六年。(至元二十三年)未登位前，在印度境內，已爲要人。一千二百三十六年，(蒙古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 魯克奴丁 (Ruknuddin) 在位時，已得彭甲伯省，形同獨立。李羅氏過境時，威勢大振也。非力胥他(Frishta)記格牙蘇丁在位時，蒙古人數次侵犯彭甲伯。某次王遣其弟率軍禦之，敗死。直至十三世紀之末，蒙古兵尙時侵犯身毒 (Sind) 也。然非力胥他書中，不見有馬哥李羅所記征服克什彌爾及佔據達理華 (Dairat) 之事實也。地學會本達理華作的理華 (Dihvar)，在印度平原上。拉僧 (Lasson) 克什彌爾史 (III. 1188) 載一千二百五十九年(蒙古憲宗九年)之末，克什彌爾王臘格夏麻那代瓦 (Lakshmana Deva) 率軍抵拒土魯 喀略人 (Turushaka)。吳敗被殺，土魯 喀略者，突厥或薩緬人之稱號也。土魯 喀略將官客借拉 (Kajala) 征服克什彌爾，至一千二百八十七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乃被逐。

源案，一千二百八十九年，詩人阿彌爾 苦斯羅 (Amir Khusrū) 所作之詩中，記蒙古 人 侵犯印度 時，其將領亦名客借拉 (Kajalak) (見 Elliot, III. 527)

蒙古 人 佔據克什彌爾，至格牙蘇丁 死後，乃已。馬哥李羅 將一千二百六十年尼古達 兒 奔走事，及

上方所述二事，混作一事也。

愛略脫 (Elliot) 嘗錄自瓦薩甫 (Wasat) 史記某節，載回教紀元七百零八年，(西曆紀元一千三百零八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蒙古人征印度，越恒河後，爲土人所擊敗。算端阿勞亨開爾遜 (Shan Ala'uddin Khilji) 令將蒙古人之頭割下，建塔于拔唐 (Badam) 門外，『與昔時尼古達理蒙兀爾人 (Nigudarī Moḡhuls) 之役相同。』瓦薩甫此節最後一語，似即馬哥李羅所記者。(III. 48)

馬斯敦謂達理華爲今臘和爾。(Lahore) 俄國康尼闊甫謂爲的拉瓦爾，(Darawal) 古代巴梯族人 (Bharis) 之都城也。四境礪礪，多沙磧。其正音宜曰弟俄拉瓦爾。(Deotawa) 後代變爲的拉瓦爾。(Dilawar) 在今巴瓦爾破爾 (Bhawaldpur) 國內。此等地名變化，印度及意大利二國皆極多見之事也。恭尼翰少將謂的拉華在今哲拉姆河 (Jelam) 西岸。近達拉破爾 (Daratapur) 與孟城 (Mung) 相對。河西岸之的拉華達拉破爾 (Dilawar-Daratapur) 與河東岸之孟城，恭尼翰少將謂即亞力山德大王時代之伯賽法拉 (Bucephala) 及尼開依 (Nicaea) 二城也。以鄙意觀之，少將之說，頗爲確實也。其地在今赤良瓦拉 (Chilangwala) 戰場對岸。余夜陸軍求佐馬克拉甘 (Col. R. MacLagan) 受余之托，特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余歸同治七年。(註) 其地

，十五日，親訪其地，記曰：『今代的拉華村位置所在，高於達拉破爾市。可下望達拉破爾及河流。河邊原田，及森林皆在目中。古代的拉華遺蹟，在今地之背後石山上。破垣頽牆，磚瓦滿地。面積甚廣，四周不齊。古代必甚繁華，可以推想也。余訪遍全境，不似有大建築。惟古代大磚甚多，今人移而以建新屋。……雨後泥土被沖，有古錢現於面上。……古代市面甚大，可無疑也。四面不齊，滿目蕭條。偶有三四新屋，孤立其上，實無足觀。哲拉姆河畔之地，必蒙古人所侵犯及佔據之的拉華 (Dilawat) 也。……余所最異者，即印度古代著名回教歷史家，皆不記載其事也。的拉華之地點，余既詳述之矣。……其地居民，亦絕無相傳之口碑，足供攷證者。惟其遺蹟固在，古今之名亦相同。今之的拉華村在古市之傍也。』余之見解，亦與馬克拉克相同。今之的拉華必爲馬哥羅之達理華 (Dalivar) 也。余書附圖，亦即依此而作。附圖已繪後，得讀愛略脫 (Elliot) 印度史第三冊道孫 (Dowson) 教授所譯切牙烏丁巴爾尼史記 (History of Zaynuddin Barani)。其中有一節，記格牙蘇丁巴爾班 (Ghataasuddin Balban) 之臣下，嘗有勸王出兵遠征者。算端指出蒙古人可懼，恐其乘機。又曰『蒙古人貪狼如狼，已得聞印度斯坦詳况及富庶情形。垂涎已久，蓄意征服劫掠此邦者已有年月。吾之臆和喇城已爲其所佔據劫掠矣。無一年不來劫掠村落。……其人已宣言將取德梨城 (Dahli) 矣。』以後史家復言曰，

『算端……進至臘和爾 命將商姆達丁 (Shamsuddin) 諸子在位時，蒙古人所燬諸要塞，重行建築。臘和爾所屬城邑村落，昔時爲蒙古人攻陷劫掠者，至此四方居民，又復漸聚，呈興旺之氣。』參觀上方諸節史事，及馬哥李羅並未親至上印度，(Upper India) 其所述諸事，皆僅得自傳聞，故余以爲馬斯敦謂達理華即臘和爾頗爲可信也。達理華爲“Citta di Livar”之誤解，而其實卽臘哈瓦 (Lahavar) 或臘和爾 (Lalore) 也。

原案十三世紀末葉，及十四世紀初葉，蒙古人時常侵犯印度。攷畏爾教授 (Prof. Govell) 嘗比之與丹馬人 (Danes) 侵犯英國無異。瓦薩甫 (Wasaf) 中記載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左右，蒙古人已佔據乞納白河 (Chenab) 畔之宿塔拉城 (Sodra) 及其附近諸邑。(見 Elliot, II. 88)

馬哥李羅又記喀勞那人善妖術，能使白晝忽變黑暗，不辦寸路。俄國康尼關甫解說謂爲乾霧 (Dry Fog) 之故。康氏在呼羅珊時，嘗數遇之也。上印度常見之塵風，(Dust Storm) 與乾霧相合，乃有此等現象。身毒 (Sind) 境內，乾霧塵風發現時，則黑暗不見天日也。一千七百六十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 身毒人及喀樞人 (Kachin) 會戰時，霧忽發現，天地黑暗，至五六小時之久。兩軍混亂，有自相戰鬥者。霧既啓，天復明，始各罷散。兩軍皆驚駭非凡。至六小時，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時，土人談及此戰，尙驚訝非凡也。(見 J. Bomb. Br.,

h. A. S. I. 423.)

聖約翰少佐 (Major St. John)，在起兒漫時，常親遇此霧。記曰，『空氣沉靜，毫髮不動，事最奇異。余生平所見之霧，未有若是者也。不見塵埃堆積，惟覺空氣潮濕而已。惜余無測濕器 (hygrometer) 在身，舉行科學試驗也。』(見 *Ocean Highlands*, 1872, p. 386.)

(亨利坎狄補注) 霍吞新德樓將軍 (General Houtum-Schindler I. c. p. 493.) 記，『李羅遊記所言之妖術，能使天忽黑暗，玉爾大佐已有解說，謂爲起兒漫附近諸地常見之乾霧或塵風所致。其說或爲確實情形也。馬哥李羅嘗在記魯甫脫 (Jirrit) 地方，親爲此風所困。余嘗于其處訪問居民，得悉現今此風已不見矣。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清光緒五年)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起兒漫地方，忽起大風，由西南而來。初則一陣厚雲，悉爲塵埃，略帶數點微雨，繼則重塵下沉，積于地面。其輕塵仍浮空中，成爲乾霧，其密非凡，房屋樹木，在百步外者，皆不得見也。余所有風雨表三具，皆無絲毫變動也。』(『九月中後，炎熱已去，秋分後，有數日，皆可見乾霧也。』馬哥李羅所記之妖術，指此而言，可無疑也。』(見 Major Sykes, Ch. IV.)

(亨利玉爾注) 『德國李希脫和芬 (Richthofen) 記支那北部，黃土 (Löss) 之現象，及沙漠中 中央亞細亞 空氣下層之沉澱，皆可解說此籠之事也。惟聖約翰 言無塵埃堆積，則其說難解矣。』

』(見 *Richtofen, China*, pp. 86-87) 玉爾先牛遺注。

薩額人皆信此種天然現象，為妖術所致。賽巴羅 (D'Herbelot) 嘗述默哈美德塔拉比 (Mahomed Tarabi) 叛時，蒙古人往擊之，為塵風所困，疑為敵人妖術所致，軍人皆喪沮遁還。

(亨利玉爾註五) 柯奴沙爾米村考 此章載李羅同伴，僅七人得免於難之事，惟梯鮑氏本中有之，地學會本無之。起兒漫邊境燥原上，有數地，其名中皆有沙爾米 (Salm, or Salmi) 字，混於其間也。阿刺伯地理家愛德利奚 (Edrisi, l. p. 428.) 記由記魯甫脫 (Jirft) 至瓦拉胥吉德，(Walashjird) 第一站名克納脫烏爾歇姆。(Kanat ul-Sham) 陸軍少佐斯密思 (R. Smith) 由記魯甫脫起行向忽里模子時，其第三站，名格拉胥吉德。(Galashkird) 余意愛德利奚之瓦拉胥吉德即今格拉胥吉德也。(參觀下圖由起兒漫至忽里模子之路途) 馬哥李羅所行之路途，大概與余圖中所繪者相合，故余深信克納脫烏爾歇姆即李羅之柯奴沙爾米 (Conosalmi) 村也。

(亨利攷狄補注) 『馬哥李羅在柯奴沙爾米村遇盜，失其同伴多人，其地或為今喀馬沙爾村 (Kam asal || Kahn-i-Asal — 壹河) 也。其地近記魯甫脫府之克奴及伊班切 (Kahnui-i-Pancheh) 與瓦開拉八德 (Vakilabad) 二地，在歐爾伊達克雅奴斯 (Shahr-i-Daquiannus, 即喀馬地) 與奈維爾貢關 (Nevergun Pass) 中間大道上。其道直向南方。奈維貢關道路崎嶇，砂石滿路，行旅困

難。各種情形，皆與馬哥孛羅所記者相合也。關近巴夏克爾特山（Bshakira）及美克蘭邑。（Mekran）故盜匪甚多。馬孛羅時代，其人佔據此關也。既過關不遠爲沙米爾村。（Shamit）有舊時砲台一所。由此至忽里模子或班竇阿拔斯，（Bander Abbas）（偏西）爲程五十二英里，須行二日方可至也。班竇阿拔斯之天氣甚惡，旅客易病。余之同伴二人，死於其處，餘則皆抱重病也。』（見 Houtum-Schindler, l. c. Pp. 495-496.）薛克斯少佐（Major Sykes, Ch. XX. iii）曰，『由喀馬地行兩站，至康伊班切爾。（Kahn-i-Panchur）再過一站，即法利雅伯（Fariab）或名拍利雅伯。（Pariab）土人相傳，古代爲一大城，洪水毀之，今僅餘遺蹟而已。余意此或即亞歷山德史之沙爾模斯城（Salmous），盜距海岸道里，與記載相符也。苟若是，則馬哥孛羅之柯奴沙爾米城，必非此城也。過此，下一站，即愛德利奚書中之格拉霄吉德（Galashkind）也。』

（亨利玉爾註）喀勞那人以前，已有美克蘭人（Mekranis）及卑魯支人，（Biluchis）時來侵犯此境。哥疾雷（Ghazni）王馬莫德（Mahmud）時，史上屢見二族之名。卽至今代，二族盜匪捕獲後，辦理情形，及執刑地點，尙沿古代舊法，無所更革。一千七百二十一年，（清康熙六十年）哈彌爾敦大尉（Cap. Alex. Hamilton）僑居班竇阿拔斯（Bander Abbas）市時，忽有二族之盜匪四千騎，將港市劫掠一空。一千八百五十年，（清道光三十年）英國領事官阿博脫記卑魯支盜匪

，猖獗一時。亦思法杭之城門，爲之畫閉云。費利爾將軍(Gen Ferrier)嘗有卑魯支盜匪詳細記載，言其內情頗確也。(參觀 *Exposition*, I, 109; *J. R. G. S.* XXV; *Kanankoff's memoire Maoc.*

Kanankoff, 196, *Overman Journeys*, p. 437. Seq.)

第十九章 下至忽里模子城(Hornos)情形。

上方余所述之平原，向南方伸長，有五日程。過此又抵一山坡，長約二十邁耳。(注見第四章)道路崎嶇，危險萬狀。盜匪羣民，充塞途間。既下坡，爲福爾摩撒(Formosa)平原，風景絕佳。平原長約二日程。沿途所見，有潭澗、棗樹，及各種水果樹，密布道旁。又有各種佳禽，如鷓鴣、鸚鵡，及其他各種飛鳥，皆非吾國所得見者也。騎行二日既畢，抵大洋海。岸上有城，名忽里模子。⁽¹⁾有良港焉。印度商人，航海來此，船運香料，寶石，珍珠，錦衣，金布，象牙，及各種貨物，售於忽里模子之商人。由其手再轉運至世界各市，散布四方。此城商務，甚爲興盛。附屬城邑村落，不計其數。惟忽里

樓子則其首府也。王名魯美達阿谷馬特。(Rumelam Ahomet) 地多瘴癘，百病叢生。日光炎熱，過於他處。外國商人死於其地者，則國王沒收其遺產。

此國用棗製酒，以香料和之，味極佳美。不慣用此酒者，初飲之時，輒得暴痢。久後亦喜用之。飲之可使身體肥壯。居民不食肉及麵包，病時則用之。康健時食之，反易生病也。無病時，其食物爲棗，及鹹魚，(鮑鱸魚也)葱。用此食物者，可使其身體康健也。^(三)

其地船艦，甚爲粗陋。不用鐵釘，僅以印度菓壳，打成馬棕形狀，由此製成細繩，用以連繫船板。繩甚堅固，可防海水侵蝕。惟不能禦大風浪，故船至海中後，多遭沉失。船身不加漆，惟塗以魚脂而已。有一桅，一帆，一舵，無船面。貨裝滿後，僅於其上加蓋以代面。蓋爲生皮所製。皮上載馬，至印度出售。其地不產鐵，故無釘。造船時，僅用木釘，再用細繩連繫之也。

故乘此艦航海，頗爲危險。印度洋中，時有驚風駭濤。船涵漫者，不可勝數。

人民黑色，崇奉摩訶末。居民不喜屠城肉。夏日天氣燻熱，可致死也。至此人輒出城，寢臥于花園內，溪澗多水之處。熱時惟有一法，可以免死。余將告君其法也。夏日颶起，飛沙走石，四境皆然。其風酷熱，遇者輒死。居民預知其來，投身水中。水深至頸，風過乃出。如是方可以免死也。馬哥孛羅先生將述一事，爲彼在該處所親聞者，以證明其風之熱也。忽里模子城主，不納貢于起兒漫國王。王乃思乘忽里模子居民不在城時，襲取之。備騎兵一千六百人，步兵五千人，經由流俄巴雷斯，(Reobartes) 進向忽里模子。將近其地。一日夜至，引路人不善擇地，乃駐軍荒野。次日晨興，起行遇風，全軍窮滅，無一存留，可以報信其王者。忽里模子居民聞之，懼屢腐成瘦，乃聚衆徬埋之。壟坊置之。惟天氣燻熱，屍體乾碎。移屍時，四肢皆落。居

民乃於屍旁，掘坑葬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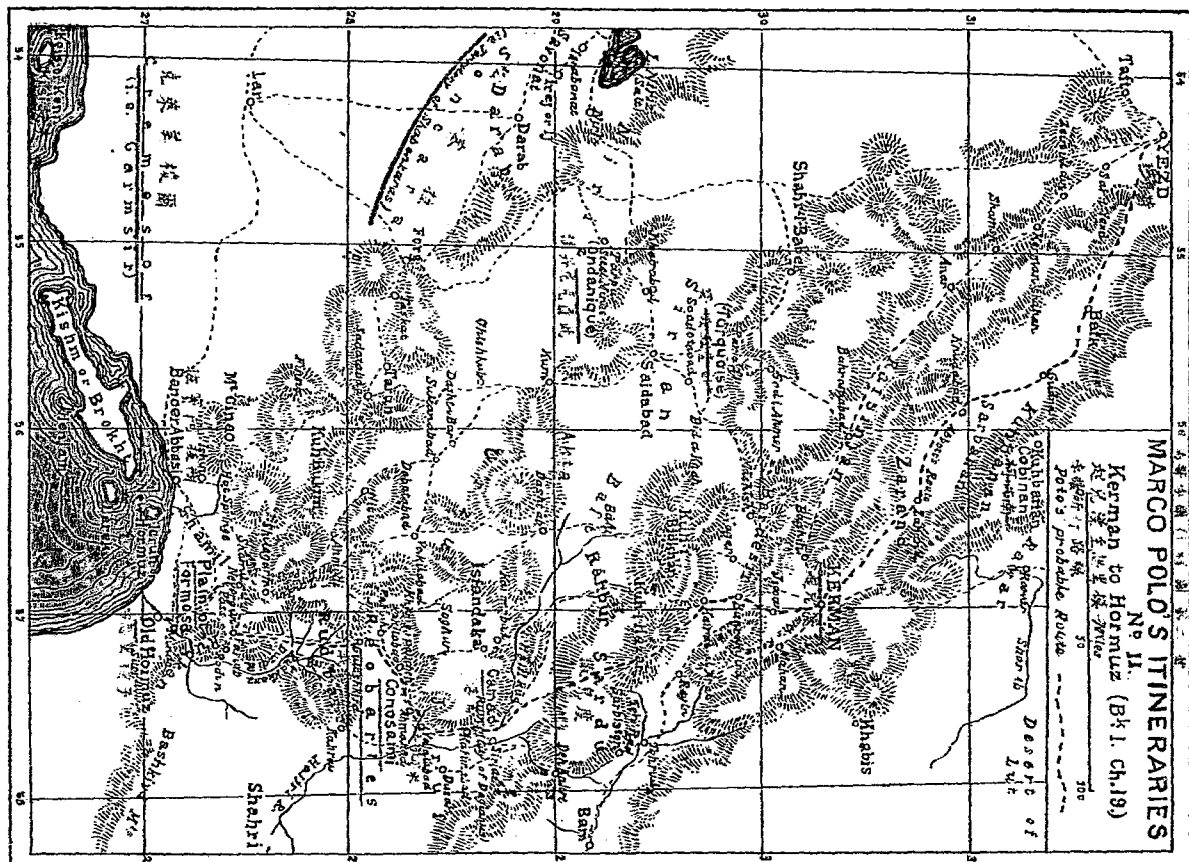
十一月間，播種小麥大麥，及他種穀物。三月收刈。喪則五月時始收穫。年中他季，天氣過熱，青草植物，皆爲枯槁，田中不見有一物也。

人死時，舉哀之禮甚重。丈夫死，則妻妾舉哀四年。於此期間，每日必集親戚，朋友，鄰人，呼號慟哭一次。「又有婦女，以代人哀傷爲營業，傭之可代守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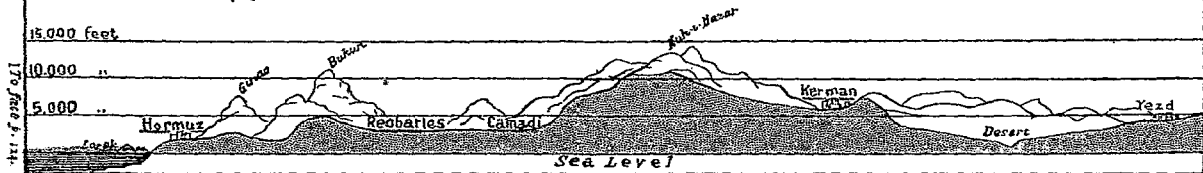
余將舍此國。然余於此方，不欲敘述印度情形，待以後相當時機至，余將由北方次第述之也。此時余將告君以他路，可抵毘兒漫之情形。蓋不經此城，不得至北方諸國也。

余必告君，忽里模子王魯美阿合馬特乃起兒漫王之臣也。^(六)余將舍忽里模子而言他矣。

由忽里模子歸起兒漫，途間所經平原，皆爲美麗。天然熱泉甚多，可供浴身



由野司特至忽里模子地層圖
 Approximate Section from Yezd to Hormuz



。鷓鴣所見皆是。各城市中，食物豐而價廉。棗及他種水菓，皆甚多。其地麥粉麵包，因水苦故亦味苦非凡。不慣者不能下咽也。熱泉有特性，可醫疥癬及其他種疾病。^(七)

余今將告君以北方諸國情形，依次述之也。願得開始叙之。

(亨利玉爾註) 遊歷家亨羅氏此時已抵忽里模子港矣。由起兒漫至忽里模子途間地理情形，可於此略討論之也。

忽里模子古城地位 忽里模子市位於大陸之上。代怯失城 (Kiss) 而為波斯灣之最要商埠。數年後，時移事變，全市移至附近島上。阿刺伯地理家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述之曰，『忽里模子為起兒漫國之港市。產櫻欄甚多。天氣熾熱。今代有至忽里模子者，來告余曰。古代忽里模子為羅經人所毀，居民皆移至海中柴龍島 (Zarun) 上。島近大陸，在舊城之西。舊城已無人，惟寥寥貧苦下等社會數家而已。』(見 Bushing, IV, 261-262.) 一千三百二十一年 (元英宗至治元年) 左右，高僧鄂多立克 (Friar Odoric) 嘗至其地，記曰『忽里模子在島上，距大陸約五里。』出

賓拔都他 (Ibu Batura) 於八九年後，亦親至其地。謂有南忽里模子。舊忽里模子亦名莫基斯堪 (Moghisran) 在大陸上。新忽里模子在哲龍島 (Jeran) 上。拔都他記新忽里模子甚詳。在彼時，已成富庶繁華大市矣。

古代遊歷家，關於新忽里模子市，皆有詳細記載。惟關於舊忽里模子市址所在，余竟未見一書也。約翰巴羅斯 (葡人) (John de Barros) 嘗有數語及之。謂當時有小砲台，名哭斯塔克 (Cuxstiac) 者，在舊址上。哭斯塔克即瓦雷 (P. della Valle, II. p. 800) 之庫塞斯代克 (Krisestek) 也。英國之居留布歇爾 (Bushire) 地方者，栢雷大佐 (Col. Pelly) 才能超羣，頗知其地詳情。余嘗致書訪之。下方詳情，即栢雷大佐示余者也。

『忽里模子舊城遺蹟，喧傳已久。其地在明腦川 (Minas) 上流數里。今明腦縣之中央地址甚廣，惟廢棄已久，多已變作耕田，不可全見矣。有古時棧橋遺蹟，頗爲長大。土人指示於栢雷大佐遺址距明腦砲台約六七英里。明腦川自上流曲折流行，而至故址。川已淤涸，惟舊道尙瞭然可見。欲轉貨至船，須向海行一法撒克 (Fasalk) (道里名) 今川流可船舶處，有稅關一所在焉。栢雷大佐自其遺蹟，拾取舊碑數塊而歸。由忽里模子舊城河口，至忽里模子新市，或登圖、龍拍、南、(Turumpak) 須航行三法撒克。其確實道里，或不止此。然主人轉告遊客，由忽里模子舊城

胡臘洞，有二法撒克路程也。古代盛時，其附近一帶地名，曰忽里模子的亞。(Hormuzda) 又有謂忽里模子的亞古名哲魯尼亞，(Jeruni) 而忽里模子舊城名曰哲龍 (Jerun) 云云。余意相傳遺說，有誤會之點。『明曆鏡及明曆砲台，在古城東北，建於巴夏克特 (Bashkurd) 山麓。魯德巴 (Kudbar) 河於此進入忽里模子的亞平原。砲台適在谷口，扼守全境。』柏雷夫佐示余之詳情，極有興味。其言與古代愛德利奚 (Adisi) 及依賓拔都他之記載，可互證也。愛德利奚生於十二世紀時，(南宋初) 記謂忽里模子市位於川旁。川通波斯灣。海中船舶，皆由川上駛至忽里模子也。拔都他已明記新舊忽里模子兩地間海程，爲二法撒克也 (見 *Edrisi*, I. 324; I. B. II. 280.)

起兒漫至忽里模子沿途之地理 李羅氏由起兒漫至忽里模子紀程大概，余將覆說一次也。

- (一) 由起兒漫經一平原，至山頂關隘，極寒冷處。 七站。
- (二) 下山坡， 二站。
- (三) 疏俄巴羅斯次草原，天氣炎熱。多鷓鴣，鵲，及各種熱帶水菓。露馬地古城遺蹟，在平原之極端。本原伸長須行 五站。
- (四) 第三關。道路崎嶇，不逾二十英里。 一站。

(五)水草豐茂之平原。多水菓。過此至波斯灣岸之忽里模子港。二站。總共凡十七站。

据余所知歐洲之遊歷家，至今尙無一人，記起兒漫至忽里模子，或至附近之班贊阿拔斯 (Bander Abbasi) 之直接道路者。此路即經由巴甫脫 (Baf) 者也。其東路經由記魯甫脫 (Jiruf) 平原。一千八百五十年，(清道光三十年) 英國領事官阿博脫 (Abbott) 僅旅行一部份而已。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同治五年) 英國陸軍少佐斯密司 (R. M. Smith) 始完全踏查之。其詳細情形，與馬哥李羅所記者，大抵相同，可作為李羅紀程之說明書也。稍不同者，僅一端而已。斯密司少佐初與郭爾德斯密特大佐 (Col. Goldsmid) 同行。後大佐離別，自向美克蘭 (Mekran) 而行。少佐於正月十五日，離兒漫。二月三日，抵班贊阿拔斯。中途停留休息三日。而經行站數，亦為十七。與馬哥李羅所記者，正相同也。其詳情如下：

(一) 由兒漫至德巴克理關 (Deh Bakri) 關內有駱駝商寄宿所。登高時，沿途遍地皆雪。天氣嚴寒。(見報告書) 六站。

(二) 經深雪中，向高步行二英里，始抵關頂。乃再下行十四英里，至停宿所。山頂之南二英里，有第二商隊寄宿所。與第一所相距路程，頗為適當。恐商隊蓋於大風雪之日，不得渡嶺時，俾有寄宿

之所也。次乃繼續下山坡，行十四英里，抵魯德哈那伊雪爾（Rudhahani-i-Shor）河畔。沿河畔再行十英里乃止。關頂高出海面約八千英尺。二站。

（三）沿山坡路途之大半，所見者皆桑樹，藝植於村落近旁。此地天氣已大異於前。（見斯密司報告書）阿博脫關於此方有記曰，『地面半為森林，蘆葦、鷓鴣極多。……地產五穀，稷，菽，豆，米，棉花，指甲花，蓖麻，棗等。地多肥壯。……由正月至三月，為多雨時期。雨後草木茂盛。』過記魯甫脫（Jirafe）及魯德巴爾（Rudbar）之平原，其地高出海面，不及三十英尺。六站。

（四）行六小時零三十分，全路皆山峽。崎嶇危險。峽名奈維實。（Neverum）一站。

（五）路經平原，行二站。其一段長約十六英里。沿途藝植頗盛。其餘沿路所見，皆極無興味。二站。

總共凡十七站。與李羅紀程恰相同。

本書第一次出版時，余深信上方所記者，為即馬哥李羅之道途也。聖約翰沙佐（St. John's）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渣同治十一年），嘗自起兒漫起始，至德巴克理（Debakir）止，測量中間道路遠近，詳記沿途情形。來函告余，謂上方所記之前半段道路之情形，與馬哥李羅所記

者，不甚相合。前半道路，並非全爲平原。須過一關嶺，嶺不甚高。所經諸地，亦不富庶。全道中，僅見大村庄二處而已。聖約翰少佐謂由起兒漫至德巴克里關，全境皆爲沙磧，貧乏異常。爲波斯國內最苦之地。反觀至南方之直道，除冬季嚴寒，冰雪阻道之時，人皆用之也。此直道之沿途，據聖約翰少佐之驟夫所言，似與馬哥李羅之記載相符也。斯密司少佐似爲雪所阻，乃取道他路也。取直道時，最初六日，經巴爾德細爾 (Bardasir) 及開拉脫烏爾阿刺伯 (Kaizar ul-Arab) 兩地。地勢逐漸隆起。雨水調和，地土肥美。爲起兒漫高原最富庶之境域。行六日後，抵關頂。高出海面，當在一萬英尺以上。故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五月一日時，關尙完全爲雪所封鎖也。由關頂下行二日，抵格爾姆細爾。 (Garnsir) 復行四日，過格爾姆細爾，又至一關嶺。道路崎嶇，行程艱難。過此關，抵一平原，濱大海矣。此路寒冷，遠過於德巴克理之道。由起兒漫抵格爾姆細爾平原，或流俄巴雷斯 (ReoBaries)，途間所有情形，皆與馬哥李羅之記載符合。惟上方所述兩路線，至格爾姆細爾時，或會合爲一也。巴爾德細爾 (Bardasir) 之路線，至今尙無人詳細記載。故余意當今仍暫守前說爲是，且其餘之詳情，固仍甚合也。

(亨利攷狄補注) 霍吞新德 將軍 (General Houtun-Schindler, l. c. pp. 493-495) 記由起兒漫至忽里模子，復由忽里模子歸起兒漫之紀程曰，『由起兒漫至班賓阿拔斯 (Bender Abbas) 迄

路線甚多。僅有二線之情形，與馬哥李羅所記者，多少相合也。二線者，一經德巴曉（德巴曉）（此方斯密同抄註所行者），一經撒兒渡（Sardu）。以鄙意觀之，馬哥李羅似經由撒兒渡諸地，而西面直道，沿途所經，大半皆為高山峻嶺，且無十二站之數，如馬哥李羅紀程所指出者。經由巴甫脫（Baft）烏爾祖（Uzru）及贊當關（Zendan Pass）之路線，平原上僅有四站。經由拉布兒（Rahbar）魯德巴爾（Rudbar）及奈維貢關（Nevergun Pass）之路線，僅有六站。經由錫爾章（Sirjan）之路線，亦僅有六站。』

撒兒渡之路線，似為馬哥李羅所取者。查未抵撒兒渡（Sarvizan）之前，經由當馬之平原數處，共有五站。惟至撒兒渡關頭，須行一日。一站。

下山行二日，至拉吉德（Rashid）村，近古代記魯甫脫城（Jiruti）遺蹟。其地今名歐爾伊薩克亞（Shehr-i-Dagiannus）二站。

經行記魯甫脫（Jiruti）及魯德巴爾（Rudbar）之『大平原』六日，抵法利亞（Farida）在歐爾伊薩克亞（Shehr-i-Dagiannus）南一站之開理馬拔德（Karamabad）地方，與德巴克理之路線會合。六站。經奈維貢關，行一日，至霞米爾（Shami）一站。

下山行二日，經平原，至班發阿拔斯（Bandar Abbas）或忽里模子（Hurmuz）二站。

總共凡十七站。

撒兒度路線，在記魯甫脫古城遺蹟處，進入記魯甫脫平原。德巴克重路線，在稍東之處，進入平原。其初六站，馬哥李羅以七日之時，方行竣。經肥美之平原，過無數之村庄。所謂寒冷，幾不可抵抗者，馬哥李羅并非專指山間而言也。馬哥曰，『由起兒漫城至此山坡，冬季寒冽非凡。』蓋乃指由起兒漫至記魯甫脫附近而言也。起兒漫城冬季寒冷頗甚。由此城向南，地勢漸高。所過山頂諸關隘，高出海面，有在八千英尺左右，亦有在一萬一千英尺者，高低不等。三月以前，諸關皆極寒冷。有一關，六月初時，尙見堅冰載道也。撒兒度關較諸關，皆爲低下。其名爲撒兒度者，非由撒兒特 (Sard) (赤色玉) 字變成之撒兒度，(Sardu) 攷此方之撒兒度，乃寒冷之義也。(土人讀音輕重略有不同) 薛克斯少佐 (Major Sykes, *Persia*, Ch. XX. iii) 調查結果，亦與此相同。薛氏曰，『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及一千九百年，(光緒二十六年) 余嘗兩次親行踏查，目的爲解決此問題之疑難，及探訪撒兒度關也。撒兒度實爲『冷國』之義。余查得以前確有一路線，與馬哥李羅所記情形相合。撒兒度高原至撒兒維章 (Sarvizan) 爲止。盡端有關隘，高出海面九千二百英尺。由關頂有徑路，頗險斗，可下至記魯甫脫平原。由關頂至柯馬丁，(Komadin) 爲程約三十五英里，須行二日方至。由起兒漫起行，所經諸站名如

下：

(一) 茹拍兒 (Jupar) 小村。(二) 巴拉姆吉德 (Bahramjird) 大村。(三) 古達兒 (Gudar) 中等村庄。(四) 萊因 (Rain) 小市鎮。……………由此至撒兒維章凡四十五英里。沿途皆沙漠，共分三站。總計由起兒漫抵撒兒維章，為程共一百十英里，(三百三十三華里)須行七日。自古迄今，駝駱商隊，皆經行此道，與馬哥孛羅之記載，完全相合，無絲毫異點也。……………此疑難問題，可謂已得最後之圓滿解決矣。玉爾大佐註中，特將此問題，留待後人解決，可謂有智。今之最後及最圓滿之解決，馬哥孛羅所行之道，乃在玉爾氏所言二道之中間也。

(亨利玉爾註)上方所錄斯密司少佐之紀程，其中不見有喀馬地城 (Camathi)。少佐函告余，謂『記魯甫脫平原，開利馬拔德 (Kerimabad) 城附近，有古城遺蹟，其名已失，或即喀馬地城也。』英國領事官阿博脫記，土人稱古城為達克亞奴斯城 (City of Dakianus) 然詳攷此名，在回教徒所居亞洲境域內，曾數見之，紀念戴修斯 (Decius) 皇帝者。帝嘗戮殺懶惰漢七人，(Seven Sleepers) 猶之吾英國境內阿爾色灶 (Arthur's Ovens) 或墨爾林洞 (Merlin's Caves) 諸地名也。阿博脫曰，『其地點為平原之高起處，在哈利路德河 (Haili Rud) 右岸。遍地皆古磚，破碎磁器及玻璃等。……………大雨後，農人來此尋求寶石，金，銀，銅，所鑄之錢幣手環等。土人相

傳，謂摩訶末末生以前多時，城已爲洪水所毀矣。』

〔亨利攷狄補注〕霍吞新德樓將軍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正月之英國亞洲學會雜誌 (Tour. R. As. Soc. Jan. 1895, p. 43) 上，登有荷蘭國何賓馬博士 (Dr. Houtsma) 所著「起兒漫國賽爾柱克族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Seljuken von Kerman) 之譯文。將軍結論曰，『由此等記載，吾可斷定記魯甫脫城附郭之喀馬丁村 (Qamadin) 卽馬哥李羅遊記之喀馬地 (Camadi) 城也。』薛克斯少佐 (Major Sykes) 所著之波斯國誌第二十三章，記『起兒漫國王拖格魯爾 (Tohrul Shah) 死後，四子擯兵，國中大亂。喀馬地城亦於此時間，被兵擄掠一空也。』

薛克斯少佐又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地學雜誌 (Geog. Journal, X. 1897, p. 589) 上，登有新近波斯紀程 (Recent Journeys in Persia) 一篇。少佐曰『抵魯德巴爾 (Rudbar) 後，折向北方，離法爾曼法爾馬 (Farman Farma) 地方，蓋以探訪馬哥李羅之喀馬地城也。……吾等抵一大荒野，遍地皆布滿黃磚。每塊皆有八英寸見方。惟不見有一破牆頽垣，足以標記其地爲古代大城也。今此荒野，名歐爾伊記魯甫脫。(Shari-jiruf)』

〔亨利王爾誌〕據阿博脫之記載，由巴某城 (Bamin) 至達克亞奴斯城、(City of Dakianus) 爲程約六十六英里。(華里二百八十八里)

馬哥李羅遊記稱兩山坡間之平原爲流俄巴雷斯。(Keobaries) 攷据家議論紛生，莫衷一是。馬斯敦指謂魯德巴爾(Rudbar)之名，波斯國人普通用之以稱河畔城邑，或兩河中間之地者也。辭攷當地，確有邑，名魯德巴爾者。惟馬斯敦發議論時，未知有此也。其末尾之音，尙待解說。前此余嘗解說之，以爲來自阿刺伯語拉斯也。(Lass) 依馬哥李羅之拼寫，當讀作雷斯，(Les) 其義猶云盜匪也。据此，流俄巴雷斯(Keobaries) 實爲魯德巴爾伊拉斯(Rudbar-Lass)之訛音。其義極云『盜河邑』也。其名之正當，馬哥李羅遊記所載情形，已足證明。阿博脫及斯密司少佐二人，皆詎該平原上，有河名魯德汗那俄杜魯地，(Rudkhanah-i-Dizdi) 譯義亦爲盜河。(Rudkhanah-i-Dizdi) 河畔有村庄一處，及古代砲台一所，亦皆以此爲名。余意此皆爲古代『盜河邑』遺留之紀念品也。英國勞林森先生(Sir. H. Rawlinson) 及俄國康尼闊甫(Khanikov) 皆極博學，且爲旅行大家。二人皆不以余說爲然，謂波斯語及阿刺伯語，不能相連谷也。二君學識，余極欣仰，故奉羅氏之Keobaries名字上末尾之雷斯(Les) 音，尙待解說也。

原案，斯勃琳歐(Sprengel) 及白洛赫曼(Blochmann) 兩教授亦皆爲博學大家，謂余初所提出之說，頗合理且近確情也。白洛赫曼教授來函云，『僕研究波斯文多年。有不合波斯文法之名辭，感覺上必能知之。魯德巴爾伊魯地(Rudbar-i-Luzd) 及魯德巴爾伊拉斯(Rudbar-i-Luzd) 』

Lass) 兩字之造成，於波斯文法，並無不合。僕可保證也。……拉斯 (Lass) 字極普通。君可於孩童教科書上見之也。』馬哥李羅之流俄巴雷斯 (Reobaries) 字讀音，不可使與法文察理 (Charles) 名字相同也。法文察理名字末尾之 Les 不讀出，而流俄巴雷斯 (Reobaries) 字中所有之有音字，皆須讀出也。身毒 (Sind) 邊境有小國，名拉斯 (Lass) 者按其國語解說，義猶『平坦地』也。(見 J. A. S. B. VIII. 195.) 此說頗堪注目。所謂『按其國語，』四字頗不明瞭。攷其國會長爲栢拉虎種，(Brahui) 而人民則爲盧姆里 (Lunari) 或奴姆里卑魯支種。(Nari-Biluchis) 据托德 (Tod) 之攷證，爲甲脫人 (Jat) 之後裔也。

(亨利攷狄補注) 薛克斯少佐 (Geog. Journal, 1902, p. 140.) 在距密那白 (Minab) 地方五英里處，得聞有盜匪。少佐又曰『以後並未遇險。既渡格爾丹伊皮嘉爾河 (Gardan-i-Pichal) 駐比林梯 (Birinti) 其地正在魯德汗那杜資地 (Rudkhana Duzdi) 河之交口處。河名之譯義，即『盜河』也。』(Rover of Thert) 爲法爾斯省 (Fars) 魯丹 (Rudan) 之一部也。』

『記魯甫脫 (Jiruft) 及魯德巴爾 (Rudbar) 兩平原隸屬熱境。(Germisir) 豐產棗、榧子，及天堂蘋果。流俄巴雷斯即魯德巴爾，或名魯德巴里斯。(Rudbaris) 』(見 Houtum-Schindler, 1. c. 1881, p. 495)

(亨利玉爾駐)上方已屢述馬哥李羅遊記載初次下坡時，天氣寒冷矣。阿刺伯地理家愛德利書中，亦稱諸山爲『寒山』(Cold Mountains)也。兩家之說，可互相闡明。阿博脫之報告書中亦稱撒兒度(Sardu)爲冷國，居民爲伊烈雅脫人。(Ilyas)冬季時，輒遷徙至低下之平原也。此處山系之重要，直至晚近，始見知於地理家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清同治元年，)俄國康尼闖甫始踏查之。探悉山系起自柯傷(Kashan)(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附近，綿延千里不絕。最近英國陸軍少佐聖約翰(Major St. John)測量其最高處，高出海面一萬五千英尺。行五百五十英里至巴某城(Bamn)東南五十英里處，山始終止。盡頭處，有叢山，悉火山也。然至今所有地圖，皆未將此山系繪列。豈不異歟？

馬哥李羅遊記所載福爾摩撒(Formosa)平原情形，不能施之於全境，尤以今代爲然。班賓阿拔斯城(Bardar Abbasi)附近，皆爲不毛之土。惟迦東一帶，明腦(Minao)及忽里模子舊城附近，地方仍未衰也。柏雷大佐(Col. Pelly)曰，『明腦邑在今仍爲諸境最富庶之區。石榴，橘，榧子，及他各種水菓，皆極豐裕。地力肥壯之最大原因，卽河道四通，水利精修故也。出門散步，行多里，在林蹊田畝之中，樹陰乘涼，樂可忘返也。』康姆物桑中尉(Lieut. Kemphorne)關於此海岸，亦有記載曰，『土人稱此岸爲波斯之天堂。地土肥美。甚產橘，蘋果，梨，桃。』

杏等水菓。葡萄牙則所至皆有。葡萄牙味美非凡。用以釀安柏羅沙維 (Amber-Rosoli) 佳酒，馳名四方。』安柏羅沙維之名，頗不易解。有謂爲安柏伊拉速爾 (Amber-I-Rasul) 者，其義曰，『聖人之芬氣』也。然詳攷波斯人迷信回教，謹守教規，豈敢用此名以褻瀆聖人乎？若在意大利國那波利港 (Naples) 或德國磨塞耳河 (Moselle) 流域諸地，褻瀆聖人更甚之酒名，或亦用之。勞林森先生 (Sir H. Rawlinson) 謂爲安巴阿撒離 (Ambar Asali) 訛音。其義爲蜜芬氣 (Honey Bouquet) 云。此言頗近於理也。

阿利安 (Arrian) 史記，載亞歷山德部將尼爾科斯 (Nearchus) 率水師艦隊寄泊哈爾磨察 (Har-mozeia) 海岸，阿納迷斯 (Anamis 即明騰河 Mino) 河口時，見其地天氣溫和，各種水菓皆有，惟缺橄欖而已。水兵航海多時，精疲力倦，至此乃大休息。(見 *Judica*, 38. J. P. G. S. V 274.)

福次摩撒 (Formosa) 之名，或爲羅斯梯謝奴 (Rusticiano) 誤聽哈爾麥差 (Harmaza) 之故。此等錯誤，極爲普通。例如古人誤稱摩訶末 (Mahomet) 爲麻福末 (Mafmet)，攷西班牙攷羅黑爾摩沙 (Hermosa) 爲福爾摩撒，(Formosa) 皆是也。加以馬哥孛羅極言其地風景之美，故羅斯梯謝奴誤寫作福爾摩撒也。(據案臘丁攷福爾摩撒美之義也。今西人稱臺灣亦爲福爾摩撒，豈此

放獄?) 泰克希拉 (Teixeira) 史記載忽里模子城爲德蘭科 (Xa Mahamed Dranku) 王，又名沙
摩訶末的兒汗姆科 (Shah Mahomed Dirhem Ko) 者，所建築。四周平原，亦名忽里模子。

賴麥錫本載忽里模子在島上。此爲賴麥錫或其以前之抄錄人所自改竄，可無疑也。

尼爾科斯之艦隊，復離阿納迷斯河口時，初日經一島，全爲沙漠，林木叢生。繼至一島，面積甚
大，人烟稠密。沙島名曰鄂爾加拿。(Orana) 寄旋之大島，名曰瓦拉塔。(Orada) (見 *Indica*,
37.) 兩島至今仍在。大島即今之克錫姆島，(Kishm) 又名伯拉克脫 (Brakht) 沙島即今之普
龍島，(Jerun) 古代波斯文或稱之爲蓋龍島，(Gerun) 又名蓋蘭島。(Gera) 今代此島又復
荒廢，全無人居。亞歷山德時，島上林木叢密，而今則無一樹矣。普龍島嘗爲忽里模子轄市場所
在地。繁盛達三百年之久。其富厚華麗，古代成爲諺語。今僅餘故墟而已。東方人猶言曰：『若
世界爲戒指，則忽里模子即戒指中之珠寶也。』

原案，麥樓博士 (Dr. Karl Muller) 亦言鄂爾加拿島即今之普龍島。惟勞林森先生 (Sir Henry
Rawlinson) 不以此說爲然，謂鄂爾加拿或爲安干，(Angan) 又名阿爾干 (Argan) 地。勞林
森之說，余不能承認其爲是也。尼爾科斯由阿納迷斯河口航行三百節，(Stadia) 乃至瓦拉塔。
(Orada) 途中經過鄂爾加拿。據麥樓博士之計算，古代道里，六百節合今一度。由忽里模子河

口至克錫姆島之最東地角，正爲三百節之路途。故鄂爾加拿必爲哲龍 (Jerun) 或拉萊克 (Larek) 也。安十卽麻素提 (Mas'uti) 之漢家姆，(Tan'iam) 斷不能爲鄂爾加拿也。由忽里模子依直線航行，必經哲龍。余故以爲鄂爾加拿卽今之哲龍，尤爲相當也。尼爾科斯次日沿瓦拉塔海岸，航行二百節，寄碇于納泊梯恩島。(Nepune) 其地距瓦拉塔四十節。安干島卽納泊梯恩島。惟此一島，路程距離相合，無他島可當安干也。

〔亨利汝狄補注〕元史記忽里模子情形『元史上記印度洋岸商埠數處，與中國通商貿易，而忽里模子之名，竟不得見也。然元史上有一節，似指此港而言也。卷一百二十三，阿兒思蘭傳，載其孫忽兒都苔 (Hurtatay) 充管軍百戶。忽必烈大汗命從李羅諾廷使哈兒馬自之地。哈兒馬自似卽指忽里模子也。元史此節之李羅諾廷必非馬哥李羅，蓋諾廷之稱號，施之于彼，不相合也。波斯史家拉施特 (Rashid-eddin) 記在波斯，友識蒙古高級官吏，名李羅 (Pulac) 者，著蒙古史時，多得其助。拉施特所言之李羅，似卽元史之李羅諾廷也。』(見 Bertschneider, *Med. Res.* II, p. 102) 煇案查元史卷一百二十三阿兒思蘭傳，哈兒馬自作哈兒馬某。俄國白萊脫管乃竇 (Bertschneider) 疑某字爲自字之誤。因改。白所言余意亦以爲然也。

〔張星煇補注〕中國史書關於忽里模子之記載。

中國史書，最初言忽里模子者，似爲唐玄奘之大唐西域記卷十一，載波刺斯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玄奘未親履鶴秣城，僅據傳聞，故記載簡略。所言外郭周六十餘里。或指忽里模子附近平原全境而言。鶴秣卽 Oimes 之譯音。忽里模子之古名。又唐貞元宰相賈耽廣州之通海夷道，沿印度洋岸諸國，皆記載明晰。前美國駐北京公使羅志意 (W. W. Rockhill)，言賈耽所記之末羅國，或卽忽里模子。(見 Yule, Cathay I. p. 85, Note 2.) 然讀音相距太遠，且地址亦顯然不同。賈耽之書謂先「至烏剌國，乃大食之弗利刺河。」(今之油付萊梯斯河 Euphrates) 南入于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據此，末羅國當在油付萊梯斯河畔，而不在于波斯灣海岸也。又唐末阿剌伯地理家麻素提 (Marco Polo) 嘗來中國。觀其旅行紀程，載油付萊梯斯河口俄波拉 (Oboliah) 及阿巴唐 (Abadan) 兩地，有大燈塔三處。每夜大放光明，俾航海船舶夜行者，不至迷路云云。與賈耽所言「至提羅盧和國，一曰羅和異國。國人於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行一日，至烏剌國」兩方記載，正相合。烏剌卽麻素提之俄波拉 (Oboliah) 之促音。由此觀之，元代之忽里模子，當在唐時羅和異國境內。

中國古代在波斯灣及印度洋西岸之商務航業，波斯灣沿岸諸地，海道通中國，爲期甚早。未有歷

史以前，或已有船舶，沿印度洋岸，往來東西。觀於希臘人所得聞中國之名，已可推想。又中國後漢書及晉書，記大秦通使中國之年月，輒與西史所記羅馬人佔領波斯灣沿岸諸地之歲月相合。豈非由海上交通恢復之故歟？魏書記大秦國水道通益州永昌郡。蓋由緬甸海岸登陸，而達永昌也。

最先有記載之交通，可以證明者，約當西歷第五世紀之前半。（東晉之末，劉宋文帝之世。）据亦思法杭 (Ispahan) 人哈姆柴 (Hamza) 及阿剌伯地理家麻素提 (Ma'sudi) 之記載，當第五世紀時，油付萊梯斯河可上航至巴比倫 (Babylon) 古城西南·苦法城 (Kura) 附近之希拉城 (Hira) 而止。苦法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巴斯拉城及苦法城皆為阿剌伯哈里發俄馬兒 (Omar) 所築。時為回教紀元十七年，耶穌紀元六百三十八年，即我國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也。苦法城在油付萊梯斯河畔之大平原上。初築城時，僅為留屯軍旅之用。其後戶口大增，遂為大邑。至唐高宗顯慶二年，阿梨為回教之哈里發，都於苦法城。阿梨在位四年，苦法城為回教徒之中心地點。高宗龍朔元年，阿梨在苦法城之回教堂內，為人暗殺。苦法城近古代波斯人之希拉城 (Hira)。見G. Le Strang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p. 75 希拉居民常見印度及中國之船舶寄碇於市房之前也。見 Reinand, Relations, I. XXXV, Tennents Ceylon, I. 541; Mas'udi in Paris

dior, I, 216 seqd) 希拉城在當時富庶爲附近諸城之冠，而今則爲無人之荒野。豺狼所嘯，狐狸所居也。波斯灣上之商業，由河之上流，逐漸移於下流。印度中國之商務，亦隨之而下移矣。由希拉城下移至俄波拉城。(Oholia 又名 Al ubullah) (此城建築甚古。爲薩贊王朝 Sassanian 或更早之朝所築。城在河口入海處。地多瘡癘。回教徒征服波斯後，建築巴斯拉 Basrah 新城，乃移俄波拉城於內地，近沙漠之處。見 G. Le Strange, *Lands of Eastern Caliphate*, p. 47) 由俄波拉城而移至鄰近之巴斯拉城。(Basra) 城爲哈里發俄馬兒 (Khalif Omar) 征服伊拉克 (Irak) 後所築者。由巴斯拉而移至波斯灣北岸之西拉甫港。(Siraf) (西歷第十世紀時，即五代北宋之世，怯失烏未興以前，西拉甫爲波斯灣全境最大之商埠。據阿剌伯地理家伊思塔克里 (Istakhrī) 之記載，西拉甫城市之大，居民富厚，皆與泄刺失 (Shiraz) 並駕齊驅。建築房屋之栗樹木，皆自非洲之桑西巴島 (Zanzibar) 運至者。房屋皆有高樓數層，可遠望大海也。見 G. Le Strang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p. 258) 由西拉甫港而移至怯失烏 (Kish)，波斯人稱爲怯失，(Kish) 阿剌伯人稱爲凱斯。(Kays) 西曆十二世紀時，即我國南宋之初，西拉甫港既衰，怯失烏遂爲波斯灣全境商業之中心點矣。見 G. Le Strang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p. 257) 怯失衰再及於忽爾模子港。(Hormuz)

中國史書詳記由中國沿印度洋海岸往波斯灣諸埠者，以賈耽爲最先，且爲唐代惟一之記載。前美國駐北京公使羅志意，(W. W. Rockhill, J. R. A. S, 1895, 525; *Chau ju - Kua*, P. 14 n.) 遂謂唐時中國之商船，并未參加於此古代遠航盛業。來往印度洋沿岸者，皆阿刺伯之商船也。余詳查我國古代遊歷家，如法顯，義淨，杜環等之記載，似確有可疑者。法顯佛國記載由印度錫蘭島至耶婆提國，(Javadvipa) (今之爪哇島) 又由耶婆提國至中國山東青州長廣郡。其所乘之船，確爲外國人之商船也。義淨之南海寄歸內法傳載由廣州至戶利佛逝國 (Sriboega) (即宋元明三史之三佛齊國，今代之勃淋邦港 (Palembang) 在蘇門答臘島東南。) 中間有波斯商船，定期航行。順風約二十日，或一月可至。義淨即乘波斯之商船，由廣州往佛逝國也。又記佛逝國王，有商船，經營印度及佛逝間之航業。義淨即乘之由佛逝國，往印度恆河口者也。杜環之經行記一書，已散佚矣。杜佑通典註中，嘗錄出若干條。杜佑自跋曰「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西曆七百六十二年) 因賈商船。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Talas) ，自廣州而同。著經行記」，攷新唐書石國傳天寶初，高仙芝詐俘石國王子，斬闕下。西域皆怨敗仙芝軍。環蓋爲大食所擄。流離異國，凡十餘年，始附賈商船，航海而還也。杜環之經行記，可與阿刺伯商人蘇烈曼 (Soleiman) 之中國遊記並稱，惜已失落矣。環必自波斯灣之商埠乘

船泛洋，而抵廣州者。杜佑之跋語，亦甚簡略。未標明環所乘賈船，究爲中國人或阿刺伯人之船也。古代中國，若果有商船，航行印度洋沿岸諸地，法顯義淨，焉有不乘之理耶？又豈有不認之理耶？此其可疑也。然阿刺伯之著作家，如麻素提（Mas'udi）依賓愛爾瓦爾的（Ibn el W'aridh, *Not. de Eastrie*, II, p. 43）及愛德利奚（Edrisi）等，皆言中國商船，航至阿刺伯及波斯灣諸地也。依賓愛爾瓦爾的記，『中國商船常至阿丹港，（Aden）印度斯（Indus）及油付萊（蘇赫）兩河口。』愛德利奚記，『中國之船，常至巴羅赫港，（Baroch）（在今印度孟買港（Bombay）之北約二度，甘巴耶港（Karbayat）之南。）阿刺伯俄曼省（Oman）（在波斯灣南岸）之蘇哈兒（Suhat）港。蘇哈兒爲阿刺伯往中國貿易商船起身之地也。』（見 *Edrisi*, I, 170, 152）愛德利奚又記，『由阿丹港，船舶航至印度，（Hind）身毒（Sind）及中國等地。』『商船由中國運來鐵，刀劍，絞車，綢緞，鵝絨，植物體之紡織品等。』（見 *Edrisi*, I, p. 51）

法顯之佛國記，著成於東晉之末。（西曆第五世紀之初）義淨生於唐太宗貞觀九年。以高宗咸亨二年十一月，離廣州。僑居佛逝國六月。次年至印度。留外二十五年。以武后證聖元年（西曆六百九十五年）歸國。麻素提（Mas'udi）以西曆九百十五年（後梁貞明元年）遊歷印度，錫蘭，及中國嶺南濱海之地。卒於西曆九百五十六年。（周世宗顯德三年，）生時所遊之地甚廣。蓋有漢

金原地 (*Las Prusias d'Or*) 一書。記歷史地理及各種學問。爲阿刺伯最負名望之地理歷史家也。依賓愛爾瓦爾的 (*Ibn el Wardi*) 之記載，成於何時，余不得致。諒爲北宋時人也。愛德利奚 (*Edrisi*) 之地理書，成於西曆一千一百五十三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 中國與阿刺伯著作家之記載，所以不同者，或時代關係也。李唐末葉，中國或有商船，至印度波斯阿刺伯諸國也。(參觀拙著中西交通史料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四十三節。)

類案，麻素提之黃金原地，(*Las Prusias d'Or*) 今有法文譯本。共九厚冊。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開始翻譯，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始竣工。(Las Prusias d'Or, de Mas'oudi,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Barbier de Meynard et Pavet de Courteille, 1861-1877)

愛德利奚之地理書，今亦有法文譯本，共兩冊。出版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 (*Geographie d'Edrisi, traduite de l'arabe par P. A. Jaubert, 1836*)

阿刺伯人於回教紀元初期，在中國廣州，已建設棧廠，通商貿易。商人來中國者，其數日增。至西曆七百五十八年，(唐肅宗乾元元年) 與波斯人，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事見新唐書波斯傳) 據阿刺伯人之記載，唐肅宗乾元後一百二十年，『中國之康府，(Khanfu) 有叛軍

陷城，屠殺居民。外國人之留該府者，爲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及火教徒。(Cueber) 計其死於亂軍之手者，達十二萬人，至二十萬人之數。云。』(見 Reinand, *Relation des Voyages*, t. p. 64; Mas'udi, *Prairies, d'Or*, 7304)

煇案，康府 (Khanfu) 西人多謂爲澠浦之轉音。澠浦近杭州。惟法國伯希和教授 (Prof. Paul Pelliot) 一人，謂爲廣府之轉音。廣府卽廣州府也。余意亦以伯希和之說爲然也。唐時，杭州之繁盛，及外國商務之發達，皆遠不如廣州也。范陽高僧釋義淨，由廣州泛海出洋，賈耽有廣州通海夷之紀程，杜環歸國，由廣州登岸。其證已明。叛軍陷城，屠殺居民，乃黃巢之事也。

阿刺伯名人之來中國者 唐時，中國與阿刺伯波斯之商務甚盛。故阿刺伯文人，由海道來中國者，亦實有人。頗留記載。可參觀拙作中西交通史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交通之章，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記載。

黃巢亂後，繼以五代之亂，前後八九十年，中國內部情形，困難如此，外國商賈，來中國者，所受待遇，復若彼苛刻，故當時中國商船，不敢冒險遠行，僅至喀拉，(Kala) (在今檳榔嶼之南) 而阿刺伯之船，亦來此交換貨物焉。(見 Hans Von Meik, *Die Reise des Arabers Ibn-Battuta*

durch Indien und China, S. 9.) 趙宋興後，中國內部秩序恢復，外國商賈，始漸復至。南宋時

，對外貿易之中心點，移至福建泉州；而廣州仍能保留其繁盛，惟不如唐時遠矣。兩地之名皆見於當時阿刺伯人之史書中。泉州之名訛作才通。(Zayton, Zaitun) 泉州府又名刺桐城，以昔時城下都植刺桐樹而名。(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八福建五泉州府晉江縣下。)才通即刺桐之轉音也。廣州之名，變為興克蘭，(Cynkalan, Sinkalan)，或稱與阿興。(Sin as-Sin)與(Sin)者，即秦之轉音。印度西岸有僧急里港。(名見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三年) (Cynkali) 阿刺伯語稱大為克蘭，(Kalan) 小為克里。(Kali) 急里即克里之轉音。馬黎諾里 (Marignoli) 之奉使東方錄，記『蠻子國古名曰秦。(Cyn) 今代其國有大城，附近有良港，名曰興克蘭。(Cynkalan) 猶言大印度也。蓋克蘭 (Kalan) 之為義大也。第二印度國，(Second India) 又名米尼把爾。(Mynibar) 其國有大埠名興克里，(Cynkali) 猶言小印度也。蓋克里 (Kali) 之為義小也。』(見 Yule, Cathay, III. p. 249.) 馬黎諾里誤以『秦』為印度，故亦誤譯興克蘭為大印度，與克里為小實印度也。而其當譯為大秦港及小秦港也。阿刺伯人造此兩名，以相匹對也。宋元兩代，阿刺伯人及西歐之遊歷家書中，皆得見才通及興克蘭二名。外國商賈改舊有地名，而加以新名字者，即在今世，其例仍不少也。最著之例，如華僑在美國者，不稱桑佛郎錫斯哥市，(San Francisco) 而改為舊金山；在澳洲雪梨市 (Sydney) 者，稱其地為新金山；在哈瓦伊羣島 (

Lawanan Islands) 者，稱其地爲檀香山，又西人稱中國旅順口爲阿爾塞港，(Port Arthur) 大連灣爲打爾尼 (Dalny) 海參威爲甫拉的俄新托克。(Vladivostok) 僑寓北京之西人，改東城王府井大街，爲莫里森街。(Morrison Street) 台吉廠爲馬哥李羅街，(Marco Polo Street) 馬哥李羅遊記嘗載蘆溝橋，故西人之在北京皆改其名爲馬哥李羅橋。

宋時，中國與阿刺伯及波斯兩國之商務，必已恢復唐時之盛況。據趙汝适 (南宋時人) 諸蕃志 所載，印度洋西岸諸國來泉州貿易者，約略如下。南毗國。(不可攷) 胡茶練國，即馬哥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六章之 Gozurat 國。故臨國即李羅遊記卷三之 Collum 國。(元史作俱藍國 明史作葛蘭國) 甘瑟逸即李羅遊記卷三第二十八章之 Cambet 國。麻囉拔即同卷第二十五章之 Meibar 國。大秦國即敘利亞。(國都在安都城。Antioch 故余於此以敘利亞常之也。) 夫食闌即阿刺伯人之總稱。麻嘉國即麥加城 (Mecca) 。嚶蠻國即俄曼省 (Oman) 。(在波斯灣南岸) 記施國即怯失島 (Kish) 。白達國即八吉打城 (Baddai) 。元史郭侃傳及劉郁 西使記皆作報達 國。亞斯囉國即巴斯拉 (Basrah) 港。昔密尼國即元史哥疾雷 城。(Ghazni, Ghazni) 薩眉國即塞爾柱克突厥 (Seljukian Turks) 西史稱之爲 Rum，明史作魯迷 國。此外尚有數國不悉爲今何地，故亦略之。忽里模子之名，或相近之音，不得見於諸蕃志。

汪大淵島夷誌略土塔條，載『有土磚窰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禧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販彼。爲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汪大淵之土塔，詳細地點，雖尙未能確證，然在印度半島之西岸，則毫無疑議。大淵謂塔上漢字，乃中國商販所刻。吾意不然。此塔必爲當時中國商民留居該地者所建築，刻石以作紀念也。汪大淵此節之記載，可與依賓愛爾瓦爾斯（Ibn el Wardi）及愛德利突（Edrisi）二人所言，互相作證。

忽里模子之名，見於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中。經世大典地理圖缺載。元文類黃濬撰海運手戶楊樞志曰，『大德中，樞護送親王合贊使臣，浮海西還。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國。登陸處曰忽魯謨斯。』忽魯謨斯即忽里模子也。元時中國人始得聞其地名之正音也。楊樞之職使及行程，皆與十餘年前之馬哥孛羅相同也。

據馬哥孛羅及他遊歷家之記載，元時中國船舶，皆僅至麻囉拔（Malabar）而止，不再西行矣。麻囉拔諸港成爲貨物集散之地。中國貨物至此上岸，復再由他船轉運西方。中國之船不復再往西方，及麻囉拔諸港成爲轉運之地，其所以然之故，不得而知也。十五世紀之初，中國之船舶，即在麻囉拔諸港亦不得見矣。明成祖（即位於西曆一千四百零二年，卒於一千四百三十四年）慈世，頗欲恢復中國以前之海外威望，故屢遣鄭和等，率兵數萬人，巨艦數百艘，耀武海外。印度

辟西岸及東非洲木骨都疎，(Mogadishu) 小刺哇 (Baitoa) 竹步 (Jubb) 等地皆得視中國萬
 里之旗以飄揚海上。然此不過雜華一人，欲播威名於海外而已。中國商船亦復見於印度洋西岸
 矣。參觀海國圖志卷三第二十五章及附註五 (Miles-Quinn,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p. 88)。明史卷三百三十一六。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中待次來子以與
 洋近國。忽魯謨斯探之，繪額帳下，而遠者猶未嘗服。乃命鄭和齎書往撫忽魯謨斯，比刺為淄川等
 孫鞠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臣皆有賜。至忽魯謨斯，王即遣陪臣臣即事奉金葉表
 禮貢馬及方物。宣德五年，至京師。命禮部宴賜，酬以馬直。比還，賜王及妃以布帛差各物，是即
 貢。和亦再使。後朝使不去，其使齎亦久不至。宣德五年，復遣和詔其國，遣使齎養勇刀遣使來
 貢。八年，至京師。宴賜有加。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遠國。嗣後遂絕。其國居西海之極。自壞爾諸
 蠻邦及歐西商船，西域買入，皆深此貿易。故貨填溢。厥後稍寒著。春發施以狀糧藥。有積
 無算。多寡少雨。土瘠，殺麥寡，然他方轉輸者多，價殊賤。民富裕厚。或遭禍致貧，衆皆遺以
 錢，其振助之。王及臣亦俱回國。婚喪悉用佛禮。殊多日靈豐偉。婦女則以紗蔽面。更列
 塵障。頓物俱備。惟祭酒所祀非者至死。醫卜技藝，皆賴中。交易用銀錢。書用回字。王鐘
 其教。俱備。殊深。地多曠，不產草木。牛羊馬駝皆啖魚醋。蠟石為產。有三四層

者。寢處庖廝，及待客之所，皆在其上。饒蔬果。有核桃，把朮，松子，石榴，葡萄，花紅，萬年棗之屬。境內有大山，四面異色。一紅鹽石，鑿以爲器，盛食物，不加鹽而味自和。一白土，可塗垣壁，一赤土，一黃土。皆適於用。所貢有獅子，麒麟，駝雞，福祿，靈羊。常貢則大珠，寶石之類。

案：葡人巴羅斯 (De Barros) 謂據波斯著作家之記載，明宣德時，忽魯謨斯國玉名 *al-ethar* 日在位凡二十年。明史之賽甫丁，即其譯音也。巴羅斯謂忽魯謨斯島土含鹽及硫黃，故不產五穀。明史謂地多鹹。查中國黃河流域各地之鹹，爲炭酸鈉 (Na_2CO_3)、硫酸鈉 (Na_2SO_4) 及鹽，三物混和而成者也。牛羊馬駝，皆噉魚腥，爲波斯灣南岸，俄曼及阿刺伯沿岸之奇特風俗。依賓拔都他及馬哥孛羅遊記，皆記載之。杜環經行記，拂菻國傳摩隣國少米麥，無草本。馬食乾魚，人餐鶮莽。鶮莽即波斯棗也。歐陽修新唐書拂菻國傳亦採入此記。把朮 (Badan) 波斯語杏仁也。萬年棗，又作千年棗，即杜環之鶮莽 (Khurma)，波斯語棗也。元文宗至順元年，炭黃拔都他，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葡人巴波撒 (Barbosa) 十二年，科爾撒里 (Corsali) 皆忽魯謨斯島有鹽山。拔都他謂山產鹽，名曰達拉尼。(Daran) 土人用製花瓶器具等。忽魯謨斯城外島上，有山，全爲石鹽及硫黃所構成。鹽塊甚大。白而美。土人稱爲印使鹽。由

四方來者，皆鹽運而歸也。」科爾撒里謂「忽魯謨斯城附近，山產石鹽，皆帶紅色。」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補格勞 (Ghagrao) 及近代清嘉慶十八年金納宛 (Khenah) 二人皆至忽魯謨斯島，入記其地產彩石，各色皆有。明史之禰祿，明一統志註謂美斑之獸，類於驢。今西人所稱斑馬 (Zebra) 卽此也。

費信星槎勝覽卷四，忽魯謨斯國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居，聚民爲市。地無草本，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或言深山中，亦有草木。風俗頗淳。壘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麩穀少。民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鏃爲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爲屋，有三四層者。其廡則臥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爲美飾。頂掛寶石真珠珊瑚，紉爲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鑄。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產有真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梭腹，絨毯。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木香，胡椒之屬。其酋長惑慕恩賜，貢獻方物。

五坡神史彙編忽魯謨斯國，邊海傍山。各處番船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回教。每自三次禮拜，人盡自魁偉，衣冠瀟灑。娶妻則男家請教門官主婚。飲食用酥油。市有燒羊，燒雞，燒海魚。

哈里撒，二應麵食。以銀鑄錢者，名底那兒。(Dinar) 國無酒館。飲酒者棄市。土產各種藥物。明時，西人艾儒略 (Julius Aleni) 所著之職方外紀，亦稱之爲忽魯謨斯。明代之瀛寰志略，稱之爲惡末嶼。惡末之習與玄奘之稱秣最相近，皆自 Ormus 而來者也。明時中國人自有之記載，皆言忽魯謨斯邊海傍山，不言其在島上，最可異也。費信從鄭和親至其地，亦無島嶼之語。余誠不解其故矣。

西洋古代史書關於忽里模子之記載。

忽里模子之歷史甚古。希臘馬期頓亞歷山大王征印度，歸時，水師提督尼爾科斯 (Nearchus) 率艦隊，屯于忽里模子 (Harmozeta) 海岸。托雷美 (Ptolemy) 地圖有阿比模差 (Arinza) 即忽里模子也。西歷第十世紀或十一世紀時，(北宋時代) 忽里模子始爲印度商業要埠。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 (南宋時代) 商務多爲估失港 (Suis) 所奪。蒙古人未至以前，隸法爾斯 (Fars) 國撒爾加阿塔畢 (Salghar Atabegs of Fars) 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曰，「忽里模子爲起兒漫國商港。天氣酷熱。地產棕樹。新近有友人親至忽里模子者，來告余曰。忽里模子舊城爲羅迦人破毀。居民移市場於海中之柴龍島。(Zand) 見 Abulfeda, II, p. 104) 蒙古亂華，尼魯德 (Nirud) 及喀券那兒 (Kashanah) (見前章) 時掠劫忽里模子市，擄擻不城。二十年前地

十九年即元成宗大德三年，察合台國篤哇汗 (Dua Khan) 之子·闊脫羅格沙 (Kologh Shah) 大舉侵波斯。其一軍南下，至忽里模子，圍城多時。後雖被擊退，然四郊已一空矣。忽里模子由大陸移至海島，大約必於此時，或稍後之時也。高僧鄂多力克 (Odoric) 於一千三百二十年左右，即元仁宗延祐七年時，親至其地，謂在島上，距大陸約五英里云。故忽里模子之遷移時期必在一千三百年後，二十年之間也。鄂多力克後數年，依賓拔都他 (Ibn Batuta) 亦至其地。謂忽里模子在大陸海邊上。由之而至新忽里模子，或名哲龍。(Djerann) 新城在島上，與舊城相對云。十六世紀初葉，(明武宗時代) 忽里模子最爲繁盛。一千五百零九年，(明武宗正德四年) 葡萄牙國水師提督阿爾拔蘭克，(Albuquerque) 率師攻陷之，遂爲葡萄牙所有。百有餘年，爲東方通商要埠。一千六百二十二年，(明熹宗天啓二年) 英吉利與波斯聯軍，共逐葡人，乃歸波斯。波斯王阿拔斯，(Shah Abbas) 將城市夷平，另築埠港於斜對岸大陸上，名曰班竇阿拔斯。(Bender Abbas) 譯義猶云阿拔斯王之碼頭也。(參觀 E. Bretschneider, II. P. 130 頁; 又本章註六)

(亨利玉爾註二) 今代波斯，美克蘭，(Mekran) 身毒，(Sind) 及印度西部數處，仍用棗製酒。古代羅馬斯脫拉波 (Strabo) 及狄俄斯柯利第斯 (Dioscorides) 二人，已言之矣。當時人用之

以充健胃藥劑。富者飲時，復和以茯苓根，(Radix Chinae)、龍涎香、(Ambergris)及各種香料。貧者則參以甘草 (Licorice) 及波斯艾 (Persian Absinth) 也。(見 Sir B. Frere; *Am Oen. Exot.* 750. *Mdæc. Kinneir* 220.)

(亨利攷狄補注) 棗魚食品 『現今班齊阿拔斯 (Bender Abbas) 市不造棗酒和香料矣。惟棗製之亞力酒，(Arirack) 尙能偶爾見之。起兒漫國以糖蒸酒精，和以香料，土人名曰馬烏爾哈鴉脫，(Maul-Hayat) 猶言生命水也。土人用爲催淫藥。沙密爾 (Shamir) 平原上五穀，四月時(陽歷)收穫。棗則八月時採集之。』(見 *Houtum-Schindler*, l.c.p. 496.)

參觀南門教士 (Rev. Floratio Southgate) 所著之土耳其及波斯兩國回教徒飲用之酒與蒸溜品。(見 *Narratives of a Tour through Armenia, Kurdistan, Persia, and Mesopotamia*, pp. 315-330, London, 1840, Vol. ii.) 詩一節免譯。

波斯灣沿岸人民，以棗及乾魚爲食。遊歷家記載之者頗多。戴拉瓦第 (P. della Valle) 謂居民以此二物爲最滋補。依賓拔都他記忽里攆子人有諺曰，"kho na wa nahi int-i-Padshahi" 即『棗與魚，爲帝王之佳食也。』身毒及美克蘭 (Mekran) 濱海有魚。其外觀與習慣，皆大類地中海之金鎖魚。爲魚業之大宗。來時輒驅大隊青魚前行。亦與地中海之魚相類也。(參觀 I. B.

頁四八 (S. B. Feret.)

高利安狄補注(高僧那多力克遊記載未至忽里模子之前，「沿途居民，皆以粟爲食。每格羅脫(Grats)銀幣，(即今英金四辨士)可購粟四十二鎊。其他物價亦皆極廉也。」)即今之 *Grats* (Mogadishu)

高利安補註三三綫縫之船 起見漫綫縫之船舶，古代希臘之派理勃魯斯 (Pericles) 書中。已記之矣。高僧鐵達奴斯 (Tortasus) 及約翰孟德高納奴 (John of Corinth) 三處亦關於波斯灣及印度西岸之船舶，皆有記載，與馬哥索羅所言者，頗相同也。(見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高雷爾先生 (S. B. Feret) 曰「綫縫之船舶。今代仍甚行用。余嘗見有此類船舶，載重至二百噸者，頗不罕也。唯今代鐵釘，由外國運來，價值甚廉。造船者多取用之。堅固而耐久。故綫縫之船，日漸減少。僅南印度半島西岸之麻囉拔 (Malabar) 及與摩利羅曼德爾 (Cochin) 兩海岸，多激浪之處，綫縫之船，柔軟，較之鐵釘船爲耐久，故仍有用之者。以前阿刺伯良馬，運至印度孟買港時，其所用之船舶，皆如馬哥索羅所言。直至晚近數年，汽船大興，始將舊法，完全廢棄也。」偶有數家，仍用舊式之綫縫船。衣載甚重，且並馬，駛行至孟買港。棉禮夫德 (C. P. Peiris) 告余，今代波斯灣沿岸所造之綫縫船舶，僅行用於捕漁事業，無有用之以航行重洋者矣。

。

〔亨利攷狄補註〕高僧鄂多力克關於此類船舶，亦有記載。其言曰，「此國之人，製船一種，名曰『嘉遂』。〔Jase〕船板皆以繩連結之。余即乘此船放洋者也。船上余不得見一鐵釘也。」此節之嘉遂，乃阿刺伯字 *Djehaz* 所訛成也。

〔張星烺補註〕在大淵島夷誌略甘埋里 (Cambay) 條，亦有相類記載。『其地造舟爲馬船，大于商船。不使釘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船二三層。用板棧。滲漏不勝，梢人日夜輪戽，水不竭。下以乳香壓重，上載馬數百匹。』

〔亨利玉爾註〕船上所塗之魚油，鯨魚之油也。第九世紀時，(唐末)阿刺伯之航海家，謂波斯海濱之西拉甫港 (Sura) 漁人，割取鯨魚脂肪，汲抽液體之油，參和他物。用以塗船板交結之處。見 Reinand, I. 146.)

約翰孟德高維奴及李羅遊記此節，皆特別指出船爲一舵。幾似爲該處船舶所獨有，不得不記出之概也。考中世紀時，地中海上，仍多行用古代雙舵船舶。杜康健 (Ducange) 曾引十三世紀時法國馬塞爾港 (Marseille) 之寫本書，謂「每船須有兩舵。行駛時用兩舵，而留甚」以備所用者破壞，則用之也。」又某書載「雙舵船航行一次，付價一格羅脫。(Gros) 單舵船則……。」

(見 Ducange, *Trinurus and Tenu*) 十三世紀時(元初)，歐洲行用雙舵船，證據甚多。可參觀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意大利基奴亞市刊行之 *Documenti inediti riguardanti la nave Crociata di S. Maurizio* (R. de' Medici, Firenze, 1860, da F. A. B. Beltramo)。此書第廿頁，載有基奴亞市所造之船，規定須有兩舵也。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Direzione Generale Consolato, Circolo Consolato di Genova* (1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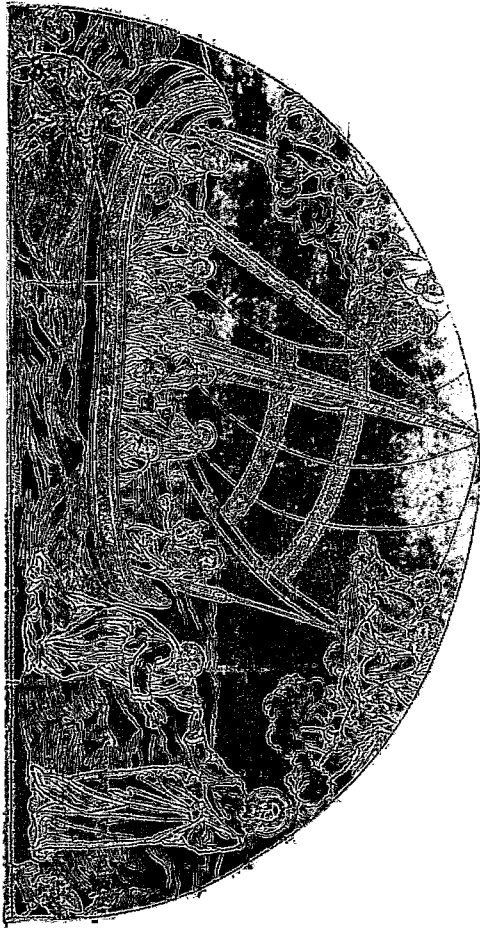
克勒曼厄艾 (Columan) 之雜錄中，記戰艦上之兵備，亦有同樣記載。克氏雜錄中稱雙舵船，留待不虞也。哲恩維 (Zornale) 亦記：「馬塞爾港之船，皆有二舵。舵上備機械，手爲動搖。船身左轉或右轉，其便捷與執轡者之旋馬，無稍異也。某星期五日，王坐於艦上，呼余隨語。」十三世紀詩人巴拜利奴 (Barberino) 於其所著 *Deo Cantata di Amore* 之第七章中，(見一千六百四十年羅馬京城刊行本) 通告多捕男子謀送安哥航海各規條中，復言海船，有數舵矣。

詩一節免譯。

又船艦進港，須防港市中設計詐迎，故進港時，將省船尾向內，備詭計破露時，船尾爲走也。此項戰艦皆有三舵。

詩一節免譯。

意大利皮撒市 (Pisa) 斜塔 (Leaning Tower) 之門上，繪有船一隻，亦有兩舵。細那 (Siena) 市



【25】 Florence 亞摩納古斯代所用之木架，即德意志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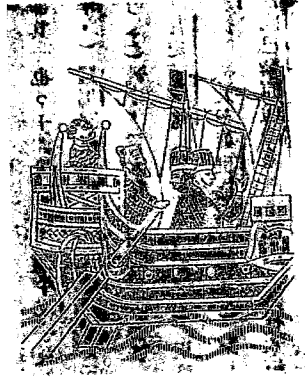
政廳內，壁上有美術家史披納維阿萊梯尼 (Spinello Arenti) 所繪海戰圖。各戰艦上，皆有兩舵，顯然可見也。

(亨利攷狄補注) 郭丁訶愛萊的耶 (Godinho de Eredia) 記麻喇加 (Malacca) 半島土人，所用之小船，名曰巴羅斯 (Balos) 者，其船尾之高甲板處，有兩舵。每邊各一。(見 *De Embarcações*, ch. 19, *Malacca, J'Indes Merid. et le Capang*, Bruxelles, 1882, 4 to, f. 20.)

(亨利玉爾註) 西方各海中，船舵皆在船身之中間。地中海中船舶，其舵皆在後部之上面。舵在中間之船，名曰納瓦兒萊斯克。(Navarresques) 舵在後部者，名曰臘丁。(Latins) 古代新克國 (Cinqu) 諸港遺留之印，其紋中之船舶，皆有兩舵。本章附圖，文乞爾西 (Winchelsea) 印紋即其一也。十六世紀時，地中海中雙舵船舶，尙可常見。一千六百十四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 羅馬都市刊印之彭泰拉大尉 (Captain Pantero Pantera) 所著海軍戰備 (L'Arte della Guerra Navale, p. 44) 書中，言大艦有舵機。(Alla Navarresca) 而每邊復有大槳各一，以助船艦旋轉便捷也。昔史丁教堂 (Sistine Chapel) 正廳壁上，有美術家瓦撒利 (Vasari) 所繪土耳其海軍與基督教徒戰艦大戰索班拖 (Lepanto) 圖。圖中基督教戰艦內各艦後皆有雙舵，甚爲顯然。

法國巴黎京城國家圖書館內，藏有木板所印戰艦圖一幅。余詳考察，知其取自中國書者。故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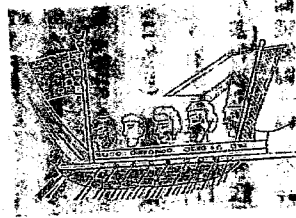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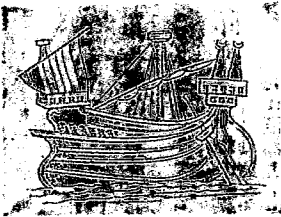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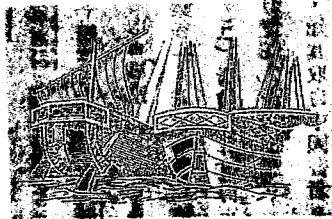
(3)



(4)



(5)



(6)



人似亦需用雙舵船。愛德京斯 (J. Edkins) 嘗有中國船舶及船上機械名辭考 (Chinese Nomenclature for Boats, and Boat Gear) 之作。船舵之名，可參觀其書也。(見 Jour. N. China Br. R. As. Soc. N. S. XI. p. 126, 1876)

南洋羣島土人亦有用雙舵小船者。瓦拉斯 (Wallace) 嘗由馬略沙兒 (Macassar) 至阿魯羣島、(Aru Islands) 乘用此船。土名稱之爲拍老。(Prau) 史密斯 (Smith) 之古物字典、(Dict. of Antiquities, art. Gudernaculum) 記裏海上雙舵船，直至晚近，人尚用之。新近有遊歷家某君，記裏海上旅行，嘗遇險事，幾遭不測。遇險之故，則因船有兩舵。掌舵二人，言語互異，不能相通，致遇險也。(參觀 Jal, Archæologie Nourde. II. 437-438; Cadmanv. Memorials, III. 61.)

(亨利攷狄補註) 碎克斯少佐 (Maj. Sykes, Persia, ch. XXIII) 謂『遊歷家特羅氏二人至忽里模子本欲乘船放洋而至中國，忽然返抵起兒漫，北行而至呼羅珊者，其原因李羅氏書中並未記載。余意或因見其地無船，無一兩之鐵在內，不勝航行，重洋危險過甚，故變計由陸道橫貫亞細亞而至中國也。』

(亨利亞爾補註) 塔里模子之天氣酷熱 塔維尼爾 (Tavernier) 記班寧阿拔斯 (Bander Abbasi)

之天氣，與忽里模子相同。皆極不合衛生。故外國人僑居其地者，至三月後，必須他徙，四月時遷移殆盡。康勃費 (Kampfer) 謂至是時，居留市內者，不及平時戶口百分之一。卽至乞丐，亦欲他走，雖賞之不願留也。富者皆至內地城市，或山谷清涼之處，貧者奔至棕林內，距城亦有二三日之路程。班釐阿拔斯之北十二英里，有地名亦與 (Shin) 者，爲歐羅巴及印度商賈避暑廬集之拖。其處有優美花園，寬廣浴池，清澄美味溪水也。

約翰曼德維爾 (Sir John Maundevile) 之遊記，亦載該地天當燄熱時，居民投身水中以避之。戴拉瓦雷 (P. Della Valle) 及林雪吞 (Linschoten) 二人記葡萄牙人佔領忽里模子嶼時，葡人亦效法土人，熱風至則投身水中也。身毒及美克蘭兩地，雖至今代，當天大暑時，猶行用此法也。(見 Sir B. Free)

古代有地理書，(Taber Juniors Philoosophia) 著者姓名已失傳。書中記印度有民，生活於地面之天堂內。(Terrestrial Paradise) 雍雍熙熙，不知憂慮爲何物。……惟天氣酷熱，故其人終日留居江河之內也。

史家阿伯竇拉柴克 (Abdurrazzak) 關於忽里模子海峽天氣之酷熱，嘗有詩記之。謂『鳥飛天空，魚潛深淵，其飛雖速，其泳雖捷，難逃燒死。』(參觀 Tavernier, Bk. ch. XXIII: Am. E-

Kot. 716, 702; Müller, *Geog. Gr. Min.* II, 514; *India in XV. Cent.* p. 49.)

(亨利玉爾註五)錫麥姆熱風。錫麥姆 (Sinnun) 風、(阿刺伯波斯兩地特有之熱風) 能使人身焦枯。依賓拔都他、(Ibn Baita) 察爾丁、(Chardin) 韓米爾吞、(A. Hamilton) 塔維厄爾 (Tavernier) 泰維奴脫 (Chevenot) 等、皆有同一之記載。拔都他謂忽里模子附近諸地、熱風尤多。遭難之塚墓、沿途所見皆是。各家記載、皆言此風有毒。余誠不解其故矣。馬斯敦 (Marsden) 嘗引用察爾丁之記載一長節、與馬哥李羅此章可並稱也。『此風最可異者、不僅可使人室死、且能使死者身體消散、而形骸不變。時見死者之屍體、與生時毫厘不差、幾疑爲路旁假臥者、待至以手牽之、肢體隨手而落、以指點之、與點沙無異。此誠最可怪者矣。』(見 III. 286.)

白爾敦 (Burton) 嘗旅行至麥第那城。(Medina) 其遊記載『有土人告余云、上帝所愛之地、則此風來時不能殺人。余甚疑其不實也。在比爾阿拔斯 (Bir Abbas) 地方時、有阿爾騰脫人 (Ar-Rahit) 爲風所殺。屍體移入室中、余見其腫起、不久即腐。蓋爲毒風所殺者、其徵狀皆如此也。』

俄國康尼闊甫亦詳記起兒漫附近喀比斯 (Khabis) 地方沙漠中、風起時、馮着輒死。康氏未記死後、身體所呈之徵狀若何也。聖約翰少佐 (Major St. John) 記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前)

治十年) 六月、嘗因事留於柯姆城 (Kom) 南數英里、拍桑干 (Pasangan) 郵局。天氣甚暑。

有二貧人，於夕陽未下前數小時，起身離郵局。行向不及半英里，遇毒風，二人皆死。風過，局人將其屍移入室內。一欲於葬前，洗濯其身，然四肢稍動，即與軀體脫離。故不果洗也。『*See Oe. Highways, w. Sup.*』一千七百九十年，(清乾隆五十五年)迦布羅(Kabul)王帖木兒(Timur Shah)遣錫爾達伊錫爾達爾(Sirdar-i-Sirdaran)統軍平梅歇特(Meshed)之叛徒。軍歸至法爾拉(Farrak)平原，遭錫麥姆(Simim)颶，錫爾達死之，軍士殄命者，不可勝計。(見 Ferrier, *H. of the Afghans*, 102; J. R. G. S. XXVI. 217; Khanikoff's Mem. 210.)

(亨利玉爾註之)忽里模子之歷史 忽里模子之歷史，歐人所得知者極微也。余所知者：(一)忽里模子王屠蘭沙(Thuran Shah)嘗有忽里模子編年史記之作。王卒於一千三百七十七年。(明太祖洪武十年)泰格希拉(Tekera)有節本一篇。余獲見之。屠蘭沙之原本，尙有存否，不得知也。(二)瓦薩甫(Wassa)史記，關於其生時忽里模子之狀況，略有記載。哈模(Hammer)於其所著之伊兒汗史(*History of the Ilkhans*)中，嘗摘錄數條。(三)巴羅斯(De Barros, Ch. II.)史記(第二十篇)中，有波斯人所記忽里模子事情數條。波斯人所記者，僅上至郭兒東王(Cordun Shah)而止。郭兒東即屠蘭沙之父也。波斯人謂郭兒東王朝時，忽里模子始由大陸遷至島嶼。詳證以他書，實爲不確也。

麥格希拉節本中，諸王有名魯克叔丁馬真德 (Ruknuddin Mah rudi) 者。馬斯敦及飽佛皆謂即馬哥寧羅所記之魯美達阿哈馬特 (Rukn edam Acomet)。地學會本文作賈摩的阿哈馬特 (Ajamo di Acomet)。詳敘魯克叔丁死於回教紀元六百七十五年，即耶穌紀元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馬哥寧羅之記載，所指年代，必為一千二百九十三年 (至元三十年) 左右由東防波那西歸之時。故余意魯克叔丁必非魯美達阿哈馬特也。

薩格希拉節本載一千二百九十年，(至元二十七年) 忽里模子王名馬掃德。(Amir Masud) 其前為賽甫丁那資拉脫。(Saifuddin Nazrat) 馬掃德之兄也。馬掃德就況魯位，為以哥刺攝政。賽甫丁在位時，嘗命巴好丁阿雅斯 (Bahaudin Ayaz) 為阿刺伯沿海路御哈脫省 (Kahat) 之總督。至是國內有變勢者，皆奔難而歸巴好丁。巴氏乃起兵逐馬掃德。馬掃德君臨忽里模子已三年矣。變逐後，奔起兒漫。越數年死於起兒漫。

巴好丁幼為賽甫丁之奴。至是即王位，頗得衆心。西歷一千三百年時，(元成宗伏德四年) 有歐般薩人來自土耳其斯坦，侵入波斯國境，劫掠城邑甚夥。起兒漫及忽里模子兩節，皆遭其劫。居此不獲其擾，先退至克什姆島 (Kashm) (譯圖，作奇什木)。屠寄蒙兀兒史記阿比三宗薩地通釋誤以為御法港 (Zanzibar) 不知怯失尙在港內地。(Zanzibar) 即於島上築

忽里模子新市，後大興盛，馳名四方。泰格希拉節錄屠關沙之史記，僅此而已。城市遷移情形，與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所記者，大概相同。

哈模摘錄瓦薩甫之記載，極爲混亂不清。余意非由瓦薩甫，乃哈模自將前人記載混亂之過。哈模氏心中存一忽里模子自昔即在島上之謬見，故有是也。哈模分別忽里模子島及哲龍島。謂非一地，尤爲可笑。由其書，吾人得知蒙古人未至以前，忽里模子隸屬法爾斯國 (Fars) 撒爾加阿塔畢 (Salghur Arabegs of Fars) (見第十五章註一) 此朝勢力凌衰，總都馬莫德喀爾哈梯 (Mahmud Kalhat) 自立爲忽里模子王。泰格希拉之魯克奴丁馬莫德 (Ruknuddin Mahmud) 必即此人也。馬莫德即位於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宋理宗淳和六年) 崩於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瓦薩甫史記及泰格希拉之節本，皆言馬莫德之子，馬掃德弑兄賽甫丁那資拉脫而自立。巴好丁復逐馬掃德。哈模之史記，竟誤爲那資拉脫殺馬掃德。誠可駭異也。哈模書中後數行，又記馬掃德尙生存，而那資拉脫已死。故哈模之誤譯，可以斷知也。吾人藉此，亦可將哈模之誤載改正也。哈模史記又載馬掃德亦名魯克奴丁馬掃德。(Ruknuddin Masaud) 巴好丁不自稱王，而擁戴法克魯丁阿合馬特。(Fakhruddin Ahmed Ben Ibrahim At Thair) 此人之名，不見于泰格希拉之節本內。吳賽萊 (Ouseley) 嘗引用寫本史記一書。其書記有法

克魯丁之名，並稱當此大之時，忽里模子由大陸移至哲龍島。瓦薩甫更語似載馬好丁爲海盜國王，帖撒拉萊克 (Terek) 及哲龍 奉命，而法克魯丁 則君臨忽里模。三人關係如何，詳審易知也。

魯美達阿合馬特 馬哥字羅或將魯克奴丁馬掃德 (Ruknuddin Masud) 及法克魯丁阿合馬特 (Fakrudin Ahmed) 二名誤會。然余意法克魯丁阿合馬特 即馬哥 字羅遊記此章之魯美達阿合馬特 (Ruostetan Ahmed) 也。泰格希拉節本載馬掃德 奔難至起兒漫之廷。瓦薩甫記起兒漫之國塔畢助馬掃德 爭位。馬哥字羅又記魯美達阿合馬特 與起兒漫王爲讎。各家所記，互不相同。誠難解也。瓦薩甫更記載又一千二百九十七年，元成宗大德元年，波斯合贊汗 (Qazan Khan) 遣馬立克法克魯丁阿合馬特 (Malik Fakrudin Ahmed at-Taiji) 至汗八里 (Khan-Balik) (即北京) 爲大使，居其處數年。一千三百零五年，(大德九年) 由海道歸波斯。至印度度魯曼德爾 (Cormandel) 海岸病死。(見 Elliot, iii, p. 565.) (按案 元交類黃浩撰海運 貢戶楊德壽志云德中，德 護送親王各贊使臣浮海西還。八年發京師，半一年乃至其國。瓦薩甫更記所載之使節，似即元交類 所載者也。北方各家所載人名，均甚難攷，而措處又有同名者，誠難加辨也。) (按案 波斯語馬立克 華語王 也。)

泰格希拉節本史記中，載馬掃德求救于起兒漫國王，俾得復位之外，尚有數次，忽里模子王皆求援起兒漫。馬哥李羅此章謂忽里模子王，臣屬於起兒漫之阿塔畢，不爲無因也。俄國康尼闊甫謂此時忽里模子自無王朝。然馬哥李羅，瓦薩甫及屠蘭沙三人，皆記此時忽里模子自有馬立克（Malik）治理境內。其爲真確可信，無庸置疑。此外怯失島（Island of Kais）亦有半獨立之國王存任也。（見 Hammer's Ich. II. 50. 51; Teixeira, Relacion de los Reyes de Hormuz; Khan's Notice, p. 34.）

黠耨侵擾忽里模子，使居民遷移至島中。攷其時期，或自尼古達理人（Nigudaris）喀勞那（Karannahs）已起始矣。一千二百九十九年，（元成宗大德三年）察合台國篤哇汗（Dunghatai）之子，闊脫羅格沙親王（Prince Kotlogh Shah）率大軍侵波斯。其一部南下圍忽里模子城。後爲巴好丁阿牙斯（Bahuddin Ayras）擊退，然四郊已一空，居民飽受驚惶矣。

（亨利攷狄補註）忽里模子王朝，開國于一千六十年。（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始祖爲後門（Yemen）酋長摩哈美德的兒黑姆訶。（Mohammed Dirhem Ko）初時，臣屬於起兒漫國。至一千二百四十九年，（宋理宗淳和九年）魯克愛丁馬莫脫（Rohr ed-din Mahmud III. Khatib）始脫羈絆而獨立。魯克愛丁即位于一千二百四十二年，（淳和二年）崩于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其子兀世祖至元

十四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

十三年時。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

阿牙斯發羅音 (Sair ed-din Nazari) 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其後為薩浦丁那資拉脫。或 Sair ed-din Nazari。即位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

元祿宗隆狀四年。一千五百廿年時。元祿宗正德五年。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

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

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

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忽里模子摩爾納牙所獲。一千五百廿二年。以明憲宗天啓二年。波斯人據之以至於今。

馬魯季羅達語

卷之三

聖約翰少佐亦記起兒漫境內，麵包味苦。然其役人，謂由於麥地有莢草之故。莢草生黃白花。收穫時，士人性懶，不肯棄去，致使麵粉皆苦也。

(亨利攷狄補注) 霍吞新德樓將軍曰『馬哥李羅之歸程，以鄙意觀之，似取道烏爾楚 (Uran) 及巴甫脫 (Bat) 兩地者。此道最短而最直接。遊歷家由起兒漫起身者皆不經塔魯姆及錫爾章也。僅駝商隊來往於班寶阿拔斯及巴拉馬八德 (Baramabad) 兩地間時，經過之而已。巴拉馬八德在起兒漫西三站。余查得烏爾楚及巴甫脫之道上，有熱泉二處，可醫疥癬。近喀拉阿斯路 (Qalan Asger) 及達胥塔伯 (Daxtal) 兩地，皆有熱泉，內含硫磺成分甚多。有皮膚病者，多膾集於此。在達胥塔伯時，余取銀戒指一枚，置於水中兩小時，取出觀之，已全黑矣。余所以又主張此道者，蓋馬哥李羅記載之苦麵包，僅於烏爾楚道上，巴甫脫及巴爾戴細爾 (Bardshir) 兩地見之。西面錫爾章及東面諸路，麵包皆味甘也。烏爾楚道上麵包味苦之故，則因麥地產莢草；(士人呼之爲苦兒。Khar) 收穫時，士人偷懶，不將莢子棄除，致使味苦也。由班寶阿拔斯 (Bande-i-Abbas) 至起兒漫，全路間不見有一株橡樹。問之居民，無一知橡實爲何物也。在巴甫脫 (Bat) 時，余遇一人，嘗經乞里芒沙杭 (Kermanshah) 及八吉打而至扣拜拉 (Kehela)。其人見余所繪橡樹及橡實形狀，即時知爲何樹，并云彼嘗於八吉打道上，乞里芒沙杭及喀塞兒伊昔林 (Qa

sr-i-shirin) 兩地之間見之也。『薛克斯少佐曰，(Ch. XXIII)』馬哥李羅所記情況，必指錫爾
章路線。冬時行旅，多由此也。庫伊金腦 (Kuh-i-Ginno) 爲班竇阿拔斯居民夏日避暑所聚集之
地。其處有硫磺泉一所。泉口直徑四英尺。水流出成溪，寬約三十碼。泉源之熱，高至一百十三
度。四境居民，皆知泉水可醫治皮膚病。麵包味苦之故，玉爾大佐註中，謂由橡實粉所致。然今
代波斯此部，余實不見有一橡林。故不如仍取馬哥李羅自己之說，由水所致也。『亨利攷狄曰』
余深信霍吞新德樓將軍 (Gen. Houtum-Schindler) 之說也。』

第二十章 渡越沙漠困苦情形。

離起兒漫城，前行七日，極爲困疲。所以然之故，余將告君也。初二日，全
途不見滴水。從有少許，幾等於無。所見少許之水，色青味苦，鹹不可口。
若飲一滴，則嘔出者至少亦有十倍也。河水中製成之鹽，性質亦與水相同。
使人嘔吐，故莫敢用之。旅行者，此三日內，皆必須携水。至若牲畜，自無法
可設，渴極時，雖苦水亦飲。飲後大瀉，有至死者。三日內，全途不見一人

。極目所望，惟沙漠乾土而已。漠中草本不生，野獸亦不得見。

(三)

行三日，既過沙漠，「得達鮮水溪。流經地下，各處有洞穴，爲溪所自成，由穴可望見溪也。水食甚豐。旅行者經三日之沙漠，疲倦非常。至此人畜皆得休養。」

次又至一沙漠，須行四日，與前者相同。所異者，惟略見野驢數匹耳。四日既終，得過沙漠。起兒漫國境，至此爲止，次至科比南城。(Gobinan)

(亨利欣狄補注一)起兒漫至科比南之路線 『今代由起兒漫至科比南 (Kutuban) 之路線如下：

計自起兒漫至賽倫德 (Zerend) 約五十英里，再至撒兒伊比南 (Sar i Banan) 十五英里；再至

科比南三十英里。總共凡九十五英里。馬哥李羅由起兒漫至科比南凡行七日，故必非取今代之直

接路線而抵科比南也。馬哥會記無水之沙漠，故彼或繞道山嶺東面，經庫拍葉 (Kuhpayeh) 及

喀比斯城 (Khabis) 北面之沙漠也。』(見 Houtum-Schindler, J.C. pp. 496-497.) (參觀 Ma-

(勝利譯註) 羅脫沙漠馬哥李羅記起兒漫沙漠情形，俄國康尼闊甫所言極真確。羅脫 (Rud) 沙漠中有水之處，名曰雪爾魯脫 (Shor-Rud) 鹽河之義也。爲全漠中獨一有水之處。河水汗穢，其色綠，味鹹而苦。馬哥李羅由起兒漫所行路線之方向，吾人藉此可知，毫無疑竇也。康尼闊甫謂李羅之路線，在東北安巴 (Anbar) 及開恩 (Kain) 兩地。余意甚不以爲然。其理由將於下章註中述之也。李羅自起兒漫起行之路線，必正北向陀波斯 (Tobas) 或圖恩 (Tun) 之邊也。據康尼闊甫之圖，此路線亦經雪爾魯脫 (Shor-Rud) 河，惟在高處而已。

康尼闊甫之日記，吾特摘錄數語于下方，以証明沙漠中困苦情形也。『進沙漠愈深，地土愈硬。天明時，余見有枯草數株，離此不遠。又見百靈及他白色鳥各一隻，爲沙漠中所僅見之動物。……。漢牛全無入烟。土人稱爲地獄，良不虛也。無小草一葉，無動物一影。狀實慘惡。萬類俱靜。空中來音，僅吾路駝駝行路之迴聲而已。』(見 Mem. p. 176)

(勝利放狄補註) 薛克斯少佐曰，(Geog. Jour. X. p. 578) 『余在圖恩時，自思余在達哥伊魯脫 (Daguer) 不毛沙漠之義。又漢極北矣。此沙漠介于起兒漫及吾等之間。有名之達摩家 (Damo) 字羅甫起兒漫總科比南至拖致開恩 (Donoain) 時，嘗越之。自此以後，無復敢開津者。』薛克斯少佐 (Parsia, ch. 11) 又誰 聯合代地理家分波斯 大沙漠爲南北兩部。北部名達摩家 (Damo)。

(Dashi-i-Kavir) 南部名達霄脫伊魯脫 (Dashi-i-Lut)。而此分割，實毫無理由也。波斯人稱全沙漠爲魯脫。(Lut) 達霄伊魯脫爲無謂之重複贅辭。喀維爾來自阿刺伯語喀福爾。(Kafir) 多鹽之沼澤，皆可稱爲喀福爾也。『波斯大沙漠，起自京城德海蘭 (Tehran) 城外數英里，蜿蜒而至英屬印度邊境。長約七百英里。』

(亨利玉爾註三) 地下河道 賴麥錫(本此節)，出自李羅氏之手，而非由賴氏杜撰，余深信之不疑也。原文先有三日程，後有四日程之語。此節之增入，似爲必要也。地下流溪，波斯境內極多。名爲喀那塔，(Karut) 或名喀來斯。(Karee) 其來源甚長。此處古代或已有墾植，而今代委棄者也。康尼闊甫由起兒漫至野司特所行之路線，距余所擬馬哥李羅之路線，西而不遠。康氏有記載曰，『圖上所繪十五處村市，飲用之水，皆取自地下水道。來源極遠。水道建築之費極鉅。有深廣井門，可下降至水道取水也。水道經地下雖深，而地面上有青葱植物。遠望如蛇，知其下卽水道也。』(見 *Ib. p. 200.*) 愛爾肥普斯敦 (Elphinstone) 嘗聞地下水道，有長至三十六英里者。

(1898.) 古代希臘著作家波雷比由斯 (Polybius) 亦嘗記此等地下水道矣。波氏曰，『所至地面，不見有水；惟地下水道，則頗多也。此等地下水道，供沙漠中所蓄水槽之用。其來源及所經諸處，僅初建築者知之而已。……當波斯人竊有亞洲時，有能引泉水至沙漠不毛之地，使地產種植

物者，國家輒賞其人以該處土地之收入權，傳至五世以後，權始消滅。陶魯斯山 (Taurus) 源泉最多。其人不惜重資，及各種勞苦，建築地下水道，引至極遠路程。今代用水者，皆不知水道之自何處起，或水之從何來也。』(見 X. 28.)

第二十一章 科比南城及其地之製造品。

科比南 (Cobnan) 者大城也。人民崇奉摩訶末。地產鋼鐵及温丹尼克 (Ordanigae) 甚旺。所製鋼鐵，大而美觀。又製吐梯亞 (Tutia) 及斯波的姆 (Spodium) 二物。吐梯亞則用作眼藥。余將告君其製造方法也。

其地土中有此二物之礦苗，具特別性質。居民取土置爐中。爐頂有鐵柵。燒熱時，烟汽由土中驅出，沾貼於柵上而成吐梯亞。燒後留於爐中之渣，即斯波的姆也。

(亨利玉璽註) 科比南城攷 西歷九百八十五年時，(宋太宗雍熙二年) 英克達西 (Akkadasi) 之地理書，分起兒漫全境爲五區。其最北一區爲巴爾德細爾 (Bardesir) 科比南 (Cobnan)

Banan) 巴爾德細爾區內一城也。(見 Sprenger, *Post- und Reise routen des Orients*, p. 77.) 雅古脫 (Yakut) 之地理字典內有科比南城專章，記載極詳。惟將科比南之名，誤作庫比洋 (Kubiyan) 及庫克洋 (Kukiyan) 也。(見 Leipzig ed. 1869, IV, p. 316, & Barbier de Meynard, *Dict. de la Perse*, p. 498.) 阿博脫遊野司特 (Yeyd) 及起兒漫時，謂路線中間東面，有邑名曰科比南。(見 *J.R.G.S.* XX, V 23) 余意此城在起兒漫至陀拔斯 (Tabbas) 之路途上，或其近處。據余所查，近世遊歷家尙無一人探險至其地也。今代科比南，地方激狹，不能稱為大城。李羅時代亦甚小，而竟記為大城者，蓋由其口述時，辭氣太散漫未加詳審也。科比南之義，猶云『篤癯香山』(Hill of Terebiths) 或『野樵山』(Hill of wild Pistachios) 也。此樹生於沙馬克 (Shamakh) 及泄刺失 (Shiraz) 之寒冽石山，無人之處。盧里斯坦 (Luristan) 與拉爾 (Lar) 之沙磧中，亦有之。(見 Kampher, 409, 413.)

(亨利攷狄補注) 『馬哥孛羅僅於由起兒漫歸回北方時，始言科比南情形，頗堪注意也。李羅氏南時，必已聞科比南即在附近，或於當時曾經路過其地也。古代波斯遊歷家由起兒漫至野司特，或由野司特而往起兒漫，皆必經科比南也。』(見 Hoatum-Schindler, I, c. p. 490.) 各更書中，此名皆讀作庫拜南，(Kubenan) 而不作克拜南 (Kubanan)。今代讀音宜作科拜南 (Kobant)

an) 及科拜農 (Kobennu) 也。

(亨利玉樹註) 余初以爲上方科比南之說明，余爲最初之人。後得阿博脫來函，及在英國外交部讀其寫本報告，乃知阿於前多年，已有攷證矣。余特摘錄數語於後，俾共見焉。『起見漫諸邑。

……庫拜南 (Kooch Benan) 全邑多山。水菓豐裕。葡萄，桃，石榴，甘柳，(Sinjid) Sweet Willow) 胡桃，及各種瓜，無不豐足。又甚產茜草及阿魏。(Asafoetida) (繖形科之植物) 馬哥亭羅遊記載有科比南城 (Cochin) 產鐵，青銅，及吐梯。(Tutty) 庫拜南卽科比南，可毫無疑議。其地今仍產銅，鐵，及吐梯 (Tolca) 也。』其地境內，有鉛，硫磺，及石綿。諸礦。阿博脫又舉示九村落之名，然皆不能攷證也。九村之名如下：(一) 勃資，(Puz) (二) 塔爾資，(Gairiz) (三) 古鴉得，(Gujard) (四) 阿斯拍基，(Aspai) (五) 庫伊格伯兒，(Kuh-i-Gabr) (六) 達那達 (Dahnah) (七) 白京，(Bughin) (八) 拔撒伯，(Bassab) (九) 拉達克。(Radk) 庫拜南城有人謂在巴哈拔德 (Bahabad) 及拉維 (Ravi) 兩村之間。攷雅庫脫 (Yakut) 之地理書，載巴哈拔德產吐梯阿。(Tulia) 然此說實毫無益於吾人之攷證也。庫拜南之位置及地點，吾人僅可依賴阿博脫脫英國地學會報告。(J. R. G. S.) 中所載之論文而攷定之也。阿博脫謂庫拜南城在吉德蘭 (Gudran) 村東南半英里叢山中。其旁有駱駝商隊之寄宿舍在焉。阿博脫由起見漫至庫拜南，僅

行五日半，而馬哥李羅則行七日乃至。故李羅時代之庫拜南，必在更北也。馬哥李羅所行之路線，或稍向附近村落迴折，亦未可知。沿途無水，不得不繞道鄰邑，以致行程多一二日也。阿博脫「報告書」所載之庫拜南邑，其位置在今各圖所稱之大沙漠中。然竟無一圖記庫拜南之名者。可知今代吾人所知波斯地理仍多缺點也。

〔亨利攷狄補注〕『達兒班特 (Darband) 前一站之途間，有古城遺跡，絕無人烟。余意即馬哥李羅遊記之科比南城也。蓋今代之庫拜南城，(Kubban) 與李羅所記者，情形完全不合。東方駝商隊之路線變換者，亦甚少也。』(見 Captain P. M. Sykes, Geog. Jour. X. p. 580; *Persia*, C. h. X. Xiii.)

印度民政署事務官斯塔克 (E. Stack) 嘗親至庫拜南城。(見 *Six Months in Persia*, London, 1882, p. 280.)

〔亨利玉爾註〕今代英語之吐梯 (Tutty II Tutia)，爲不純淨之酸化亞鉛。(Zinc oxide) 煉銅時，積於烟筒中。筒中取出洗淨，即吐梯也。馬哥李羅所記情形，與今代新法相同。惟李羅之記載，或專指亞鉛礦石而言，非指煉銅時所得之附屬品也。李羅之記載，大似格倫 (Glen) 所記頗姆福立格司 (Pompholyx) 及斯波奪司 (Spodos) 二物提鍊法之節譯也。格倫曰，『頗姆福立

格司及克德米亞 (Cadmia) 二物，皆於鍊銅時得之。錫勃羅斯島 (Cyperus) 人置克德米亞 (即碳酸亞鉛 $ZnCO_3$) 於爐中燒之，則得頗姆福立格司。一日余在該島見化師某，無銅可鍊，乃取克德米亞若干，置於煙爐中，燃火燒之。爐頂封密，毫無孔隙。克德米亞燒後，煙炭蒸發，積於頂面。冷後取出，即頗姆福立格司也。其留於爐中者，名斯波奪司。煉銅時，所得尤多也。格倫又言，眼中生瘡，及身上起膿泡，放出液體時，所用之藥，頗姆福立格司亦其一也。(見 *Opus Ien, De Simpl. medic. p. 178*, in Latin ed, Venice, 1576.) 馬拖理 (Mathioli) 嘗引用格倫氏此節之文，并註云，今代化驗室中，不特頗姆福立格司，而用阿刺伯文吐梯亞 (Turba) 之名辭以代之。余攷今代純淨之酸化亞鉛 (Zno)，亦為醫眼良藥也。

泰格希拉 (Teixeira) 記吐梯亞僅產於起兒漫山系中，距國都有十二巴拉散 (Parasangs) 之遙。(合一百五十八華里強。) 礦苗取出，參和以水，盛於小碗中，置鑊內燒煉之。煉完後取出，盛於盒內。運至忽里禰子出售。此說與今代米爾伯恩 (Milburne) 所記者相合。米氏記波斯灣附近，輸入印度之吐梯亞，皆取自亞鉛鑛苗中。此苗各粘土，製成管狀之餅塊，燒熱使硬也。格倫西亞達和達 (Garcia da Houa) 書，最號確實，然關於吐梯亞之記載，頗有錯誤也。書載起兒漫之吐梯亞，并非礦石，乃戈安樹 (Guan) 之灰也。(參觀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Paris, 1755*, p.

1888-40; Teixeira, *Relação de Persia*, p. 121; Milburne's *or Commerce*, I, 139; Garcia, f.21V.; *Eng. Oye*; Art. Zinc,

(亨利攷狄補註)霍香新德櫻將軍曰、(見 *Jour. R. As. Soc. N.S.* XIII, October, 1881, p. 497.) 『今代起兒漫人不稱科利流姆 (Collyrium) 礮石爲吐梯亞。余詳攷吐梯亞一字，不與他字連合，則爲硫酸化銅。(CuSO_4 , Copper Sulphate) 波斯他處稱之爲克脫伊開布特。(*Kat-i-Kebud*) 吐梯亞伊撒伯斯，(*Turia-i-Sibz* 綠吐梯亞) 乃硫酸化鐵。(FeSO_4) 又名柴基伊錫雅。(*Zaj-i-siyah*) 土人有示余以黃吐梯亞一塊者，其名爲吐梯亞伊采德。(*Tutia-i-Zaid*) 攷其成分，實即明礬也。普通稱號爲柴基伊撒甫特。(*Zaj-i-Safid*) 又有曰吐梯亞一塊，土名爲吐梯亞伊撒甫特。(*Turia-i-Safid*) 其成分爲粘土性之亞鉛礦。馬哥李羅所記投入爐中之吐梯亞，或卽此也。普通所用之科利流姆烟灰，土人名曰蘇爾馬。(*Surnah*) 攷起兒漫人製烟灰之法，取燈心草浸以山羊脂，或罌麻油，燃燒時，以土碟承烟，冷而取之。起兒漫國多山諸邑，如庫拜南 (*Kubanan*) 拍利資 (*Pariz*) 等，蘇爾馬皆製自格萬樹 (*Gavan*) 之烟。此樹爲距骨樹 (*Astragalus*) 之一種，生於山中。多油脂且多汁液。脫拉格康脫 (*Tracacanth*) 護謨，(*Gum*) 亦由此樹汁而成。乾烟灰用爲眼藥。或與牛油參和，製爲眼膏。樹枝燒時，其烟灰有時亦以鐵柵承之。(格萬樹卽格兒西

亞 (Garcia 書中所記之弋安樹 *Guan*)。『波斯人稱烟爲都德哈。 (Dudha) 阿刺伯人訛作吐梯亞 (Tutia) 也。』

『錫姆斯，烏爾，羅格脫 (Shems-ul-loghat) 書中，記吐梯亞爲眼藥，又爲製造蘇爾馬之原料，乃石之一種也。拖費 (Tofeh) 書中，記吐梯亞有三種。黃色及藍色吐梯亞爲礪石。吐梯亞依喀拉姆， (Tutia-i-qalam 又名科利流姆) 製自樹根。又有吐梯亞一種，煉銅時得之。最佳之吐梯亞依喀拉姆，皆產自起兒漫國。拖費書中，又記有數著作家，言蘇爾馬爲硫化錫。 (Sulfur et of Antimony) 又有言爲鐵所製成者。以余意觀之，凡黑色眼藥，皆可稱爲蘇爾馬。其成分或爲烟灰，或爲錫，或爲鐵，或各質皆有之。雜合體皆可稱之以是名也。』

『泰格希拉所記之吐梯亞，爲不純淨之酸化亞鉛，或即上方所言之吐梯亞依撒甫特，煉成餅塊者也。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 之拉辟斯吐梯亞， (Lapis Tutia) 又名吐梯， (Tutty) 似即此物。該公司之吐泰納克， (Tuttnague) 及吐泰納吹， (Tutenage) 普通皆混作吐梯，而其實乃麥那銅 (Chinese Copper) 也。連自支那。其成分爲銅亞鉛及鐵三原質。』薛克斯少佐記， (Ch. XXIII) 『今代波斯語，亦作吐梯亞。余在波斯時，得見庫拜南之酋長。談話時，余將馬哥李羅所記吐梯亞之煉取法，翻譯以告之。酋長告余，今代之煉取法，仍與李羅時代相同。余文告以

斯波的姆 (Spodiam) 之名。彼搖首不知。庫拜南之東面山間，有硫酸亞鉛 (Zinc Sulphate) 礦。』

第二十二章 八日漠中情形。

離科比南城，復進入沙漠。極爲乾燥，草木水菓俱無。行八日，方得越過。途中所見之水，皆味苦非凡，不堪入口，故行旅者，皆須自携食物及飲水也。牲畜口渴時，不得不飲此惡水。八日既過，抵吐奴開恩省。(Tonocani) 其內城邑村落甚多，爲波斯國極北之省。省內又有一大平原，其上有『太陽樹』(Arbre Sol) 而吾基督教徒稱之爲『乾樹。』(Arbre Sec) 余將告君此樹究爲若何之形狀也。樹身高厚，一面樹皮爲綠色，而他面爲白色。生粗壳，與栗實無異。壳內毫無所有。木材與黃楊無異，極爲堅硬。附近一百邁耳以內，別無他樹。僅一面相距約十里之遙，有樹可見。其處居民告云，亞歷山德與大流斯王 (King Darius) 嘗戰于此也。(三)

城邑村落中，各種佳物，皆極豐裕。天氣溫和，不甚熱亦不甚冷。居民皆崇奉摩訶末。面貌美觀，尤以婦人爲最。

〔亨利玉爾註〕呼羅珊之沙漠。所有波斯北境諸地，著作家「悉分之爲有鹽沙漠與無鹽沙漠兩區域」。(見 Vigne, I. 16.) 吐奴開恩 (Tono-Cain 見第十五章註) 爲波斯庫黑斯坦東部。(East-ern Kulisian) 惟據馬哥李羅之記載，波斯領之呼羅珊似悉屬於吐奴開恩者也。李羅遊記尋未標明所至何城，惟據乾樹所在地點，及通過庫拜南之路線觀之，余意李羅氏乃經陀拔斯 (Dabul) 而至通俄肯 (Tun-or-Kain) 者也。

〔亨利欽狄補注〕「據云，馬哥李羅於一千二百七十年時，(元世祖至元九年，) 由陀拔斯至達姆干 (Damghan) 途間嘗經大鹽礦，土名爲達胥，伊，喀維爾。(Dash-i-Kavir) 然詳攷之，李羅氏或經更東之路線，橫越大沙磧之北部，土人稱之爲達胥，伊，魯脫，(Dash-i-Lu) 者也。磧之西北爲呼羅珊，東南爲起兒漫，北界奈 (Neh) 及陀拔斯兩城市，南界起兒漫及野同特爾城。而沙磧適在中间，狀爲四方形之幾何圖，嶺之嶽苦之地也。」(見 Curzon, Persia, II. pp. 248 and

251.) 寇仁貴爵 (Lord Curzon) 復註云, (p. 248) 李羅遊記所載之吐奴干, (Tinogan) 本爲達姆干 (Dambhan) 之訛誤。玉爾大佐解說, 謂爲通俄肯恩 (Tun-o-Kain) 之促音, 得其眞解說矣。蓋此字中間之俄字, (o) 爲連續詞及字之謂也。』薛克斯少佐記, (Ch. XX. iii.) 魯脫沙漠此部, 後代不復有再至其地者。然余深知漠中全部, 皆爲鹵沙磧, 絕無人烟。馬哥李羅橫越沙漠後, 最初所抵之城, 必爲陀拔斯, 可毫無疑問。拔斯距庫拜南, 爲程凡一百五十英里。今代其境名通俄陀拔斯。 (Tun-o-Tabas) 肯恩 (Kain) 不復隸屬之矣。』

(亨利玉爾註二) 太陽樹或名乾樹考 此事亦極困難, 須一長註, 方得討論窮盡也。

法國地學會雜誌, (*Bulletin de Soc de Geographie*, ser. III. Tom. iii. p. 187) 第三集第三號, 第一百八十七頁, 羅歇爾 (M. Roux de Rochelle) 登有論文一篇。羅氏謂『太陽樹』或名『乾樹』, 卽克爾梯斯 (O. Curtius) 所記希爾康尼亞 (Hircania) 地方 (裏海東南一帶地) 之橡樹。樹生甘露。 (mannā) 羅氏之論文, 全不足以決定『乾樹』究爲何物也。鄙意馬哥李羅此章所記者, 馬斯敦已指定乞那爾樹 (Chinar) 又名『東方勒雷樹』 (Oriental Plane)。 (其葉似楓, 無相當譯名, 故僅取其音而已。) 其說之確, 可無庸疑。德國馬佑 (Ernst Meyer) 爲植物學名家。馬佑所著之植物學史, (*Geschichte der Botanik*, Kohnsberger, 1864-57, IV. 128) 謂馬哥李羅所記『乾樹』

之情況，與馬斯致所言之乞那爾樹，全不相同。然詳觀馬哥李羅之記載，與俄烈亞流斯 (Olearius) 所記之乞那爾樹之情況，兩者雖稍有差異之點，而不得謂不相同也。俄氏曰：『樹高與杉樹同，葉大類於葡萄。其葉與栗相同，然無心，故不可食。木材爲深棕色，葉脈甚多。波斯人用充戶門窻扉。塗油後，其華美遠過於吾國之胡桃木所製之細工也。』(I. 526) 克什彌爾地方用乞那爾木充砲床材料。

李羅遊記此節之全體意味，似指特別之大『乞那爾樹』而言也。致各本之馬哥李羅遊記，『太陽樹』或『乾樹』之名稱，皆各不相同。法國地學會本此句作『Arbre Seule』，基督教徒稱之爲『乾樹』(Arbre Seol) 又同本第二百零一章 (今本卷四第五章) 載，『L'Arbre Sol, 亞薩山德史稱之爲 L'Arbre Seche』。鮑梯氏本載『L'Arbre Solque, que nous Appelous L'Arbre Seol』。又同本後一節載，『L'Arbre Seul, que le Livre Alexandre Apelle Arbre Seol』。賴麥錫本此句作『L'Arbre del Sale che si chiama per i Cristiani L'Alber Secco』。後一節，在賴麥錫本內，完全缺略。又古代拉丁文法文諸譯本，大抵皆依據劈劈奴 (Pipino) 之譯本而來，此句皆作『太陽樹』(Tree of the Sun)。拉丁人稱爲『乾樹』(dry tree) 。

(亨利放狄翁注)克拍斯 (G. Capus) 記彼嘗於戈甲干脫 (Khodjakent) 地方，見有古代乞那爾樹

一株，已枯矣。樹根周圍，量之不下四十八米矣。(metres 合五十二英碼)樹身肉，腐成大穴。穴之直徑爲九米矣。某日有搭什干 (Tashkent) 遊客十二人，至穴中設宴，皆覺寬舒也。(見 *travers le Roy de Tamerlan*, p. 296.)

(亨利王爾註)鮑梯依據其所發見之本，Sol 作 Solique，謂此 Solique 奇字，來自 *Thoulak*，阿刺伯語樹也。福爾斯克爾 (*Forsk.*) 稱之爲 *Ficus Vasia* 鮑梯謂 *Ficus Vasia*，『即乞那爾樹』也。Ficus Vasia 之名辭，施之於『東方勒雷恩樹』。(Oriental Plane) 全不相合。福爾斯克爾思想怪異，大可休矣。Thoulak (土音宜作如是) 乃阿刺伯之 *Pelik* 樹，與『乞那爾樹』大異。據福爾斯克爾所記之狀況觀之，印度榕樹，(Indian Banyan) 或相類之樹種，即 *Tropaeolum* 也。福爾斯克爾謂阿刺伯之植物學家，稱之爲『代爾伯。』(Delb) 而『代爾伯』實與『乞那爾樹』同一物也。寶撒西 (De Sacy) 已證明『代爾伯』與 Thoulak 不同，不可混合爲一物也。
 參見 *Flora Aegyptiaco-Arabica*, p. CXKIV. & 179; *Abdallahif, Rel. de l'Empire*, p. 80; *J. de G. S. V. III. 275; Peller, VI. 662, 679.*

余詳思鮑梯氏本索 Solique，不過錄錄者之誤寫，將代名辭 que 字重寫，致有此奇謬也。鮑梯所稱之第一種寫本(國家圖書館第一萬二千五百零十號，今法國圖書館第五千零四十五號)因之有

「行，其末尾一字，即 *Solique*。又下一行，最初一字，即 *que*。其爲重寫，已顯然矣。其真正讀法，爲 *Arbre Sol* 可毫無疑義。上方所引地學會本第二百零一章，亦爲「*Arbre Sol*」。賴麥錫本作 *Aibero del Sole* 皆可爲證明之佐助也。余更有下方二理由，可使前說更爲明了也。

(1.) *Sol* 威尼斯 (Venice) 及勃洛文撒爾 (Provence) 兩地人稱「太陽」(The Sun) 之謂也。(2.) 學羅時代，法蘭西語文法，屬格 (Genitive) 之前，不必加前置詞 (Preposition)，也。例如鮑勃之底本內。上方所引一節，亞歷山德史作「*Le Livre Alexandre, i. e. Liber Alexandri*」。該本他處，類於此者，不可勝數也。例如「*Cazan-le fils Argon, 2. a. Ja. mepre-sy-ru-ny-m, 2. 2. Le Corps Marseigneur Saint Thomas si est en Ceste Province; 2. 哲羅維 (Tjowvill-le) 書中*」類於此者，亦甚多。例如「*Le Commandement Mahomet 2. 2. Caux de la Hantle, qua estoient logiez entour les herberges de Soudanc, 2. establiz pour le voys-le Soudanc; 2. Garder; 2. 包杜羅 (Brudgoin de Sejourc) 小說中*」類於此者，例如「*Pe l'amour Gaudria 2. esprise et enflambe, 2.*」此外可以證明之例，吾亦不復贅述矣。

世間所傳亞歷山德史，其中關於「太陽樹」(Tree of the Sun) 者，亦爲最多。此書亦足證明季羅遊記各種寫本中，此句究宜如何讀法也。(詩一首免譯)

古代下日耳曼 (Low German) [萊因河下流荷蘭等地。] 有詩一節，頌科龍城 (Cologne) 聖安奴 (St. Anno) 之德澤。詩中亦記希臘亞歷山德大王，在印度窮荒中，與『太陽樹』對話之事。(詩一首免譯)

自僞托之加立斯泰尼 (Pseudo-Callisthenes) 小說，及以後諸書，記亞歷山德之逸話者，無不載『太陽樹』及『太陽樹』(Tree of the Moon)，能預知未來。兩樹皆在印度邊境，惟未指明何地也。相傳亞歷山德致書於其師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s) 曰：『新近有市人來告余曰，吾等見一奇事，特來告大王。請大王移駕觀之，樹能人語也。』市人引余至花園。園之中，有日月兩神，四周悉其衛士也。衛士皆僧侶充之。其旁有日月二樹，狀類松柏。二樹周圍，皆他樹也。大類埃及國之訶梨勒樹 (myrobalans)，葉亦相同。余至園中時，叩問二樹。其一雄種，而他則雌種。雄種之名爲日，雌種之名爲月。土人稱之爲獸圖 (Muthu) 及愛禳婆 (Anusaa) 也。樹枝衣被，悉爲是獸之皮。雄樹所衣者，爲雄獸之皮。雌樹所衣者，爲雌獸之皮。……日落時，有聲出自日樹。細聽之，知爲印度語。余命侍余左右之印度人，譯之。然皆驚惶，不敢譯也。……(見 Pseudo-Callisth., ed. Muller, III. 17.)

波斯詩家費杜西 (Firduzi) 所述者，與希臘人所傳者，頗相類，惟不用日樹之名也。費杜西所

著之沙那美，(Siva Namah)〔譯言帝紀〕載此事之篇，題名為「亞歷山德與能言樹語話說」(Dakshin Sikanadar dirakhi-t-goyara) (見 *Time des Bois*, V, 229.) (註一省免譯)

《張星展補注》中國書亦有記西方「能言樹」(Speaking Tree)者。雖不甚清瞭，然攷其所來，殆似與西方人同源也。

新書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大食傳。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大音，與語輒笑則落。

舊唐書無此節。新唐書此節，乃取材於段成式西陽雜俎者也。此節所語，或聞之西方人也。唐時之大食疆宇，不僅限於今代阿刺伯牛島。開元天寶時，其邊界達於阿母河(Amudarya)北。若自其東北邊界算之，西南二千里，當即馬哥孛羅所述之地也。

《亨利五爾註》曼德維爾(Mandeville)遊記，詳示能言樹之地點。『波波馬河，(Buemar)經沙漠，行十五日程，即至其地矣。』

原案，柴赫(Zachar)所譯之偽托加立斯泰尼小說，(Pseudo Callisthenes, p. 160.) 亞歷山德致亞理斯多德之信，有『波馬河在印度極邊深林中』之語。惟麥傑(Muller)所譯之本，竟無此句，頗爲異也。波馬(Buemar)或爲Ab-i-A'man之訛誤也。(末尾二字即阿母河。)

中世紀之史家某君，記俄蓋羅斯，(Oerus the Dane) (沙理曼大帝同時人) 征服所有海外之地，自海魯撒冷 (Jerusalem) 起，迄於『太陽樹』 (Trees of the Sun) 而止。意大利有古詩，(Guerino del re Macchio) 今仍盛行於南部民間，亦記書中英雄，訪問『日』『月樹』之事。惟此乃抄襲亞歷山德故事，無大興味也。(參觀 *Maundeville*, pp. 297-298; *Fasciculus Temporum in Germ. Script. Pistorii Nidami*, II.)

上方所引亞歷山德之信札，謂『日』『月』二樹，類於松栢。與萊良 (Aurelian) 時代，潘費利亞省 (Pamphylia) 拍爾格 (Perga) 地方，所鑄古錢，有二枚，遺留至今。錢面刻有『日』『月』二樹，其形狀亦類於松栢。東方人傳言，有松栢二樹，年代極古，波斯之僧侶道人，視為聖樹，生於羅珊。其一在喀哥馬，(Kashmar) 近吐爾錫斯。(Tushiz) 其他在發爾馬特，(Farnad) 近途恩城。(Tus) 教主索羅阿斯德 (Zoroaster) 自天堂携至地面小樹芽兩株。種之遂成聖樹。第九世紀時，回教哈里發莫塔瓦爾 (Motawalki) 襲瀆神聖，使人伐喀哥馬之樹。特製輪車，費鉅萬之資，將樹身運至八吉打城。枝葉則別用駱駝一千三百頭以載之。專使回都復命。未至前一夜，哈里發之衛士忽叛，斬哈里發，蓋神所使也。相傳此樹已生一千四百五十年。周圍凡三十三骨尺零四分之三。(Cudis) 攷此神樹地點，在呼羅珊境內。其神異或因訛傳而移至同類之樹。

誠不可知也。『勃雷恩樹』(Plane)及松栢，波斯僧侶皆視作天堂聖樹。馬哥拿羅之『太陽樹』(Arbor Soli)說，其來源可以知矣。

柏塞格 (Petringer) 表中，亞洲東北有 *Hic Alexander Responsorum Accepit* 小字一行，似與上方所言亞歷山德與『語言樹』談話逸事有關。此行小字，或為後人添入，然亞歷山德逸事之古幅，可以推想而知矣。十二世紀時，福羅利獨斯 (Floridus of Lambertus) 寫本書中，有地圖一幅。記『日』『月』二樹，在印度極邊，波斯之東。後代諸圖，記二樹地點，僞確不一。(參觀 *Oberley's Travels*, I. 387; *Dubaut's*, I. 307-308; *Santarem*, *H. de la Cosmog.* II. 189, III. 508-518, etc.)

中世紀，『日』『月樹』之寓言，普行世間。文森波維 (Vincent of Beauvais) 謂拉丁文耶穌聖誕記 *古代摩西* (Moses) 代約瑟 (Joseph) 祝禱時，辭中有『日』『月樹』之名。'de pomis fructuum solis ac Lunae' (見 *Deut.* XXXIII. 14.)

馬哥拿羅將亞歷山德逸事中之『日』『月樹』與當時基督教徒寓言中之『乾樹』(Arbre Sec) 訂正 (tree) 誤混為一，尚可考證也。曼德維爾 (Maundeville) 及約翰細爾塔白格 (Johann Schiltberger) 二人遊記中，皆嘗記『乾樹』，曼德維爾曰『距愛白龍 (Burra) 不遠，有猛田田。』(參

ambge) 左右平原，亦曰猛白。其處有橡樹，薩拉森人稱之爲『的爾配』，(Dirpe) 卽阿伯刺罕姆 (Abraham) 時代人所稱之『乾樹』也。傳言世界開闢以來，卽有此樹，葉青枝盛。耶穌釘死十字架時，樹亦死。當時全世界之樹，皆從之而死。又有寓言，謂有聖人，爲世界西方之王，得基督教徒之助，恢復聖地。凱旋後，在『乾樹』下誦詩禱聖，『乾樹』乃復生。枝葉繁茂，果實衆多。由此奇事，薩拉森人及猶太人，多有改信基督教者。自是來至樹下祈禱者，無日無之。雖名爲『乾樹』而實則生也。』細爾塔白格謂信異端者，稱此樹爲『苦魯泰臘克』。(Kuru Thereck) 攷此乃突厥語，『苦魯的臘克脫』(Kuru Dirakt) 之訛音，其義亦『乾樹』也。

經年月後，廣言似略有變相。一千五百零九年，(明武宗正德四年)，高僧安賽爾模 (Friar Anselmo) 記海白龍 (Hebron) (卽愛白龍) 阿伯刺罕姆橡樹，枝葉青茂。『薩拉森人有自遠方來至樹下禮拜者。蓋自阿伯刺罕姆以來，卽枝葉青茂，皆視爲神樹也。樹枝皆懸絢碎布。布盡阿刺伯文。其人又信有斬伐樹枝者，於一年之內，必爲神所殘死也』。曼德維爾以前，一千二百八十二年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 高僧白爾沙德。(Friar Burchard) 記有名之古樹已死，而根旁別有新樹生焉。今代此類神樹，仍存在也。

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之世，猛白山『篤癩香樹』下，常賽市。期至時，迷信者頂香禮拜。甚至以人

命爲祭。君士臣丁下令禁止栽樹，而建教堂于其下。第七世紀之末，阿爾克甫 (Arabic) 時，樹之乾根仍在教堂屋頂下。今代印度阿拉哈白塔 (Allahabad) 炮台內，有地下寺廟一所。廟內有柏拉格 (Pala) 地方古榕樹一株。傳說自吾不死，今仍存在也。

十三世紀時，「乾樹」廣言，必盛行也。李羅同時，法國有劇曲名 Jus de Peirin 者，載有乾樹之名。(詩一節免譯)

又稍前，有劇曲。載亞非利加洲王爲基督教徒所伐。王召集從屬。柯音 (Coine II Iconium) 及俄爾克泥 (Orkenio) 提拉加 (Tiracada) 兩地水師提督，又「外乾樹國」水師提督 (Amiral d'entre Arabes) 皆來會。「外乾樹國」通用之錢，僅磨石而已。高僧鄂多力克謂當彼在塔伯利資 (Tabariz) 城時，聞城內有回教堂。其內有「乾樹」。(Artor Secco) 明初，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 (Clavijo) 奉使至中央亞細亞帖木兒朝廷，路過塔伯利資城時，亦聞該地回教堂內有「乾樹」。惟克拉維局之記載，頗爲混亂不清也。十四世紀時，德國科龍城 (Colone) 有寫本書一卷，記載東方之事。書中亦記帖木兒 (Tamerlan) 即塔伯利資 城有「乾樹」。(Daire Bary) 法伯利委德 (Arabia) 詩詠「乾樹」。惟其事與前所言者不同耳。(詩一節免譯)

(參觀 *Maunderie*, p. 68; *Schiberges*, p. 113; *Anselm. in Camille Thesaurus*, IV, 781; *Percey. Quel.* p. 81; *Nicéph. Callist.* VIII, 30; *Theatre Français au Moyen Age* p. 97, 178; *Canbay*, p. 58; *Chrétien* p. 90; *Oryenl. und. Occident*, Göttingen, 1867, vol. I, *Fabryci's Vel. Text. Pseudo, etc.*, I, 1188; *Dante, Purgat.* XXXII, 95)

馬哥李羅爲何而將『乾樹』與亞歷山德逸話中『太陽樹』混合耶？余亦不能全明其由。然余可表示李羅時代，尙有他人，將此一事，合爲一事也。

樓克脫 (L. Le Court) 及伯爾內 (Alex. de Barnay) 二人，嘗譯古代亞歷山德大王頌德歌。(*Chansons de Geais d'Alexandre*) 後人略有增加，載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藏書第六千九百八十五號，古學 (*Fonds Ancien*) 書中。保林巴黎 (Paulin Paris) 關於古學有短註一節。謂後人增加之歌中，有記亞歷山德大王遊危谷 (*Valley Perilous*) 時，見各種奇事。谷中有『處女樹』(*Arbre des Pucelles*) 一株。距『處女樹』甚遠，又有『乾樹』(*Arbre Sec*) 一株。樹告亞歷山德將來命運，及死于巴比倫時之情形。(見 *Les Mss. Français de la Bib. du Roi*, III, 105.)

原案，余嘗詳查保林巴黎所記之寫本書，並無『乾樹』之名。又伯德拉音 (Bodleyan) 所刊亞歷山德逸事書中，似亦載此相同譯文。余亦不得見有『乾樹』之名。保林巴黎或有錯誤也。

亨利攷狄案，保林巴黎所見之寫本書，第七十九張前頁，第一行，有樹字 (Arbre) 而無乾字。
(Sec) 玉爾先生是以疑之也。

英文譯本亞歷山德大王逸事，曾刊入魏百爾 (Weber) 之叢書中。字雖有誤刊，魏百爾未明識其意，然巴明示法語「乾樹」(Arbre Sec) 原文，施之于「預言樹」矣。希臘文及法文原本此節，皆註亞歷山德夫玉遇問農夫二人，知其處「日」「月」「樹奇事乎？」(詩「節卷講」)
魏百爾之字典，載 Arbest，草莽之義也。余詳查其說，全無根據，實謬說也。

突法文散文體之亞歷山德逸事，今藏于大英帝國博物館，裝訂華麗，名為青羅斯白雷書。(Sera-
my Book, Reg. X.V. e. 6) 余嘗披閱一遍，其中雖不見有「乾樹」之名，然有詳細證明，並圖其
形狀若何也。又證亞歷山德及其侍者登某山。山高二千五百級。各級皆有金線連結。山頂有日神
金廟。一老人臥於其中。廟內「翰樹」，無葉無葉，能操印度語。與大王談話，告以未來命運。查
此書一節之內，或用「乾樹」或用「太陽樹」(L'Arbre du Soleil) 之名也。

一千四百三十六年(明英宗正統元年)比揚中。(Andrea Bianco) 及一千四百五十九年(明英宗
天順三年)福拉毛羅 (Fra Mauro) 以及其他十五世紀諸人所繪「乾樹」之圖，皆受青羅斯白雷書
之影響。惟十三世紀哈爾丁哈姆 (Richard de Hildinham) 所繪之海峽福地地圖 (Hortul-

Ford Map) 可證明亞歷山大王逸事，在當時之盛行也。此圖記印度及地上天堂 (Terrestrial Paradise) 之附近有樹。旁註小字一行曰，『Albor Balsami est Arbor Siccæ』

『乾樹』厲言之由來，或起於拉丁文譯本耶穌教聖經愛塞開滿篇 (Ezekiel X.Vii. 24) 所記『Humilitavi lignum Sublime et exaltavi lignum humile; et Siccavi lignum viride et frondescere feci lignum aridum』一語也。法國巴黎京城有乾樹街。(Rue de l'Arbre Sec) 其起源是否由於此厲言，余不得知也。

『亨利疾狄補注』巴黎之乾樹街起於昔時之招牌。有謂因其附近，有殺人絞臺，故得名。其說似不可信。

『亨利玉爾註』馬哥李羅本章所言之樹，或爲『的臘克脫伊法則爾樹』(Dirakht-i-Fazi) 攷此種樹波斯境內極多。偶有一株，久經年月，地處幽谷，發現奇事。土人謬託爲神。四方老幼信徒，多來頂禮祈禱求福。或有翦截身衣，被掛樹枝，視爲敬神者。馬哥李羅聞之，遂以爲即古代『乾樹』也。(詩一節免譯)

『猛白樹』(Tree of Manre) 確亦爲此樹之一種。當蘇夷士運河未開，鑊道尙未興之日，遊客過其處沙漠者，皆見中途有『的臘克脫伊法則爾樹』(Dirakht-i-Fazi) 一株，含羞草一株，爭代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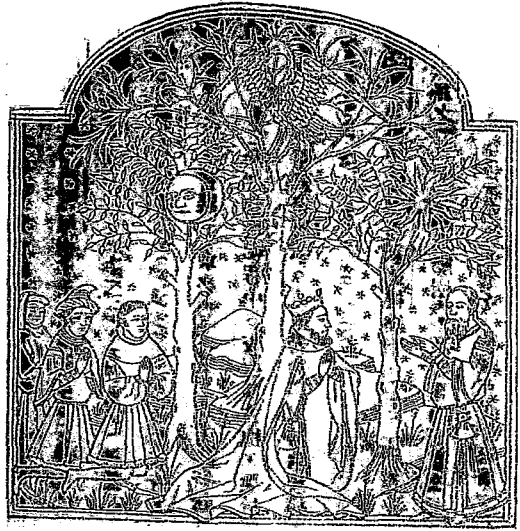


圖 樹 乾 代 古

甚古。又乾樹一株，時示靈異。麥加謁聖遊客，多來此禮拜也。波斯國內，聖樹甚夥，而大抵皆「勃雷恩樹」也。因賞樹之美麗，漸變為崇敬之心，又變而為迷信。其由來似已古矣。希臘史家希羅多都斯 (Herodotus) 記克利安人 (Carians) 在馬錫亞斯 (Marsyas) 河畔，為波斯人擊敗後，聚於拉伯蘭達 (Lapland) 地方之「勃雷恩樹」林中。蓋其人視為聖境也。又記數年後，波斯王塞格賽司 (Xerxes) 出兵征希臘時，先祭「乞那兒樹」一株。據云，即波

樹美而大。王飾樹以黃金。哈密爾敦 (Hamilton) 遊此境時，見極大「乞那兒樹」一株。據云，即波斯王所祭者也。羅馬博學家白里內 (Pliny) 亦記里細亞 (Lyca) 等境之「勃雷恩樹」。居民視為神聖。察爾丁 (Chardin) 記亦思法杭 (Isfahan) 附近，有古樹一株，其年已二千餘歲矣。居民

馬哥李羅遊記

視爲聖樹，稱之爲霍三王(King Hosain)之「乞那兒樹」。又記泄刺失(Shiraz)之花園中，有「乞那兒樹」。枝上懸呪符，碎布，臘燭等物，幾滿樹也。波斯地理家韓姆德阿拉(Hamd Allah)記呼羅珊省波思塔姆城(Bostan)有聖墓。其上有偉大之「乞那兒」一株，用以標識聖地。此樹與李羅遊記本章所言者，或有特別關係也。又有言回教聖人摩訶末之手杖，累世相傳，最後植於阿布阿伯達拉達悉塔尼(Abu Abdallah Dastani)之墓上。竟生根枝，繁茂非凡。其樹名爲「的臘克脫伊庫歇克」，(Dirakht-i-Khusk)譯猶「乾樹」(L'Arbre Sec)也。

原案，威廉森牧師(Rev. A. Williamson)新近遊支那山西省，記太原府附近有樹多株，居民亦視爲神聖。各樹皆懸「有求必應」之文。四方來祈禱者，踵相接也。牧師所繪該樹之圖，並記文皆登於其所著之北部支那紀程中。查樹爲古槐，生於西曆第七世紀至第十世紀間，當唐朝君臨中國之世。土人因稱爲唐槐云。人人皆知可以醫治疾病；樹身各處皆見鐫文及懸掛之祈禱牌也。(見

Journeys in N. China, I, 163, 193)

(亨利坎狄補注)霍吞新德樓將軍(Gen. Houtum-Schindler)新近在亞洲雜誌上，有論文，謂馬哥李羅之「乾樹」非「太陽樹」，乃索羅阿斯特松(Cypress of Zoroaster)也。李羅之「Arbre Sol」及「Arbre Seui」乃代波斯文「的臘克脫伊索爾」，(dirakht i Sol)其義猶「太陽樹」也。(見 *Journal*

vol. of the R. Asiat. Soc. Jan. 1903) [此註原載於 Yule, *Catalog II*, p. 108 今移補於此。] 塚誌。J. P.

(亨利亞爾註) 聖德爾言，由來已久。相傳上帝造天地人物之第七日黎明時，上帝復於亞當授

亞當 (Adam) 以杖棒。亞當以傳麥諾克 (Methuselah) 麥諾克以授摩西之教務大總管。約瑟死後

杖置於哲脫羅 (Jethro) 之花園內，生根產葉。至摩西 (Moses) 乃復由樹製杖。又有謂塞德

(Seth) 錫「生命樹」(Tree of Life) 一杖。由其枝，摩西乃製寶杖也。由此諸傳說而蟻德為摩西

總事 (Golden Legend) 郭德甫雷維泰波 (Godfrey of Vichtho) 及克爾德龍 (Caldron) 所著之

Science of Optime 等書。諸書皆載基督受刑之十字架，謂耶穌受刑之十字架，即此樹木所製成者。友

人某著書論余討論此事。謂奉基督教諸國，所有「乾樹」屬言，皆與十字架有關也。克爾得龍之圖

曲，謂夢中所見聖十字架 (Holy Cross) 亦為樹也。(詩一節免譯)

佛教徒所傳之乾樹逸事，亦有數端。其一在印度。昔支那來天竺講聖儒徒，皆嘗見之。傳言佛

迦佛所用之牙刷，遺地而生者也。余意英國所傳露拉司致白靈利樹 (White Birch) 亦與此樹

於阿勿馬底約瑟 (Joseph of Arimathea) 之杖所生者，其事亦類於此者也。

(高爾教教補註) 聖佛蘭錫斯教堂 (St. Francis Church) 屋宇最大。地在城外，其牆近有靈

据云產自先聖之杖也。一日，佛蘭錫斯將就寢，植杖於地，既醒已成木樹矣。居民皆告云，樹

馬哥李羅遊記

枝煎出之汗，可醫各種疾病也。』(見 Evelyn's Diary, October, 1644.)

(亨利玉爾註)中世紀所通行之寓言，皆謂亞當將死之時，遣塞德 (Seth) 至天堂門口求「慈愛油」。(Oil of Mercy) 蓋上帝前所許諾者也。守門天使，僅允塞德伸首門內望之。『得見嘉井，世間衆水之源也。井上有古樹一株，其大非凡。無葉無皮。有大蛇盤繞樹上。蛇全身無皮。蛇與樹皆誘亞當得罪上帝之物也。』樹之上層，枝葉幾達於天。樹頂有新生嬰孩，包布號泣。(法文詩一節免譯。)

天使給塞德此樹菓核三顆。塞德歸家，見父已死，乃葬之於海白龍 (Hebron) 山谷間。置菓核三顆於父之舌下。稍後，有杉 (Cedar) 栢 (Cypress) 松 (Pine) 三樹，出於其墓上，表三神一位也。久之三樹合爲一體，化爲各種之樹。與聖經歷史，同閱無數艱難境遇，終乃於白泰斯塔 (Bethesda) 之池中得之。池水因是可醫疾病。樹木取出，製爲十字架。救世主耶穌即釘死於其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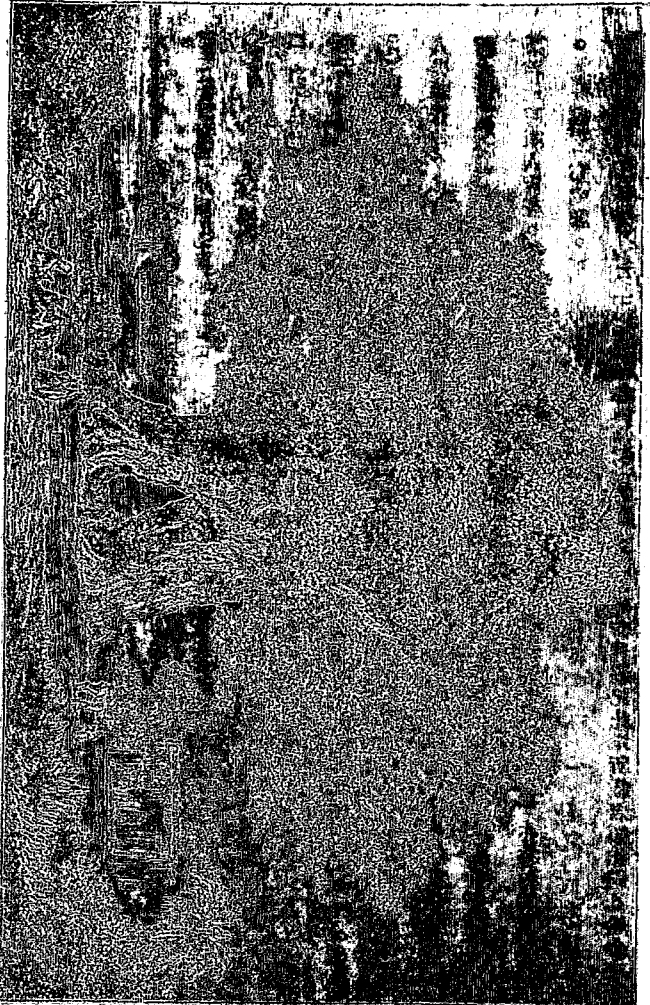
上節所引英文譯本之寓言，余取材於莫里斯博士 (Morris) 所刊聖杖寓言 (Legends of the Holy Rod) 叢書。此書爲伯德拉音 (Bodleyan) 所收十四世紀時寫本之一。余將古代拼寫之字，改爲今體，然字句皆未變也。所引法文詩，乃取自維也納圖書館所藏寫本書。麥撒非 (Seraf) Ad

Olfo Mussafia) 嘗著有短篇論文，題曰 *Sulla Legenda del Legno della Croce* (Vergina, 1870)，書極奇而有味。其中記聖枝腐言之起始，及以後之各種變形說法，皆極詳細。據奧利佛之主及麥撒非二書觀之，此類基督教神話，傳布極廣。歐洲各種文字之書籍，載此腐言者，約有五六十種也。(參觀 *Semleren*, III, 380, II, 348; *Quisley* I, 368, seq. and 391; *Hierobotus*, VIII, 31; *Pliny*, XII, 5; *Oraxia*, VII, 410. VII, 44 cm. 328; *Fabricius*, Vet. Theat. Paen. II, 80 seqq.; *Grilley*, p. 365; *Beal's Feh-Han*, 72. and 78; *Kelert's Boudhistes*, II, 292; *Dalla Valle*, II, 276-277)

據云，損傷波斯塔姆 (Bostan) 地方之聖樹者，同日必遭神殛而殞命也。索羅阿斯德 (Zoroaster) 聖樹，及海百龍 (Hebron) 之橡樹，皆有相似傳說，不可絲毫損傷之也。東非洲有聖樹，土人崇奉若神。多有自遠方來頂禮者。屢釘入樹身，懸掛碎布於樹枝以祈禱。歐洲僑民在東處者，稱之爲『鬼樹』。(Devil Trees) 白爾敦 (Belton) 記有英國商人某君，嘗伐聖樹一株。次日某君及四家人皆死。土人悉譖爲聖之親也。古代羅馬詩家俄維德 (Ovid) 亦有相同之記載也。

(詩「節免譯」)

哈姆德阿拉 (Hamd Allah) 所記之『乾樹』腐言，與馬哥亭遊記此章所載者頗相同。然余不欲



影 攝 樹 兒 納 乞

即據之以改定李羅氏之「乾樹」所在地點也。李羅書中有數章，皆記「乾樹」在呼羅珊邊境。李羅之記載，必有所根據，斷非自是臆說。以後研究蒙古時代波斯史家之記載，或當時之地理者，其必能有所發明，給吾人以相當解說也。

馬哥李羅所記之「乾樹」，余意以爲當在博斯塔姆 (Bostam) 或達姆干 (Damghan) 二城之附近。雖無確實之理由，然據下方諸記載，可以決定之也。(一) 馬哥李羅行程方向，由起兒漫經庫拜南而至乾樹國。(二) 下章記亦思美里人 (Umayyids) 之寨堡即在附近。(三) 本書序言第第十八章註釋，及本書卷四第五章，皆言波斯合贊汗 (Chagan Khan) 統兵駐防呼羅珊邊境。攷其地關隘甚多，最大者在博斯塔姆。合贊汗之建築物，至今尚屹立此城。(四) 土八告李羅云，亞歷山德及大流斯王最後決勝負之戰場，即在該地也。詳稽正史，亞歷山德並無在該處決戰之事；而大流斯王乃薩海克桐皮羅斯 (Bactrians) 地方爲人所殺。海克桐皮羅斯地點究何在，及據家至今各執一說，紛無定議。有謂在博斯塔姆之西，近達姆干者；有謂僅其東，近嘉哲姆 (Zam) 者。費利爾 (Feller) 則極言即在博斯塔姆附近。費杜西 (Ferdusi) 則謂亞歷山德最後之戰，在起兒漫邊境。大流斯王死於起兒漫邊境。然李羅所聞者，則非此說也。

爾雷德 (Rader) 及費利爾二人，記博斯塔姆天氣溫和，與馬哥李羅之記載，幾全相同也。

呼羅珊境內，及通俄省沙烏多水之處，皆甚產「乞那兒樹」。李脫爾（Ritter）嘗引用遊歷家之記載甚多，僉謂博斯塔姆附近，沙魯特（Shahrud）地方，有「乞那兒樹」多株，年古而碩大。又梅育密德（Mejomid）及撒伯柴瓦（Sabzavar）之西，梅爾（Mehr）地方亦皆有之。其在梅爾者，據云，生於西歷第七世紀，波斯王腦西旺（Naashirwan）之時也。美歇特（Meshid）西北，有邑名曰乞那蘭，（Chinaran）由產「乞那兒樹」而得名。戴拉瓦雷（P. Della Valle）謂今波斯京城德海蘭（Tehran）之原義，即「乞那兒城也」（la Città dei Platani）馬斯敦嘗引撒撒西（De Sacy）之「乞那兒樹」說，謂「樹之無用，不登果實，在東方幾成諺語。有喇撒比安人（Sabzoans）及聖約翰之基督教徒之文曰，『其人自尊自慢，浮華虛誇，與「勒雷恩樹」相同。枝葉茂盛，僅足供展覽之用，不產果實，無益於主人也。』羅馬詩家俄維德（Ovid）亦有詩嘲「勒雷恩樹」之無用也。（拉丁文詩一節免譯。）「乾樹」名字之由來，是否因於不產果實，余不得知也。俄國康尼闊甫之日記有一節，亦與此事有關。吾特錄之於下。然奈意康氏乃將乾樹原文 Arbre Sec 誤讀作 Arbre Seul，故略有誤會也。康氏曰「乞那兒樹」大抵皆由天然傳種，或孤立於大平原上，四周全無草木。雖至今代，敬禮之者，猶甚衆也。其在俄國之處，人尙稱之爲「孤樹處」（Place of the Solitary Tree）〔類案。法文 Seul 孤獨之義。〕

康氏既誤讀，故有孤樹之稱也。】（參觀 *J. R. G. S.* XXIX, 845; *Farrer*, 69-76; *Tracy*, 342 頁 *Ritter*, VIII, 332, XI, 512 seqq. *De la Valle*, I, 703; *De SaCy*'s *Abdallahifpidi* *Shir* *Kish* *nikoff*, *Not.* p. 38.)

（亨利攷狄補注）鄙意亦與馬斯敦及玉爾兩君相同。乾樹（*Arbre Sec*）必爲阿之那樹，可毫無疑也。高僧鄂多立克遊記載樹在塔伯利資城（*Tabriz*）。余於拙註之鄂多立克遊記（*pp. 21-22*）已有長篇之論文，討論之矣。讀者請一參閱之，茲不贅述，俾使本書不致過冗贅也。（此註節譯）

第二十三章 山中老人記。

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昔時居沒里奚國，（*Mulakat*）其義猶阿拉姆之地也。（*Place of the Aram*）余將據馬哥孛羅先生所述者，告君其全與孛羅先生亦聞自其地土人者也。

其地土語稱老人爲阿羅丁。（*Alroding*）老人據兩山間平原，築寨守之。將孛羅改作花園，廣大華麗，昔所未見。園內各種果實，無不備具。又建宮殿亭

樹，塗金美畫。優美之極，人智難料。谷中溪川縈繞。溪中有酒乳蜜及水，備人飲用。又有世界最嬌美婦人少女，弄各種樂器，善歌善舞。見者無不神馳魂飛，樂而忘返。蓋老人欲使其民深信其境，即天堂樂國也。摩訶末聖經記天堂爲一大花園，內有酒乳蜜水諸溪，又諸美女，可供居者之歡樂。老人所作者，悉依其聖經而爲也。諸處之薩拉森人，亦皆深信其國即天堂也。

無論何人，不許進入園中。惟欲充其徒 (Apostle) 者，方可入也。進園口處，有寨堡，堅固異常，可抗拒全世界之兵。舍此口，別無他路可入。老人廷中，蓄養年幼男子無數。其年皆自十二以至二十，好勇可充兵役。老人告以天堂樂國之說，悉仿昔日摩訶末之所爲。其徒黨敬信老人，猶之薩拉森人之敬信摩訶末也。老人知徒黨已信之可用，乃飲之迷酒，使人睡眠。於不知不覺之中，使人昇入園中。每次以是法，引入四人，或六人，或十人不等。醉

者醒後，乃見身已入樂園矣。

(亨利玉蘭註)阿薩與人或沒里突人 哲痕維 (Zohville) 曰，『山中老人不信喇阿末之說，而信其姆阿梨之說也。』哲痕維言雖不詳，然亦有據而言也。胡察 (Husain) 慘死後，阿梨代摩阿末爲教主。徒黨四布。因有不得不協力同心之理由，故常散布各種神秘奇異之說。一面謂阿梨及其子孫，實皆神人；一面播布宇宙即神之說，(Pantheism) 免除所有實驗之教規法令。阿梨徒黨中，最大一派，號曰十葉，(Shah) 爲以後各種邪說之源。其第七世首領名亦思美里。(Sardar) 相傳世界末日，亦思美里將復出世也。其徒黨即號亦思美里人。(Shahites) 西歷一千零九十年，(宋哲宗元祐五年) 薩伯 (Sabah) 之子哈散，(Hassan) 率亦思美里黨之一支，佔據波斯北鄙多山地。哈散自爲國王兼教主。其威權達于庫黑斯坦東部。(Eastern Kohistan) 吉恩 (Kain) 諧地。國都在哥疾云城 (Kazwin) 東北三十二英里，阿喇模忒城。(Alamut) 土語應稱之爲地。境內各處，建築堡壘，堅固異常。越一百七十年，乃爲蒙古人所滅。贊薩希 (Zanshi) 讀其人善製香衣，名『哈薛管』(Hassan) 者，他人因稱之爲哈薛管亞。(Hassanias) 或爲哈薛與

○ (Hachishin) 以後其人專緝織暗殺黨，播布恐懼於各處。今代歐洲各國文字中，有阿薩與 (Assassin) 一字，卽由哈薛與轉音而來。當初目的，或僅爲一種秘密法庭，(Vehmgericht) 責罰或恐嚇正派回教徒，侮虐其同派者。蓋勢力不足，乃用暗殺或恐嚇之手段也。余今採用法國聖學會本之 Assiccin 名詞，以其最近正音也。又有訛作哈乞西 (Chazisi) 者。哲痕維稱之爲阿薩西 (Assacis) 南奇斯 (Nangis) 及他著作家訛作哈爾薩昔底 (Harsacidæ) 此外尙有多種，今不備舉。

(張星烺補註) 沒里奚國 (Muhahida) (正音宜讀作沒拉黑打，多森 (D'Ohsson) 解謂原爲阿刺伯語，猶云昏迷人也。) 或稱亦思美里人，歐洲十字軍人稱之爲阿薩與。爲回教徒秘密支派。其根據地在波斯北部愛兒白斯山 (Elburs) 中及庫黑斯坦 (Kuhistan) 擁有強固寨壘甚多。摩訶末死後，其婿阿梨爲回教徒第四代之哈里發。阿梨爲烏梅雅朝代 (Omayyads) 所逐，其子哈散 (Hassan) 及胡桑，(Husein) 皆爲所殺。阿梨徒黨自稱十葉派。(Shiyas) 認烏梅雅朝爲篡位，而信回教教主威權，應歸阿梨後裔。阿梨第六代孫亦思美里 (Ismael) 沉湎於酒，犯教規。其徒黨廢之，而立其弟爲教主。然十葉全派不能一致。私于亦思美里者，叛不奉命。別立亦思美里派。(Samaelians) 其根據地在敘利亞。十一世紀之末，(宋哲宗時代) 有波斯國亦思美里派信徒，哈散

薩巴 (Hassan Sabah) 者，佔領哥疾云附近阿刺模忒山寨。自爲一方之主。此寨初隸塞爾柱克算端勉力沙。 (Saljuq Sultan Melik Shah) 哈散繼復征服附近魯德巴 (Rudbah) 山寨，爾巴撒耳。 (Lembassar) 亦曾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美門地斯， (Semunadiz) 吉兒都法 (Ghird-kun) 及他諸地。復命將取庫蓋斯坦。哈散薩巴及其後人，自阿刺模忒山寨遣刺客至四方尋事暗殺。雖帝王亦不能免。有哈里發五人，皆爲所殺。亞洲西部全境之人，聞之無不抱髮。咸謂斯汗抵波斯時，沒里奚國垂，名哲拉爾愛丁哈散。 (Djeral-eddin Hassar) 嚮遣使結好于蒙古斯。哲拉爾愛丁哈散卒于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元太祖十六年。) 其子阿拉亞頭摩哈美德 (Ala-eddin Mohammed) 年僅九歲，嗣位。一千二百五十五年 (元憲宗五年) 爲人借殺，其子羅得爾不庫兒沙 (Roh-eddin Khusshah) 嗣位。旭烈兀征波斯時，此人尙在位也。(見 Brechtner-Gesch. Med. Pers. Teil. 115-116)

○亨利王爾註：韻彙編本作沒勒海脫。(Mulleh) 法國地學會本作沒爾海脫。(Mulleh) 他學會
宋容中之字，讀音宜如哈字。蓋羅斯俄謝奴。(Musciano) 本土及撒市人之讀音也。其全字
讀法，音如 Muleh。韻彙編本有解說，謂沒勒海脫，薩拉森人語，猶云其邪說者居也。也
其字原爲阿蘭伯文 Mulhid。由其後數 Mutanidat 而訛爲沒勒海脫。其義即昏迷或邪說者。

也。波斯史家如拉施特及瓦薩甫二人皆用此名，以稱亦思美里人。今代正派之回教徒仍沿用此名，以稱諾賽里人 (Nosiris) 德意塞人 (Dissis) 及他異派類於亦思美里者。著塔巴克脫 伊那錫利 (Tabakat-i-Nasiri) 書者，稱阿刺模忒集中人為沒拉黑達脫烏爾毛脫 (Malahidat al-mat) 猶云「死之邪說者」。(Heretics of Death) 地學會本有 Vaut a dire des Aram 之句。余意余所譯者為適當也。馬哥字羅於無意之中，用東方人之名辭以解說東方原有名辭也。阿拉姆 (Aram) 由哈拉姆 (Haram) 而來，其義為「惡人」或「無賴漢」也。

鮑梯氏本中，無 das aram 二字，而有 Vaut dire en franc is Drex Terion 之句以代之。其末尾二字，猶云地面上帝 (Terrestrial God) 也。鮑梯氏本此句之增補，或為後俄抄錄地學會本者，覺原文不明瞭，而故作者也。查所增入之新句，雖表明邪說之大概，然奧夫沒拉黑達脫 (Malahidat) 之原義矣。此校正之新句，或為馬哥字羅所親改者亦未可知。無論如何，新句之增入，必于最早時期已然矣。包杜奧 (Baudouin de Sebaste) 小說，據余所攷，為十四世紀初葉之書。該書記哈里發見老人徒黨，非常忠誠，(參觀下章註一) 乃曰，

*Par Malon.....

Wors. estes Drex en terre, a l'effe Coze n'1. 44 2 (1. 360)

，作沒里奚國，三年，作末來國，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作木乃奚國，劉郁西使記，亦作木乃奚。總計凡五種。沒里奚之音，最近真確，余故採用之。

〔亨利玉爾註〕『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之稱號，古代十字軍人用以稱敘利亞雷巴農(Lebanon)山系以北，叢山中，亦思美里支派之首領。阿剌伯人普通皆稱之爲夏克烏爾日巴爾。(Shakh-ul-Jibal)其義亦爲『山中老人』。十字軍人譯阿剌伯人之名也。哈模(Hammat)氏謂此名稱，宜如馬哥孛羅所記，僅用之於阿剌模忒山寨酋長。其人從未加算端 (Sultan) 所轄境域，皆稱之爲巴拉德烏爾日巴爾 (Balad-ul-Jibal) 山國之義也。(見 Abulf. 或 Buhārī, V. 319.)

第二十四章 (老人教練徒黨之方法。

年輕者被昇入園後，酒醒時，見四周美麗，心迷魂奪，以爲身已入天堂樂國矣。嬌婦美女，來供歡樂，務賞其欲。氣未定者，心中所好，皆滿願而賞，

不復欲離其境矣。

老人富室，極爲宏壯美麗。使其左右腦經簡單之山民，深信之爲即太聖人也。老人欲使用徒黨時，則先取園中幼年一人，飲之迷酒，然後使人昇送入宮。幼年酒醒後，見身已不在天堂樂園而在宮內矣。心雖有所不樂，奈已不能自由。使者引幼年入覲老人。敬拜之，以爲真聖人也。老人問之，由何而來。幼年則輒答由天堂而來也。摩訶末聖經中所記者，與此正相同也。旁居者及未得允許入園內者，聞之無不心躍，欲入園中一觀也。

老人欲謀殺某小時，則謂幼年曰，去爲我殺某人某人。汝歸時，吾之天使，將帶汝入天堂樂園。汝雖死，吾亦必遣天使帶汝入天堂樂園也。老人前已使徒黨深信之爲聖人，故其所欲者，雖冒死涉險，亦必成功。蓋其徒黨皆欲歸回天堂樂境也。依批法，老人所欲善除者，其徒無不爲之。由是四方衆徒無不畏之。謹送貢物於老人。與之結好，俾得安居也。一曰對盤空天

余將再告君，老人有臣下多人，皆襲其法而行，無稍有異。有一臣被遣至大馬斯克 (Damasus) 境內，又有一臣入曲兒忒斯坦 (Ormus) 境內。

(亨利區爾註) 逸事之遠播，馬哥幸羅此事所述之事，讀之幾如荒唐小說。然詳攷東方地所傳布者，大抵皆與之相同也。清僧鄂多功遊記有詳細記載。中國某著作家亦有短略記載。餘漢氏於其所著之 Musa de l'Ormus 書中，嘗記阿刺伯人亦有此說也。

亦方短記即雷麥 (Reman) 所譯中國著作家之記文也。「其國_中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利誘之，執手刃交兇，然後充兵。醉酒疾入窟室，嫖以音樂美女，縱其寐。敵且復置於處，既醒，則聞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嘉禮如此。因授以經咒百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若欲使未服之國，必圖其垂而後已。雖熾天亦然。」

據案，世所新言之神個某著作家即阿刺也。此段原文，見西使記。法國雷著說譯文，頗正確也。古推編卷二，譯作 Reman Brand，則不確也。卷 Brand 字，乃劫也。下方之小蘭海譯文及薩作「阿薩與」 (Assassin)，頗為適當，然意亦有未盡也。今西人稱暗殺為「阿薩與」

。主使者及被使者，皆可用之。中國之刺客二字，乃專指被使者而言。用之譯老人徒黨，最為適當。蓋皆被使者也。余代歐萊之「阿薩與」二字，雖來自老人徒黨，然其意轉於後。用以譯中國「刺客」二字，亦覺不能盡合。反稱原來老人徒黨，亦已失原意。故玉珊先生於譯文中，老人徒黨，輒作原音 Ashashin 而不用今代歐字「阿薩與」，(Assasin) 以示區別也。

阿刺伯文之記載，過於冗長，今不抄錄。攷此篇記事，乃錄自哈克姆記 (The Memoirs of Hakim) 歷史小說。哈克姆忘記其年代，頗可惜也。書中所述，大類馬哥孛羅之記載。初段述天堂樂園情形極詳。次述老人徒黨被迷，移入園中。酒醒時，見酋領在旁。問之曰：「先生，奈爾乎？抑夢乎？」酋領答曰：「如此佳夢，切不可告他人。汝主阿喇巴願為汝莊築堂樂園，中有一池矣。」以後須為汝教主盡力，不可稍有疏懈也。」下文尚多，茲不俱錄。

威廉南奇斯 (William d. Maccles) 記敘利亞老人，謂某使家 (Agnes de Witt, of Normans) 於 1103 年，離言其根據地在波斯，然其國所軍人所知者僅敘利亞一派耳。南奇斯曰：「薩爾曼人投基督教徒皆深長老矣。蓋老伏時遭刺客至四方，暗殺兩教之正侯也。老人薩爾曼因壯年時教以各國語言，竟使該服從命令，蹈湯赴火，雖死不懼。謂是呵入天堂樂境，享無窮之福也。有為老人命命赴難死者，則尊崇之為天使也。」福拉勞勞奴 (Fulau) 及馬梨奴 (Mara) 之語，皆指此而言。

nto)二人皆記耶魯撒冷王亨利。(Henry)嘗拜訪敘利亞老人。一日與之同出散步，見沿途高塔上，有白衣童子數人，坐戲其上。老人顧問，王之臣民，服從命令，能如余之臣民乎？王尙未回答，老人作手勢，指揮二童。童子即隨命自塔上躍下，皆殞命焉。老人徒黨，信從老人，有如是者焉。又 *Cento Nouvelle Amiches* 書亦記同樣之事，惟謂當日耳曼皇帝佛烈大力 (Frederick) 訪維格黎俄 (Veglie) 時也。攷佛烈大力未嘗訪維格黎俄。其爲小說家虛構，可無疑也。又包杜英小說 (*Romanes of Baulwin de Sejour*) 亦記之。

» Volles veïoir merveilles? dist li Rois Seignouris. 轉顧包杜英及其友，得其允辯，老人以手示城壁上之人。不轉瞬，而 » Quant le vinrent en l'air Salant de tel avis, Et aussi lieement, et aussi estois,

Qu'il deust Conquerer mil liyres de Parisisi ains, qu'il venist a tierre il fut mors. et fenis, Sur les roches agnes destrumpis. Corps et pis. » etc.

原案，傳說俄皇彼得在丹馬國京城科彭哈根 (Copenhagen) 時，與丹王同遊，使河薩克一人自高塔躍下殞命，示丹王俄國臣民之服從皇帝也。攷此說之由來，或因誤移古代老 爪逸 話於俄皇也。

(參觀 *Cebu*, 153; *Remnant, Nou. mel.* I. 178; *Annales de l'Orient*, III. 201 seqq; *Annals of Dutchess*
, V. 382; *Papua in Munson's IX. 705*; *Defensory in J. As. ser V. tom. V. 34 seqq*; *Cent. Nou. Annale, France*
, 1572, 23; *Revue de la Science*, I. 859.)

名人之遭暗殺者，下方名單，皆爲叙利亚或波斯之亦德美里刺客所暗殺者。(一)耶蘇記元一千零九十二年。(宋哲宗元祐七年)尼則姆烏爾麥爾克 (Nizamm-ul-Mulk)，前充勉力沙 (Malik Shah) 之大臣，威權顯赫。後爲波斯境內塞爾柱克突厥 (Seljuks) 族之臣。爲刺客所殺。稍後，其子亦曾被害。(二)一千一百零二年。(宋徽宗崇寧元年)和姆斯城 (Homs) 王在該城同人總教堂內被殺。(三)一千一百十三年。(宋徽宗政和三年)毛夕里國王毛煥帝。(Maughal) 在伏馬斯克同人總教堂內被殺。(四)一千一百十四年左右，散甲爾沙 (Sanjar Shah) 受首相阿伯爾麥爾克 (Abul Mujazir) 及其叔祖察克兒拜克 (Chakar Beg)。(五)一千一百五十六年。(政和六年)馬拉加王 (Malagha) 阿合馬特美爾 (Ahmed Yel) 在凡吉爾被殺。當時波斯國算端摩哈美德，適與之同伴，亦幾遭不測。(六)一千一百五十七年。(宣和三年)埃及國首相，阿米爾阿爾達爾 (Amir Ahdan) 在開羅都城被殺。(七)一千一百五十八年。(徽宗靖康元年)毛夕里及阿雷波 (Aleppo) 王，克錫姆阿克桑喀兒 (Kasim Akshak)。

在毛夕里城大教堂內被殺。(八)一千二百二十七年，(宋高宗建炎元年)波斯國散甲兒沙(Sanjar Shah)之首相，摩英烏丁。(Mojin-uddin) (九)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建炎三年)埃及國王阿米爾比拉，(Amir Billah) (十)一千二百三十一年，(紹興元年)大馬斯克城王，塔及烏爾麥陸克白里。(Taj-ul-Muluk Buri) (十一)一千二百三十四年，(紹興四年)大馬斯克城前王之子，商姆斯烏爾麥陸克。(Shams-ul-Muluk) (十二)一千二百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哈里發薩斯塔兒錫特，(Khalif Mostarshid) 哈里發拉施特，(Khalif Rashid) 及阿錯貝斃(Azerbaijan) 塞爾柱克突厥王道特。(Daud) (十三)一千二百四十九年，特里坡里(Tripoli) 伯爵雷蒙德。(Raymond) (十四)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光宗紹熙二年) 阿錯貝斃王克齊爾阿兒思蘭。(Kizil Arslan) (十五)一千一百九十二年，(紹熙三年) 耶魯撒冷王孔拉德。(Count of Montferrat) 有謂孔拉德之死英吉利國王李嘉特 (Richard) 爲暗中主使者，然實非也。(十六)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宋高宗嘉定十年) 哈馬丹城(Hamadan) 王俄骨米齊。(Oghulmish) 下方名單爲圖殺未遂者：

(一)一千一百七十四年(宋孝宗淳熙元年)及一千一百七十六年，兩次謀殺撒拉丁(Saladin)大帝。(二)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元世祖至元八年)謀殺八吉打城蒙古總督，阿拉烏丁茹威

尼。(Ala'uddin Juvaini) 阿拉烏丁爲人能文，嘗充蒙古史官。(三)一千二百七十二年，(至元九年)英吉利親王愛德華(Edward)在敘利亞阿扣港(Acre)時，幾爲所害。

後代亦思美里刺客變爲僱工性質，專代他人報仇復怨。畢巴斯(Bibars)嘗致書於開羅府朝中友人，自誇能備亦思美里刺客，以救危急也。回教著作家某君謂阿扣港謀殺英國親王愛德華者，畢巴斯實爲主使人也。(見 *Materia*, II, 100; *J. As. X*, 150.)

(亨利玉爾註二)沒里奚人之枝派 哈模稱敘利亞老人廟官爲『大方丈』。(Grand Priors) 阿刺模祇老人廟官爲『大首領』。(Grand Master) 其在敘利亞者爲總首領。又有在波斯東部(通俄情 Pun-o-Kain)庫羅斯坦者，又有在庫賈斯(Kumis)〔達姆干 Damghan 及博斯塔姆 Bostan 兩城附近之地〕者，又有在伊騰克(Irak)者，惟不言有在曲兒忒斯坦者。英國蒙塔斯(Montes)大佐謂『阿薩卑部衆散布敘利亞全境，曲兒忒斯坦萬湖(Lake of Wan)附近，以及小亞細亞各處。惟皆承認阿刺模忒山寨酋長爲總主教。(Imam)』蒙塔斯大佐根據何書而言，未有註明，且所記者亦極簡略也。高僧鄂多力克(Odoric)後於馬哥季羅三十餘年，亦嘗東遊，記老人在密勒斯廓脫。(Miliscorte) 攷此地名，似爲萬湖北岸之馬拉斯荷特 (Malasghard) 也。(參觀 *Etica Asens*, p. 104; *J. E. G. S. III*, 16; *Catalog*, II, p. 257-260.)

第二十五章 老人之被殲滅。

基督降生一千二百五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東方韃靼王阿老，(Alan) 即旭烈兀參觀本書序言第二章註

聞老人惡貫滿盈，乃決意殲除之。遣其臣某率大軍直抵寨下。圍之三年，寨堅異常，卒不得取。苟寨中糧草充足，固永不能克之也。然受困三年，糧食缺乏，故爲韃靼人所陷。老人及其徒黨，皆遭誅戮。〔山寨及山中天堂樂園，皆爲夷平。〕自是以後，老人遂終。所有奸惡，亦滌蕩盡也。余將復述余之行程也。

(亨利玉爾註一) 旭烈兀殲滅沒里奚國 鮑梯氏本，老人殲滅年代，作一千二百四十二年。(蒙古

太宗崩後一年，宋理宗淳和二年) 法國地學會本及賴麥錫本，皆作一千二百六十二年。(元世祖

中統三年，) 兩者皆誤。鮑梯氏本之年代，亦非真確，可斷然也。

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宋理宗淳和十一年) 蒙哥大汗 (Mangu Khan) 既卽位，開庫里爾泰 (Kurultai) 大會，決議繼續征服四海。遣其胞弟忽必烈，(Kublai) 統軍征服支那及鄰近諸國，旭

烈兀 (Ulaku) 統軍征服波斯及敘利亞兩國。蒙古將官在波斯境者，時爲亦思美里人所害。上訴之書，已接踵於道。故蒙哥汗決意先殲滅亦思美里人。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蒙古憲宗四年)二月，旭烈兀離喀拉和琳，籌畫良久，至一千二百五十六年(憲宗六年)正月，始渡阿母河。然已先遣大將乞都不花諾延，(Kimbuka Noyan) (名見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又作徹底不花。又作怯的不花) 率師攻之。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憲宗三年)亦思美里各寨壘，皆已被圍矣。一千二百五十五年，(憲宗五年)戰爭正當進行之際，阿薩與人之王，阿拉烏丁摩哈美德，(Ala'uddin Mahammed) (即李羅前章之阿羅丁) 爲其子羅肯烏丁 (Rukn-uddin) (上章拙謹作羅肯愛丁)。烏丁與愛丁，皆爲回教徒人名尾音，可互用也。) 所弑。羅肯烏丁自立。一千二百五十六年十一月，羅肯烏丁降於旭烈兀。十二月二十日，旭烈兀陷阿刺模忒山寨。寨中糧食尙豐裕。獲弩砲一百具。各地皆降，惟蘭巴撒耳 (Lembeser) (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及吉兒都怯 (Girdkuh) (名見元史憲宗本紀二年。) 兩寨，負固不降。至翌年正月，蘭巴撒耳始降。吉兒都怯守之至二十年之久，始降云。然詳放至一千二百七十年(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該寨亦降附。前務拒守，已十四年矣。(中國元史憲宗本紀七年，已記怯的不花討末來吉兒都怯寨之。不知孰是。) 羅肯烏丁既降附，旭烈兀頗禮遇之，遣至大汗之廷，覲見。羅肯之死，有各種傳

說，惟最確者，即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記者也。謂蒙哥大汗聞羅肯烏丁將至，甚不悅之。謂左右曰，『吾之驛馬，豈可爲無謂之勞役乎？』乃遣人殺之途間。阿刺模忒山寨降時，并無激烈抵拒。一千二百七十五年至七十六年間，（世祖至元十二年至十三年）亦思美里派遣復拮之。不久即平。國雖滅，而餘黨匿跡四方，仍未平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同治五年）印度孟買高等審判廳，阿爾奴德（Sir Joseph Arnold）嘗遇一奇案，證明亦思美里派晚近復與之暗中進行也。

（張星煇補注）中國史書記沒里奚國之滅亡 中國史書關於蒙古人殲滅亦思美里人之記載如下。

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七年，皇子拖雷克徒思，（Tus）匿察兀兒（Nisapani）等城。還軍，經木刺夷國大掠之。

元史卷二太宗本紀。元年，印度國主，木羅夷國主，來朝。

元史卷三憲宗本紀。二年，壬子，春，遣乞都不花（Kinbukka）攻末來吉兒都怯寨。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太理。乞都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Sultan）諸國。

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麥，（Kharism）八哈塔（Bagdadi）等國。（二年所記旭烈兀，即三年之旭烈兀，元史誤將一事分爲二事。）

七年，怯的不花等討末來吉兒都怯察，卒之。（此事年代與西史不同。）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王子，從宗主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奚。其國藍道，藍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花爾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下。（Chirchik）其城在擔塞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築夾城圍之，莫能克。侃嬰城攻之。守將死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城。侃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

元劉郁西使記。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鑿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擔塞西一山，城名乞都布。孤峯峻絕，不能突。有六年，丙辰，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其相臣火、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乞而而陷。金玉寶貨甚多。一帶有值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潛令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凶悍。威脅鄰國，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

遺類。

煇案元史郭侃傳與劉郁西使記大同而小異。侃傳之乞都卜，西使記之乞都布，皆卽吉兒都怯 (Gr rdkan) 也。擔寒山原文皆作擔定山。清乾隆時修訂之元史郭侃傳，作擔寒山。擔寒卽 Danqha 口之譯音，余前悉譯作達姆干也。擔定無相當之原名，故宜改作擔寒也。侃傳之火者納失兒，卽西使記之火緒納失兒。法國雷麥撒 (Remusat) 謂納失兒卽納色兒愛丁 (Nasser-eddin) 也。納色兒愛丁，途思城人，精於天文學。充沒里奚國相臣。雷麥撒之言，或爲真確。惟波斯史家拉施特記納色兒愛丁，(Khodja Nasser-eddin) 是時不在吉兒都怯，而與羅肯愛丁共守美門底斯 (Meimundiz) 寨也。常德記憶或有錯亂，致將美門底斯與吉兒都怯混亂也。憲宗本紀七年，記怯的不花陷吉兒都怯寨。爲期過早，或者亦與美門底斯寨相混也。西使記原文約失兒，應改作納失兒。音始與天文家納色兒相近也。杭縣丁謙西使記攷證，將原文大緒納失兒，改作火緒納失兒頗與西文之 Khotia 音相合。今從之。侃傳之卜者，亦必爲火者誤刊，故今併改正。兀魯兀乃算，羅似卽羅肯愛丁。魯兀爲其正音，近於原音 Rukan，或 Rokn 也。其前兀字爲蒙古人所慣用之有音字加於 兀 字前者。例如俄國，元史作阿羅恩，或幹羅思或烏魯斯，或兀魯斯之類也。據波斯史家之記載，羅肯愛丁降後，下手書諭令各寨皆降。惟其父阿拉愛丁 (Ala-eddin) 已於一千

二百五十五年（蒙古憲宗五年）十二月被殺矣。郭侃傳之阿力，即阿拉之轉音。當戰爭開始時，阿拉愛丁固主持一切也。多森蒙古史載吉兒都怯寨被困時，阿拉愛丁遣軍突圍救之。（見 Mason, iii. 189）郭侃傳及西使記之記載，恐稍有誤也。西使記謂一帶有值銀千笏者。查今代波斯風俗，富貴者尙競飾帶以寶石，有價貴連城者。

回教著作家關於蒙古人殲滅亦思美里人之記載。

回教著作家記沒里奚國之滅亡。俄國白萊脫胥乃寶博士 (Bretschneider) 於其所著之中世通譯中及西部亞細亞研究，嘗摘錄回教著作家之記載，關於旭烈兀西征者。其第二段，余前已於本書第六章譯之矣。今特譯其第一段關於除滅沒里奚國者如下：

西歷一千二百十九年，（宋甯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成吉思汗將大軍，征亞細亞西部。花剌子模國首當其衝。阿母河北諸地及波斯東部，皆爲成吉思及其四子所蹂躪。成吉斯親將一軍，追花剌子模國算端扎蘭丁，（Djalal-ed-din）直至印度斯河畔而止。大將速不台（Sagartai）及哲伯（Chabe）二人統別軍侵入波斯西部及卓支亞，踰高加索山。一千二百二十三年（蒙古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初次犯俄羅斯。明年，成吉斯雖亞洲西部，率師歸蒙古。留總督一人治理征服疆域。成吉斯崩於一千二百二十七年，（宋理宗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其子窩闊台嗣位。

。扎蘭丁在波斯境內，稍稍恢復舊時勢力。窩闊台乃遣綽兒馬罕 (Chormosun) (此名見元朝秘史卷十四，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楊種的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又記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楊種。其種歸附了。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統軍征之。綽兒馬罕至，敗扎蘭丁之軍。一千二百三十一年，(元太宗三年)殺扎蘭丁。侵波斯西部。蒙古總督駐途思 (Tug) 城，轄波斯東部，呼羅珊等地，頗能上下相安。惟西部阿錯貝獎 (Azarbeidjan) 等省，迄未得完全征服。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元太宗十三年辛丑) 綽兒馬罕卒，貝珠 (Baidin) (海敦紀行作巴珠諧延。此人威名在西史上震耀一時。中國史書竟無記載。)代之。貝珠威名，當時歐洲人亦無不知之。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定宗元年) 教皇英奴森德 (Pope Innocent) 遣高僧安森姆 (Friar Anselm) 持手書往聘之，與之訂交好之盟。蒙古人勢力在亞洲西部，日漸澎湃，遠近畏威。然尚有八吉打城 哈里發，及愛爾不斯 (Elburs) 山中亦思美里人，負險自固，不服蒙古命令。蒙哥 大汗即位，最先注意者，即亞洲西部未服諸國也。庫里爾 泰夫 會議決，備突厥軍征之。以胞弟 旭烈兀 爲諸軍總司令。皇族諸王，所統軍隊，每十人抽出二人，以組此遠征軍。由中國內地各處，選擇工程師千人，以充職手及放火箭諸役。東格脫山 (Caucasus) 或爲唐奴山 界

有謂杭愛山者，以西，和琳及別失八里之間，各處草地，皆留爲軍馬之用。道路橋梁，皆爲重修。波斯境內蒙古官吏，皆受令儲備軍糧。乞都不花 (Khidāta) 率先鋒軍二萬三千人，於一千二百五十二年 (憲宗二年) 七月杪，先行。旭烈兀於一千二百五十三年 (憲宗三年) 五月三日，離喀拉和琳，歸於本屬之鄂爾多，(旭烈兀之鄂爾多何在，史無明文，大約近喀拉和琳也)。組織軍隊。同年十月十九日，各事皆備，乃起程西行。抵阿力麻里，(Amul) 察合台國派后俄兒干那 (Orana) (俄兒干那，察合台孫合剌旭烈之后也。合剌旭烈即位於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在位五年。爲也速蒙哥 (Isu Mangū) 所廢。越五年，復位。不久即卒，其后俄兒干那攝政十年。後傳阿魯忽。Aru) 賓禮遇之。復西行，土耳其斯坦蒙古總督麻速德 (Massūd) (元史憲宗本紀元年，以訥懷，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尙書省事。麻速忽即麻速德也。) 來迎。一千二百五十四年 (憲宗四年) 全夏，旭烈兀皆居土耳其斯坦。至明年九月，始抵撒馬兒罕。駐蹕於城外，留四十日，沉酒酒色。抵碣石，(Kash) (名見長春真人西遊記) 東波斯蒙古總督阿兒渾 (Arghun) (元史憲宗本紀元年，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尙書省事。) 來迎。留歲月，檄告亞洲西部諸國，請之相助以殲滅沒里奚人。一千二百五十六年正月二日，旭烈兀渡阿母河。魯迷國 (Rum) (名見明史西域傳) 算端，及法耳斯國 (Fars) 阿塔畢 (Atabeg) 皆遣使來賀。

○其他亞洲西部諸國之王，皆親來觀瞻。乃與諸王會獵，獲十獅。離阿母河，進至款倍干。(Sapurgan)〔本書下章作薩陪干 Sapurgan〕在其近郊度冬。至春，進至柴維。(Zawah)〔在乃沙不兒之南。〕授令於庫喀亦爾喀(Kuka Tika)〔法國鮑梯謂此入即元史之郭侃。〕及乞都不花二將，務須掃滅沒里奚人。乞都不花圍吉兒都怯(Ghirduh)已二年，仍未能下。旭烈兀奕又進至途思城。沒里奚國王弟沙行沙，(Shahin Shah)於一千二百五十六年六月，來納款。由途思經乃沙不兒省之克布山城，(Kabushan)而至畢斯塔姆(Bisham)城。遣使諭令羅肯愛丁殿寨堡，親來營幕投降。羅肯愛丁乞留二三寨，并諭吉兒都怯寨內守官將寨交付蒙古人。十月之初，旭烈兀抵禿馬溫山，(Denavend)〔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易思麥里傳。阿伯爾肥達書中作東巴溫德山。(Dorbawend)爲愛爾不斯(Elburs)山系中最高之峯。其高達二萬英尺。終年積雪。峯下有禿馬溫城。由德海蘭往阿斯塔拉巴特(Astarabad)及呼羅珊者必經此。〕復谷羅肯愛丁毀寨來降。羅肯愛丁有意拖延，虛與委蛇，希望嚴冬至時，或可阻蒙古人，作軍事行動也。旭烈兀至萊夷城，(Kai)〔此城之名見於耶穌教聖經，亞歷山德大王嘗至其地。遺蹟今仍可見。在德海蘭京城南約五英里。〕令諸軍同時由諸路攻入魯德巴(Ordubad)邑內，圍美門底斯寨(Maimundiz)。布哈帖木兒(Bukhara)及庫喀亦爾喀三將率右翼軍，進自馬察俄蘭(Manchur)。

zanderan) 尼古打兒俄骨兒 (Negudar Ogul) 及乞都不花二將率左翼軍經胡瓦耳 (Khar, Khar) 及西纜娘 (Semnan) (兩城名皆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又經世大典地理圖) 三城而進。博爾駭 (Bolgah) 及圖塔兒 (Tatar) 二王率軍由阿刺模忒而進。旭烈兀自將中軍，由葉斯開雷 (Yeskale) (在哥疾云城東。元成宗大德八年，波斯合贊汗卒於葉斯開雷城。) 經塔里干 (Tarkhan) (在哥疾云城東。山中邑名。與經世大典地圖塔里干同名，而非一地，參觀奉書第三千八百章附註。) 之道，而抵美門底斯塞。四周高峯，可下瞰塞內者，皆爲蒙古人佔據。參砲滿布，晝夜攻擊。羅肯愛丁困守塞內，至一千二百五十六年(憲宗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乃出降。並諭谷魯德巴 (Rudbar) 庫賈斯 (Kunns) 及庫黑斯坦 (Kuhistan) 三省境內寨堡悉降。惟阿刺模忒及蘭巴撒耳兩寨，恃堅不從命。旭烈兀自率軍經古代低廉 (Dehlien) (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王朝故都，沙海拉克 (Shehrek) 而攻阿刺模忒。十二月二十日，阿刺模忒亦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正月，蘭巴撒耳亦被陷。亦思美里人塞堡降附者，凡五十餘處，皆遭毀夷。羅肯愛丁被遣至蒙哥大汗之廷。大汗不爲禮，不肯召見。令送回波斯。於途間東格脫山(見上)中被殺。在波斯境內被擄之亦思美里人悉遭誅殺，無一遺者。(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 191-192*, *Mingungh's Expedition to Western Asia, After the Mohammedan Authors.*)

〔亨利玉爾註〕今代其教之復興，數百年前，有亦思美里傳教師沙噠兒烏（Sadr-uddin）者，至
上身毒（Upper Sind）布教。印度商民信者頗多，皆號科嘉人。（Khojas）在身毒，喀樞、（
Kach'ia）及胡茶辣（Guzerat）三地徒黨日衆。復由三地而播至孟買市及非洲桑西巴島。（Zanzibar）
今代其徒在印度西部者，不下五六萬人。其教規及聖書，混合印度人之幻想，回教規訓，
及十葉派（Shiah）之秘密神話。然其最要規訓，則崇奉本派世襲之大教主（Imam）也。當駐
波斯時，四方信徒，皆不遠千里，來至教主之廷，以一見爲榮。每年有鉅款，自四方匯入教主之
庫藏。最後教主名阿伯爾哈散。（Abul Hassan）據云，爲昔時阿刺模忒老人直接後裔。其始祖
爲第一代教主亦思美里及回教哈里發阿梨（'Ali Abu Talib）也。阿伯爾哈散在庫姆（Kum）
及哈馬丹（Hamadan）兩城間之美海萊梯（Mehlati）地方有產業甚多。又嘗充起兒漫行政長
官。其子及承嗣人沙哈力魯拉，（Shah Khaliullah）一千八百十八年時，（清嘉慶二十三年）
在野司特城，（Yezd）與人爭鬥，被殺。城主法泰阿梨沙，（Fateh 'Ali Shah）懼亦思美里黨
人之報仇，乃重懲犯人，賜厚幣及榮禮於新教主阿喀汗，（Agha Khan）復以已女嫁之。阿喀
汗時年尚幼也。一千八百四十年，（清道光二十年）阿喀汗作亂於起兒漫。兵敗，逃離波斯。避
難至身毒。康達哈兒（Kandahar）戰役，英國諾脫將軍（Gen. Nott）頗得其助。又在身毒効力

於那皮兒將軍 (Sir C. Napier) 之麾下。故英國政府每年有酬勞金給之也。

阿喀汗爲山中老人 (Vieux de la Montaigne) 真正後裔，駐孟買多年。每年其信徒集匯鉅款與之。阿喀汗好競馬，捐重金，維持孟買競馬場。故孟買市人，無不知之也。

稍後科嘉派人自起爭端。其隸孟買市中高貴社會者，不欲參預本派奇秘特禮，而欲爲蘇尼派 (Sunni) 正宗，俾可博得社會上之禮遇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同治五年)

(起訴於孟買市高等審判廳，自的爲

擠斥阿喀汗，不使其對於科嘉派有各

種權利，并欲將該派產業，移歸亞宗

回教徒管理。其結果判決，阿喀汗完

全獲勝也。上方英國審判廳所遇奇案

，記事始末，余皆得之於何瓦德 (Howard)

及阿爾奴德 (Alfred) 二人之陳述書也。

像之汗喀阿表代人老中山近晚



(亨利放狄補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清光緒元年)傅萊爾 (Sir Partle Frere) 記阿喀汗曰，『阿喀汗之宮殿，宏壯華麗，與馬哥李羅時代，其祖宗之居相同。諸子皆好遊玩。有『波斯親王』 (The Persian Princes) 之稱。阿喀汗春秋已高，而好競馬之興，不爲少衰。其馬廐中常蓄有阿剌伯名馬數匹。參與競賽者，不分宗教人種，勝者皆有重賞。競賽期至，常有英國著名馬師，亦參其列。阿喀汗輒能學習其所長也。中央亞細亞或波斯有戰爭叛亂之事起，阿喀汗輒最先聞之，走至總督府或高級官吏友人處，願爲英國政府效勞，驅其徒以隸麾下。報英國政府保護維持之盛德也。』阿喀汗卒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清光緒七年) 四月。享壽八十一歲。其子阿喀阿剌沙 (Agha Ali Shah) 繼位，充立法院議員。(見 *The Homeyard Mail, Overland Times of India*, of 14 th April, 1881.)

(亨利玉爾註)以前著作家，有謂印度西部之波拉人，(Boras) 卽亦思美里人者。鄙人所註馬哥李羅遊記第一次出版時，亦嘗言之。然今詳查此說，實爲謬誤。謬誤之起點，由於馬爾科姆 (Sir John Malcolm) 之說也。波拉人崇奉之教，外觀大類亦思美里人。亦奉教主 (Mulla) 爲神明，生世必須親晤教主一次也。波拉人之教主，與亦思美里人之教主，迥非一人。波拉人承認十葉派所有十二教主 (Imams) 皆爲神明也。傳至印度之時期頗早。據其派中人自云，當在回教紀元五百

三十二年也。(耶蘇紀元一千一百三十七年，至一千一百三十八年宋高宗紹興七年) 根據地在阿剌伯夜門省。(Yemen) 西歷一千五百三十八年，(明世宗嘉靖十七年) 突厥人征服夜門，乃有大股波拉教徒，徙居印度。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元順帝至正二年) 倭賓拔都他 (Ibn Batuta) 遊歷印度西境，在巴羅赫 (Baroch) (近今孟買) 附近干達兒 (Gandar) 地方，似已遇波拉人矣。(見 Voyages, IV, 58.)

中國書記旭烈兀西征事者，法國雷麥撒 (Rennusat) 所著之新雜錄 (Nouveaux Melanges I.) 第一冊中有譯文。鮑梯之李羅遊記導言，亦有譯文。今不贅述。(見 O. R. II, 219, esp. 218; MCh. Vol. 1; J. A. S. B. VI, 842 seqq.) 俄國白萊脫皆乃蠻博士於其所著之中世紀研究 (Mitteln. I, 112 seqq.) 有足本新譯文也。(原案，中國史書記旭烈兀西征者，皆已補錄於前矣。)

阿刺模忒及吉兒都法兩寨 英國陸軍大佐蒙塔斯 (Col. Monteth) 嘗遊至古代阿刺模忒城，謂今略有人烟。(見 J. R. G. S. III, 15) 又夏爾 (Sir Justin Sheil) 亦略有記載。(見 Vol. VIII, 本卷) 老人之天堂樂園，是否即在阿刺模忒，無確實調查。老人賽堡爲旭烈兀所毀者甚多。有密費兒度斯 (Firdus) 者，譯意即天堂也。其樂園豈在此歟？馬哥孛羅僅據傳言而記，無理由可以信其親至阿刺模忒寨者，蓋其所行之路線，不經阿刺模忒也。

字羅於下章開始句中，有『離塞堡騎行』之語。此句之塞堡，或指吉兒都怯 (Girkuh) 也。〔吉兒都怯，圓山之義。在庫賓斯邑 達姆干之西，三巴拉散合華里約四十里也。〕据余所查，今代遊歷家尚無人踏查之也。古代塞堡基址在達姆干西，或西北約十英里或十二英里也。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地理書中有梯格多 (Tigado) 寨，或即吉兒都怯之訛誤也。海敦記曰，『阿薩與人 (Assassins) 有寨堡，曰梯格多。寨內糧食豐足，堅固異常。無論由何方進攻，皆不足懼也。』然好龍汗 (Baloon) (即旭烈兀參觀本書序言第三章註三) 遣其將某君，率波斯駐防之韃靼軍一萬人，來圍此寨。諭令寨若不下，斷不撤圍。韃靼軍圍之凡七年，冬夏不更，不能攻陷。最終阿薩與人乃出降。因衣服不足之故，非由糧食缺乏也。『賴麥錫本海敦地理志，亦作七年。他本有作圍至二十七年者。各方記載皆證明吉兒都怯寨，守拒年歲，非常之久也。波斯史家拉施特 (Rashtiduddin) 記一千二百七十年，(元世祖至元七年) 吉兒都怯寨始陷落。拉施特之言者確，其距字羅氏通過該地之年期僅數年。無怪乎特別注意之也。(見 *J. As.*, ser. IV, t. om. X, pp. 284-287, I, 93, 104, 274; *Q. R. p.* 278; *Riser*, VIII, 386.) 回教著作家所著之 *Djavan Mirat* 259 有一節，載吉兒都怯寨旁有乞納兒邑。(Chinar) 此或與字羅之乾樹國 (Arbre Sec) 有關係。惟亦有困難之點也。

《張星烺補注》池烈兀所毀沒里突國寨堡甚多。其名多不可攷。波斯史家所記者，僅有五處。阿刺模忒 (Alamut) 蘭巴撒耳、(Lembesser) 美門底斯、(Meimundiz) 拉爾、(Lal) 及吉兒都律 (Chirakuh) 是也。五寨皆在庫黑斯坦 (Kuhistan) 及愛爾不斯山 (Erbans Mountains) 境內。前四寨皆在低廉省 (Dilem) 魯德巴邑內。美門底斯寨，地基何在，至今無考。拉爾寨在魯德巴邑東北，愛爾不斯山中。今有小村，名曰拉爾。古代寨堡卽在是也。白峯 (Bansé) 之波斯北部地圖會載之。

低廉、(Dilem) 阿刺模忒、(Alamut) 蘭巴撒耳 (Lembesser) 三地皆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三西北地附錄，不賽因國內，爲後里突國最要岩隘。低廉爲今波斯岐蘭省 (Chah) 叢山之境。然古代地理學家多用之以稱岐蘭省全部。伊思塔克里 (Istakhrī) 謂低廉省包叢山境，及濱黑海之平原。其平原乃稱曰岐蘭。十世紀時，莫克特希 (Mokhadasi) 謂陀拔斯單、(Tabarestan) 見新唐書卷三百二十一波斯國傳。古兒甘、(Gurgan) 庫賈斯、(Kuness) 及裏海北邊可薩部、(Khosar) 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世人皆稱爲低廉。阿伯爾肥達 (Aburida) 始區別低廉與岐蘭。專稱岐蘭南部多山之境爲低廉。第十世紀時，低廉國王征服波斯大部。波斯史稱爲薩摩朝、(Dilemids) 或部邑朝。(Byzants) 自西曆九百二十四年(後唐後帝清泰元年)統治

波斯，至一千五十六年（即宋仁宗嘉祐元年）乃亡。蒙古人初犯波斯時，低籠爲亦思美里所有。一千二百五十六年，旭烈兀攻阿刺模忒寨，道經沙海拉克（Shaherek）低籠古王都也。西曆八百六十年時，（唐懿宗咸通元年）低籠王擇愛兒不斯（Chahars）山險要處，作阿刺模忒寨。引巴希兒（Bahir）河水繞寨，兼作寨中飲料。後爲塞爾柱克（Seldjuk Sultan Melik Shah）所有。一千九十年時，（宋哲宗元祐五年）亦思美里首領哈散（Hasan）奪而據之。自此阿刺模忒爲亦思美里之都城。歐洲十字軍人稱其部長爲山間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馬哥孛羅亦製用之。多森蒙古史載阿刺模忒于一千二百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爲旭烈兀攻陷。乃撒麻哈美德（Mohammed of Nesa）謂近阿刺模忒之城爲可疾云。（Kazvin）阿刺模忒土人語鷹巢之謂也。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清道光十二年）英國陸軍大佐蒙塔斯，（Monteith）踏查古代沒里奚國。於可疾云東北，發見阿刺模忒山寨。舊時宮殿遺蹟，依然可見。蘭巴撒耳亦爲亦思美里之要塞，距阿刺模忒不遠。唯其確實地點，至今尚不能指定也。多森蒙古史載蘭巴撒耳於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正月爲蒙古人攻陷。經世大典地理圖，亦載阿刺模忒及蘭巴撒耳二地。惟其地位，不甚正確。

多森蒙古史屢載吉兒都怛寨，在哈烈（Herat）西南庫黑斯坦境內。其實誤也。吉兒都怛在庫

賈斯 (James) 邑內。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在達姆干西約四十華里。白養 (Burs) 是遊歷波斯北部時，嘗訪古於其地。白養所著波斯北部遊記 (Travels in Northern Persia) 附圖，載言克都律在達姆干西北也。(見 E. Breitschneider, *mit. Res. II, 105-110, Note 860*)

第二十六章 薩陪甘城 (Sapursan)

離塞堡，騎行，經平原山谷無數。風景絕佳。山坡產草，可供牛羊。又產冰菓及他物，皆甚豐裕。軍隊多喜駐此休息，因取食利便也。前復六日之所過皆類是。城邑村落，比居鱗集。居民皆崇奉摩訶末。有時所經，全爲沙磧。長約五六十邁耳，或稍較短。磧中飲水全無，行路者皆須自帶。牲畜則待過磧後，至有水處，始復得飲。

六日既終，抵薩陪甘城。物產豐裕，而瓜之佳，爲世界最。土人創之成片，日下曝乾，味甜於蜜，販售四方。飛禽走獸，多不可數，足供畋獵之樂。

塞利基爾註：薩陪甘城及至此路線考。薩陪甘城古代阿剌伯著作家寫在薩伯爾語 (Sapursan) 的 (Sapursan)。

Kan) 及沙白爾干。(Shaburkan) 今代稱之爲錫白兒甘。(Shibrgan) 其地在巴里黑西九十英里。今代人口約一萬二千人。位於沙漠之邊。四周平坦，耕植甚盛，地土膴腴。

原案，勞林森謂此城最古之名，爲阿薩普拉甘。(Asapuragan) 因爲阿薩人(Ass) 或阿薩格兒梯(Asagarti) 人之舊居故也。

馬哥李羅謂離塞堡，騎行六日，而抵薩陪甘。地學會本及賴麥錫本，皆作六日。余頗不解李羅氏究由何路而行也。起身地點，誠未記明。設使由呼羅珊沃野極邊之沙刺克斯城(Sharaktas Seraktas)〔元史太祖本紀十六年作昔刺思，〕起身，所須時日，至少亦必十二日，方得至錫白兒甘也。地學會本有“quant l'en a Chevauches six jornee tel che je vos ai routes, adunq' treize l'en une cite, ” 之句，鮑梯氏本代之以“Et quant l'en a chevauche les vi-cites, si treuve l'en une cite qui a nom Sapurgan ” 一句。鮑梯刊行之李羅遊記，即用此句。然余意鮑梯本中 Cites 字，實爲 journees 字之誤寫。鮑氏發現之三種寫本中，即有一本，作 journees 也。否則“chevauchier les vi cites ” 數字，究作何解乎。

余意馬哥李羅經行乃沙不耳(Nishapur) 及美歇德(Meshid) 兩城之路線也。據俄國康尼爾甫之意，以爲經行哈烈(Herat) 及巴達吉斯(Badkhis) 兩城之路線。余所主張及康尼爾甫之主張

孰爲真確，姑置不論。余三人所舉諸大城之名，皆不見於李羅遊記也。余甚疑李羅口授遊記時，鐵寫入有誤會，或有脫落也。李羅所言之六日程，據鄙意揣測，乃在薩伯柴俄（*Siberia*）及美歌德東面之肥沃平原盡端，中間諸地也。路程遠近相符，且與福萊色（*Frasar*）及費利爾（*Ferrier*）二人之記載，亦多相合也。福萊色記過乃沙不耳後，第一程曰，『所經過諸山之麓，肥料落相連，菓園滿目，樹木蔭翳。所產水菓，味皆佳美。山谷中有小溪出之，灌溉田畝。人民富庶。風景悅人。爲余所見波斯諸地之冠。……次晨，離德兒魯特。（*Derrood*）……所行之路，并非要道，然極俱興味。山谷間盡爲胡桃，桑，白楊，柳等樹林。風景殊絕。山頂盡爲菓樹之園，層疊不窮。小溪自山上下流，灌溉園畝。……園有長至數英里者。過園有河。河兩岸植楊柳，榛，桑，白楊，及各種愛潮濕樹木，密布成行。』福萊色所記境域，爲波斯全國所稱有者。李羅遊記本章，前二行所述，與此大相同。又柯奴雷（*Arthur Conolly*）記乃沙不耳平原曰，『來此遊客，視此佳景者，無不高聲呼曰，波斯歟，波斯歟，何等美草，何等美穀，何等佳水，此豈波斯歟。地面果有天堂樂園，此卽其境也。此卽其境也。』（見 *Travels,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813, 1814, 1815, 1816, 1817, 1818, 1819, 1820, 1821, 1822, 1823, 1824, 1825, 1826, 1827, 1828, 1829,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1835, 1836, 1837, 1838, 1839, 1840, 1841, 1842, 1843,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1866,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79, 2680, 2681, 2682, 2683, 2684, 2685, 2686, 2687, 2688, 2689, 2690, 2691, 2692, 2693, 2694, 2695, 2696, 2697, 2698, 2699, 2700, 2701, 2702, 2703, 2704, 2705, 2706, 2707, 2708, 2709, 2710, 2711, 2712, 2713, 2714, 2715, 2716, 2717, 2718, 2719, 2720, 2721, 2722, 2723, 2724, 2725, 2726, 2727, 2728, 2729, 2730, 2731, 2732, 2733, 2734, 2735, 2736, 2737, 2738, 2739, 2740, 2741, 2742, 2743, 2744, 2745, 2746, 2747, 2748, 2749, 2750, 2751, 2752, 2753, 2754, 2755, 2756, 2757, 2758, 2759, 2760, 2761, 2762, 2763, 2764, 2765, 2766, 2767, 2768, 2769, 2770, 2771, 2772, 2773, 2774, 2775, 2776, 2777, 2778, 2779, 2780, 2781, 2782, 2783, 2784, 2785, 2786, 2787, 2788, 2789, 2790, 2791, 2792, 2793, 2794, 2795, 2796, 2797, 2798, 2799, 2800, 2801, 2802, 2803, 2804, 2805, 2806, 2807, 2808, 2809, 2810, 2811, 2812, 2813, 2814, 2815, 2816, 2817, 2818, 2819, 2820, 2821, 2822, 2823, 2824, 2825, 2826, 2827, 2828, 2829, 2830, 2831, 2832, 2833, 2834, 2835, 2836, 2837, 2838, 2839, 2840, 2841, 2842, 2843, 2844, 2845, 2846, 2847, 2848, 2849, 2850, 2851, 2852, 2853, 2854, 2855, 2856, 2857, 2858, 2859, 2860, 2861, 2862, 2863, 2864, 2865, 2866, 2867, 2868, 2869, 2870, 2871, 2872, 2873, 2874, 2875, 2876, 2877, 2878, 2879, 2880, 2881, 2882, 2883, 2884, 2885, 2886, 2887, 2888, 2889, 2890, 2891, 2892, 2893, 2894, 2895, 2896, 2897, 2898, 2899, 2900, 2901, 2902, 2903, 2904, 2905, 2906, 2907, 2908, 2909, 2910, 2911, 2912, 2913, 2914, 2915, 2916, 2917, 2918, 2919, 2920, 2921, 2922, 2923, 2924, 2925, 2926, 2927, 2928, 2929, 2930, 2931, 2932, 2933, 2934, 2935, 2936, 2937, 2938, 2939, 2940, 2941, 2942, 2943, 2944, 2945, 2946, 2947, 2948, 2949, 2950, 2951, 2952, 2953, 2954, 2955, 2956, 2957, 2958, 2959, 2960, 2961, 2962, 2963, 2964, 2965, 2966, 2967, 2968, 2969, 2970, 2971, 2972, 2973, 2974, 2975, 2976, 2977, 2978, 2979, 2980, 2981, 2982, 2983, 2984, 2985, 2986, 2987, 2988, 2989, 2990, 2991, 2992, 2993, 2994, 2995, 2996, 2997, 2998, 2999, 3000, 3001, 3002, 3003, 3004, 3005, 3006, 3007, 3008, 3009, 3010, 3011, 3012, 3013, 3014, 3015, 3016, 3017, 3018, 3019, 3020, 3021, 3022, 3023, 3024, 3025, 3026, 3027, 3028, 3029, 3030, 3031, 3032, 3033, 3034, 3035, 3036, 3037, 3038, 3039, 3040, 3041, 3042, 3043, 3044, 3045, 3046, 3047, 3048, 3049, 3050, 3051, 3052, 3053, 3054, 3055, 3056, 3057, 3058, 3059, 3060, 3061, 3062, 3063, 3064, 3065, 3066, 3067, 3068, 3069, 3070, 3071, 3072, 3073, 3074, 3075, 3076, 3077, 3078, 3079, 3080, 3081, 3082, 3083, 3084, 3085, 3086, 3087, 3088, 3089, 3090, 3091, 3092, 3093, 3094, 3095, 3096, 3097, 3098, 3099, 3100, 3101, 3102, 3103, 3104, 3105, 3106, 3107, 3108, 3109,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3116, 3117, 3118, 3119, 3120, 3121, 3122, 3123, 3124, 3125, 3126, 3127, 3128, 3129, 3130, 3131, 3132, 3133, 3134, 3135, 3136, 3137, 3138, 3139, 3140, 3141, 3142, 3143, 3144, 3145, 3146, 3147, 3148, 3149, 3150, 3151, 3152, 3153, 3154, 3155, 3156, 3157, 3158, 3159, 3160, 3161, 3162, 3163, 3164, 3165, 3166, 3167, 3168, 3169, 3170, 3171, 3172, 3173, 3174, 3175, 3176, 3177, 3178, 3179, 3180, 3181, 3182, 3183, 3184, 3185, 3186, 3187, 3188, 3189, 3190, 3191, 3192, 3193, 3194, 3195, 3196, 3197, 3198, 3199, 3200, 3201, 3202, 3203, 3204, 3205, 3206, 3207, 3208, 3209, 3210, 3211, 3212, 3213, 3214, 3215, 3216, 3217, 3218, 3219, 3220, 3221, 3222, 3223, 3224, 3225, 3226, 3227, 3228, 3229, 3230, 3231, 3232, 3233, 3234, 3235, 3236, 3237, 3238, 3239, 3240, 3241, 3242, 3243, 3244, 3245, 3246, 3247, 3248, 3249, 3250, 3251, 3252, 3253, 3254, 3255, 3256, 3257, 3258, 3259, 3260, 3261, 3262, 3263, 3264, 3265, 3266, 3267, 3268, 3269, 3270, 3271, 3272, 3273, 3274, 3275, 3276, 3277, 3278, 3279, 3280, 3281, 3282, 3283, 3284, 3285, 3286, 3287, 3288, 3289, 3290, 3291, 3292, 3293, 3294, 3295, 3296, 3297, 3298, 3299, 3300, 3301, 3302, 3303, 3304, 3305, 3306, 3307, 3308, 3309, 3310, 3311, 3312, 3313, 3314, 3315, 3316, 3317, 3318, 3319, 3320, 3321, 3322, 3323, 3324, 3325, 3326, 3327, 3328, 3329, 3330, 3331, 3332, 3333, 3334, 3335, 3336, 3337, 3338, 3339, 3340, 3341, 3342, 3343, 3344, 3345, 3346, 3347, 3348, 3349, 3350, 3351, 3352, 3353, 3354, 3355, 3356, 3357, 3358, 3359, 3360, 3361, 3362, 3363, 3364, 3365, 3366, 3367, 3368, 3369, 3370, 3371, 3372, 3373, 3374, 3375, 3376, 3377, 3378, 3379, 3380, 3381, 3382, 3383, 3384, 3385, 3386, 3387, 3388, 3389, 3390, 3391, 3392, 3393, 3394, 3395, 3396, 3397, 3398, 3399, 3400, 3401, 3402, 3403, 3404, 3405, 3406, 3407, 3408, 3409, 3410, 3411, 3412, 3413, 3414, 3415, 3416, 3417, 3418, 3419, 3420, 3421, 3422, 3423, 3424, 3425, 3426, 3427, 3428, 3429, 3430, 3431, 3432, 3433, 3434, 3435, 3436, 3437, 3438, 3439, 3440, 3441, 3442, 3443, 3444, 3445, 3446, 3447, 3448, 3449, 3450, 3451, 3452, 3453, 3454, 3455, 3456, 3457, 3458, 3459, 3460, 3461, 3462, 3463, 3464, 3465, 3466, 3467, 3468, 3469, 3470, 3471, 3472, 3473, 3474, 3475, 3476, 3477, 3478, 3479, 3480, 3481, 3482, 3483, 3484, 3485, 3486, 3487, 3488, 3489, 3490, 3491, 3492, 3493, 3494, 3495, 3496, 3497, 3498, 3499, 3500, 3501, 3502, 3503, 3504, 3505, 3506, 3507, 3508, 3509, 3510, 3511, 3512, 3513, 3514, 3515, 3516, 3517, 3518, 3519, 3520, 3521, 3522, 3523, 3524, 3525, 3526, 3527, 3528, 3529, 3530, 3531, 3532, 3533, 3534, 3535, 3536, 3537, 3538, 3539, 3540, 3541, 3542, 3543, 3544, 3545, 3546, 3547, 3548, 3549, 3550, 3551, 3552, 3553, 3554, 3555, 3556, 3557, 3558, 3559, 3560, 3561, 3562, 3563, 3564, 3565, 3566, 3567, 3568, 3569, 3570, 3571, 3572, 3573, 3574, 3575, 3576, 3577, 3578, 3579, 3580, 3581, 3582, 3583, 3584, 3585, 3586, 3587, 3588, 3589, 3590, 3591, 3592, 3593, 3594, 3595, 3596, 3597, 3598, 3599, 3600, 3601, 3602, 3603, 3604, 3605, 3606, 3607, 3608, 3609, 3610, 3611, 3612, 3613, 3614, 3615, 3616, 3617, 3618, 3619, 3620, 3621, 3622, 3623, 3624, 3625, 3626, 3627, 3628, 3629, 3630, 3631, 3632, 3633, 3634, 3635, 3636, 3637, 3638, 3639, 3640, 3641, 3642, 3643, 3644, 3645, 3646, 3647, 3648, 3649, 3650, 3651, 3652, 3653, 3654, 3655, 3656, 3657, 3658, 3659, 3660, 3661, 3662, 3663, 3664, 3665, 3666, 3667, 3668, 3669, 3670, 3671, 3672, 3673, 3674, 3675, 3676, 3677, 3678, 3679, 3680, 3681, 3682, 3683, 3684, 3685, 3686, 3687, 3688, 3689, 3690, 3691, 3692, 3693, 3694, 3695, 3696, 3697, 3698, 3699, 3700, 3701, 3702, 3703, 3704, 3705, 3706, 3707, 3708, 3709, 3710, 3711, 3712, 3713, 3714, 3715, 3716, 3717, 3718, 3719, 3720, 3721, 3722, 3723, 3724, 3725, 3726, 3727, 3728, 3729, 3730, 3731, 3732, 3733, 3734, 3735, 3736, 3737, 3738, 3739, 3740, 3741, 3742, 3743, 3744, 3745, 3746, 3747, 3748, 3749, 3750, 3751, 3752, 3753, 3754, 3755, 3756, 3757, 3758, 3759, 3760, 3761, 3762, 3763, 3764, 3765, 3766, 3767, 3768, 3769, 3770, 3771, 3772, 3773, 3774, 3775*

記之記載，完全相同。依賓拔都他亦記花刺子模國所產之瓜。其言曰，『土人削瓜成片，曝之日下。盛以籃籠，亦如吾國人之製馬拉加（Malaga）無花菓者。裝好後，販至極遠之地。雖印度，支那等地，亦得見之。世界水菓多矣，然其味甘美，無有逾於此者。當余居印度德梨城（Dehli）時，瓜販來者，余無不呼至腐所，購賞若干也。』（見 Q. R. 169. I. B. II. 15.）今代欣都斯坦諸邑，每年尚有阿富汗商販，以駱駝載運乾瓜水菓，遊行求賣，一如十四世紀拔都他及馬哥李羅時代也。

（張星烺補注）薩陪甘（Sapurgan）城位於俺都淮（Andhui）及巴里黑（Balkh）城之間。中國史書，雖不見薩陪甘之名，然讀明史俺都淮傳及下章所引關於巴里黑城諸記載，亦可知大概矣。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等。旭烈兀西征時，渡阿母河後，至薩陪甘。在其近郊度冬。李羅此章言軍隊喜屯駐於此，取道便利之故，或即指旭烈兀事而言也。（參觀上章回教著作家記旭烈兀西征事。）

第二十七章 巴里黑城 (Balı)

巴里黑城，大而繁華，古代尤盛。惟韃靼人及他國人，屢次侵擾，城市大爲破壞。古代宮殿大厦，多以大理石構成。宏壯華麗。今代遺蹟尙存。市民皆曰，亞歷山德大王嘗於此娶大流斯 (Darius) 王之女也。

余又必告君，東方韃靼王 (Tartar Lord of the Levant) 之國，即波斯至此爲止。伊兒汗此城爲波斯東北極邊之城也。⁽¹⁾

離此城，余將告君以鐸汗那 (Dogana) 國也。⁽²⁾

離巴里黑城，向東北騎行十二日，沿途不見人烟。以地多盜，及敵軍時時侵擾，故居民皆奔至山中城砦以避之。途間溪河甚多，無缺水之虞。野禽獸，極爲豐裕。且復多獅。途間無物可購，故旅人必須裹十二日餼糧，隨身以行也。⁽³⁾

利玉爾註 (1) 巴里黑城砦 (Balıkh) 黎城之母也。 (The Mother of Cities) 也

吉斯汗至時，屠殺居民，城市多爲摧毀。蒙古兵臨城下，居民不加抗拒即降附。然蒙古人藉口調資烟戶，命市民皆結隊出城，至平原上，然後悉殲殺之。縱火焚城市。房舍、花園、寨堡，皆被夷平。可謂慘矣。以後察合台國軍隊，又時來侵擾。馬哥李羅後六十年，依賓拔都他 (Iba Batu) 嘗至其地，謂仍滿目瘡夷，元氣未復。城內甚爲荒涼。『教堂學校舊址，皆尙可見。破垣頽牆，所見皆是。牆壁之上，昔時所繪文彩，斑斑可攷也。』帖木兒時，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 (Cristóbal Colón) 紀行書中，有瓦爾克 (Vald) 城，必巴里黑之訛音也。其言曰，『城市甚大，四周有土城圍之。城堞寬三十步，然多處已被壞矣。』又記城內有空地大段，皆植棉花。今代白爾內斯 (Bernes) 及費利兒 (Fertier) 二人之記載，大抵皆與依賓拔都他相同。惟人口較前略增而已。費利兒記城內繁盛市場有二處。白爾內斯攷計古代遺蹟，周圍有二十英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清咸豐八年）後，大半人口，皆移居巴里黑城東八英里（約二十五華里）之塔克塔蒲爾 (Takh-tan) 地方。其處有阿富汗行政官駐焉。

（參觀 *Brynmor*, 404-405; *I. B.* III. 59; *Clavigo* p. 117; *Burmeil*. 204-206; *Fertier* 206-207.）

亞歷山德逸史載波斯大流斯 (Darius) 王之女，羅格薩那 (Roxana) 美而艷，大流斯臨終日，亞歷山德乞其妻之爲婦云。

une fille si mult belle ise prendre le vols.

rus en serres de q'mont tout il minus maries, etc. (Lambert. Le Court, p. 256.)

張星燾補注)西洋古史關於巴里黑 (Balc) 之記載。

西洋古史記巴里黑城。上古洪荒時代，巴里黑城已有燦輝之歷史，與巴比倫 (Babylon) 及尼尼微 (Nineveh) 愛克巴塔那 (Ecbatana) 等城，並駕齊驅。為波斯古代索羅阿斯德教 (Zoroastrian Religion) 之中心地。其教主索羅阿斯德死於城內。地極繁盛。土人因其古而大，故有衆城之母 (Mother of Cities) 之稱。馬期頓亞歷山大王，征服波斯，追逐大流斯王嘗至其地。塞李羅所記，該城居民尚告以亞歷山大德娶大流斯之女，即在該城云。大王死，其領土為部將斯芬割。塞流柯斯 (Seleukos Nikator) 得波斯及以東一帶土地。住居巴里黑等地之希臘人，改其城名為拔克脫利亞 (Bactra) 而葱嶺以西，印度善斯山 (Hindukush) 北麓，今阿富汗一帶，亦為拔克脫利亞 (Bactra) 自是以後，巴里黑城受治於希臘文明之下者，達數百年之久。

中國史書關於巴里黑城之記載。

漢武帝時，張騫使西域，中國人始知印度善斯山麓有大夏國。大夏者，卽吐火羅 (Bactria) 也。

馬季羅遊記

（參觀 Jour. R. As. Soc. N. S. vol. VI, pp. 95, 96.）大月氏本居甘肅西北祁連山麓。漢景帝時，爲匈奴所破，西遷大夏，滅希臘王朝，分其國爲五部翎侯。後百餘年，五部悉爲貴霜部所併。倭安息、(Arsaka) 取高附地。(Kabul) (唐書勃律傳之迦布羅，今阿富汗都城也。) 又滅漢達，(Bactra) (即巴里黑，希臘人之名也。) 屬賓 (Cashmere)，悉有其國。復滅天竺。自此之後，最爲富盛。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嚩噠王入貢。是時其國境西鄰波斯，以巴里黑西塔里干 (Tahikan) 爲界。數與波斯構爭。西突厥室點密可汗 (名見唐書突厥傳，東羅馬史稱曰 Djabul, Shizbul) 滅柔然後，波斯王嚩西萬 (Khosru Naosirwan) 與西突厥連和，婁室點密可汗之女爲后。西曆五百六十三年至六十七年間，二國共舉兵滅嚩噠 (Ephthalites, Hephthalites) 瓜分其地。以阿母河 (Oxus, Amu-Daria) 爲界。波斯王族薩珊朝 (Sassanids) 陵夷不振，突厥乘之，盡將嚩噠舊壤，收爲已有。二國遂失和。唐太宗貞觀四年，東突厥頡利可汗爲唐將李靖所擒，東突厥亡。唐帝無北顧之慮，乃專意於西。與臣紇 (Uighurs) 連盟。至高宗顯慶四年，西突厥全部被中國征服。中國兵力，震撼諸國。嚩噠舊壤，悉爲中國所有。閱二年，至高宗龍朔元年，乃命隴州南由令王名遠爲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主都爲都督府，以其屬部爲州縣。凡州八十八，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關於吐火羅道所以置

入中國版籍之故，新舊唐書皆無詳細記載。新唐書地理志西域都護府下，有龍朔元年命隴州南由佉玉名遠爲吐火羅道置州縣使之文。其事簡略，且甚突然。今讀西方記載乃知其故委。吐火羅國雷木薩（Remusat）曾將府州之名，譯爲法文，攷定各府地位。中有數名，尙不能決定。參觀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 p. 91 雷氏之譯，余惜未得見。此章及下章攷定各府之地點，乃余之私見也。

据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吐火羅國居葱嶺西，烏濟河（即阿母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Bhthalites）雜處。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Ferdiana）爲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嚙嚙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唐書此節總括自漢以來，民族遷徙，及該地各族雜居事，且可以核定他書之謬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記西漢初大夏狀況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買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郡曰藍氏。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嚙嚙曰『臣在大夏時，見耶竹杖隔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

。以罽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闐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鸞言爲然。乃令鸞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騶出冉，出徙出瑯，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狁，南方閉雋昆明。雋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鸞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是後天子數問鸞大夏之屬。鸞既失侯，因言曰，……「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鸞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遣可他旁國。鸞既至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罽，犂狁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鸞還。……其後歲餘，鸞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願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鸞鑿空，其後使往罽，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

是置益州，越僑，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南詔，詔呂越人等，歲于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

大月氏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

。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

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

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光號小月氏。」

案漢武帝時代之大宛，在今俄屬費兒加那省。(Fergana)〔新唐書西域傳作投汗那〕中外學者

，皆無異辭也。媯水爲今之鄂格速斯河，(Oxus) 亦名阿母河。(Amur-daria) 據英國華利

爾之意，古代阿母河名瓦克霄。(Vakhsh) 今代該河有大支流，尚保存此名。唐書之焉耆亦

玄奘西域記之縛芻，其原音皆爲焉克霄云。史記漢書之媯水，其原音，吾意亦由瓦克霄而來。僅

舉其音，而略其尾音也。大夏國都監市城，攷據家謂卽巴里黑城也。史記載「大夏兵弱畏戰，

善賣市。」諸語，與今西大攷證巴里黑城，人民爲實業之民族，乏武勇之氣，常受外國民族之侵略

等記載，(見本註下文)完全相同也。張騫在巴里黑時，見匈奴杖獨布等物，由身毒至名印度之轉

販至大夏。故據彼之意，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鹽物此

其去獨不遠矣。籌所見及推測，極有興味也。一千九百十一年時，德國柏林大學教授雅各比（Prof. Herman Jacobi）於普魯士科學報告（*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 Preussischen Akad. der Wissenschaften*）XLIV, 1911, S. 961）中，登有論文一篇，（*Kultur-, Sprache- und Lebenshistorisches aus dem Kaukasus von H. Jacobi*）謂耶穌紀元前三百餘年之世，（我國周顯王）魏王赧王之時，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之時）印度梅陀羅笈多王（*Candragupta*）在位時，其臣某，著有攷鐵利亞（*Kautilya*）一書。書中有『支那（*Cina*）產絲，絲貨運至印度』之語。雅各比教授之論文，有兩種可以注意之點：（一）耶穌紀元前第四世紀，支那之名，已見於印度梵文書中。（二）證明漢以前，中國與印度，已有交通貿易矣。張騫在大夏時，見有邛竹杖蜀布來自身毒。可與攷鐵利亞書，互相作證也。（參觀拙作中西交通史料第二冊支那名號攷）。

前漢書記大月氏狀況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祁連山所。四千七百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山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衆衆

，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其粟漢使者，有五翎侯。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謙燥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胘頓翎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二里。凡五翎侯，皆屬大

月氏。』（見前書卷九十六上）

後漢書卷八十八記大月氏狀況云，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二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胘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邱就都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Kabul)又滅樓遮 (Bactra) 屬賓，(Parthia) 悉有其國。至其子閻膏珍立，復滅天竺，置監領。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

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後漢時，大月氏已取得濮達。（卽巴里黑，希臘人拔克脫拉 *Bactra* 之促音也。）

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記其地狀況云，嚙嚙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關於嚙嚙人種由來，魏書有二說。其一卽大月氏同種，其二則爲高車之別種。高車卽回紇，匈奴之後裔也。（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上回鶻傳）據前節所錄唐書吐火羅傳，仍以大月氏種類爲確，蓋與漢書所說同矣。魏時其王都爲拔底延城。拔底延者，希臘人之拔克脫利亞（*Bactria*）譯音也。該城亦名王舍城，（*Rajastina*）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與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一，縛喝國所記情形，正相符合。縛喝國西洋多數學者皆認定爲巴里黑城。（*Balkh*）法國斯勃青德（*Specht, Etudes sur l'Asie centrale, J. As. 1883*）及沙萬內（*Chavannes, Tour-Kiue*）二人，謂拔底延城爲今之巴緬城，（*Bamian*）亦名巴達吉斯城（*Badakhis*）者，卽其譯音也。玉爾氏本書第一號附圖，又以哈烈城（*Herat*）爲巴達吉斯城。然細攷之巴緬城卽魏書之范陽國，玄奘之梵行那國，唐書之帆延國，（觀第三十一章附圖）無王舍城之名號，且不在吐火羅境內，故不得認

爲卽拔底延之原音也。玉爾氏之哈烈城亦非也。魏書於嚙噠外，別有吐呼羅大月氏，小月氏三傳。是蓋未悉其國沿革也。人種雜處，而境域則同。猶之近代奧斯馬加帝國，日耳曼種，匈牙利種，波蘭種，捷克種，意大利種等，不下十餘種，共居一國之內也。

洛陽伽藍記中宋雲惠生天竺取經記，亦有嚙噠國名。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謝颺國條記其地狀況云，『自縛底野南入雪山，（卽印度苦斯山 Hindukush）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卽阿母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唐書之縛底野，魏書之拔底延，慧超傳之縛底耶，皆同爲希臘人之拔脫利亞（Bactria）之譯音也。』

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安西都護府所轄西域十六都督府內，有數府，實非吐火羅故地，不過爲便利故，特廁列一處而已。各府駐在地，將於以後數章，相當處爲攷證。今僅將巴里黑城附近各府，列之於左：

旅獒州都督府，以烏拉噶國摩竭城置者。烏拉噶卽巴里黑之變音也。玄奘西域記之縛噶國，皆同爲 Bakh 之譯音。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訛作瓦爾克。攷西文 P 字之音，現今有多數民族常與 P 字相混合。日本人音中卽無 P 字。例如美國之 Harvard 大學，日人輒讀作 Harbard 也。俄

國人亦然。例如 *Sevastopol* 又作 *Selastopol*。 *Servia* 又作 *Serbia*。

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沒國 (*Ternoc*) 怛沒城置者。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大食國傳，謂怛滿或曰怛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駸蘭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一月行。居烏澗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爲限。天寶六載，封怛滿王 謝沒曰奉順王。怛沒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篤來帖木兒國內之忒耳迷，通鑑綱目記成吉思汗攻陷之鍊里迷，玄奘西域記之吧蜜國也。在巴里黑東北，阿母河北岸。古代甚繁盛。由鐵門關往巴里黑必須于此渡河。今則渡處，已移於西方矣。明史卷三百二十二作迭里迷。

奇沙州都督府，以護時健國邊蜜城置者。護時健即玄奘西域記之胡寔健國。西洋學者皆認定爲 *Juskan*，亦名 *Juzgana* 亦在巴里黑附近，西南一帶地。

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健國步師城置者。久越得健在巴里黑東南，塔里干西南。今圖名喀塔干。 (*Kataghan*) 久字古代讀音，當如克有切，英文拼音 *ki*。久越之忒音正爲喀 (*ka*) 也。

悅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國豔城置者。石汗那似即馬哥孛羅所言之鐸汗那 (*Dogana*) 也。其地今仍舊稱。爲巴里黑東南一帶地。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謝颺國下，有石汗那，或曰礪汗那。唐僊書舉其地名，而別無他記載也。

天馬都都府，以解蘇國數曠城置者。解蘇國即玄奘西域記卷第一之揭職國，在巴里黑南，約百餘里。今名 QAN。仍存在。玄奘由縛喝國經此渡雪山，往梵衍那國者也。

大汗都督府，以噉噬部落活路城置者。活路城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一之忽懷國。今名 KALIB，在巴里黑城東約百餘里。

其餘之波斯都督府，攷證已見第十三章附註。烏飛州，至拔州，皇墟州，寫鳳，修鮮，高附，條支，月支等都督府見下數章附註。唐書所記之國名，尙可攷證。其各府所領州縣及城名，在當時即爲小邑。現已闕千數百年，有桑田滄海之變，近世普通地圖，多不俱載，難以攷證。苟有人親身旅行其地，專爲調查此事，或可各得其所存在也。

縛喝國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一云，『縛喝國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喝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曜，金石雜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帚，迦耆草作也。長餘

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廂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以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菓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跡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許，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研解，凡聖難測。』

法國久良氏 (Julien) 指定縛喝之位置，爲今之巴里黑。(Barich) 西洋學者多從之無異議。其地人民爲實業之民族，乏武勇之氣，常蒙外國民族之侵略。故西曆前第四世紀，爲希臘賽流柯斯王 (Seleukos) 之領土，後割與梅陀羅 (Meroë) 多。(Candra-Gupta) 至阿輸迦王、(Asoka) 在印度孔雀王朝 (Maurya) 三代之治下。及大月氏種族，自阿母河膨脹而南下，復屬大月氏。當時此地稱大夏。

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所滅之濮達，卽此地也。自爲大月氏之領土，經丘就却 (Kujula Kadphises) 閼膏珍 (Hima Kadphises) 至迦膩色迦 (Kanishka) 等王，歷代爲月氏王之所屬。後及波斯之薩珊 (Sasan) 王朝勃興，又蒙其勢力。回教徒起，又爲回教徒所有。

玄奘之際，國內寺院百餘，小乘僧侶有三千餘人。佛法隆盛。縛喝國都，做印度之王舍城，俗稱

之爲小王舍城，亦宜矣。（參觀前節所錄魏書嚧達國傳）

景教碑文 唐代時，正史官書以外尚有世界喧傳之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者，亦巴里黑城人所樹立者也。該碑正文下段，僧靈寶名後，有敘利亞文一長節。吾特譯揭於下，俾可以知唐時中國與該城交通之關係也。

『希臘紀元一千零九十二年，已故吐火羅巴里黑城僧密理斯 (Mills) 之子，克姆丹 (Kumdan) 王城大僧及總主教葉俟布錫德 (Yeshuzid) 建立此碑，刻救世主之道法，先代授中國皇帝之訓言，俾垂不朽。』（參觀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p. 175）

希臘紀元早於耶穌降生三百十一年，（在亞洲西方希臘人所用。亦曰馬期頓曆。亞歷山德大王死後十二年，賽流柯斯佔据巴比倫城，建國東方。卽以是年爲元年。行用至十五世紀時始被廢。）

故碑上之年爲耶穌紀元七百八十一年，卽碑中漢文大唐建中二年也。碑中吐火羅之拼寫法爲泰呼黎斯坦。(Tehuristan) 較之他書，略爲不同。克姆丹乃當時西方人長安之稱號也。此名唐初東羅馬家梯俄費拉突斯 (Theophylactus Simocata) 卽用之，號庫伯丹。(Khubdan) (見 Yule, *Catalog* I, p. 31) 唐末阿剌伯人之中國遊記書中，亦見之，作克姆丹。(Khumdan) (見 Reinhard, *Relations*) 阿剌伯之地理家麻素提 (Masudi) 愛德利奚，(Edrisi) 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等書中，皆得見之。法國鮑梯氏 (Pauthier) 謂克姆丹即中國人長安二字之轉音。諾耳曼氏 (Neumann) 謂長安有皇帝之宮殿，克姆丹即宮殿二字之訛音。日本佐伯氏 (Seki) 謂長安在唐時爲關內道地境。關內二字，日本人讀音如康丹。(Kan-tan) 日本人之漢字讀音，皆學自唐人，故認克姆丹爲關內二字之訛音。亨利玉爾氏對於鮑梯及諾耳曼之說，皆不滿意。吾謂佐伯之說，亦不可信。克姆丹實由『京都』字之訛音。因碑文明言王城也。唐時日本一切皆模倣唐制。西京之建築，市街之布置，皆倣長安。長安外城十六門，內城九門，西京亦皆如之。甚至諸門之名皆相似。西京古名京都，亦必效長安者。洛陽唐時號東都。長安在當時必號曰京都。西方人之克姆丹，必由此而來，可無疑也。馬哥李羅遊記卷二，第七十章，稱杭州爲京師，(Kiasy) 蓋亦相類矣。碑文乃景禎所述，對於葉俟布錫德故有吾主之稱呼也。該碑中景禎述三字下，亦有敘利亞文一節。內稱中國爲秦那斯坦，(Zhinastan) 亦甚有特殊興味也。(參觀拙作中西交通史料第二册支那名號考。)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袿袿，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誓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愍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

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顛黎，布辭聽之金闕。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暹斯飛。更勅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餽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婆，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

伊斯 (Isaac) 乃普通基督教徒之名也。據玄奘大唐西域記有大王舍城，(Rājagṛha) 在中天竺摩伽陀國。(Magadha) 其地在恒河下流，約北緯二十四度八分，東經八十五度八分，距今之加爾喀達 (Calcutta) 不遠。又有小王舍城，即巴里黑城也。景教徒 (聶思脫里 Nestorians) 在中世紀時，於該城有主教處。(Metropolitan See) (參觀 Yule, *Cathay*, III. p. 22) 又碑中已言有主教來自巴里黑城矣。由此推測，景教碑此節之王舍城，爲玄奘之小王舍城魏書嚧噠國都城拔底延，無疑議矣。

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辛巳歲，(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秋，帝攻班勒紇 Balkh 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 (Urghendj) 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 察葉可，(Maruchak) 馬魯，(Meru 或 Merv) 昔刺思 (Seraks) 等城。班勒紇城不抗拒而降。然全城居民，悉遭屠殺。蒙古兵去後，四方之人稍聚集。閱二年，成吉思汗復過此，再屠之。

。馬哥李羅之過此城，約在世祖至元十年間。距成吉思屠城之歲，已五十年矣。元氣未復，破垣墜屋，滿目瘡痍。宜乎不勝慨嘆，謂前此較今，更爲繁盛也。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不賽因國內，作巴里黑。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帝親征至撒馬兒汗，與其王札蘭丁 (Djalair-odja) 戰於月亦心，喝赤 (月戀喝亦誤寫，卽玉龍傑亦也。) 之地。敗之。追襲札蘭丁等於阿刺黑城 (Balkh) 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壬午，(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二年) 帝征回國。其主默 (Melik Khan) (札蘭丁之忠臣也。) 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於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河東，戒其衆人，燕三炬以張軍勢。其主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 (Balkh) 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呼羅珊境之沙漠。) 旣度川，先發千人爲遊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默啼逃入海。不月餘，病死。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元史卷一百三十七，察罕傳，察罕西域板勒乾城 (Balkh) 人。父伯德那。歲庚辰，(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年) 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時蒙古兵尙未攻板勒乾城也。) 元朝秘史叙太祖征西之事，較詳于元史。然諸事不依年歲，且所述亦多紛亂。巴里黑城之役，竟無所見。親征錄太祖十六年，所記與元史相同。是年秋，帝自督軍進向鐵門關，下迭兒密，毀班勒乾，圍塔里寒。長春真人酒遊記巴厘黑城作班里城。耶律楚材西遊錄作班城。經世大典地理圖，巴里黑城在不賽因國極東北，燠馬哥

。馬哥李羅之過此城，約在世祖至元十年間。距成吉思屠城之歲，已五十年矣。元氣未復，破垣墜屋，滿目瘡夷。宜乎不勝慨嘆，謂前此較今，更爲繁盛也。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不賽因國內，作巴里黑。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帝親征至撒馬兒汗，與其王札闌丁 (Djalal-o-dain) 戰於月亦心，喝赤 (月戀喝赤誤寫，卽玉龍傑亦也。) 之地。敗之。追襲札闌丁等於阿刺黑城 (Balkh) 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壬午，(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二年) 帝征回國。其主默噶 (Melik Khan) (札闌丁之忠臣也。) 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於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河東，戒其衆人，礮三炬以張軍勢。其主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 (Balkh) 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呼羅珊境之沙漠。) 旣度川，先發千人爲遊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默噶逃入海。不月餘，病死。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元史卷一百三十七，察罕傳，察罕西域板勒紇城 (Balkh) 人。父伯德那。歲庚辰，(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年) 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時蒙古兵尙未攻板勒紇城也。) 元朝秘史叙太祖征西之事，較詳于元史。然諸事不依年歲，且所述亦多紛亂。巴里黑城之役，竟無所見。親征錄太祖十六年，所記與元史相同。是年秋，帝自督軍進向鐵門關，下洗兒密，毀班勒紇，圍塔里寒。長春真人西遊記巴里黑城作班里城。耶律楚材西遊錄作班城。經世大典地理圖，巴里黑城在不賽因國極東北，懷馬哥

Degean) 兩名。代于普通用之以稱大食農夫，而德于則用之以稱阿富汗東北一民族。古代佔據該國東北全部，而今則僅居庫納兒 (Kunari) 及拉格曼 (Laghman) 兩地而已。

余又欲指出算端巴伯兒 (Sultan Baber) 之日記中，有代汗那 (Dehanah) 地方。據其原文攷之，似在戈利 (Ghor) 或阿克撒雷河 (Aksarai) 之附近。今代戈利色，仍有村名曰代汗那也。巴伯兒書中，代汗那之名，雖可值指出，然於解決鐸汗那問題，余仍承認有大困難在也。巴伯兒書復稱戈利河或阿克撒雷河為鐸格阿巴 (Dogh-abah) 也。(參觀 Sprenger, P. und R. Rontgen, p. 89 and Map: Anderson in J. A. S. B. XX II, 161; Ich. 93; Baber, pp. 152, 154, 168, 200, also 146.)

(亨利玉爾註三)鄂格速斯河流域之多獅 白爾內斯 (Burnes) 記由巴里黑東行至塔伊康 (Taicau) 沿途荒涼，行旅可怖。然見有古代溝渠房舍遺蹟甚多。可證明古代居民繁庶之況。而今代則途間飲水為難，行程多日，不見炊烟也。白爾內斯時代，巴里黑至塔伊康中間諸地情況，似與馬哥李羅當年所見相同。李羅氏通過此地，在蒙古人用兵以後。四方皆被蹂躪，居民或遭屠殺，或已遠遷也。

李羅此章，記沿途有獅，似為確情。其意中之獅，並非為虎之誤會，如下章所記也。裏海南岸及西岸，皆有虎。然鄂克速斯河 (Oxus) 流域，似不產虎也。波斯史家拉施特 (Rashiduddin)

史記，載烈兀渡阿母河後，簡閱軍旅，有數獅皆被驚起，而兩獅被殺。又土耳其水師提督錫第阿梨，(Sidi 'Ali) 亦於河之下流，哈柴拉斯勃 (Hazarasp) 地方，見有獅無數。阿梨記曰，『吾人日夜竭力，與獅奮鬥。莫敢獨自出門取水也。』莫兒克洛甫脫 (Moocroft) 關於孔度斯 (Kanduz) 及鄂格速斯河間平原，亦有記錄。其言曰，『狐狸豺狼，鹿豕及獅，多至不可勝數。其獅大類上印度哈烈那 (Hariana) 所產者。』吳德 (Wood) 少將亦記庫拉伯 (Kulab) 及鄂格速斯河上之開拉察勃 (Kila'chab) 兩地有獅。克爾梯油斯 (O. Curtius) 記亞歷山德大王於阿母河北撒馬兒罕附近殺一大獅云。

(亨利攷狄補注) 一千八百三十年，(清道光十年) 斯第瓦脫少佐 (Major Charles Stewart) 所譯帖木兒自傳 (The Mulfuzat Timury) 亦有相類記載。『在巴里黑城附近，有二獅出現，一雌一雄。余決意殺之。乃抽矢射之，皆應弦而殞。余以此為嘉兆，蓋應天之證也。』(參觀 Burnes, II. 20. 9; Q. R. 135; Moh. I. 90; J. As. IX 217; Monroff, II. 430; Wood, ed. 1872, pp. 259, 260; Q. R. VII. 2.)

第二十八章 塔伊康 (Taisan) 及鹽山。又喀色姆省 (Casem)。

騎行十二日後，抵塔伊康寨^(二)，其地有穀市場甚大。風景佳美。南方諸山，皆爲鹽所構成。四方居民，有遠自三十日路程以外，來此取鹽者。鹽質佳美，爲世界最。堅硬非凡，僅用鐵鍬可以破碎之。其鹽之多，可以供給全世界，至世界末日爲止。^(三)〔他山產杏仁及榧子。(Pistachioes)〕

離塔伊康向東北騎行三日。沿途所見，葡萄園，及他種菓園甚多。人烟稠密，物價甚廉。居民崇奉摩訶末。生性殘忍好殺。嗜飲酒。所製之酒，雖加蒸煮，然味實佳。每聚豪飲，故醉酒者甚多。頭不戴冠，僅用繩長約三四尺繞首而已。其人善獵，所獲禽獸甚多。衣履除獸皮以外，別無他物。皮即收獵時所獲野獸之皮也。全地居民，皆知製革之術，用革製衣^(三)。

騎行三日畢。抵喀色姆城^(四)。隸屬某伯爵。其他所轄城邑村落皆在山上。有大川貫流喀色姆城中。其地產刺蝟。甚多而大。土人用犬捕捉之時，有數蝟擠聚一處，舉刺向犬。犬致傷者，時聞之也。^(五)

喀色姆城在喀色姆大省之極邊。人民言語奇異。農夫居山中。畜犍牛羊。穴山爲室，大而華麗。穴室建成甚易，蓋山皆土所成也。^(六)

離喀色姆城，騎行三日，不見居民。無物可食，無水可飲。旅行者食物及飲水，皆須自帶。三日既終，抵巴達哈傷。^(七) (Badashan) 余將于下章述之也。

(亨利玉爾註) 塔里干 馬哥李羅遊記之塔伊康 (Taircon) 爲今代喀塔干 (Katarhan) 省，或

孔度斯 (Kunduz) 省之塔里干 (Tairkan) 城。古代阿刺伯地理書中，亦用塔伊康 (Thairkan)

之名。算端巴伯兒 (Barber) 日記書中，塔里干塔伊康兩名，皆得見之。巴伯兒謂其地在烏魯格巴

格。^(八) (Ulugh Bagh) 烏魯格巴格譯義猶云大花園也。古代塔里干附近平原盛時，或誠有其名也

。馬哥李羅言離塔伊康後，騎行三日，沿途人烟稠密，物豐價廉，葡萄園，及他種菓園，所見皆

是。其情形類於巴伯兒所言之大花園也。塔里干寨抗拒成吉思之兵，凡七月。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時，攻陷後，所受命運，與他城相同，居民悉遭屠殺也。(窺案塔里干之名見經世大典地理圖，

又見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元使卷一，太祖本紀十七年，壬午，春，皇帝親雷克

徒思，Tus 匪察兀兒 Nishawur 或 Nishabur 等城。還軍，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撈闊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塔里寒即塔里干也。

(亨利攷狄補注) 胡桑 (Housain) 之子，錫第阿梨 (Sidi Ali) 之遊記，載塔里干在巴達哈傷境內。(見 *Jour. Asiat.* October, 1826, p. 203.)

(亨利玉備註)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 吳德少將 (Wood) 嘗至塔里干，記謂其地甚爲貧乏，僅有茅舍三四百家而已。最近某遊歷家記有五百家。上印度及迦布羅 (Kabul) 等地，市日甚少。然在巴達哈傷及鄂格速斯河流域諸地，則極爲普通也。各城市場，亦皆僅於市日開門。附近居民，皆於是日來城，交換貨物。大抵皆以物易物，而不用錢幣也。吳德記曰，「塔里干適有市日，……………四方來路，皆擁擠非凡。使吾等知此日，必非尋常之日也。」(參觀 *Ab-ul, in Buching*, V. 352; *Sprenger*, p. 50; *P. de la Croix*, I. 63; *Baker*, 38, 180; *Burmes*, III 8; *Wood*, 156; *Panait. et Monquid's Report.*)

塔里干距巴里黑凡一百七十英里。本章記須騎行十二日，每日所行者，必甚短也。賴麥錫本作二日，其爲錯誤，可無疑也。十二(XII)之數，或爲七(VII)之誤寫。詳考七日，乃近于真情也。

(張星烺補注)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縛喝國 (Balh) 後，載有呾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

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即波斯)據玄奘所記，咀刺健國在縛陽國西，故當在呼羅珊 (Khorassan) 境內也。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西域吐火羅 (即玄奘之觀貨邏) 道，十六都督府中，有崑墟州都督府。下註以多勒建國，底寶那城置者。李羅紀行之塔伊康 (Taicān) 城，據其所記，在巴里黑城 (Balikh) 東十二日程。乃正昔吐火羅舊壤多勒建國唐代之崑墟州都督府也。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不賽因國內，有塔里干城。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七年，壬午，皇子拖雷克徒思 (Tus) 匿察兀兒等城。(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II. ii. 189) 謂波斯人稱乃沙不耳 (Nishabur) 爲 Nishawur。) 還軍經木刺夷國 (Mulahida) 大掠之。渡撈撈關河 (沙魯哈 (Shah Rokh) 會其父帖木兒 (Timur) 於覺克覺關河 (Djokdioran)) 也。(見 (Quatremere, "Vie de Shah Rokh" in Notices d. Manusc. "XIV. i. p. 18) 覺克覺關河似即撈撈關河。據 Zafaranah, VI. 28, 覺克覺關河在乃沙不耳至俺都淮 (Andhni) 之途間。又在乃沙不耳及麥爾哈伯河 (Murghab) 間云。由此觀之，覺克覺關河似即今代地圖上之海里魯德河 (Herind)。元朝秘史卷十三，有做出黑扯連城似亦即覺克覺關之轉音也。) 克里 (哈烈城 (Herat, Heri) 古代名阿里雅 (Aria) 一千三百七十五年之加塔爾古地圖哈烈城作也里城。(四) 玉爾氏景教主教駐地分布圖作哈拉。(Harah) 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

，拔之。

玄奘之阻剌健，新唐書之多勒健，元史地理志之塔里干，太祖本紀之塔里塞，皆同爲 Tairakan 之譯音。李羅之塔伊康，(Tairan)亦同爲該地之訛音。

辨波斯史，蒙古人征服亞洲西部時，有塔里干二處。其一當西曆一千二百五十六年，旭烈兀圍麥爾不斯山 (Elburz Mountain) 美門的斯萊 (Meimundiz) 時，有地名塔里干者，同被陷。(參觀多森蒙古史卷三第一百九十四頁。) 又一塔里干，在花刺子模東南。成吉思汗伐花刺子模汗，麻哈美德時，被攻陷。波斯歷史家 拉施特 (Rashid-Uddin) 史記載塔里干國山塞 諾斯獵 拜克 (Nass-reikin) 抗拒蒙古兵七月。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時，(太祖十六年) 成吉思汗親督大軍攻之乃陷。居民悉遭屠戮。拉施特史記，不言塔里干在巴里黑東或西，惟多森蒙古史附圖，載在吐火羅 (Toxarestan) 孔度斯城 (Kunduz) 東。現今其地仍存在。苟多森之說確實，則元太祖十七年所攻陷之塔里塞，即唐書之多勒健國，馬哥孛羅紀行之塔伊康城也。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英國少將吳德，(Wood) 蹈履調查其地，爲貧乏小邑。經世大典地理圖，載塔里干在巴里黑 (Balikh) 與麻里元 (Mary) 之間。乃玄奘大唐西域記之阻剌健國地也。

阿剌伯地理學家關於塔里干之記載。

據古代阿剌伯地理學家之記載，亞洲西境有數城，或地城，皆名塔里干也。伊思塔克里 (Istakhrī, Das Buch der Zander Diarret von Moristan P. 94) 于西曆第十世紀時，五代宋初時)言麥爾不斯山 (Mihurs Mountain) 可悉塔城 (Kazrin) (名見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不實因國內。) 北，有塔里干城。(Talekan) 人口不衆。接近低羅。(Diam) (名見西北地附錄) 阿伯爾肥達地理書、(Géographie D'Aboufeda, Trad. par M. Reinaud et S. Guyard, III, p. 168) 有同樣之記載。波斯地理家莫斯陶肥 (Mousta'fi) 謂塔里干 (Talekan) 在可疾云城東，地境多山。按此即元初旭烈兀所圍之塔里干也。

伊思塔克里地理書 (P. 159, 162) 復有一塔里干，在巴里黑 (Balkh) 東，巴達克山附近，吐火羅 (Tokharistan) 之都城也。伊思塔克里書中，此地名拏法，有時作塔伊康。(Takan) 與馬哥聖羅起行書中之拏法相符合。地點所在亦相合。唐代之鼠城都督府也。

斯勃琳歐之東方驛道 (Spranger's Postum Posten der Orient) 書中，抄錄第九及第十世紀阿剌伯地理學家之著作。區別吐火羅境內之塔伊康 (Tayikan II Takan) 及馬魯察葉可 (Meru-Ohak) (名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古代阿剌伯人作 Mery-al-Rud) 之附島塔里干 (Parihan) 二地拏寫法不同。斯勃琳歐書中第五圖乃阿爾比魯尼 (Albiruni) 死於一千三千八百之西

火羅巴里黑地圖也。觀其所載，塔里干在巴里黑與馬魯察葉可二城間，巴里黑之西也。而塔伊康 (Tayikan) 則在巴里黑之東。河爾比魯尼之塔里干即玄奘之阻刺健國，而塔伊康則與馬哥李羅所記同地點，同寫法也。

十一世紀時，愛德利奚 (Edrisi, *Geographie d'Espagne*, par P. A. Jaubert, I, 475) 地理書中，載吐火羅國巴里黑城東有塔里干城。(Talikan) 呼羅珊 (Khorassan) 境內巴里黑城西，亦有塔里干城。阿伯勒肥達地理書卷二，第二章，第二百零七頁，載吐火羅國有塔伊康城。(Talkan) 第一百九十八頁呼羅珊境內有塔里干城。(Talikan) 皆與中國唐書，西域記，元史及經世大典地理圖所載者，相符合也。(參觀 Ber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II, p. 97)

(亨利五爾注三) 石鹽礦：據潘狄脫曼福爾 (Pandit Manphul) 之記載，今代石鹽礦，在獵塔邦關 (Iataband Pass) 附近阿克伯拉克 (Ak Bulak) 地方。又肯克察河 (Kokcha) 附近，大路那 (Daruna) 地方亦有之。一礦之鹽，供給巴達哈傷，孔度斯 (Kunduz) 及乞塔拉爾 (Chitral) 三地之需用。此二礦皆在巴達哈傷境內，塔里干之正東。又巴達哈傷境內，塔里干之東南，察兒 (Chal) 地方，亦有鹽礦。又鄂格達斯河北，苦拉伯 (Kulab) 石橋附近，亦有石鹽礦。又阿雷 (Alia) 平原之南，亦有石鹽礦。(參觀 *Papers by Manphul and by Fritz Buhak; also Notes by*

〔張星烺補注〕巴達哈傷附近有石鹽礦，中國唐書已有記載矣。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十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開元十七年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遣子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節爲葉護。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摩揭陀下。大食與烏菴(Udaya)東鄰接。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Kavi)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冊爲王。

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西域吐火羅道十六都督府中，有高附都督府，下注以骨咄施沃沙城置頡州二。玄裝大唐西域記卷第一，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

按唐書之骨咄，與玄裝之珂咄羅，其梵語原音爲Kholi或Khorian。阿剌伯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書中稱爲庫突爾。(Kati)依玄裝所記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葱嶺即帕米爾高原。拘謎陀梵語Kumidha，希臘古代地理學家托雷美(Ptolemy)書中稱爲科美達。(Komedai)西方駝商隊往東方販運絲物例必經由其國也。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識匿國傳。謂西北五百里，抵俱蜜。識匿即

今之錫克南。(Shignan) (見下第二十九章注)如是則俱蜜位置，正合玄奘之拘謎陀。拖雷美之科美達。其地在今之羅相(Ro-han)打爾瓦次(Darwaz)一帶。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西域吐火羅道十六都督府中，有至拔州都督府。下注以俱蜜國禡瑟城置者，卽此地也。拘謎陀之位置既攷定，則訶咄羅國當在今苦干的白平原，(Kurgan-tube)及瓦克胥河(Waksh)下流苦拉伯城(Kulab)西北一帶地。玄奘及唐書所傳國界，廣長各千餘里，甚爲廣漠。合之英里約得三百餘里。故塔里干境內大鹽山，臆想中必在其國境內也。今其地有河名骨克察。(Kokcha Riv.) 其讀音與唐書骨咄更爲近矣。或者卽爲其原音，亦未可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八月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卽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水，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南之麓。

按碣石城卽Kash城。近代徐燾(Schuyler, Turkestan, II: 79) 調查喀爾希(Karshi)南約十英里有鹽礦，其色如玫瑰，品質極佳。運至中央亞細亞各處出售。又馬葉夫(Mayef)及柯斯屯科

(Kostenko) 二人報告喀爾希南面胡沙爾 (Hussar) 地方，伯胥克爾脫 (Bashkurd) 山中，有石鹽礦，其色亦如玫瑰。長春真人西遊記所載之鹽礦，非馬哥李羅所載之鹽礦也。兩遊歷家所記之地點，相距尚有十餘日路程。吾之所以舉出之者，不過欲使人知阿母河上流多鹽礦而已。

(亨利玉爾註) 榧子及野杏仁，亦見於潘狄脫曼福爾之報告書中。吳德紀行 (P. 252) 載野杏仁，遍布各地，且佳美非凡云。

(亨利玉爾註三) 人種特性 吳德謂巴達哈場境內及隣近大食人戶，與印度庫斯山系中喀費兒 (Kafir) 族爲同種。馬哥李羅經過該地時，其人似尙未完全崇奉回教也。當是時，其人之信回教，或在過渡時代，猶如今代山系之南，喀費兒民族鄰近之諸山族也。諸族半奉回教，故得有尼姆察木連蠻 (Nimchah Musliman) 之渾號，義猶半信教者也。喀費兒民族之特性，尙有多少保存，至今未變。酷嗜飲酒，尤其著者也。巴伯兒亦記尼其勞 (Nirao) 民族風俗，糞酒而後飲，尼其勞民族，當時雖未即劃入喀費兒境內，然與之爲鄰也。愛爾費普斯頓 (Elphinstone) 記糞酒風俗，尙盛行於喀費兒族中。所飲之酒，濃如膠質，極易醉人。耶蘇紀元三百年前，印度文法家潘尼尼 (Panini) 之時，印度庫斯山南克勞士 (Kaptis) 民族之酒，即已馳名四方。克勞士，希臘人稱之爲克勞撒 (Kraiss) 者也。以布條盤首，爲喀費兒民族之遺風。『喀費兒人首不

戴冠，僅用狹布帶，或羊毛所織之帶，長約一丈或一丈半，盤首而已。』以帶盤首之風，在印度似已甚古。桑齊 (Sanchi) 之各種彫刻，即已見之。雖在今日，彭甲伯 (Panjab) 地方尙時見土人以狹布條，捲成細繩，盤頭二三周也。

印度庫斯山南北兩麓，居民喜用山羊皮衣。此風至今，尙不衰也。吳德記曰『所着之鞋，類於歐人之半靴，以山羊皮製成。大抵皆在家中製成者也。』(參觀 *Baker*, 145; *J. A. S. B.* XVII. 348, 364; *Reynolds*. II. 384; *Ind. Antiquary*, I. 22; *Wood*, 174, 220; *J. R. A. A.* XIX. 2.)

(亨利玉爾註四) 喀色姆攷 馬斯敦指定喀色姆 (Casem) 或斯喀色姆 (Scasem) 爲丹維爾氏 (D'Anville) 與圖中之開乞姆。 (Kechem) 余意亦以馬斯敦之說爲然。惟馬氏又謂開乞姆即愛爾費斯頓圖中之開胥馬拔德。 (Kishmabad) 余不能與之同意也。開胥馬拔德即安達羅伯 (Anderah) 平原之開胥那拔德 (Kishnabad) 也。與圖中最先登錄喀胥姆 (Kashm) 或開胥姆 (Keshm) 者，爲排提寶拉克勞 (Petis de la Croix) 也。丹維爾則又取材於排提之圖也。愛爾費斯頓 (Bipinstone) 及白爾內斯 (Burnes) 二人圖中，皆不見其名。馬克脫內 (Macartney) 爲愛爾費斯頓之繪圖人，或爲馬氏所忽略，亦未可知。今代地理書中，皆不得見此名也。吳德書中，亦不見有喀胥姆或開胥姆之名。僅有一高峯，名開胥姆 (Hill of Kishm)。其地點何

在，亦無詳細說明也。帖木兒 (Timur) 及胡馬雲 (Humayun) 二帝史中，屢見開胥姆之名。(見 P. de la Croix. I. 167. N. of E. XIV. 228, 491; Friskine's Baber and Humayun II. 380, 385, etc.) 余因得約略攷定其地，究何在也。然欲詳細指定其地點，余故致書余友馬克拉甘大佐、(Colonel MacLagan) 請其代詢潘的脫曼費爾。(Pandit Manpu) 潘君印度紳士，有博學之稱，嘗充彭甲伯政府大使，駐巴達克山多時。潘君特爲專函，并附詳圖示余。其後又有報告書登於 J. R. G. S. Vol. XLii 雜誌中。開胥姆地點問題乃得完全解決矣。

開胥姆卽玄奘西域記之訖栗瑟摩國，梵語原音爲 Karisma 或 Krishma。勞林森先生謂開胥姆山卽波斯古代聖僧德阿維斯他 (Zendavesta) 所載之喀萊色姆山。(Mount Kharesem) 賢王甲姆錫塔 (Jamshid) 置聖火于其上，爲全國最神靈之處也。今代爲一大村莊，在肯克察河 (Kokcha) 支流，華兒薩黑川 (Varsach) 右岸。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時，(清同治五年) 巴達克山米爾 (Mir) (土酋之稱號) 遣官駐于其地，號爲開胥姆之米爾。米爾爲今代酋長之稱號。馬哥李羅所言之伯爵、(Orens) 卽米爾也。今代陸路商道，由孔度斯 (Kanduz) 至巴達克山者，不經開胥姆而經馬胥哈塔 (Mashhad) 鎮。鎮亦在華兒薩黑河畔。而開胥姆反距商道右邊約有五英里之程也。開胥姆爲巴達克山全境最和暖之邑。冰菓豐裕，較之巴達克山首府肥察拔德、(Faizabad)

常早熟一月。華兒薩黑河或名馬哥李羅所言之大川，貫流城中者也。吳德少將謂『此河爲在巴達克山境內，所渡最大之河也。』

癩麥錫本，磅磅奴本，又地學繪本中之「節，喀色姆寫作斯喀色姆。(Scasem) 因之有攷據家數人謂即吳德紀行書中之伊胥喀胥姆。(Ish-Kashm) 余詳攷此地，不免大偏東。甚至在下章所言之城之東也。鄂克速斯河流域地名之前，有伊胥 (Ish) 音者頗多。例如伊胥克密胥，(Ish-Kimish) 伊胥喀胥姆，(Ish-Kashm) 伊胥脫拉克，(Ishtrakh) 伊胥平高 (Ishpingao) 等，不勝枚舉也。馬哥李羅之喀色姆所以又寫作斯喀色姆者，或因本註中之開胥姆 (Kishm) 古代原名斯喀胥姆，(S'Kashm) 或伊胥喀胥姆 (Ish-Kashm) 也。恭尼翰 (Cunningham) 少將謂印度回教徒于歐人姓名無音字前，有 s 字母者，往往不能讀清。例如斯密斯 (Smith) 或斯巴克斯 (Sparks) 悉訛作伊斯密脫，(Jsmid) 伊斯巴克薩黑伯，(Ispak Sahib) 伊胥喀胥姆之原音，亦爲斯喀色姆。以後訛作今音也。

(亨利攷狄補注) 据鄙意觀之，馬哥李羅所行之路線，必爲錫巴兒康，(Shibar Khan) (在今阿富汗所領土耳其斯坦境內。) 巴里黑，(Balikh) 孔度斯，(Kanduz) 喀那巴脫，(Khanabad) 塔里干，(Talikan) 開胥姆 (Kishm) 巴達克山 (Badakhsan) 等地也。李羅之錫汗那 (Doga-

na) 必在喀那巴脫地也。

(張星娘補注)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二。從曹健國東踰峻嶺，越河谷，歷敦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訖栗瑟摩國視邏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其人性暴。愚惡有異。

玄奘之訖栗瑟摩即爲馬哥李羅之喀色姆可無疑也。其城在塔里干東三十二英里。今作開胥姆，仍存在也。

(亨利玉爾註五)自古至今，普通人皆信刺蝟被逐時，則伸刺傷人。古代羅馬博學家白里內 (Pili-ny, VIII, 35, and Aelian, de Nat. An. I. 81) 卽有是語。"Cum intendit cutem missiles" 今代中國人仍信之，亦如吾歐古人也。晚近動物學家，皆斥此說。刺蝟被逐時，則盤捲其體，首縮入體內。蓋以自衛也。

(亨利玉爾註六)馬哥李羅謂開胥姆爲大省，乃其惡習慣也。攷此惡習慣，以下諸章，尙屢見之。此章所言穴居之事，吾人可以白爾內斯 (Burnes) 之巴緬城 (Bamian) 附近掘地攷古記證之也。其言曰，「大半居民，現今仍穴居也。……巴緬之山皆爲硬土及小石所構成。鑿掘之，頗爲不易。」摩爾科拉夫脫 (Moorcroft) 嘗在海拔克 (Heibak) 及科兒姆 (Khum) 等地亦

見有居穴多處。

潘的脫曼費爾記骨克察河附近曰：『其地山邱及平原，皆甚肥美，可以藝植。山邱皆爲土所構成，硬石甚少。』

(亨利玉爾註七) 巴達克山之新舊都城 今代巴達克山之首府爲肥察拔德 (Faizabad)，在骨克察河之右岸。據潘的脫曼費爾之報告，謂爲今朝第一代米爾 (Mir) 雅兒拜格 (Yarbeg) 所建築。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清道光九年) 今朝暫爲扎度斯麥拉特拜格 (Murad Beg of Kunduz) 所逐，都城亦廢，移至他處。待後復興，乃重爲王居。古代巴達克山之首府，在巴哈拉克 (Baharak) 平原。周圍廣大，爲巴達克山全境最大之平原。華爾多基 (Vardo)，察爾多 (Zardeo)，及撒爾格蘭 (Sargalan) 諸河皆在此與骨克察河匯流。其地又名姚次貢 (Jauzun) 馬哥李羅所言之巴達哈傷城或即此也。

原案，十八世紀之末，威爾福特 (Wilford) 記『肥察拔德爲巴達克山之新都，建於舊城之旁。』中國舊圖(見 J. R. G. S. Vol. XLii) 載巴達克山城在肥察拔德之東云。肥資巴克胥 (Faiz Baksh) 嘗有私記一篇，未曾刊印以公行於世。中有阿爾曼雪兒 (Armanasur) 之女，阿爾拉錫特 (Ar-Rashid) 之妻，柴貝達 (Zobeidah) 女史，常喜在姚次貢 (Jauzun) 渡春。於其處建宮舍

一座，『其遺跡今尙可見』云。

據吳德少將之紀行書，及僕自所繪之圖（見下附圖第三號）推計之，肥察拔德城距塔里干約一百至一百零十英里之程。與馬哥所言六日行程，頗相合也。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吳德少將遊歷其境，見塔里干及肥察拔德兩城間之境域，荒涼無人烟，一如馬哥在開膏姆（Kishm）及巴達哈傷兩城間所見者。今代荒涼之故，則因孔度斯之月即別人（Uzbeks of Kunduz）劫掠苛政所致者也。一千八百四十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年（清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間，月即別人勢力衰微後，本土人之舊王復位，重都於肥察拔德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後，（清咸豐九年）承認阿富汗爲其上邦。

第二十九章 巴達哈傷省（Badkshan）。

巴達哈傷省居民，爲摩訶末教徒。言語奇異。國境甚大。其王世襲。王族爲亞歷山德大王及波斯王大流斯之女之後裔也。諸王皆自稱爲楚爾康年，（Ser-carnain）薩拉森語亞歷山德也。蓋以示不忘其所自也。



此省產巴拉斯紅寶石，(B
alas Rubies) 光彩奪目，價
貴連城。諸寶皆產於山石
中。欲取之則穴大洞至地
下，一如礦工之取銀者。
然僅錫克南(Syehinan)^(三) 一
山產之而已。採礦之權，
爲國王所專有。犯禁私採
者，則置之死刑，貨亦充
公。亦不許私自帶出國外
。國王聚藏寶石，以備貢
呈他國，或爲國際上之贈

禮。僅得王許可者，方可出售。王之所以爲此，欲使巴拉斯價格可以高貴也。王若許人隨意開採，則巴拉斯之多，將充塞世界，而無價值矣。以此之故，王僅許少量寶石取出，而禁例亦極嚴也。^(四)

國內又有一山，產琉璃。(Aster) 品質之佳，爲天下冠。取自礦苗中，與銀無異。又有他山產銀甚旺。故其國頗爲富裕。然吾必須更記其國天氣，亦甚嚴冽也。^(五)國內產良馬，行走極速。其蹄極堅，不須鐵履而日用於山道危途也。〔下險坡，行走亦速。在他馬則或不敢，或不能追及之也。土人告馬哥先生，未久以前，此省有馬一種，爲亞歷山德大王所乘之駿馬白賽法羅斯(Bi-Cephalus) 遺種。所有此種之馬，生時額上卽有特別標記一處。此種之馬，全爲王之叔父所有。王時欲取此馬數匹，而其叔輒拒之。王怒，殺其叔。嬪亦憤，悉殺良馬，其種遂絕。^(六)〕

此國山中，產撒克鷹(Saker Falcons)，飛行迅速。又有藍納鷹(Tanner)亦甚

多。飛禽走獸，可供畋獵者極多。產佳麥及無殼大麥。其國無橄欖油，以芝麻及胡桃製油^(七)。

〔山中多羊，四百以至五六百爲一羣，然皆野羊也，爲土人所捕者固甚多，然其數終未減少^(八)也。〕

山甚高峻，須窮一日之力，由晨至夕，方得達頂。山頂有大平原，草木豐茂。又有清潔泉水，自石罅及山峽中流下。溪中有鱒及他種美味之魚甚夥。山上空氣清潔，適於衛生。山下市中，峽中，及平原之人，患熱病或他病者，皆移居山上，居厲二三日；因空氣佳潔之故，病可即愈。馬哥亭羅先生嘗親驗之，當遊至此處時，曾病一年。待有人勸之登山怡養，而病果即愈也。^(九)

國內險要關隘甚多，不易攻入。故居民不懼有外兵侵入。城邑村落，皆居高山中。地勢險固^(十)。土人善射，好畋獵。大半衣履，皆以獸皮製成。蓋其地

布棉甚昂也。高貴婦女，則衣布棉。其裝飾奇異，余將告君也。婦人之褲，皆以棉布製成。每褲需材料六十，或八十，以至一百愛爾 (ells) 古代歐洲所用之量之名。每一愛爾合四十五英尺。之長。所以需材如是之多者，務使股臂望之高大也。其地男子，以是爲美觀也。^(十一)

(張星烺補注) 巴達哈傷爲古代交通要道 巴達哈傷爲阿母河上流多山境域。古代波斯，阿刺伯

，中國，羅馬之地理家，皆有記載遺傳後世也。自上古極早時代，已有重要商道，經過巴達哈傷。由塔里木河 (Tarin) 流域至吐火羅 (Tokharistan) 者，此爲其最直捷之道也。巴達哈傷高嶺

連絡天山喀拉可羅姆 (Karakorum) (中國人之崑崙山) 山系，及拍米爾高原。今代西人多稱爲博

羅爾塔格 (Bolor tagh) 而土人則不知有是名也。西曆紀元初期時，中國遊歷家往印度者，皆經

過此地。耶蘇降生以前第二世紀，(即漢武帝時，) 中國地理家皆稱其境爲葱嶺。攷此商道，在

上古及中古時代，極爲衝要，而令代則幾無人問津矣。(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57)

中國前漢書西域傳，記由中國往吐火羅及波斯之道曰，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臨蔥嶺，則出大月氏（即後代唐時之吐火羅境，安息（卽波斯））。三國志魏書載『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羌轉西，越蔥嶺，經懸度，（在巴達哈傷境內）入大月氏爲南道。』後魏書西域傳載『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二百里至伽倍（Kabu）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二百里，至波路（Bolor）爲一道焉。』隋書裴矩傳載，『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斂汗（Farghana）（唐書之拔汗那）蘇對沙那國，（Sutrisna）康國，（Samarqand）曹國，（Mitan）何國，（Peshambe）大小安國，（Bokhara）穆國，（Marv）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怛怛，（Bphtalite）帆延，（Banian）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唐初高僧玄奘由西域歸國時，路經鉢鐸創那國，即巴達哈傷也。其他西遊之僧，如法顯惠生等，皆無不經由此道也。此在上古之世，由東往西之大概情形也。

西曆一百五十年頃，漢桓帝和平元年，（羅馬地理家拖雷美（Ptolemy）（拖雷美爲希臘人後裔，居住埃及國。而埃及當時又屬羅馬帝國版籍，故有稱之爲希臘人又有稱之羅馬人，又有稱爲埃及人者。）之地理書著成。書記由波斯來中國之道甚詳。謂至『拔底延城後，復北行，經高山道，至

科美第國，再南行抵谷口。高原至此乃盡。高原西端偏於北，東端偏於南。……故此山系由東南而至西北，而道途則由西北而向東南也。石塔（Stone Tower）在谷口。』（參觀中西交通史料第一冊）科美第國，據英國亨利玉爾及恭尼翰少將（General Cunningham）二人之攷證，即西域記之拘謎陀國，唐書之俱密國，在拍米爾高原之北段。拖雷美地理書之高原，必指拍米爾高原。學者無不承認之。拖雷美之石塔（Stone Tower）何在，古今學者無一定之說。十一世紀時，阿刺伯地理家阿爾比魯尼（Al Biruni）謂塔什干城（Tashkend）（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察赤）即拖雷美之石塔。西方駝商隊由此往賽里斯國（Seres）（古代羅馬人中國之稱號）者也。塔什突厥語石也，干城也。隋書唐書之石國亦即在此。（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 55）阿爾比魯尼之說，今代無人承認之者。亨利玉爾謂或即元代之塔什八里。此說亦不可恃。蓋塔什八里在今新疆東部，與拖雷美所言情形不合。英國比耳（S. Beal）註玄奘西域記卷第十二，竭盤陀國，言石峯山有宮城，或即土名塔什庫爾干（Tash Kurhan）之由來。塔什庫爾干譯即石塔（Stone Tower）拖雷美之石塔，或即其處也。（見 S. Beal,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II, p. 301, Note 47.）英國斯坦英（Stein）不以比爾氏之說為然。（見 Stein, *Ancient Khotan*, pp. 54-5.）故石塔地點問題，至今仍未解決也。德國李希脫和芬男爵（Baron Richthofen）

之說最佳。謂石塔當在帕米爾高原東麓，分鄂格速斯河（Oxus）（即阿母河）與塔里木河之處。由拔汗那（Barhanah）有二道，經泰萊克達汪（Terek Dawan）而與瓦克沙伯（Wakhshab）河流域來道相會。其會處或即古代石塔地方也。（見 Yule, Cathay, p. 192）石塔地方，在古代爲中國人與西方波斯羅馬希臘諸國商人，貿易要場。英國斯密司（Smith）之希臘羅馬地理字典賽里斯條（Dict. of Greek and Roman Geography, Article Serica）載：『賽里斯（Seres）人運絲貨至石塔。將各包之價值標明包上後，退歸。西方之商人，乃來檢閱貨物，付值，携貨而歸。』所言雖未必盡實，而當時中國與希臘羅馬人有交通貿易之史實，則不可誣也。

波斯史家費杜西（Firdusi）所著之沙那美（Shahnameh）古史中，屢見巴達哈傷之名。阿刺伯著作家如依賓霍克爾，（Ibn Haktal）愛德利奚（Edrisi）阿伯爾肥達（Abulfeida）等書中，皆詳記巴達哈傷。由波斯往圖伯特國（Tibet）（即西藏）貿易者，必取道巴達哈傷也。

巴達哈傷地方，雖已久見知於中國人，然其名或相類之音，至唐時始達中國也。最早見之者，爲玄奘西域記，作鉢鐸創那國，梵文 Badaksana 之譯音也。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鉢鐸創那國，（梵文 Badaksana）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陶，胡桃，梨奈，等果。

氣序寒烈，人性。俗猛剛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實，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 西北地附錄，篇來帖木兒國有巴達哈傷。元朝秘史卷十三載『兔兒年，

（西曆一千二百十九年）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下了營，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李文田注謂巴惕客薛卽巴達哈傷，所注是也。

明史西域傳哈烈國○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朴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魯沙哈魯（Sha h Rokh）之子所據。永樂六年，命內官賜其酋書敕綵幣，並及哈實哈兒（Kashgar）葛忒郎諸部。自是往來通商，東西萬里，行旅無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八年，遣使來貢。

皇清四裔考。巴達克山居於蔥嶺中。其境北至伊西洱河，東北去葉爾羌千餘里。有城郭。其汗白素爾坦沙。Sultan Shah部落繁盛。戶十萬有奇。頭目戴紅氈小帽，束以錦帕。衣錦繡衣，腰繫白絲織。足穿黑革鞮。女則被髮雙垂，餘與男子同，其民人帽頂，制似葫蘆，邊飾以皮。衣黃褐，束白絲織。足穿黑革鞮。亦有黃牛皮者。其國負山險。扼蔥嶺之右，頗擅形勢。有河北流，經博羅爾巴達克山兩部落之間。至伊什得特兒分流。一流經北入圖斯泊，一流道西，又北入於伊西

河泊。其北鄙之城曰瓦漢，在漢烏秬國地。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回部逆首博羅尼都 (Burhan-uddīn = Boronin) 霍集占，(Kodakshan) 爲王師所敗，奔巴達克山。副將軍富德率師追之。二賊方竄入巴達克山之錫克南村。(Shiguan) (唐書之識匿國) 詭稱假道往墨克乃逸去，肆掠村落。素爾坦沙會博羅尼都。而以吳園霍集占於阿爾渾楚哈嶺。賊退保齊那爾河。素爾坦沙進戰擒之。囚於柴札布。柴札布者，巴達克山繫囚處也。素爾坦沙乃遣人指軍門投款，且報二賊就擒。副將軍富德鑒其忠順，遣使者往諭，責令獻俘。進軍瓦漢以待之。是時溫都斯坦方以兵臨巴達克山，謀劫霍集占兄弟。而塔爾巴斯者，巴達克山讎國也。賊將通之，攻巴達克山。所遣使被獲。乃遣霍集占於別室，以二百人圍殺之。尙以二逆酋與已同派，噶木巴爾裔欲縛獻，恐諸部不從，難之。富德反覆繞以順逆利害，乃以逆屍馳獻。率其部十萬戶，與博羅爾部三萬戶俱降。

鉢鐸創那，巴答哈傷，八答黑商及近今清代官書所用之巴達克山，皆爲馬哥李羅之Badakshan 譯音。然各書之疆界，則大不相同。玄奘之鉢鐸創那最爲狹小，僅指今肥察披德 (Paizabad) 一帶而言。清代之巴達克山最爲廣漠，李羅之瓦漢國亦在其內也。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從此(鉢鐸創那國)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淫薄健國，(法國久良氏 Julien 謂淫薄健之原音爲 Invakan 學者多從之。)親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

國大都城，屬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鑿創那，但言語少異。主性苦暴，不萌善惡。從此東南，路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擊國。

屈浪擊國，(Kuruana) 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在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藍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西域傳吐火羅。俱闐，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擊，與吐火羅接。環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類浮屠語。

劫者(Gach)居葱嶺中，西及南距除彌，(Sambh)西北挹怛(Upthal)也。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死棄于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璃，水精，柘，喜利

玉爾指定淫薄健之位置，為骨克察，(Kochka) 河流域上流。自甲姆(Arma) 以上是也。此地之舊名為鴉姆干(Yangam) 卽玄奘淫薄健之原音也。屈浪擊，法國久良氏(Julien, Kouravalli, p. 199) 謂為 Kuruana 之譯音。玉爾氏攷定為骨克察河上流，印度苦斯(Hindukush) 山系之麓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西域傳，波斯國下，天寶時來朝者，曰俱闐那，(卽玄奘之屈浪擊)

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爛那，唐書同卷內，吐火羅下又作俱蘭，又作俱羅努皆 *Kirana* 之譯音也。淫薄健屈浪擊二國，皆在馬哥李羅之巴達哈傷國內。屈浪擊有瑠璃礦，銀礦。玄奘言有金礦。大概皆與李羅所記相同。

〔亨利玉爾註二〕巴達克山之各種土語 『巴達克山本部之人口，爲塔及克，(Tajiks) 突厥，及阿刺伯三族人所合成。崇奉回教正宗孫尼派。(Sunnis) 操波斯及突厥言語。叢山中居民，皆爲塔及克人。奉十葉派回教。各方自有語言，與他處不同。大城市之居民，皆行用波斯語。錫克南 (Shignan) 及羅相 (Koshan) 兩地行用錫克南尼語 (Shignanī) 又稱爲錫克尼語 (Shighni) 亦喬開歇姆 (Ishkasham) 地方行用亦喬開歇迷語。(Ishkashami) 瓦漢地方行用瓦克突語。(Warkhi) 桑格立樞 (Sanglich) 及蔡拔克 (Zebak) 兩地行用桑格立樞語。(Sanglichī) 明章 (Minjan) 地方行用明章尼語。(Minjani) 所有以上諸方言，皆各不相同也。』(見潘的脫曼費爾 *Parth Manpuh* 報告書) 馬哥李羅時代，巴達克山本部，亦必自有語言也。蕭 (Shaw) 嘗親至巴達克山，謂其地人民，大類克什彌爾人 (Kashmiris) 也。

士曾自稱爲亞歷山德後裔攷辨 算端巴伯兒 (Baber) 及古代東方著作家皆言巴達克山諸王族之先世實爲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之裔也。喀拉泰京 (Karategin)，打爾瓦次 (Darwaz)，羅相 (

Roshan) 錫克南 (Shiehan) 瓦漢 (Wakhan) 乞脫拉爾 (Chitra) 吉爾吉脫 (Gilgit) 斯瓦脫 (Swat) 及巴爾梯 (Balt) 之喀坡羅兒 (Khaplor) 諸王族，皆自言其始祖爲亞歷山德云。格爾的納之遊記 (Gardiner's Travels) 嘗載列諸王之家譜，頗可觀也。

在巴達克山本部，此等荒誕世系之說，似已消滅。吳德少將遊歷巴達克山時，曾與其地之米爾某君談論。米爾自誇爲亞歷山德後裔。然考此王族，實爲撒馬兒罕之撒希拔察德族 (Sahbazdahs) 十七世紀中葉，(清順治時代)，土人請之來君此邦，與古代王族無關係也。

巴達克山諸部酋長自言爲亞歷山德後裔者，或因古代希臘及拔克脫利亞人合建王國于該地之故。猶之近代土耳其蘇丹 (Sultan) 居于君士坦丁堡城。而其城爲古代東羅馬之舊都，東羅馬又爲西羅馬所分出，蘇丹因而自稱爲羅馬之凱撒 (Caesar of Rome) 也。(煊案，古代羅馬皇帝皆稱凱撒。原于凱撒大將，爲羅馬第一代皇帝。凱撒死後，其任代爲皇帝，亦稱凱撒。後代諸帝，因而皆稱凱撒。以後日耳曼人稱皇帝爲凱撒 (Kaiser) 俄羅斯人稱皇帝爲察爾 (Czar) ；蓋皆由于羅馬人之凱撒也。)

鄂格速斯河流域最古王朝之祖先，似爲吐火羅人，(Tochari) 或嚙噠人，(Ginhalite) 而非希臘人。蓋希臘人建國于拔克脫利亞 (Bactria) 之時期在後。希臘人衰，其地復爲吐火羅及嚙噠人

所据也。本章附圖，爲古代希臘人之銀製奠酒碟也。此碟爲古代拔克脫利亞及希臘兩國連合之紀念品。亦爲巴達克山諸部酋長自言爲希臘人後裔之由來也。此銀碟原爲巴達克山某部米爾家所藏。米爾爲孔度斯月即別 (Uzbek's) 酋長所擒，乃將此碟賣于月即別之大臣某君。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 某大臣復賣于英國羅爾德博士。(Dr. Percival Lord) 現今此碟，藏于印度博物館 (India Museum) 內。碟底鑄有一二派爾維文，(Pehlvi) 又有一叙利亞字，或畏吾兒字。(Uighur) 常時羅爾德博士嘗自月即別某大臣購得兩碟。第二碟亦爲銀所製成，形狀相倣，惟稍大耳。詳考之，確爲古代波斯薩贊 (Sassanian) 王朝之物。刻有國王持戟捕獅之像。

楚爾康年，(Zu' Ikarnain) 兩角者之義也。阿刺伯人所用渾號，以稱亞歷山德者也。其起原或因亞歷山德時所鑄之錢幣，其面有亞歷山德之像，像有二角故也。

(亨利攷狄補注) 喀拔斯 (Cappus 1, c. p. 121) 言伊斯康資楚爾康年 (Iskander Zouikarnain) 或名爲亞歷山德帶角者。(Alexander le Cornu) 角者，強力之符號也。

(亨利玉爾註) 英國詩人周紹 (Chaucer) 詩中，亦有此名。"I am, till God me better mind e send, at dulcarnon, right at my Wittes end." (見 *Trilog. and Gress* II. 931)

又相傳英國備僻諸地，所用之土語中仍有楚爾康年之名。據云，其由來乃因阿刺伯人用 Bicorné 之名詞，以稱歐几理 (Euclid) 幾何學第四十七課也。(參觀 Baber, 12; N. et E. XIV. 490; N. An des V. XXVI. 296; Burnes, III. 186 seqq.; Woolf, 155, 244; J. A. S. B. XXII. 300; Ayem Al-beny, II. 185; See N. and Q. In Series, vol. V.)

(張星烺補注) 錫克南 錫克南之名，見於皇清四裔攷，新唐書識匿國或曰尸棄尼又曰瑟匿，玄奘西域記作尸棄尼，皆卽其地也。十力經序，悟空之印度行程，又作赤匿或式匿。蓋皆同音異譯也。阿刺伯地理家愛德利筭 (Edrisi, tom. i. p. 488) 書中，作薩克尼亞 (Saknia) 英國恭尼翰少將及亨利玉爾二人指出爲今之錫克南 (Shignan) 又作夏克南 (Shakhan) 也。

識匿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蔥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密。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密川 (Pamir River) 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寶，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蕃。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俱密者，治山中，存吐火羅東北。

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年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爲大食暴賦。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彌俟斤又獻馬。

尸棄尼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少穀稼。林樹稀疎，花菓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視貨羅國。語言有異。

〔亨利玉爾註四〕巴達克山之各種拼寫法 地學會本中，巴達克山之名，其寫法凡數種。余於今譯僅擇Badascian 一名，取其最近於真確之音也。地學會本及鮑梯氏本又有巴拉山 (Balacian) 之名。詳攷此名，由於巴拉克山，(Balakshan) 東方人亦有用此名者矣。海敦 (Hayton) 紀行作巴拉格森，(Balaxen) 克拉維局 (Clavijo) 奉使錄作巴拉格西亞 (Balaxia)，加塔爾古地圖作巴爾達西亞。 (Baldassia) 由巴拉克管 (Balaksh) 地名而有巴拉斯紅寶石 (Balas Ruby) 之名。依賓拔都他 (Ibn Barta) 曰，『巴達克山境內山中，產巴達克西紅寶石，(Badakhshi Ruby) 俗名阿爾巴拉克管 (Al Balaksh) 也。』阿爾貝突斯馬格奴斯 (Albertus Magnus) 謂巴拉格由斯 (Balagius) 乃紅寶石 (Carbuncle = Ruby Proper) 之妻也。

又曰：『有謂爲紅寶石之屋者，因而得名拍拉的姆克爾奔克里 (Palatinum Carboneum) 也。』『拍拉的姆，』拉丁語『宮殿』也。『克爾奔克里』卽『紅寶石』也。巴雷斯 (Palais) 卽巴拉斯紅寶石，與鋼玉 (Spinel) 相同。其質劣於眞實阿瓦之紅寶石 (Ruby of Ava) 也。回教史 *Muhammad Ali Akbar* 載阿刺伯全境最優之巴拉斯寶石，爲贈獻在大馬斯克城 (Damascus) 馬力阿的爾克脫博格王 (Malek 'Adil Kethboga) 者。重凡五十特拉哈姆 (drachms) (重量名)。合二十七，三四 (grains) 體爲三角形也。中世紀時，歐洲巴拉西 (Balasci) 寶石之價值，可參閱裴哥羅梯 (Pegolotti) 之通商指南也。詩兩節免譯。

法文亞洲雜誌 (J. As. Or. V. XI. 109.) 第十一冊，載有東方人關於巴拉克齊 (Balakch) 之記載，頗有興味也。(參觀 I. B. III. 59. 394; *Alb. Mus. de mineralibus; Pegol.* p. 307; N. et E. XIII. i. 246.)

(張星煇補注)元史卷九，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戊子，中書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採寶玉自効。道經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來歸。合於瓜沙等處屯田從之。

(寧和致狄補注)『蒙古時代，回教著作家關於巴達哈傷地方之政治軍事，凡數次記述之。哈喇契丹 (Karakhitai) (卽西遼)之葛兒汗 (Gurkhan) 屈出律，(Guchluk) (名見遼史天祚本紀洪鈞』

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作古出魯克。音較正確。）於西歷一千二百十八年，（宋甯宗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歲，）在巴達哈傷被殺。（見 *d'Ohsson, I. 272*）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嘉定十四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歲）蒙古人伐巴達哈傷國。（見 *I. C. I. 272*）煨案，屈出律被殺事見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惟不載地方，亦不記年代。元聖武親征錄載戊寅歲，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其年歲，與多森蒙古史所載相同。撒里桓當即葱嶺之撒里庫爾（*Sarikol*）也。元朝秘史載兔兒年，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揚客薛城。兔兒年，即嘉定十二年。以之爲屈出律死之年，則不免太遲，以之爲蒙古人伐巴達哈傷事，又不免太早也。

多森蒙古史同頁，復譯雅庫脫（*Yakut*）（卒於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即宋理宗紹定二年，蒙古太宗元年也。）之巴達哈傷短記，謂此國山中，產寶石，馳名四海。尤以巴拉克胥紅寶石爲最云。

（見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66.*）

（亨利玉爾註）馬哥字羅記探礦權，爲國王所專有。其事直至於今尙然也。四十年前，孔度斯之麥拉拜格（*Murad Beg of Kunduz*）征服巴達克山時，見礦中所產之石極少，乃廢其礦，而將其地居民，悉鬻爲奴也。此礦至今仍廢，雖有秘密開探者，然難於獲利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隋同治五年，潘的脫曼費爾 (Pandi Manphul) 請於其地之米爾，開採一礦，亦以無利可圖乃止。

礦之地點，在鄂格速斯河右岸，伊胥喀香姆 (Ishkashm) 邑內，(即新唐書西域傳護密國都城塞迦番)。錫克南 (Shignan) 邑之邊境。錫克南即李羅本章之 Sychnan 也。(見 P. Manphul: Wood, 306; N. ann. des V. XXVI, 300)

(亨利攷狄補注) 據最近之調查，紅寶石礦地點，實在格蘭 (Gharan) 邑內，沿鄂格速斯河兩岸皆是也。巴兒沙兒 (Barshar) 村為古代鑛業盛地，今代已荒涼矣。格蘭及錫克南兩邑，以庫古斯柏林 (Kuguz Parin) 為界。『庫古斯柏林』錫克南土語『石穴』也。波斯語宜云，『拉發克伊索馬克』 (Rafak-i-Somakh) 也。(參觀 Captain Trotter, Forsyth's mission, p. 277.)

(亨利玉衡註五) 瑠璃礦 巴達克山瑠璃礦與紅寶石相同。著名歷史者已久矣。〔煇案中國魏書六月氏傳記世祖時，其國隋販採礦山中，鑄五色瑠璃。中國瑠璃遂賤。新唐書吐火羅傳記開元天寶時，數嶽紅碧玻璃。劫者亦獻玻璃。吐火羅北有頗黎山瑠璃礦地點，在骨克察河上流柯蘭 (Koran) 地方。(即唐書之俱蘭國。玄奘之厘浪拏國久良氏謂為梵語 Kumana 者也。) 隸屬鴉姆干邑。(Yanggan) (煇案，拈玉爾氏之攷證，即玄奘之淫薄健國。骨克察河下流，哲兒姆 (erm))

城以上諸地，總稱爲鴉姆干。久良氏謂其原音爲 *Yavkan* 也。其地多礦，土語因稱之爲哈馬干。（Hama-Kan）『衆礦』（All-mines）之義也，鴉姆干則又哈馬干之訛音也。吳德少將嘗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八年）親訪其地。今代礦中所產品質甚劣。每年約達三十至六十普德。（Poods）（俄國重量之名。每普德合英量三十六磅。）最佳之產，皆販運布哈拉城。（Bokhara）每普德之價，約在三十以至六十梯拉（Tilas）。即約合英金十二磅以至二十四磅也。以上皆據潘的脫曼費爾之報告。潘的脫曼費爾爲英國之使官，記巴達克山之物產，而用俄國重量之名。該地前途命運，誠爲不吉之兆也，（此爲英人嫉忌俄人之語氣。）

鴉姆干邑內，又有鐵，鉛，明礬，鹽化阿摩尼，（*Salammoniac*）硫黃，赭石，（*Ochre*）銅，諸礦。銅礦廢棄已久。銀礦則僅於彭及錫爾河流域（Panjshir Valley）之拍利安（Paryan）地方有之。其地在印度庫斯山系高峯之南。中世紀之初，礦業頗盛，今則衰矣。（見 *Outlay*, p. 595）（亨利玉爾註六）巴達哈傷名馬喀塔干（Kartaghan）地方之馬種來自巴達克山及孔度斯；雖在今代，仍甚馳名。惟轉販至印度者不甚多。阿富汗之酋長，皆喜此種。故常有以重金購買，充特殊之用者矣。（*Timmers, Mission to Kandahar*, p. 20.）

（亨利攷狄補注）英吉沙爾河（Yangi Hisar River）與撒里庫爾（Sarikol）（帕米爾高原中之湖

○聞之吉利吉思人，(Kirghis) (元史有時又作乞兒吉思) 爲世界惟一之民族，用馬以耕田。平原上則用牛，而撒里庫爾之民，則用犛牛也。(見 *Ziatschank-Odonel Gordon, p. 220, Kirghis missions*)

(亨利玉爾注) 馬哥李羅此章所言之白賽法羅斯種 (Bucephalid) 駿馬，前數百年，中國人亦有言之者矣。中國人所言者，其境域亦在此方。與李羅之書，或同出一源也。中國人曰，『其地有山穴，天馬常至其處。四方之人，常牽牝馬來，與之交。所生之駒，皆爲名馬也。』(見 *Rom. N. Ml. As. I. 245.*)

〔張星烺補注〕，史記大宛傳載，『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又史記索隱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又集解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玉爾先生此節註文，所指或卽此也。玉爾引法國雷麥撒 (Bernusat) 之譯文。雷麥撒之法文書，余未能得。攷其所譯者，或卽史記漢書所載大宛事也。大宛國卽今俄屬費爾干那省 (Fergana)，唐書之拔汗那。其地在帕米爾高原之北麓。月氏則在其西。然當其盛時，帕米爾高原亦隸其治下。新唐書西域傳，『吐火羅，古大夏地。北有頗黎山。其隙穴中有神馬，國人遊牧于側，生駒

輒汗血。」史記大宛傳又載，「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比及至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天子聞之大怒。……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軍至輪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

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康居孫視漢兵。漢委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開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肉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散其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杜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前米爾高原善馬之馳名四方，觀於史記漢書所載者，已可概見矣。貳師城似即今代費爾干那省之俄荷城。 (Osh) 郁成城則其東之猶資肯特城 (Jizakent) 也。其尾音肯特 (Khand) 或手脫 (Khand) 』士語城也。史記此節又言『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所謂秦人亦必中國人。漢軍遠在外國，必因其地人之稱號，而有此名也。漢初中央亞細亞諸國稱中國人爲秦人，頗堪注意。晚近英國攷古家斯旦英 (Stein) 自中央亞細亞携歸歐洲康居國 (Sogdiana) 文遺書，爲西曆紀元以前之物。法國高梯我 (Mr. Robert Gauthier) 查得其中有秦斯坦 (Cyanin) 之名，指中國而言。Stein (Oriental Revue 1913, p. 428; Yale, Catalog, I, p. 215, Note 1.) 古代秦國威名，播至中央亞細亞之證據也。』(參觀拙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册支那名號攷。)

本亨利至爾謹七(無幾失麥。本章所言無幾失麥，自爾內斯 (Garron) 於印度庫斯山麓附近，亦嘗

見之。其言曰，『其國地勢隆高。土人藝植大麥。皆無殼。生時與小麥無異，然實大麥也。』所謂無殼，非真生時無殼也，不過成熟時，麥粒過大，將殼漲裂，與麥粒僅有微細之連帶，輕搖之即脫落矣。拉達克 (Ladak) 及鄰近山國皆盛產之。摩耳克洛甫脫 (Moorcroft) 在其地詳細攷查，得有六種之別，皆有說明也。馬哥李羅及白爾內斯所言者，或即羅爾氏 (Royle) 所稱 *ordeum Acriceras* 之種也。羅氏嘗運送若干至英國，稱之為韃靼小麥，(Tartarian Wheat) 而其實則大麥也。格倫 (Galen) 已言裸體大麥 (Naked Barley) 生於喀拍奪斜亞 (Cappadocia) 矣。十六世紀中葉，(明世宗嘉靖時代) 馬拖理 (Mathioli) 謂法國亦產之也。古代阿刺伯人亦知有此種大麥，稱之曰色爾脫 (Salt)。(參觀 *Burmes* III.205 Moorcroft, II.148 seqq; Galen, de Aliment. Facult. Lat ed. 18; Matthioli, Ven. 1.785, p. 420; Eng. Cyc. art. Hordeum.)

潘的脫曼費爾之報告書中，亦言芝麻為巴達克山出產品之一，亞麻仁又其一也。兩者皆用以製油。胡桃樹亦甚多。然潘氏及吳德二人，皆不言有用以製油者，頗堪奇異。克什彌爾地方所製之胡桃油，為量甚多。(見 Moorcroft, II. 148.)

(亨利攷狄補註) 撒克廉 (Saker) 百里斯 (Briss) 稱之為 *F. Saker* 藍納鷹，施雷格爾 (Schlegel) 稱之為 *F. Lanarius*。其詳情可參觀白蘭克 (Edourd Blanc) 所著之最有價值論文 *Sar 1'*

utilization des Oiseaux de proie en Asie centrale in Revue des Sciences natur. appliquees 320 th Ju ne, 1895.)

喀勒斯 (G. Capus) 言『中央亞細亞貴族之最樂野外遊玩，即縱鷹捕獵之事也』(見 *A Traveler's Journal de Tamerlan*, 9, 132. See pp. 182-184.)

米爾柴 (Mirza) 之書 (1. c. p. 157) 曰『瓦漢地方諸山，以產鷹著名。土人攀危巖，涉險谷，以捕之。巴達克山及布哈拉等地之酋長皆爭購之，珍視之也。其鷹皆白色，飛行迅速。』

亨利玉爾註八野羊 此章所言之野羊，或爲喀樞喀兒 (Kachkar) 種之羊。巴伯兒 (Baber) 嘗記之矣。白里德 (Blyth) 之野羊錄 (*Monograph of Wild Sheep*) 稱之爲 *Ovis vignei*。印度庫斯山系各枝派中，無不有之。即西至波斯國境愛爾不斯山 (Elburz) 中，亦有之也。吳德少將曰，『此羊最喜羣居，常集數百爲一羣也。』馬哥李羅於以後之章中，亦言有野羊。惟非同種，身體較此爲大也。(見 *J. A. S. B. X. 585 seqq.*)

亨利玉爾註九巴達克山風景 李羅遊記本章此節，僅賴麥錫本中有之。其爲真確，毫無疑義。苟有疑其不實者，真妄人也。馬哥旅行至此忽病，因得其地之佳美空氣，適當氣候，病得全愈。故敘述此段，亦特別俱有精神。言之欣欣，極不忘情也。攷其境域，或在今之夏瓦高原。(Plate

ean of Shewa) 其處天氣清涼。自肥察拔德 (Fatehabad) 鄰近滄東，有二十五英里之遙，皆是也。斯爲巴達克山全境最佳之草地，可供畜牧之用。上有木湖，即撒里庫爾 (Sarikol) 也。近代歐洲遊歷家，無一人得至者。有之惟格爾特納 (Gartner) 一人而已。白爾內斯謂孔度斯 (Kundus) 土人及外國人，皆極言巴達克山境內，山谷川溪，風景殊美，水菓悅口，花草悅目，鳥唱悅耳。言時皆無不欣欣然，俱有喜色也。吳德少將之記行書，蓋無一語讚其地之風景者。蓋吳德巴達克之旅行，皆在冬際。滿山皆冰雪，固無足稱也。然當由鄂格速斯河上流，歸肥察拔德時，記其附近曰：『進谷口草地時，余見其風景作美，萬籟俱寂，心爲澆滅，幾不忍離。計自塔里干起程之日，所履之地，悉在冰雪之中。今則谷內冰雪皆融，草色青青，秔以紅花，水仙，及雪裏白花諸色，誠罕觀之佳境也。』(見 P. Manskul Burnes, III, 176; Wood, 252.)

(麥利士爾註) 各次戰爭所受之厄運 馬哥李羅謂巴達克山國內險要關隘甚多，與敵不懼外兵侵入。參考之歷史，險要全不足恃。世界遭兵禍最慘者，莫如巴達克山也。『成吉斯汗用兵以來，巴達克山即蒙其禍。東方諸地，受蒙古兵蹂躪，因而永久不得恢復元氣者，指不勝數也。……數世紀以來，諸地不獨未能恢復，反日漸陵夷也。雖至今日，尙見其繼續戶口減少，市面蕭條也。』(一七五十七年，清乾隆二十四年) 喀什噶爾酋長二人，爲中國人所進，避難至巴達

克山。其一因傷而死，其他爲本土之素爾坦沙 (Sultan Shah) (王號也)所暗害。酋長臨穆羅天，請重罰巴達克山，使其地人民，三矣遭洗戮。會死後，巴達克山柴三次受兵災，人死幾盡也。第一次爲酋死後數年，迦布羅 (Kabul) 王阿合馬特沙杜拉尼 (Amed Shah Durani) 舉兵來侵，謀素爾坦沙。第二次爲十九世紀之初幕，(清嘉慶七八年) 孔度斯酋柯康拜格 (Kokan de B) 之伐巴達克山也。第三次爲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 孔度斯酋即別魯麥拉特拜格 聯塔干 (Murad Beg Katakhan) 大舉來侵，將以前鋒鎬餘生之戶口，悉驅至孔度斯低窪潮溼平原上，然後殺之也。(見 *Qadim IV*, p. 185-6; *Faiz Bakhsh*, etc.)

類案，此語所言喀什噶爾二酋長事，即皇清四裔攷所載博羅尼都 (Boroni) 又名白纏纏烏 (B. Khin-uddin) 及盤集古 (K. Jodizhan) 二酋事也。

〔亨利玉爾註十二〕婦女衣褲之大 巴達克山婦女大褲，臀部隆起之俗，今代已廢除矣。然彭甲伯 (Pentab) 之友人某君攷察，謂此俗今仍存在也。『此地婦人之褲，用材料之多，幾與昔日馬哥 李羅所計算者，大概相同也。』貝羅博士 (D. B. Bellw) 亦察得阿富汗婦人所用之絲襪材料，皆非常之多也。古代巴達克山諸地所鑄之錢，其面有王及后妃之像。后妃所衣之褲，皆非常之大，臀部隆起也。

第二十章 拍社省(Pashai)。

君必須知巴達哈傷之南十日程，有拍社省。其地人民言語奇異，崇拜偶像。膚色黝黑。精於幻術及魔咒。男子帶金銀耳環，及胸針、飾以珍珠寶石。人性凶狠，心情多詐。以米肉爲食。天氣熾熱。^(二)

離拍社東南行七日，至迦濕彌羅國。

〔亨利玉爾註一〕境域考 拍社之名，已見前第十八章，與的爾(Dir)並稱。其地山道崎嶇，行旅困難。蒙古叛軍首領尼古達兒(Nigudar)率衆由巴達克山經此以侵克什彌爾者也。所困難者，拍社之名，指西南方而言，的爾則在東南也。各種寫本之字羅遊記，其名似皆作拍社(Pashai)之音。地學會本(G.T.)明作拍社(Pashai)。解釋馬哥李羅遊記者，多將此名，以異法寫之。甚至有自號專家，亦雷同俗說。強將拍社改作他音。此則與余多年究攷馬哥李羅之閱歷，大相逕庭也。試暫舍此名稱，而專研究其記載所指，究爲何地也。

本章及下一章。所記皆極簡略。而此二章之前後各章，皆爲長篇也。據書中記載，無一事可以使

吾人信馬哥嘗親至拍社及迦濕彌羅者。馬哥於此，亦不過僅據傳聞，重申前第十八章，自蒙古人所得尼古達兒率叛軍侵犯諸國之傳說而已。當時所聞二國情事，至此而欲別立專章以記之也。攷此二國，北派佛教徒(Northern Buddhists)在古代，已多所傳說。吾人耳鼓已瀕聞之矣。烏仗那(Udyana)及迦濕彌羅(Kashmir)二國即其境也。

烏仗那在排夏瓦兒(Peshawar)之北，斯瓦脫河(Swat)之畔。據玄奘西域記所載，其地或包有印度庫斯山系以南，由乞脫拉爾(Chitral)直至印度斯河中間之地皆是也。法國聖馬丹(Vivien de st. Martin)所繪玄奘紀程之圖，亦置烏仗那國於此境域也。(參觀 Pelerins Boudhistes, II.)法顯佛國記謂為印度最北之省。當時其地人民衣食，皆與恒河流域諸國相同。西藏喇嘛教大宗師拍特馬桑巴瓦(Padma Sambhava)原籍即在此。桑巴瓦亦精於魔術者也。古代釋迦學說，盛於烏仗那時，或已與錫維諾克(Sivatic)之幻術，大相混合。故西藏人至今，視其地為幻術及巫邪發源之地也。

玄奘記其地人民曰，『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為藝業。多衣白氍，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玄奘此數語，與李羅本章之短記，頗相吻合。且指明其為印度境也。李羅所言拍社省之方向及路程，皆指明為今之乞脫拉爾也。其地在巴達克山之南，正合於古代之烏

仗那國。由巴達克山古都起程，往乞脫拉爾者，大抵皆須十日也。由乞脫拉爾向克什彌爾之道途，經臘和理關 (Lahori Pass) 而至的爾城 (Dir) 本卷第十八章，已言其地位，故吾人必須承認今說也。(參觀 Fah-Hian, p.26; Kooppen, I. 70; Pelerin Bond, II. 13 1-132.)

〔亨利攷狄補注〕中國高僧道林後離西域，而向北天竺。先至迦濕彌羅次入烏仗那。』(見 Ed. Chavannes, J-Tsing, p. 105.)

(張星烺補注) 東晉法顯佛國記。度河 (新頭河) 便到烏長國 (Udrana) 其烏長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止住處爲僧伽藍。(梵語 Sangharana 寺廟也) 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各有客比丘 (梵語 Bhikshu 依施捨而生活之僧人。) 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也。佛遺足跡於此，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悉亦現在。石高丈四尺，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慧達道賢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Swat) 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買鴿處。佛旣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買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

魏書。烏菴國在捺彌 (Samarhi) 南。北有蔥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于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鹽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摩揭陀。烏茶者，一曰烏伏那，(伏字當爲伏字之誤)亦曰烏菴。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葡萄，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舉有疑，飲以藥，視洩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蒙曹利城，一曰昔揭蓋城。(Mankli今之 Mangliar) 東北有達麗羅川。(Darail) 即烏菴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池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爾書優答。大食與烏菴東鄰接。開元中敷誘之。其王與骨咄 (Kokcha) 俱位 (Kuvi) 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爲王。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三(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葡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麝金香。林樹翳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詭譎。好學而不功，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氈，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

，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罕塔河。（梵語 Subhavarasi 今之 Swat）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敎定爲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闕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曹揭蓋城。（Manskin 今之 Manjaur）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曹揭蓋城東北，踰山越谷，遂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繩索，或牽鐵鍊。棧道虛障，飛梁危構。椽杙踟躕，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

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惠生天竺取經記。神龜二年，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原田膾膾，民物殷阜。國王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日中已後，始治國事。鐘聲徧界。異花供養。聞魏使來，膜拜受詔。國中有如來晒衣履石之處。其餘佛跡所至，炳然。每一佛跡，輒有寺塔覆之。比丘戒行精苦。凡在烏場國二年。至正光二年還闕。

案洛陽伽藍記所載宋雲，惠生，烏場國紀事，甚爲冗長。今僅節錄而已。攷其紀事，亦載有烏場國善咒術之語。宋雲嘗病經日，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云。

慧超傳，至烏長國，彼自云鬱地引那。此王大敬三寶。百姓村莊，多分施入寺家供養；少分自留

以供養衣食。設齋供養，每日是常。足寺尼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法顯佛國記之烏長，魏書之烏菴，唐書之烏茶，或烏伏那，（伏字爲仗字之誤）玄奘西域記之烏仗那，開元錄卷六之鄔茶，洛陽伽藍記之烏場，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九之越底延，梵語雜名之烏爾也。慧超傳之鬱地引那，皆梵語 Udyana 之譯音也。巴利語爲 Uyyana。馬哥孛羅之拍社省情形於此略可見矣。

（亨利玉爾註）拍社民族 至此不得不復歸至拍社名辭本問題也。拍社民族，今代崇奉摩訶末。爲本土固有之民族，而阿富汗人則後代遷來者也。巴伯兒（Baber）書中，嘗數次言之。當彼之時，迦布邏附近各種言語，凡十二種。拍社語亦其一也。白爾內斯（Burnes）謂其似喀費兒族（Kafirs）人之語。李樞（Leech）有拍社語小字典之作，刊印於孟加拉亞洲學報（*J. A. S. B.*）第七冊中。拉費泰（Raverly）有夏拍齊喀費兒語字典（*Siāh-Pōsh Kafir*），刊印於同一學報之第三十三冊中。又龍姆斯敦（Lunsden）亦有喀費兒語字典之作，刊印於其所著之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奉使康達哈兒報告（*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Kandahar in 1837*）中。余嘗取而比較之，兩語皆爲阿利安系，（Aryan）（今代歐美及印度皆屬此系，）似爲麥格斯麥樓教授（*Prof. Max Müller*）所言之印度語。（Indic）惟不甚相類也。

依賓拔都他經班及歇兒山谷 (Panishir Valley) 盡端之關隘，過印度庫斯山系後，抵巴社山 (Mt. Bishai) (即拍社) 一千五百五十四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 土耳其水師提督錫第阿梨 (Sidi'Ali) 於同境內，記有拍社人之名。今代彭基錫兒 (Panishir) 附近一帶地，其族人最爲繁衍。又尼基勞 (Nirao) 之叢山中，及迦布邏河 (Kabul River) 左岸，迦邏至甲拉拉拔德 (Jalalabad) 兩城間之地，皆有拍社人也。喀費兒族枝派中，亦有拍社 (Pasha) 及拍社格兒 (Pashagar) 之名。古代拍社族人，有抗拒回教徒，不願崇奉摩訶末者，奔逃山中。今代之拍社族，似即其苗裔也。(見 *Leach's Reports in Collection pub. at Calcutta in 1839; Bolter, 140; Explorations, I, 411; J. A. S. B. VII, 329, 731, XXVII, 317 seqq, XXXII, 271-272; J. B. III, 86; J. As. IX, 203, and J. R. A. S. N. S. Y. 103, 278.*)

馬哥所開之路途，必爲察拔克山谷 (Valley of Zebak) 中之大道，經過多拉關 (Dorah Pass) 及奴克桑關 (Nuksan Pass) 印度庫斯高嶺，乞脫拉爾，而至的爾 (Dir) 也。此道於前章，已詳言之矣。然李羅氏稱巴達克山東南境域爲拍社，果何故歟？此難問題，余仍百思而不得其解也。或者古代印度庫斯高峯以南諸地，皆稱爲拍社也。詳攷今代拍社民族枝派，散居諸地者，其數極衆也。馬哥亭羅此章記載，僅據傳聞而言。傳聞之辭，無確實地圖以爲依据者，範圍極易擴大

也。馬哥所用拍社之名辭，證以西藏，蒙古所傳烏仗那（Udyana）國各種事情，大約巴達克山國境以南，直至印度斯河與迦布邏河中間之地，悉可稱爲拍社也。

然即使拍社之境域，擴張至阿托克城（Attock）由此城至迦濕彌羅（克什彌爾）亦不止七日程也。查阿托克城至斯利那加兒（Srinagar）（迦濕彌羅之首府）總共路程，凡二百三十四英里，（七百七十二華里強）較七日程多兩倍，尙有餘也。據馬哥李羅之慣用算法，應由乞脫拉爾或其附近起程。如是則路途之長，更不止此數也。

勞林森（Sir H. Rawlinson）先生於其所著之鄂格速斯河記錄（Monograph on the Oxus）中，嘗言古代波斯索羅阿斯德教聖經（曾德阿維斯塔（Zendavesta）稱印度高加索山（Indian Caucasus）（即印度庫斯山）爲阿拍拉興（Aprasin）或拍萊興（Paresin）拍社之名或與此有關連，亦未可知也。阿拍拉興之名，又見於古代巴比倫文譯本拜希斯東碑銘。（Behistun Inscription）攷巴比倫文之阿拍拉興，波斯原文爲格達拉（Gadara）即乾陀羅國（Gandhara）（名見宋雲惠生取經記）也。然其所指境域，則自拔克脫利亞（Bactria）（即巴里黑）以至印度斯河皆是也。（見 *J.R.G.S.XLII.502.*）上古拍社之名，或流傳行用，以至後世也。

（張星煊補注）宋雲惠生天竺取經記載『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十月初旬，入囉嚩國。十一月初，

入波斯國。境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雲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除彌國，漸出葱嶺。『攷波斯邊境，不應抵葱嶺。余意此或卽拍社之轉音也。』據宋雲之紀程攷之，當在巴達克山東南。番禺李光廷漢西域圖攷卷六大月氏條，以宋雲之波斯當爲波知。杭縣丁謙宋雲西域求經記地理攷證將波斯攷作波知。而波知之地，當在巴爾梯 (Balch)。太偏東南，故余不附和其說。英國比爾 (S. Beal) 譯宋雲紀程，註謂當時波斯之名，葱嶺山麓一帶，皆用之云。(見 *S. Beal,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I, p. XCII, Note 27.) 攷此語，亦殊無根據。宋雲紀程已明言嚧嚧強盛，南至牒羅，北盡救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據魏書所載，嚧嚧國都在拔底延，卽今之巴里黑城 (Balch)。阿母河流域盡在版籍。嚧嚧人豈肯使用波斯之名以名其國耶？



不 准 翻 印

定 價 叁 圓

譯 注 者 張 星 煊

發 行 所 北 平 西 郊 海 甸 燕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印 刷 所 北 平 地 安 門 外 大 街 北 美 印 刷 局
電 話 東 局 四 一 〇 二

#7
713214

713214